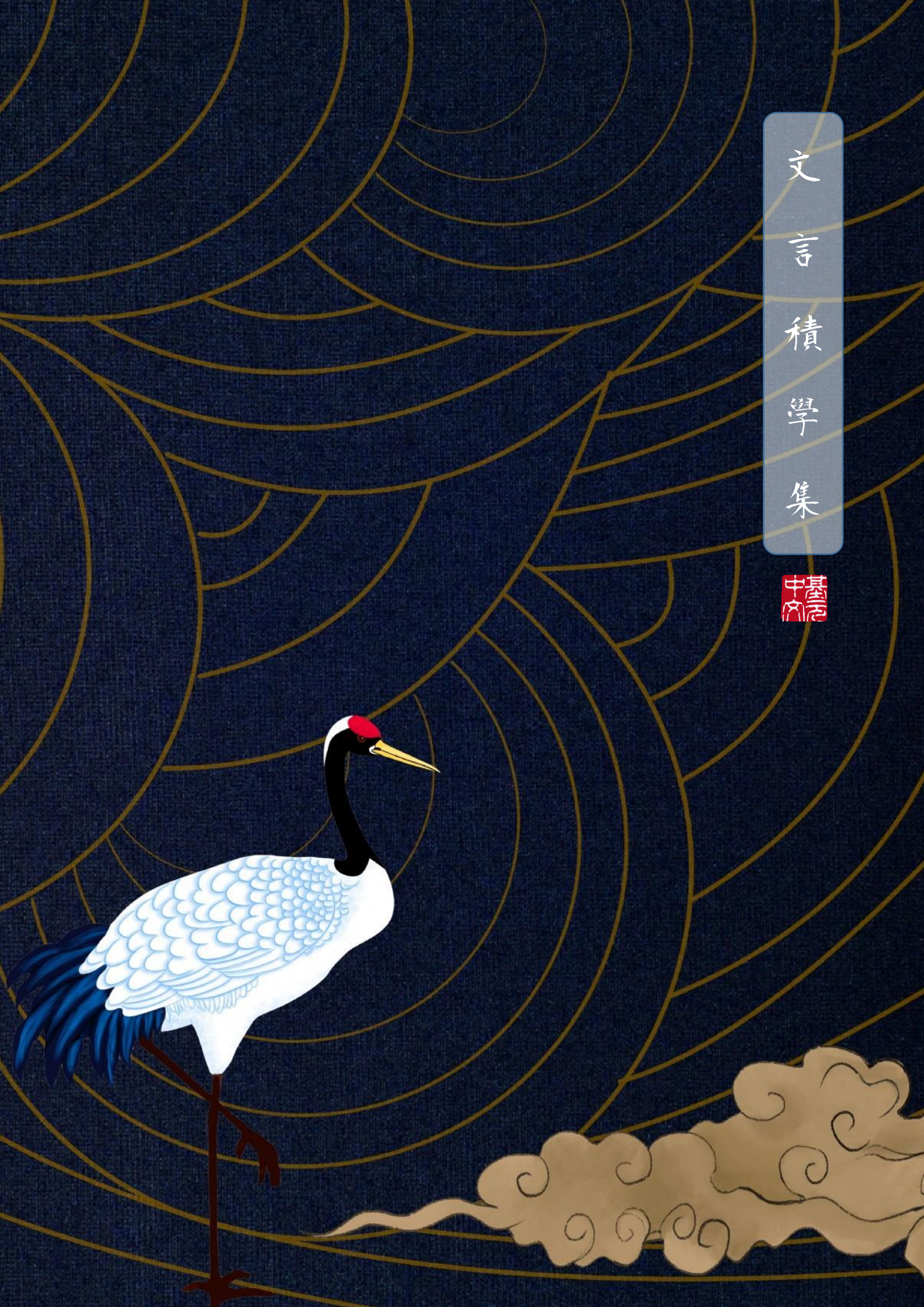
文言積學集



目錄

詩

一、《行行重行行》	古詩十九首	＊	P. 5
二、《青青河畔草》	古詩十九首	＊	P. 16
三、《今日良宴會》	古詩十九首	＊	P. 21
四、《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參	＊	P. 27
五、《登岳陽樓》	杜甫	＊	P. 32
六、《遣悲懷》（其二、其三）	元稹	＊	P. 36
七、《和子由澠池懷舊》	蘇軾	＊	P. 42
八、《傷春》	陳與義	＊	P. 46
九、《書憤》	陸游	＊	P. 51
十、《綺懷》（其十五）	黃景仁	＊	P. 56
十一、 《將進酒》	李白	＊＊	P. 60
十二、 《兵車行》	杜甫	＊＊	P. 66
十三、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	＊＊	P. 72

詞

十四、 《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	李煜	＊	P. 76
十五、 《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	蘇軾	＊	P. 80
十六、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李清照	＊	P. 84
十七、 《釵頭鳳》（紅酥手）	陸游	＊	P. 87

十八、 《破陣子》(醉裡挑燈看劍) 辛棄疾 ＊ P. 91

十九、 《醜奴兒・書博山道中壁》 辛棄疾 ＊ P. 95

二十、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蘇軾 ＊＊ P. 98

二十一、 《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 王國維 ＊＊＊ P. 107

文

二十二、 《馬說》 韓愈 ＊ P. 111

二十三、 《論四端》 《孟子》 ＊＊ P. 117

二十四、 《梁惠王上》(三則) 《孟子》 ＊＊ P. 124

二十五、 《子魚論戰》 《左傳》 ＊＊ P. 124

二十六、 《晉歸楚知罃》 《左傳》 ＊＊ P. 129

二十七、 《五蠹》(節錄) 《韓非子》 ＊＊ P. 129

二十八、 《貴生》(三則) 《呂氏春秋》 ＊＊ P. 136

二十九、 《論人》(一則) 《呂氏春秋》 ＊＊ P. 140

三十、 《忠廉》 《呂氏春秋》 ＊＊ P. 145

三十一、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 P. 154

三十二、 《論衡・定賢》(一則) 王充 ＊＊ P. 159

三十三、 《教條示龍場諸生》 王守仁 ＊＊ P. 164

三十四、 《古硯說》 許獬 ＊＊ P. 170

三十五、 《廉恥》 顧炎武 ＊＊ P. 176

三十六、 《梁惠王下》(三則) 《孟子》 ＊＊＊ P. 184

三十七、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 P. 202

三十八、	《白馬論》（節錄）	公孫龍	＊＊＊	P. 209
三十九、	《大同與小康》	《禮記》	＊＊＊	P. 212
四十、	《陳情表》	李密	＊＊＊	P. 220
四十一、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節錄）	柳宗元	＊＊＊	P. 228
四十二、	《駁復讎議》（節錄）	柳宗元	＊＊＊	P. 233
四十三、	《送東陽馬生序》（節錄）	宋濂	＊＊＊	P. 241
四十四、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	P. 247
四十五、	《留侯論》	蘇軾	＊＊＊	P. 254
四十六、	《賣柑者言》	劉基	＊＊＊	P. 263
四十七、	《深慮論》	方孝孺	＊＊＊	P. 270
四十八、	《病梅館記》	龔自珍	＊＊＊	P. 275
四十九、	《中庸》（第一、第十四章）	《禮記》	＊＊＊＊	P. 284
五十、	《論衡・命義》（一則）	王充	＊＊＊＊	P. 292
五十一、	《蘭亭集序》	王羲之	＊＊＊＊	P. 298
五十二、	《捕蛇者說》	柳宗元	＊＊＊＊	P. 305
五十三、	《秋聲賦》	歐陽修	＊＊＊＊	P. 315

行行重行行 古詩十九首

難度：＊

一、古詩十九首簡介

古詩十九首是一組中國五言古詩的統稱。這些詩共有十九首，一般認為是漢朝的一些無名詩人所作。最早由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編入《昭明文選》，並命名「古詩十九首」。歷代都對古詩十九首有很高的評價，對後世的詩歌創作有巨大影響。

古詩十九首每一首古詩都沒有詩題，後人為區分的方便把每首詩的「首句」用作詩題，例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

古詩十九題材內容包括羈旅行役、羈旅愁懷，遊子懷鄉、居人念遠；鄉愁閨怨、閨人怨別、離別相思；自傷所遇、宦途失意、遊宦無成；抒寫友情，慨嘆人生短促，亦有追求享樂名位和服藥求仙。詩歌思想感情複雜，共同特徵是對人生無常和歲月易逝，表現出無限感傷。

古詩十九首長於抒情，意悲而遠，善用比興，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詩句融情入景，寫景於情，如《迢迢牽牛星》；也有寫作者的內心活動，抒情中帶敘事，如《西北有高樓》。手法或婉轉含蓄，如「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或感情真率直率，如「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獨難守」。

古詩十九首遣詞用字樸淡，語言不假雕飾，淺近自然，多用疊字，語句卻又異常簡鍊，含義豐富。

二、寫作背景

這是一首在東漢末年動盪歲月中的相思亂離之歌。儘管在流傳過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陳繹《詩譜》)，讀之使人悲感無端，反覆低徊，爲女主人公真摯痛苦的愛情呼喚所感動。

行行重行行[1]，與君生別離[2]。
相去萬餘里[3]，各在天一涯[4]。
道路阻且長[5]，會面安可知[6]？
胡馬依北風[7]，越鳥巢南枝[8]。
相去日已遠[9]，衣帶日已緩[10]。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11]。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12]。
棄捐勿復道[13]，努力加餐飯[14]。

你走啊走啊老是不停的走，就這樣活生生分開了你我。
從此你我之間相距千萬裏，我在天這頭你就在天那頭。
路途那樣艱險又那樣遙遠，要見面可知道是什麼時候？
北馬南來仍然依戀着北風，南鳥北飛築巢還在南枝頭。
彼此分離的時間越長越久，衣服越發寬大人越發消瘦。
飄蕩遊雲遮住了太陽，他鄉的遊子不想回還。
只因爲想你使我都變老了，又是一年很快地到了年關。
還有許多心裏話都不說了，只願你多保重切莫受飢寒。

[1] 重：又。這句是說行而不止。

[2] 生別離：是「生離死別"的意思。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

[3] 相去：相距，相離。

[4] 涯：方。

[5] 阻：艱險。

[6] 安：怎麼。

[7] 胡馬：北方所產的馬。

[8] 越鳥：南方所產的鳥。「胡馬倚北風，越鳥朝南枝"，是當時習用的比喻，借喻眷戀故鄉的意思。

[9] 已：同「以"。 遠：久。

[10] 緩：寬鬆。這句意思是說，人因相思而軀體一天天消瘦。

[11] 顧返：還返，回家。顧，返也。反，同返。

[12] 「老"，並非實指年齡，而指消瘦的體貌和憂傷的心情，是說心身憔悴，有似衰老而已。「晚"，指行人未歸，歲月已晚，表明春秋忽代謝，相思又一年，暗喻青春易逝

[13] 棄捐：拋棄。

[14] 這兩句的意思是說這些都丟開不必再說了，只希望你在外保重；一說是指這些都丟開不必再說，自己要努力保重自己，以待後日相會。

三、賞析重點

葉嘉瑩教授評講

這首詩從開頭到「越鳥巢南枝」的「枝」，押的是平聲支韻，接下來從「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到結尾就換了仄聲韻。其中「遠、緩、反、晚」四個韻腳都是上聲，而「飯」是去聲。這是因為，古代沒有上聲和去聲的區別，「飯」也可以讀成 fan。我曾說，《古詩十九首》所寫的都是人類感情的「基型」和「共相」。所以你們看這裡很妙：「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是一個男子的口吻還是一個女子的口吻？是一個行者的口吻還是一個留者的口吻？中國古代傳統的習慣總是喜歡先把它確定下來，所以才有很多人總是想方設法給這十九首詩確定作者。上次我說過，有人認為其中的好幾首都是枚乘寫的。那麼枚乘既然是個男子，就可以確定這幾首詩都是有寓托的，都是表示某種國家、忠愛之類的意思。可是現在我們最好先把這些都放下，只看詩的本身，我們就會發現：正是由於我們不知道這首詩所寫的是男子說的話還是女子說的話，是行者說的話還是留者說的話，結果反而給這首詩新增了許多的「潛能」。「潛能」是西方接受美學中的一個詞語，意思是作品中有一種潛存的能力，或者說，它潛藏有很多使讀者產生聯想的可能性。

另外，從《行行重行行》我們還可以看到《古詩十九首》那種質樸的特色。它沒有很多花樣，走了就是走了，不管是送行者說的也好，還是遠行者說的也好，總而言之是兩個人分離了。 「行行重行行」，行人走啊走啊，越走越遠。我以前講過，中國的舊詩有古體和近體之分。近體是從南北朝以後才逐漸形成的，規定有比較嚴格的格律，如「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等。因為中國文字是獨體單音，讀起來缺乏韻律，所以必須寫成平仄間隔的形式，讀起來才好聽。不過，在古詩裏沒有這種法則。而且，如果你的內容果然很好，你的聲音果然能配合你的感情，那麼即使沒有這些法則也一樣能寫出好詩。「行行重行行」，就完全不符合格律詩的法則。首先，這五個字裏有四個字是重複的；其次，這五個字全是陽平聲，一點兒也沒有聲音的起伏和間隔。然而我說，正是如此，這五個字讀起來才形成一種往而不返的聲音。——這

話真是很難講清楚。那遠行的人往前走再往前走，前邊的道路是無窮無盡的，而後邊留下的那個人和他之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了。這就是往而不返，從這裡邊就使你感受到一種把兩個人越拉越遠的力量。

如果說，「行行重行行」寫出了兩個人分離的一個基本的現象，那麼「與君生別離」就是寫由這種現象所產生的痛苦了。所謂「生別離」，可以有兩種講法，現在我們先說第一種。人世間的別離有生離也有死別，二者哪一個更令人悲哀呢？大家一定會說：當然是死別，因為生別還有希望再見，而死者是再也不能够複返了。但現在我要舉《紅樓夢》中的一個例子來做相反的證明。《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死了，賈寶玉糊裡糊塗地和薛寶釵結婚了，但他心裡老想著黛玉，所以他的病總是不好，神智總是不清楚。於是有一天薛寶釵就痛痛快快地告訴寶玉說：「你不要再想你的林妹妹了，你的林妹妹早就死了！」寶玉當時就昏過去了。大家都責備寶釵不應該故意給寶玉這樣大的打擊，寶釵卻說：「倘若總是不敢對他說明真相，那麼他心裡就永遠不能安定，病也就永遠不能好。今天我告訴了他，他雖然如此痛苦，可是從此以後他這種思念就斷了，他的心也就安定下來了。」你看，寶釵這個人是很有辦法也很有道理的。後來，寶玉的病果然就好了。所以，死別往往是一慟而絕，而生離則是在你的有生之年永遠要懸念，要悲哀。哪一個更痛苦呢？

「生別離」的「生」還有另外的一種講法，就是「硬生生」——硬生生地被分開了。現在我打開我手中的這本書，這不叫「硬生生」地分開，因為這兩頁本來就不是黏結在一起的，不用費力就把它們分開了。但我把這根粉筆掰開，這就叫「硬生生」地分開，因為它本來緊密地連接為一體，我是用力量硬把它分開的。這對於物體來說當然無所謂，但對於兩個親密無間的人來說，就是很大的痛苦了。那麼「與君生別離」的這個「生別離」到底用哪一種講法更好呢？我以為兩種都可以。因為這首詩的特點就是在語言上給讀者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的可能性，你只須用你的直覺讀下去就行了，也許這兩種感受同時都存在。

接下來「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說的是已經走了一段時間之後的事情。你看，這就是十九首之往復纏綿了，他在敘述了離別和離別的痛苦之後，又停下來進行一個反思。這個「涯」字讀 yi；在這裡是押的「支」韻。他說現在我們之間的距離已經有萬裏之遙，我在天的這一頭，而你在天的那一頭，那麼今後還有再見面的可能性嗎？他經過反思所得出的判斷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道路如此艱險而且遙遠，要想再見面是很難的了。要知道：假如僅僅是道路遙遠，那麼只要你有决心走下去，也許還能有一半的希望，然而現在存在了雙重的困難，不但道路如此遙遠，而且充滿了艱難險阻——所謂「阻」，既可能是高山大河的自然界的險阻，也可能是戰亂流離的人世間的險阻。人的能力是多麼有限，怎能敵得過這些無窮無盡的險阻呢！說到這裡，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什麼見面的希望了，就如陳祚明所說的「今若決絕，一言則已矣，不必再思矣」。然而詩人卻不肯放下，他忽然從直接敘事之中跳了出來，用兩個形象的比喻來表現他的無法決絕——「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這是「比興」的方法，　「胡馬」和「越鳥」兩個形象用得真是很有姿態。在古詩和漢魏樂府中，經常運用這樣的方法：在絕望的悲哀之中突然宕開筆墨，插入兩句從表現上看上文與下文都不甚連貫的比喻。例如《飲馬長城窟行》，在一路敘寫離別相思之苦以後，突然接上去「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似乎與上下文全不銜接，也未作任何指實的說明。可是，這兩句能够使讀者產生多方面的聯想，作多方面的解釋，曰此，就使前邊所寫的現實的情事驀然之間都有了一種迴旋起舞的空靈之態。這其實是一種很高明的藝術手法，也是古詩和漢魏樂府的一個特色。而且，在古詩和樂府中，這類比喻多半取材於自然現象。例如，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都是自然界中司空見慣的現象，是向來如此、難以改變的事情，用這些形象來做比喻，且不論其喻意何在，只是在直覺上就已經給讀者一種仿佛是命裡註定一樣的無可奈何之感了。所以，古詩和漢樂府中的這一類比喻，往往既自然質樸，又深刻豐美。

對「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兩句，古人有不同的講法。李善的《文選注》引《韓詩外傳》說：「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但這「不忘本」又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從遠行者的角度來看，當然是從正面寫他的思鄉念舊之情；從留居者的角度來看，則是說胡馬尚且依戀故鄉的北風，越鳥尚且選擇遙望故鄉的南枝，你作為一個遊子，怎麼能忘記了故鄉和故鄉的親人呢？這是從反面來作比喻的。第二種說法認為，它來源於《吳越春秋》的「胡馬依北風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這是取同類相求的意思。就是說，「雲從龍，風從虎」，所有的東西都有它相依相戀不忍離去之處；而我和你本來也是相親相愛的一對，怎麼竟然會分離這麼久而不能再結合到一起呢？還有一種說法，是隋樹森引紀昀所說的「此以一南一北申足『各在天一涯』意，以起下相去之遠」。這種說法是把出處和取意都拋開不論，只從字面上看，胡馬和越鳥一南一北，在直覺上就使讀者產生一種南北睽違的隔絕之感。

有這麼多不同意見並不是壞的，它說明，正是由於這兩句的比喻給予讀者十分簡明真切的意象，所以才會產生這麼多的聯想。在這些聯想中，既有行者對居者的懷念，也有居者對行者的埋怨；既有相愛之人不能相依的哀愁，也有南北睽違永難見面的悲慨。此外，由於前面說到「會面安可知」，似乎已經絕望，所以這兩句放在這裡還給人一種重新點燃希望的感覺，鳥獸尚且如此，我們有情的人難道還不如鳥獸嗎？

而且你們還要注意，這兩句雖然用了《韓詩外傳》和《吳越春秋》的古典，但它同時也是民間流傳的比喻，你不用考證古典也一樣可以明白。對這兩句，如果你想向深處追求，它可以有深的東西供給你，如果你不想向深處追求，也一樣可以得到一種直接的感動。它把古、今、雅、俗這麼多聯想的可能性都混合在一起了，這是它的微妙之處。我以為，《古詩十九首》本來是民間流傳的詩歌，但後來經過了文士的改寫和潤色。就像屈原改寫九歌一樣，那並不是有意的造作，而是這些詩的感情很能感動人，當文士吟誦這些民間詩歌時，內心中也油然興感——即所謂「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曰此產生了共鳴，從而才親自動手來加以修改和潤色。我想，這也正是《古詩十九首》既可以深求也可以淺解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從「行行重行行」到「越鳥巢南枝」是一個段落，前邊都是平聲韻，接下來從「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就換了仄聲韻。從內容上來說，經過「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這麼一個想像的飛揚回蕩之後，現在他又回到了無法改變的現實之中，回此就產生了更深的悲慨。詞人馮正中有一句詞說「天教心願與身違」，事實與你的盼望往往是不相符合的。日子正在一天一天地過去，儘管你不放弃希望，儘管你打算等到海枯石爛的那一天，可是人生有限，你能够等得到那一天嗎？在這裡，「相去日已遠」和前邊的「相去萬餘里」似乎是一個重複，但實際上並不是簡單重複。因為「萬餘裏」雖然很遠，但畢竟還是一個有限的數位，而且它所代表的只是空間，並沒有時間的含義，而「日已遠」三個字則進一步用時間去乘空間，所得數位就更是

無窮無盡了。而且更妙的是，這「日已遠」三個字又帶出了下一句的「日已緩」，從而使人感到：離人的相思與憔悴也是一樣無窮無盡的。柳永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也許就是從此句變化出來的。但柳永的那兩句卻未免帶有一些著力刻畫的痕迹。而且那個「悔」字還隱隱含有一些計較之念，不像「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在外表上所寫的只是衣帶日緩的一件事實，內中卻含有一種儘管消瘦也毫無反省、毫無回顧的意念。傾吐如此深刻堅毅的感情，卻出以如此溫柔平易的表現，這就更加令人感動。如果說前邊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兩句之中含有一種希望的想像，是向上飛的；那麼接下來的「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兩句之中就含有一種失望的想像，是向下沉的了。我以為，這兩句是這首詩中最令人傷心的地方。因為，前邊所寫的離別只是時間與空間的隔絕，兩個相愛的人在情意上並沒有阻隔，所以雖然離別，卻也還有著一份聊以自慰的力量，而現在連這種自慰的力量也蒙上了一層陰影。他說，天上太陽的光芒那麼强烈，但也有被浮雲遮住的時候；那麼，美好親密的感情就沒有被蒙蔽的時候嗎？而且那遠行的遊子不是果然就不回來了嗎？這個「遊子不顧反」的「顧」字，有的版本作「願」，但我以為應該是「顧」。因為，「不顧反」和「不願反」的意思是不同的。例如漢樂府《東門行》，「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說

的是一個貧苦人家，丈夫不得已而出外謀生，但他惦記著家中的妻子兒女，剛出東門又走了回來，可是回來看一看，家中實在無法生活，最後還是得走。所以這是「不顧」——不是不願回來，而是不能回來，暫時顧不上回來。當然，這裡的「遊子不顧反」其實很可能就是因不願反所以才不回來。但思念的這一方不埋怨他「不願反」，卻替他著想，說他是「不顧反」，這就是《古詩十九首》在感情上的溫柔敦厚之處了。

那麼「浮雲蔽白日」所比喻的是什麼呢？有的人把這首詩看作思婦之辭，比如張玉穀《古詩十九首賞析》就說，「浮雲蔽日，喻有所惑，遊不顧反，點出負心」。那麼，「白日」就指的是遊子；「浮雲」則指的是遊子在外邊所遇到的誘惑。《西廂記》裏的崔鶯鶯送張生時說，「若見了那異鄉花草，再休像此處棲遲」，就是這個意思。可是，我在講詞選的時候曾提到過西方的符號學，符號學理論認為，當一個符號在它的傳統文化中使用了很久的時候，它就形成了一個 code——語碼，使你一看到它就會產生某些固定的聯想。「浮雲蔽白日」就是這樣一個語碼。從《易經》開始，「日」這個符號就是國君的象徵。所以饒學斌的《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說：「夫日者，君象也，浮雲蔽日所謂公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正也，讒毀之蔽明也。」這是以「白日」比喻國君；以「浮雲」比喻讒間的小人。可是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白日」是比喻被放逐的賢臣，如李善《文選注》引陸賈《新語》說：「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彰日月。」然而實際上，遊子、國君、逐臣三者本來是可以相通的。因為在中國的倫理關係中，君臣關係與夫妻關係很為相似。如果那個行者是遊子，則可能是說他在外另有遇合，不再想念家中的思婦了；如果那個行者是逐臣，則可能是說國君聽信讒言放逐了他，使得他再也不能回到朝廷中了。杜甫的詩說：「每依北斗望京華」，又說「此生哪老蜀，不死會歸秦」，那種對朝廷和君主的思念，實在並不亞於思婦對遠行遊子的思念。

上次我引過鍾嶸《詩品》的話，說十九首是「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所謂「驚心動魄」，不一定非得是豪言壯語或者光怪陸離。這首詩中接下來的「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兩句，就真正是驚心動魄的——縱使你不甘

心放弃，縱使你决心等到底，可是你有多少時間用來等待呢？時間在不停地消失，一年很快就到了歲暮，而人生很快也就到了遲暮。一旦無常到來，一切都歸於寂滅，所有相思期待的苦心都將落空，這是多麼令人恐懼而又不甘心的一件事！事實上，這又是人世間絕對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這是多麼平常而且樸實的語言，然而卻帶有如此强烈的震動人心的力量！但這首詩還沒有就此打住，接下來的結尾兩句「弃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令人看了更是傷心。這兩句也有多種可能的解釋，我們先看「弃捐」這個詞。漢樂府有一首《怨歌行》說：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凉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這首詩相傳是班婕妤所作。漢成帝寵愛趙飛燕，不再喜歡班婕妤，於是班婕妤主動要求到長信宮去侍奉太后，並寫了這首詩。詩中說，當初我們倆的情意像白團扇這麼圓滿，這麼純潔，然而我經常恐懼的是：到了秋天，天氣凉了，你就把扇子扔到盒子裏不再使用了。「棄捐」，就是被拋弃的意思。顯然，這是棄婦之辭。所以「棄捐勿復道」的意思是說：你拋弃了我，使我如此傷心，從此我再也不提這件事了。可是，如果我們不從棄婦的角度來看，則還有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即「弃捐」的本身就是「勿複道」。意思是：我們把這種不愉快的話題扔到一邊，再也不要提它了。這樣解釋也是可以的。但為什麼要「弃捐勿複道」呢？因為，說了不但沒有任何用處，反而會新增自己的悲傷，而且，對於那種無可挽回的事，也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一切嘮叨和埋怨都是多餘的。這裡，也是表現了古詩感情之溫柔敦厚的地方。

「努力加餐飯」也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種是自勸，一種是勸人。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結尾的幾句是「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曰此張玉穀《古詩十九首賞析》就說：「以不恨己之弃捐，惟願彼之强飯收住，何等忠厚。」這顯然是解釋為勸對方加餐的意思，這樣解釋也未始不可。而薑任脩《古詩十九首釋》則說：「惟努力加餐保此身以待君子」，又引譚友夏的話說：「人知以此勸人此並以之自勸。」另外張庚《古詩十九首解》也說：「且努力加餐，庶幾留得顏色以冀他日會面也，其孤忠

拳拳如此。」我比較同意自勸的說法，因為這樣可以較自然地承接上面的「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兩句——如果你在人之老和歲月之晚的雙重恐懼之下還不肯放弃重逢的希望，那麼惟一的一線指望就是努力保重自己的身體，儘量使自己多活一些歲月以延長等待的時間了。然而對於一個相思憔悴的人來說，要想加餐何嘗容易！回此，就需要「努力」。所以這平平常常的「努力」兩個字之中，充滿了對絕望的不甘心和在絕望中强自掙扎支撐的苦心。如果把這一句解釋為勸人，只是表現了一種忠厚之心；而把這一句解釋為自勸，則用情更苦，立志更堅。要知道，一個人為了堅持某種希望而在無限的苦難之中强自支持，甚至想要用人力的加餐去戰勝天命的無常，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男女之間的相思之情，而是一種極高貴極堅貞的德操了。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遇到悲哀和挫傷，如果你絲毫不作掙扎努力便自己倒下去，雖然你的遭遇令人同情，可是你的態度並不引起人們尊敬；但如果你在最大限度地盡了人力與命運爭鬥之後，即使你倒下去，也給人類做出了一個榜樣。何況，萬一真的由於你的努力而實現了那個本來好像不可能實現的願望，豈不更是一件意外的喜事！「弃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就隱然流露出這麼一種可貴的德操。我以為，對於具有這種德操的人，無論是逐臣還是棄婦，是居者還是行者，抑或是任何一個經歷過這樣的離別卻仍然一心抱著重逢的希望不肯放弃的人，這首詩所寫的情意都有它永恒的真實性。上一次我講過，《古詩十九首》寫出了人類感情的「基型」與「共相」，《行行重行行》這首詩就可以作為第一個典型的例子。

另外，在賞析這首詩的過程中，大家一定已經體會到，這首詩在意涵和語法上具有含混模棱的特點。比如「胡馬」兩句、「浮雲」兩句、「弃捐」兩句等，都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釋。但這並不是這首詩的壞處，反而正是它的好處。因為這種含混模棱的現象，造成了這首詩對讀者多種感受與解說的高度適應性，回此具有更多的西方理論所說的那種「潛能」，從而能引起更多的豐富聯想。對這樣的詩，我們一方面要掌握它情感的基型，另一方面則要從多種不同的看法與感受來加以探討和解說。

青青河畔草 古詩十九首

難度：＊

一、古詩十九首簡介

古詩十九首是一組中國五言古詩的統稱。這些詩共有十九首，一般認為是漢朝的一些無名詩人所作。最早由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編入《昭明文選》，並命名「古詩十九首」。歷代都對古詩十九首有很高的評價，對後世的詩歌創作有巨大影響。

古詩十九首每一首古詩都沒有詩題，後人為區分的方便把每首詩的「首句」用作詩題，例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

古詩十九題材內容包括羈旅行役、羈旅愁懷，遊子懷鄉、居人念遠；鄉愁閨怨、閨人怨別、離別相思；自傷所遇、宦途失意、遊宦無成；抒寫友情，慨嘆人生短促，亦有追求享樂名位和服藥求仙。詩歌思想感情複雜，共同特徵是對人生無常和歲月易逝，表現出無限感傷。

古詩十九首長於抒情，意悲而遠，善用比興，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詩句融情入景，寫景於情，如《迢迢牽牛星》；也有寫作者的內心活動，抒情中帶敘事，如《西北有高樓》。手法或婉轉含蓄，如「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或感情真率直率，如「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獨難守」。

古詩十九首遣詞用字樸淡，語言不假雕飾，淺近自然，多用疊字，語句卻又異常簡鍊，含義豐富。

二、寫作背景

《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漢代的一首五言古體詩。寫的是一位歌舞女子思念在外遊蕩的丈夫，難以忍受一個人的寂寞。詩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顯示了從良倡家女的個性，也通過她使讀者看到在游宦成風而希望渺茫的漢末，一代中下層婦女的悲劇命運。詩的結構看似平直，卻直中有婉，極自然中得虛實相映、正反相照之妙，六個

疊字的音調也富於自然美，變化美，六個疊詞聲、形、兩方面的結合，在疊詞的單調中賦予了一種豐富的錯落變化，語言貼切而又生動。

	河邊青青的草地，園裏茂盛的柳樹。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15]。	在樓上那位儀態優美的女子站在窗前，潔白的肌膚可比明月。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打扮得漂漂亮亮，伸出纖細的手指。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16]。	
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	從前她曾是青樓歌舞女子，而今成了喜歡在外遊蕩的遊俠妻子。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在外遊蕩的丈夫還沒回來，在這空蕩蕩的屋子裏，實在是難以獨自忍受一個人的寂寞，怎堪獨守！

三、賞析重點

葉嘉瑩教授評講

在《古詩十九首》中，有些詩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表達了一種不十分正當的感情。然而我以為，看一首詩，切忌只看它的表面。杜甫寫過《曲江二首》，那是在安史之亂還沒有平息、肅宗剛剛回到長安時寫的，詩中說，「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許多人對此很不以為然，杜甫懷有「致君堯舜」和「竊比稷契」的理想抱負，何以竟在朝廷百廢待興之時寫出這種及時行樂的話來？然而如果你根據這兩首詩就說杜甫把理想抱負都放弃了，想要

[15] 鬱鬱：茂盛貌。

[16] 素：潔白的。

及時行樂了，這是你不瞭解杜甫！因為人性本來就有軟弱的一面，你說你從來就沒有過任何軟弱或失望的時候，你說你自己永遠是一個高大完美的形象，那是騙人！如果你總是說這種虛偽的話，形成了騙人的習慣，那麼你就墮落了。如果整個社會都染上這種虛偽和說謊的風氣，那麼整個社會也就都墮落了。真正偉大的詩人從不避諱說出自己的軟弱與失意。比如杜甫，他眼看著肅宗朝廷的腐敗和唐朝國力的衰落，自己不但無可奈何而且不久也就被貶出京，他怎能不產生失望的情緒？《曲江二首》實在是表現了詩人那時心中十分複雜的感情。如果大家想更詳細地瞭解這兩首詩，可以參考我寫的《迦陵論詩叢稿》一書中的《談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古詩十九首》中有的詩也是如此。現在我們就來看《昭明文選》中排在第二首的《青青河畔草》。我曾說過，《古詩十九首》善用比興，這首詩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寫的是春天到來時的景色。「青青」，是草木的顏色；「鬱鬱」，是草木盛多的樣子。這兩句是感發的起興，就如同《關雎》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樣，也是由大自然中的生命與人類生命間相近似之處引起共鳴，因而產生了由物及心的聯想。春天，是花草樹木一生中最美好的季節，當你看到這些美好的生命如此欣欣向榮，就會在內心之中也產生一種對美好事物的追求與嚮往之情。我可以再舉另外的一個例子。唐朝的王昌齡有一首《閨怨》說：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詩中這個年輕女子本來不懂人世間的憂愁，可是當她春日登樓遠望，看到路邊楊柳那青青的顏色，忽然就思念起外出求官的丈夫，心裡就產生了憂愁。這種憂愁，是由春意的感發而引起的。「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也是如此，這兩句寫的是樓外的景色。接下來就引出了樓裏的人——「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盈盈」是形容這個女子的儀態之美，而「皎皎」則是形容這個女子的光彩照人。另外你還要注意這「窗牖」兩個字：樓外景色如此美好，上女子也是如此美好，而當他寫到「當窗牖」的時候，這兩種生命的美好驀然之間就打

成了一片。這就是《古詩十九首》之善用比興——把感發一點一點的引出來，然後再一下子使它們結合。下面他說，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這個女子不但長得美，梳妝打扮也很美。「娥娥」，也是美麗的樣子；「纖纖」，是說她的手指細長而潔白。而且你看，他所用的形容詞「娥娥」、「纖纖」和前兩句的「盈盈」、「皎皎」，都是疊字，曰此進一步增強了那種美麗的姿態。同時你要知道：「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還不僅僅是寫美麗的姿態，還有很多暗示在裡邊。中國古代有一句成語叫作「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一個人的一生，總要實現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在中國的傳統中，男子生命的價值就是得到別人的知賞和任用，很多人終生都在追求這個理想，包括像李太白那樣不羈的天才。而女子一生一世的意義和價值在哪裡？就在於得到一個男子的賞愛，所以女子的化妝修飾都是為賞愛自己的人而做的。「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這個女子把自己打扮得如此美麗，而這種做法也就暗示了她的心中有一種對感情的追求。

應該指出的是，詩裡邊有感發的生命，但這種生命有品質和數量上的種種不同。下一次我要講十九首中的另一首《西北有高樓》，那首詩所寫的也是一個樓上女子，也是寫她有一種對於知己的嚮往與追求，但這兩個人物在品質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西北有高樓》的那個女子是矜持的、高潔的，她所追求的乃是一種理想；而這首詩中的女子是炫耀的、世俗的，她所追求的僅僅是一種感情。在這個世界上，有的人只追求感情上的滿足，而有的人寧可忍受感情上的孤獨寂寞，所要追求的乃是理想上的滿足。這話很難講，可事實上確實有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現在我們看詩中的這個女子，從她一出場，詩中就用了「盈盈」、「皎皎」、「娥娥」等詞語，這些詞語所表現的都是一種向外散發的、被大家看到的美麗和光采。尤其是「纖纖出素手」的「出」字，更是隱約含有一種不甘寂寞的暗示。對於一個有才能的男子或者美麗的女子來說，當得不到別人賞識時，總會產生一種寂寞的感情，而這時候往往也是對品格操守的一個重要考驗的時刻。李白被　請到翰林院去做待詔，那是一個很高貴的地位，但李白認為這不合乎自己的理想，曰此辭官而去。杜甫在華州做司功參軍，他覺得這違背了自己的理想，曰此也弃官而去。一個

有才能的人必須耐得住寂寞，不能够接受那些不正當的或不够資格的賞愛，這在人生中是很重要的考驗。以後我們會講到陶淵明，那也是一個耐得住寂寞的偉大詩人。他之所以耐得住寂寞，是因為內心之中有自己真正的持守。他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所以不在乎那些世俗的名譽地位，不在乎別人對他說些什麼，甚至也不在乎生活的貧窮潦倒。而現在我們所講的這首詩，在描寫這個樓中女子時用了很多美麗的、外向的詞語，所有這些詞語中都含有一種不甘寂寞和善自炫耀的暗示。為什麼會這樣？原來這個女子「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所謂「倡家女」就是歌妓舞女，這樣的女子平生過慣了燈紅酒綠的生活，往往是忍受不了寂寞的，更何況她現在又嫁給了一個「蕩子」。所謂「蕩子」，不一定是現在所說的浪蕩之人，而是指那種經常在外漫遊，很少回歸故鄉的人，這種人一出去就再也想不起回來，把妻子一個人孤零零地拋在家裡，所以是「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所謂「難獨守」，是說這個女子現在還是在「守」，只不過她內心之中正在進行著守與「不守」的衝突掙扎。

你們看，《古詩十九首》實在是很微妙的。這首詩僅僅是寫一個娼家女心中的衝突掙扎嗎？不是的，這「難獨守」三個字，實在是寫盡了千古以來人性的軟弱！寫盡了千古以來人生所需要經受的考驗！僅僅是女子要經受這個考驗嗎？也不是的，任何人生活在人類社會中都面臨這樣的考驗。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幹事業還是做學問，都需要有一種勤勤懇懇和甘於寂寞的精神。但有些人是耐不住寂寞的，為了早日取得名利地位，往往不擇手段地去表現自己，所謂「儘快打出一個知名度來」，而這種急功近利的行為有時候就會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結局。所以，這一首詩所寫的乃是人生失意對你的考驗，當然這也屬於人生之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很多人認為這首詩不好，或者根本就不選也不講這首詩，我以為那是不對的。

難度：＊

一、古詩十九首簡介

古詩十九首是一組中國五言古詩的統稱。這些詩共有十九首，一般認為是漢朝的一些無名詩人所作。最早由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編入《昭明文選》，並命名「古詩十九首」。歷代都對古詩十九首有很高的評價，對後世的詩歌創作有巨大影響。

古詩十九首每一首古詩都沒有詩題，後人為區分的方便把每首詩的「首句」用作詩題，例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

古詩十九題材內容包括羈旅行役、羈旅愁懷，遊子懷鄉、居人念遠；鄉愁閨怨、閨人怨別、離別相思；自傷所遇、宦途失意、遊宦無成；抒寫友情，慨嘆人生短促，亦有追求享樂名位和服藥求仙。詩歌思想感情複雜，共同特徵是對人生無常和歲月易逝，表現出無限感傷。

古詩十九首長於抒情，意悲而遠，善用比興，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詩句融情入景，寫景於情，如《迢迢牽牛星》；也有寫作者的內心活動，抒情中帶敘事，如《西北有高樓》。手法或婉轉含蓄，如「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或感情真率直率，如「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獨難守」。

古詩十九首遣詞用字樸淡，語言不假雕飾，淺近自然，多用疊字，語句卻又異常簡鍊，含義豐富。

二、寫作背景

《今日良宴會》是產生於漢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詩，是《古詩十九首》之一。此詩所歌詠的是聽曲感心，寫客中對酒聽歌的感慨，托為闡明曲中的真意，發了一番議論，表現出「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憤慨。全詩質直中見婉曲，結構渾然一體，不以一字一句爭奇鬥勝，詩中每一個形象、每一個詞語和整首詩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感發的力量。

	今天這麼好的宴會真是美極了， 這種歡樂的場面簡直說不完。

今日良宴會[17]，歡樂難具陳[18]。	這場彈箏的聲調多麼的飄逸，這是最時髦的樂曲出神又妙化。
彈箏奮逸響[19]，新聲妙入神[20]。	有美德的人通過樂曲發表高論，懂得音樂者便能聽出其真意。
令德唱高言[21]，識曲聽其真[22]。	音樂的真意是大家的共同心願，只是誰都不願意真誠說出來。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23]。	人生像寄旅一樣只有一世猶如塵土，剎那間便被那疾風吹散。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24]。	爲什麼不想辦法捷足先登，先高踞要位而安樂享富貴榮華呢。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25]。	不要因貧賤而常憂愁失意，不要因不得志而辛苦的煎熬自己。
無爲守貧賤[26]，坎坷長苦辛。	

三、賞析重點

[17] 良：善也。良宴會，猶言熱鬧的宴會。

[18] 具：備也。陳：列。難具陳：猶言難以一一述說。

[19] 奮逸：不同凡俗的音響。

[20] 新聲：指當時最流行的曲調。指西北鄰族傳來的胡樂。妙入神：稱讚樂調旋律達到高度的完滿調和。

[21] 令：善也。令德：有美德的人，就是指知音者。唱：古作『倡』，這裏泛用於言談。唱高言：猶言首發高論。

[22] 真：謂曲中真意。指知音的人不僅欣賞音樂的悅耳，而是能用體會所得發爲高論。

[23] 「齊心同所願」二句：上句說，下面感慨爲人人心中所有，下句說，這種感慨大家都沒有把它說出來。俱：都。

[24] 奄忽：急遽也。飆塵：指狂風裏被捲起來的塵土。用此比喻人生，言其短促、空虛。

[25] 路：路口。津：渡口。據要路津：是說佔住重要的位置。要想「先據要路津」，就必須「策高足」。高足：良馬的代稱。策高足：就是「捷足先得」的意思。

[26] 不要守貧賤，是勸誡的語氣，和『何不策高足』的反詰語氣相稱應，表示一種迫切的心情。

上一次我曾講到，與「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相類似的被視為不正當的感情還有「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這是《今日良宴會》中的兩句。

這首詩本來是寫一種人生經驗與失意不得志的哀傷，但開端幾句卻寫得意氣發揚。先寫「宴會」是「良宴會」，「歡樂」是「難具陳」。又寫「彈箏」的音樂演奏，而奏出的樂曲是「逸響」和「新聲」。「逸響」二字既表現了發揚之意，而所謂「新聲」者，則是還沒有在福斯之間流行，還沒有被世俗所接受的曲子。所以你看，它表面上是寫宴會上的彈箏，但實際上並非只寫彈箏，甚至也不是只寫音樂，它還含有一種很幽微的意思在裡邊。然而，它又不是以一字一句爭奇鬥勝的，它的每一個形象、每一個詞語和整個一首詩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感發的力量。什麼是「新聲妙入神」？杜甫曾說「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那個「神」，是寫一種造詣的境界。有的人寫詩非常死板，一個字一個字擺在那裡都是死的。但有的人就不同，他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可以跳起來的，都像生龍活虎一樣。你讀他的詩，就覺得自己的心靈好像跟整個茫茫宇宙都結合起來了。有這種感發力量的，才是真正達到了那種「神」的境界的好詩。音樂也是一樣，好的音樂也可以有這樣的造詣，達到這樣的境界。

下面的「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也是用音樂來作比喻的。「令德」這兩個字，在過去的注解中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在《五臣注文選》中呂延濟的注解說：　「令德謂妙歌者。」他的意思是，「令德」指的是那個唱歌的人。但是還有人認為，　「令德」指的是人生的富貴顯達，就是說，這些人在這個宴會上所歌唱的內容乃是追求人生的富貴顯達。具體講就是指後邊的「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我個人以為，&middot；呂延濟的注解是按一般的文法來做解釋，即動詞「唱」的前邊是施事的主語，後邊是受事的賓語。這在文章中一般是對的，但在詩歌裏就不一定如此。因為詩歌裏可以有倒裝的句法，可以把受事的賓語放到動詞前邊去。那麼，這個「令德」就不是歌

唱者而是歌唱的內容了。在這一點上，我同意後一種解釋方法。然而後一種解釋認為「令德」的內容就是指人生的富貴顯達，這我就不同意了。我以為，這個「令德」不是反話而正面的意思，它直接指的就是人生中一種美好的理想和德行。因為，這首詩整個所表達的是一個完整的意思，這兩句是與前邊幾句接下來的。「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寫得一直是意氣發揚，而且既然說是宴會，就一定不只是兩個人，一定有許多性情、理想都比較相近的朋友聚集在一起，所以才這麼開心，這麼歡樂。我們可以設想，這是一群有抱負、有理想的年輕人，他們聚會在一起高談闊論，意氣風發，彈奏的是「新聲」，歌唱的是「令德」。「令」，是美好的意思。「令德唱高言」是說，我們把我們美好的德行和理想都通過歌曲唱出來。「識曲聽其真」是說，你就會聽得出我們彈奏這音樂、歌唱這曲子時內心真正的感受。大家都知道俞伯牙和鐘子期的故事，俞伯牙彈琴的時候志在高山，鐘子期聽了就說：「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俞伯牙彈琴的時候志在流水，鐘子期聽了就說：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這就叫做「知音」，他聽音樂時不是只聽那外表聲音的美妙，而是能够聽出彈奏者內心志意之所在。

那麼，假如真的有一個人能够「識曲聽其真」，能够聽懂這些年輕人在彈奏和歌唱時心中所存的志意，則他所聽到的是什麼呢？是——「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這句寫得真好！不過，你一定要把「令德」兩個字按我所講的這樣理解，才能够貫通下來，才能够看出這兩句的感發。否則，全首詩就是支離破碎的了。這些人，他們的彈箏「奮逸響」；他們的新聲「妙入神」；他們在曲子裏所表現的是「令德」和「高言」的美好理想；他們說真正理解我們的人能懂得我們的追求。所以，從「今日良宴會」到「識曲聽其真」，這首詩一直是飛揚的、追求的。可是現在，他們失望了；因為他們這一群人雖然有著共同的美好願望和理想，可是卻沒有一個人能够完成這種理想。這真是一種典型的「衰世之音」——戰亂還沒有興起，生活還相對安寧，所以這些讀書人還可以有自己的理想，還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但社會正一天天走向下坡，任何美好的理想都無法實現。而且，不是你一個人沒有實現，也不是我一個人沒有實現，而是我們這些「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的人都沒

有辦法實現那些理想。那麼，這就是一個社會問題了！所以，你不要看到他寫的都是宴會、彈箏、唱歌等，就以為這首詩只寫及時行樂。其實，他寫到了社會，也寫到了人生。

上一次我說過，《古詩十九首》所寫的感情基本上有三類：離別、失意、人生的無常。這也可以說是它的三個主題，而實際上，在一首詩裏往往是結合兩個或三個主題一起來寫的。在這裡，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起，就轉入了人生無常的悲哀。其實，我上一次講的《行行重行行》雖然是離別的主題，但也不是單純寫離別，也是結合了人生無常一起來寫的。「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就是寫人生無常的悲哀。然而那一首詩所寫的心理狀態卻與這一首不同。那一首說：我雖然得不到我所期待的東西，我雖然受到人生無常的威脅恐懼，可是我不放弃，也不改變。而現在這首詩所寫的則是另外一種心理狀態，他說，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人生世間就如同一個過客在旅店裏住一晚一樣，一夜的時間是如此短暫，到明天你就該離開了。「奄忽」是非常快的樣子；「飆」　是疾風。你就像一粒小小的塵土一樣，被那強勁的風一下子就吹走了。很多古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李陵對蘇武說：「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曹孟德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既然人生這麼短暫，是否還需要如此認真對待呢？你的那些「令德」、「高言」之類，難道就不可以改變嗎？於是他就產生了一個疑問，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要不要趕著你的快馬，搶先去佔據一個高官厚祿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這乃是一個疑問，並不是一個行動。不是說他現在就去走那條路了，而是他在人生的三叉路口上產生了困惑和猶豫。人非聖賢，每個人在人生選擇的緊要關頭都難免產生困惑和猶豫。當然，有的人就走上了富貴顯達的那一條路，為了享受人生的快樂而犧牲了原來的理想，出賣了自己的人格。而如果堅持走你原來所選擇的那一條路呢？說不定你就會遇到很多憂患和不幸。「無為守貧賤，轗軻長苦辛」——為什麼你不去享受人生的快樂反而要自找痛苦！不過，你們一定要注意他這幾句的口氣：「何不」是為什麼不那樣做，凡是說這種話的時候，是因為你還沒有那樣做；「無為」是不要這樣做，而這也恰好證明你現在還正在這樣做。想一想對不對？

所以，這首詩的結尾和《青青河畔草》那一首的結尾一樣，都不是表現真正的墮落而是表現一種在人生歧路上的徘徊。這兩首詩好就好在它們提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問題：在失意的情況下，面對短暫的人生，還要不要堅持你的理想？這個問題實在是古往今來一切人都很難回避的。然而作者又沒有直截了當地把這個問題說出來，它所含蓄的這種幽深委婉的情意，讀者必須很仔細地去體會才可以得到。　《古詩十九首》寫得實在很妙。有的時候，你可以對兩首詩裡邊所寫的情意進行比較，它們往往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就像我剛才所說的，《青青河畔草》和《今日良宴會》所寫的主人翁截然不同，卻同樣面臨著在人生失意的情況下內心所產生的衝突；而《行行重行行》與《今日良宴會》雖然一個是寫離別，一個是寫失意，但也同時引發出在短暫的人生中是堅持理想還是放弃理想去追求富貴與享樂的問題。前者表現出一種堅貞的德操，而後者則表現出一種遲疑和困惑。下一次我還要講一首《西北有高樓》，這首詩也可以和已經講過的幾首詩作一個比較。《西北有高樓》寫了一個始終沒有出現的、寂寞孤獨的女子，她和《青青河畔草》中那個急於表現自己的女子形成了一個對照，從而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品格和境界。在表現手法上，《青青河畔草》是直述的，《西北有高樓》是象喻的。而《西北有高樓》的象喻，又可以和《行行重行行》的那種在意涵和語法上含混模棱的特色形成另一種對比。我上次曾經講到：《行行重行行》在意涵和語法上有很多地方是多義的，回此造成了後人很多不同的解釋。但比較而言，《行行重行行》的多義終歸能够把握，你可以從文字或語言上去推求，或者引出一些古書來印證你的解釋。而《西北有高樓》則不同，它所給予讀者的乃是一種象喻的聯想，這種聯想可以是多方面的，它的好處完全在神不在貌，你根本就無法從表面的語言文字去推求。這首詩，我們下一次講。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27]　岑參

難度：＊

一、作者簡介

岑參（約公元 715 – 770），荊州江陵人（今屬湖北），郡望南陽（今屬河南）。天寶三載（公元 744）登進士及第，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八載(公元 749)入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掌書記，隨行到邊塞安西、武威等地。後返長安，天寶十三載（公元 754）又入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幕，以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節度判官，往來北庭、輪臺等地。歷任大理評事、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等官職。代宗大曆元年（公元 766）入蜀參劍南西川節度使杜鴻漸幕，旋赴嘉州刺史任，故世稱之為「岑嘉州」。其後罷官東歸，寓居於成都，大曆五年（公元 770）卒於旅舍。

岑參一生累佐戎幕，十餘載鞍馬往來邊塞烽煙之間，期間寫下不少歌詠邊塞風物之作。岑參詩以善於描繪塞上風光與戰爭情景見稱，筆下對征人行役與離思，以至邊地風光與戰事苦況，往往勾勒得生動傳神，而又豪邁悲壯。岑參與同樣善寫邊塞詩的高適齊名，在詩壇上並稱「高岑」。

二、寫作背景

這篇作品是作於天寶十三載（公元 754）岑參入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幕，充任節度判官期間所寫，用以送幕僚武判官歸京師長安的作品。因兩者官職相同，故有學者就推斷武判官即前任判官，如屬實的話，則本篇是岑參剛入安西北庭節度使幕赴任時所寫的送行之作。

本篇題作「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白雪歌》原是自古流傳的琴曲。郭茂倩《樂府詩集》便載徐孝嗣等人的《白雪歌》，並在題下說明《白雪》是師曠所作。《新唐書．禮樂志》又載高宗顯慶二年，太常丞呂才將高宗所作《白雪歌詞》十六首編於樂府為《白雪歌》。《白雪歌》屢見於唐人詩中，然而各篇長短不一，內容方面也不限於歌詠白雪。岑參這一篇沿用樂府舊題，從賦詠白雪落筆寫送行，在內容上與一般唐人所作《白雪歌》稍異。

27

這篇作品是作於天寶十三載（公元 754）岑參入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幕，充任節度判官期間所寫，用以送幕僚武判官歸京師長安的作品。因兩者官職相同，故有學者就推斷武判官即前任判官，如屬實的話，則本篇是岑參剛入安西北庭節度使幕赴任時所寫的送行之作。

本篇題作「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白雪歌》原是自古流傳的琴曲。郭茂倩《樂府詩集》便載徐孝嗣等人的《白雪歌》，並在題下說明《白雪》是師曠所作。《新唐書・禮樂志》又載高宗顯慶二年，太常丞呂才將高宗所作《白雪歌詞》十六首編於樂府為《白雪歌》。《白雪歌》屢見於唐人詩中，然而各篇長短不一，內容方面也不限於歌詠白雪。岑參這一篇沿用樂府舊題，從賦詠白雪落筆寫送行，在內容上與一般唐人所作《白雪歌》稍異。

北風捲地白草[28]折，胡天八月即飛雪。	北風席捲大地把白草吹折，胡地天氣八月就紛揚落雪。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忽然間宛如一夜春風吹來，好像是千樹萬樹梨花盛開。
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29]薄。	雪花散入珠簾打溼了羅幕，狐裘穿不暖錦被也嫌單薄。
將軍角弓不得控[30]，都護[31]鐵衣冷難著。	將軍都護手凍得拉不開弓，鐵甲冰冷得讓人難以穿着。
瀚海[32]闌干[33]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	沙漠結冰百丈縱橫有裂紋，萬里

[28] 白草：生長於塞外的一種牧草，乾熟時呈白色，故名白草。

[29] 衾：被子。

[30] 角弓不得控：「角弓」是以獸角為飾的硬弓。「控」是引弓，「不得控」便是不能將弓拉開。

[31] 都護：官名。漢宣帝時始置西域都護，總監西域諸國，並保護南北道，是西域地區最高的長官。

[32] 瀚海：地名。唐代時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一帶的地區。

[33] 闌干：縱橫交錯，一片雜亂的樣子。

	長空凝聚着慘淡愁雲。
中軍[34]置酒飲歸客[35]，胡琴琵琶與羌笛。	主帥帳中擺酒爲歸客餞行，胡琴琵琶羌笛合奏來助興。
紛紛暮雪下轅門[9]，風掣[10]紅旗凍不翻。	傍晚轅門前大雪落個不停，紅旗凍僵了風也無法牽引。
輪臺[11]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12]路；	輪臺東門外歡送你回京去，你離開時大雪蓋滿了天山路。
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山路迂迴曲折已看不見你，雪上只留下一行馬蹄印跡。

三、賞析重點

本篇是一首送別之作，從詠白雪入手，藉着寫景而帶出送行的主題，通過敍述送行的景況而見出作者的惜別之情。

這首作品雖然以詠白雪為題，然而詩的開首卻並不由白雪寫起。作者在開篇時故意先自北風落筆，從北風捲地而來吹折生命頑強的白草，一起首即繪影繪聲地映襯胡地八月飛雪的來臨。由第一句寫北風襯起，到第二句正式點出塞外八月份時已雪花飛舞後，以下六句便接着分別從不同角度去刻劃白雪。詩的第三、四句將鋪掛樹上的白雪，比擬為一夜春風吹開的

[34] 中軍：古代行軍作戰分左、中、右或上、中、下三軍，由主將所在的中軍發號施令。這裏指主帥亦即安西節度使的營幕。

[35] 飲歸客：「飲」在這裏指以酒食款待或宴請人。「歸客」指武判官。「飲歸客」就是為武判官設宴餞行。因「飲」字在這裏解作讓人飲的意思，所以要讀作去聲。飲：㗎[蔭]，[jam3]；[yìn]。

千萬樹梨花，從視覺上將白雪與梨花兩種不同事物，藉着顏色的相同連繫起來。第五句從動態方面寫白雪，「散入珠簾濕羅幕」七字，寫出白雪初下時，雪花輕細而濕潤的特點。第六至八句分別寫北風吹送冰雪之下，雖有狐裘錦衾都不足保暖，冷得角弓難張與鐵衣難著，這三句從對溫度的感覺方面刻劃邊塞冰天雪地的苦寒情況，藉以見出塞外軍旅生涯的艱苦。

經過前面八句對邊地在飛雪下極度嚴寒的描寫後，第九句以下一連四句轉入寫送別時武判官的景況。「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兩句，寫送行時四周只有茫茫冰雪，萬里凝望但見愁雲慘淡一片，烘托出離別之際各人內心的沉重。「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兩句，正面描述餞別歸客時席間的景況。這兩句僅描寫在主帥營幕內置酒送行，席間只能奏起胡琴、琵琶和羌笛等域外樂器助興。這兩句所寫雖然簡單，然而在這概括的描述當中，除了見出塞外軍旅生活是如何地艱苦匱乏之外，同時又足以見出送行諸人對於這次餞別是如何地鄭重其事。

收筆六句寫飲罷之後動身上路時所見，更寫出送別以後的情景。「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兩句，描述從主帥營幕飲罷送出，在日暮之際經過轅門時，但見雪落紛紛，轅門上紅旗在風雪中竟凍得僵硬無法飄拂。從上述這慘淡景象的選取與描寫中，正可烘托出送行諸人心情的凝重。「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兩句，點出各人冒着紛紛而下的風雪一路相送，遠遠行至輪臺東門方與武判官分手，目送行客在天山滿路冰雪中踏上歸途。最後兩句「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則寫武判官遠去後，送行的人仍然佇候不去，遠望着迂迴的山路，直到不見行客踪跡以後，唯有注目雪地上武判官騎馬經過所留下的痕跡。上述這種集中刻劃送行過程中人物行為和經過的筆法，透過對送行前後諸人冒大風雪遠送行人，及目送行客遠去仍駐足依依不去的描述，成功地將一份送別的離情具象地呈現於作品之中。這種不待於篇中說明離情別緒，而僅僅藉着描述場景與人物行為動作，即能呈現出送別深情的筆法，可謂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委婉筆觸。

這篇作品在藝術表現上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便是在結構佈局上寫來極見匠心。全篇以賦詠白雪貫串起送別的主題，將寫景和送別二事一下綰合起來。開篇自白雪隨北風捲地而來，從邊地遠處寫起，然後由遠而近地描述野外裏雪花滿樹的景況。繼而筆鋒一轉，寫雪花散入營幕之內，從觸覺上刻劃帳內諸人如何地深感寒冷。中段「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兩句，又一下將視點轉向營帳之外，改為描寫萬里冰封的雪地和愁雲慘淡的天空。接着視點又轉回營幕之內，集中描述送別之際中軍帳幕內餞別席間的情景。結束部分隨着武判官的離開，再將視點移到帳外，先後描述從轅門到東門一路經過與所見，最後寫行客遠去後，視點又集中在雪地上留下的蹄印之上。作者在篇中的這種佈局安排，一方面是藉着視點的轉換，帶領讀者穿梭往還於營幕內外的不同空間之中，藉此得以將雪景描寫與送行主題綰合於筆下；另一方面則是藉着時間的推移，將送別之前、送別之際，以至送別之後的各種人事活動和一路所見的各種景象，得以極具條理地先後交代，而且更可藉着景物的描寫──亦即是賦詠白雪的同時，藉此烘托出整個送別過程中各人心情的沉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到篇中的這種在結構佈局上的時空變換，作者在用韻方面對此就有着頗為刻意的配合。這一藝術特點分別表現在全篇韻腳的選取和韻腳的轉變兩方面。像篇中一開始寫北風捲地而來，八月胡天飛雪的情景，便選用了入聲字「折」和「雪」為韻腳，利用入聲字收音短而急促的特點，從聲音上表現北風飛雪瞬間捲地而至的肅殺景象。其後篇中的第五至八句，也都分別選用「幕」、「薄」及「著」，和第十一、十二句同時亦選用「客」、「笛」等入聲字作韻腳，其實都是刻意地從聲音效果上，表現出篇中所描述邊地嚴寒的慘淡景象，和在漫天冰雪下送別的沉重氣氛。

然而本篇在用韻上較特別的是，在通篇以入聲韻韻腳為主的同時，其間又雜入了選用平聲韻作韻腳的幾句，而這些夾雜在入聲韻腳間的少數用平聲韻韻腳的句子，在篇中都屬於場景轉換的部分。像第三、四兩句，從

上文北風夾着冰雪捲地而來，一下轉為描寫冰雪掛樹上仿似一夜春風吹來，吹開千萬樹的梨花，這兩句便用了屬於平聲灰韻的「來」和「開」作為韻腳，利用這兩個讀來開張舒徐的平聲字，表現春暖花開的和煦景象。又如第九、十兩句，從上文寫飛雪散入帳中，人人冷得極其難堪的描述中，一下將視點移到營帳之外，便又轉用了平聲蒸韻的「冰」和「凝」為韻腳，藉着兩個聲音清越而平直的韻腳，表現帳外放眼所見冰封萬里的一片愁雲慘淡氣氛。到第十三、十四兩句，同樣由上文「客」、「笛」等入聲字韻腳，一下子轉作押平聲元韻的「門」和「翻」等韻腳，用兩個聲音平直而低沉的平聲字為韻腳，表現出轅門外紛紛雪落，和風雪中紅旗似凍得無法招展的沉重氛圍。在上述所舉各個例子當中，共通之處便是在用韻方面，都是從入聲韻腳一下轉為平聲韻腳，而在每次換韻的時候都正好配合着場景的變換，從第三、四句由冬天驟變春天的季節轉換；到第九、十句由描述帳內人事活動變為刻劃帳外的萬里冰雪愁雲；甚至第十三、十四句從中軍營幕內胡琴、琵琶和羌笛等胡樂雜陳的熱鬧中，變為轅門外暮雪紛紛，風凍紅旗不翻的肅殺景象。這些篇中所刻劃不同季節，以至戶內戶外或者餞行前後種種不同場景的變化，便是藉着刻意安排不同聲調的韻腳，利用前後韻腳聲調上強烈的對比，將其間轉變得以更明顯地表現出來。

登岳陽樓　杜甫

難度：＊

一、作者及典籍簡介

杜甫（712 年 2 月 12 日－770 年），字子美，號少陵野老，一號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現實主義詩人，其著作以弘大的社會寫實著稱。杜甫家族出於京兆杜氏分支，唐朝時京兆杜氏多自稱為杜陵人。曾任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後曾隱居成都草堂，世稱杜拾遺、杜工部，又稱杜少陵、杜草堂。杜甫與李白並稱「李杜」，為了與晚唐的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又稱作「大李杜」，明清以後也常被尊稱為「老杜」。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在身後，杜甫的作品最終對中國古典文學和日本近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約 1500 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作品集為《杜工部集》。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以風格渾樸沉鬱著稱。相對李白疏朗灑脫的「詩仙」，杜甫被後人奉為「詩聖」。他的詩也因其社會時代意義被譽為「詩史」。

二、寫作背景

唐代宗大曆二年（767 年），杜甫 57 歲，距生命的終結僅有兩年，當時詩人處境艱難，悽苦不堪，年老體衰，患肺病及風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已聾，靠飲藥維持生命。大曆三年（768 年），當時杜甫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來到嶽州（今屬湖南）。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陽樓，憑軒遠眺，面對煙波浩渺、壯闊無垠的洞庭湖，詩人發出由衷的禮讚；繼而想到自己晚年飄泊無定，國家多災多難，又不免感慨萬千，於是在岳陽寫下《登岳陽樓》、《泊岳陽城下》和《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36]，今上岳陽樓[37]。 吳楚東南坼[38]，乾坤日夜浮[39]。 親朋無一字[40]，老病有孤舟[41]。 戎馬關山北[42]，憑軒涕泗流[43]。	很早聽過聞名遐邇的洞庭湖，今日有幸登上湖邊的岳陽樓。 大湖浩瀚像把吳楚東南隔開，天地像在湖面日夜盪漾漂浮。 漂泊江湖親朋故舊不寄一字，年老體弱生活在這一葉孤舟。 關山以北戰爭烽火仍未止息，憑窗遙望胸懷家國涕淚交流。

三、賞析重點

葉嘉瑩教授評講

杜甫晚年在西南漂泊，他懷念長安，曾寫過兩句詩：「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他年輕時在長安住過很久，他的先祖杜預也是長安人，所以長安既是當時國家的首都，又是他的故鄉。中國人的鄉土觀念一向很重，杜甫也是，他想回鄉終老，於是開始從四川出發還鄉，可是沒有回到長安就病死途中。當時長安在安史之亂淪陷後，又在肅宗之後的代宗時期一度淪陷在西藏吐蕃人手中，而且唐朝從玄宗後期到肅宗時代，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威信，地

[36] 昔：從前。洞庭水：即洞庭湖。在今湖南北部，長江南岸，是我國第二大淡水湖。

[37] 岳陽樓：在今湖南省岳陽市，下臨洞庭湖，爲遊覽勝地。

[38] 吳楚：春秋時二國名（吳國和楚國）其地略在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一帶。下瞰洞庭，碧湖萬頃，遙望君山，氣象萬千，唐張說建，宋滕子京修。以范仲淹千古名篇《岳陽樓記》馳名。 坼（chè）：分裂，這裏引申爲劃分。這句是說：遼闊的吳楚兩地被洞庭湖一水分割。

[39] 乾坤日夜（一作「月”）浮：日月星辰和大地晝夜都飄浮在洞庭湖上。據《水經注》卷三十八：「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出沒於其中。”乾坤：天地，此指日月。

[40] 無一字：杳無音訊。 字：這裏指書信。

[41] 老病：年老多病。杜甫時年五十七歲，身患肺病，風痹，右耳已聾。有孤舟：唯有孤舟一葉飄零無定。詩人生平的最後三年裏大部分時間是在船上度過的。這句寫的是杜甫生活的實況。

[42] 戎（róng）馬關山北：北方邊關戰事又起。當時吐蕃侵擾寧夏靈武、陝西邠（bīn）州一帶，朝廷震動，匆忙調兵抗敵。戎馬：軍馬借指軍事、戰爭，戰亂。這年秋冬，吐蕃又侵擾隴右、關中一帶。

[43] 憑軒：倚着樓窗。涕泗流：眼淚禁不住地流淌。涕泗：眼淚和鼻涕，偏義複指，即眼淚。

方上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所以從四川到長安的陸路很不平靜，只能依靠水路。這首詩就是寫杜甫在旅途中坐船來到湖南，登岳陽樓的感觸。一個人如果對國家、民族有感情，那麼他對於國家的歷史、山川就會有一種特別親切之感。「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這兩句看似平常，可在「昔聞」與「今上」之間展現了杜甫懷思嚮往的豐富感情，以及經過懷思向往後真正來到此地的欣喜。「洞庭水」在中國文學中很有名，《楚辭》「九歌」中就說「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中寫「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岳陽樓就在洞庭湖的岸邊上。

「吳楚東南坼」，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有吳國和楚國，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及兩湖一帶。人們如果從岳陽樓的高處向下看，是很廣大的一片湖水，沒有什麼東西遮攔。杜甫說：順著沒有遮攔的湖水向東南望去，是古代的吳國和楚國。「坼」本來有分開的意思，這裡指吳和楚分開的邊界。吳楚的邊界代表了他對祖國疆土的一份感情。放眼望去，多麼遼遠的疆土，中國幅員遼闊，然而「幾家歡喜幾家愁」：此時哪些地方是安定的？哪些地方還在戰亂？杜甫把所有的感情用這麼短的句子表達出來，真是我國古典詩歌的妙處。

接下來是「乾坤日夜浮」，在《易經》中，「乾」代表天，「坤」代表地。站在岳陽樓中，上面是無際的天光雲影，下面是無邊的波濤起伏，波濤映照著天光雲影的起伏，就好像天空在湖水中動盪。這兩句寫出了洞庭湖水的浩渺無涯。中國詩歌常講氣勢，這兩句的氣勢非常雄偉，整個天地都在籠罩之中。

文學創作有寫實的一派，也有象徵的一派。有人寫實就沒有象徵意味，有人用象徵就完全脫離了現實。杜甫善於寫實，他的寫實卻常帶有象徵的意味。在「乾坤日夜浮」的浩蕩無涯之中，他同時喚起了讀者的另一種感受——天地都在動盪，從而產生進一步的聯想——他自己的流離顛沛和整個國家的動盪不安。於是整首詩就由前面的欣喜轉到另一種情感了。　　「親朋

無一字，老病有孤舟。」這句是詩人心靈上很微妙的一種轉折。乍看起來，這兩句悲哀的敘寫好像與「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那種欣喜是迥然不同的感情，可他有一句「乾坤日夜浮」在中間，就從大自然的雄偉浩瀚轉移到了人世間動盪不安的感情，所以緊接著就寫個人不幸的遭遇。他說：經過多年戰亂，道路上常常阻隔不通，很多親戚朋友連一個字的消息都沒有了。杜甫一生都在饑寒交迫之中，他的身體很快就衰老了，所以是「老病」。杜甫早年「竊比稷與契」，可是到頭來只換得「老病有孤舟」。所以他說：我年輕時的理想很高，可最終一事無成、一無所有；在外流落了那麼久，現在老了，想回到故鄉去，我的希望就在這一條船上了，只有它可以載我回到希望到達的地方。

杜甫在身體衰老多病、生活困頓流離的時候，關心的是什麼呢？——「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唐朝從安祿山叛亂以後幾乎就沒有停止過戰亂，「戎馬」即指代戰爭。他說：我們的國家還有多少戰爭、多少叛亂、多少外族的侵略沒有平定下來？我流落岳陽，倚靠著岳陽樓上的軒窗，向外看到祖國大好河山的時候，想到北方還有這麼多戰亂沒有平定，真是涕淚交流。「涕泗流」可見痛哭流涕的樣子。杜甫經過這麼多挫折困苦，可他對於國家民族的關心始終沒有磨滅，一直到臨死之前都如此，這才是真正的杜甫。

杜甫的詩歌主要體現了他對於國家和人民的關懷，因為這份關懷出自他的天性，他的胸襟比一般人博大，感情的分量也比一般人厚重。他把道德倫理的感情與他自己私人的本性情感結合起來，打成一片。他所寫的那種對於國家、對於人民福斯的情感是如此真摯、深厚、博大，這也正是造成杜甫在古典詩歌上「集大成」的重要原因。

遣悲懷[44] 元稹

難度：＊

一、作者簡介

元稹（公元 779 – 831），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河內（今河南洛陽）人。德宗貞元九年（公元 793）以明經擢第。憲宗元和元年（公元 806）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左拾遺，後任監察御史，任內屢上疏論政，彈劾官吏姦事，為權貴所惡，多次遭貶逐。其後官至宰相，因朝臣排斥，先後出為同州、越州等地州刺史。文宗太和三年（公元 829）入為尚書左丞，後出為武昌節度使，太和五年（公元 831）卒於任所。

在唐代詩壇上元稹與白居易齊名，世稱為「元白」。元稹與白居易一起推動鍼砭社會時弊的新樂府詩，《連昌宮詞》等諸作，能融詩筆與史才於一爐，一時間膾炙人口。其餘廣為流傳者，則為悼亡詩及艷詩諸篇。元氏詩長於詠物與敍事，用語淺易而深具風致。元氏與白居易唱和之作，當日傳誦極廣，文士爭相仿效，至有所謂「元和體」之稱，對中唐詩壇有頗為深遠的影響。

二、寫作背景

這兩篇都是元稹為追悼亡妻所寫的作品。元稹在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 802）娶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幼女韋叢為妻。婚後七年，韋氏不幸在憲宗元和四年（公元 809）的七月時去世，其後元稹便為韋氏寫成一組共三首以《遣悲懷》命名的悼亡詩，這裏選錄的是其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現時有學者推論這三篇作品當寫於元和六年（公元 811）之前，其時元稹任監察御史分務東臺任上。又因為在第一首中提到「今日俸錢過十萬」，故此有學者推論應是元稹於穆宗長慶初年（公元 821 – 824）被擢升為宰相期間的作品。也有學者以為三首並非一時之作，可能屬於從韋氏初亡到元和十二年（公元 817）元稹任通州司馬期間先後寫成的作品。

[44] 遣悲懷：「遣」解作排除或抒發，「遣悲懷」便是抒發悲痛情懷的意思。兩篇都是思憶亡妻而不禁悲從中來之作，以「遣悲懷」命名，所抒發的正是悼念亡妻的悲痛情懷。

其二	
昔日戲言身後意[45]，今朝皆到眼前來。	當年咱倆開玩笑講着身後的事；
衣裳已施[46]行看盡[47]，針線猶存未忍開。	今日都成沉痛的回憶每每飄來。
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48]。	你生前穿的衣裳眼看施捨快完；
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只有針線活計還保存不忍打開。
	我仍念舊情更加憐愛你的婢僕；
	也曾因夢見你併爲你送去錢財。
	我誠知死別之恨世間人人都有；
	但咱們貧賤夫妻事事更覺悲哀。
其三	
閒坐悲君亦自悲，百年[49]都是幾多時。	閒坐時我常常悲悼你，也常常自悲；
鄧攸無子[50]尋知命[51]，潘岳悼亡[52]猶費詞。	縱使人生能活百年，仍然恰如一寐。
	鄧攸終身無子，難道不是命運安排？
	潘岳悼詩寫得再好，也是心機枉費！
同穴窅冥[53]何所望，他生緣會[54]更難期。	即使死後合葬，地府冥冥有何指望；
唯將終夜長開眼[55]，報答平生未展眉[56]。	要想來世再結良緣，更是虛妄難期。
	我只有終夜睜着雙眼，長遠懷念你；
	以報答你終身清苦，從未喜笑開眉！

[45] 身後意：「身後」是死後的意思。「身後意」便是對夫妻兩人死後的種種設想。

[46] 衣裳已施：「衣裳」指元稹亡妻所遺下的衣物。「施」解作給予或施捨。「衣裳已施」便是將亡妻遺下的衣物都已送予別人。因配合詩歌格律的關係，故此「施」字在這裏粵音讀作去聲。

[47] 行看盡：「行」解作將要。「行看盡」便是看來快要完了。「看」字在這裏粵音讀作平聲。

[48] 因夢送錢財：「因夢」，因為夢見亡妻。全句意思是由於夢見亡妻，想起她生平賙濟過的人，於是就將錢財送過去。

[49] 百年：古時候一般以為人壽以一百年作為期限，所以往往以「百年」指人的一生。

[50] 鄧攸無子：鄧攸字伯道，西晉末年在永嘉之亂中被俘，其後逃難至江南，途中為保全侄兒而捨棄兒子，結果一生無子嗣而終。

[51] 尋知命：「尋」是接着或隨即的意思。「尋知命」便是因此而隨即知道這是命中註定的事。

[52] 潘岳悼亡：潘岳字安仁，西晉時人，妻子死後作《悼亡》詩三首，後世因此稱喪妻為悼亡。

[53] 同穴窅冥：「同穴」解作夫妻合葬。「窅冥」原解作幽暗的樣子，這裏引申解作渺茫的意思。窅冥：粵[妖明]，[jiu2ming4]；漢[yǎomíng]。

[54] 他生緣會：「他生」指來世。「緣會」解作相會的緣份。整句的意思是更難以期望有來生相會再做夫妻的緣份。

[55] 終夜長開眼：「終夜」即通宵。「長開眼」：一直不閉上眼睛，即徹夜張開眼睛不入睡。

[56] 未展眉：「展眉」是因喜悅而眉開的意思，「未展眉」便是未嘗有過喜悅開顏的一刻。

三、賞析重點

這兩篇都是元稹所寫的七言律詩，正如以上所述兩篇都是元稹一組三首悼亡詩內的作品。三篇作品既以《遣悲懷》為題，排遣抒發作者喪妻後內心的悲痛，故此各篇的內容思想都可以用一「悲」字來加以貫串。像第一首便是追述亡妻韋氏生前的勤儉持家，悲其婚後食貧，到死仍無法共享顯榮富貴。至於第二首作品──亦即這裏選錄的第一首「昔日戲言身後意」這篇，則是在撫今追昔之際不禁悲從中來。在這篇之中，從前一首藉追述亡妻生前種種舊事而抒發傷感，到此一下轉為藉描寫亡妻身後的所見所想，而帶出作者的一份內心悲痛。開首兩句「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皆到眼前來」，從昔日夫妻間的戲言，連繫到今日亡妻身後的情景。這兩句由昔及今，在內容上既承接前一篇追述昔日生前舊事的主題，又為下文集中刻劃亡妻身後景況而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第三、四句便是承接第一、二句所提到昔日戲言成真，都到眼前來的種種身後景況。第三句「衣裳已施行看盡」，便是首句「身後意」的具體寫照。詩中提到在亡妻身故後作者將其平日衣裳悉數施贈這一做法，正是夫妻昔日戲言時提及身後意願的落實，也正是戲言身後事「皆到眼前來」的寫照。第三句寫已依妻子生前意願將衣裳幾乎悉數施贈，第四句「針線猶存未忍開」，又從反面着筆，寫自己尚保存着妻子生前所用的針線，卻因不忍睹物思人而一直未嘗打開一看。藉着這兩句刻劃處理亡妻遺物時心情的矛盾，正足以深刻地映襯出作者對於妻子逝去的極度不捨。

從三、四兩句刻劃亡妻身後遺物，到第五、六句兩句筆鋒一轉，改為刻劃妻子身故後的種種人事。第五句「尚想舊情憐婢僕」，寫作者因思念往日恩情，而對以往追隨待奉亡妻的婢僕都份外的眷顧。第六句「也曾因夢送錢財」，寫作者因為夢見亡妻，故此送錢給妻子生前賙濟過的人。這兩句刻劃作者在妻子身故後，對平日圍繞在妻子身邊的婢僕親友等人的特意眷顧，既深刻有力地表現出作者對於亡妻的愛，

足以推及到與妻子生前有關的眾人身上，可說是達到愛屋及烏的地步；同時又藉着作者對亡妻生前相識的人加倍照顧一事，側面烘托出作者對泉下妻子的不能忘懷，見出對亡妻的思憶之深。收筆「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兩句，上句「誠知此恨人人有」，先點出喪妻的悲痛本屬人人都有的恨事，下句「貧賤夫妻百事哀」，進一步點出對於像作者般，一同經歷貧賤共度艱苦日子的夫妻來說，卻是舉目所見的任何事物都足以引起內心的悲痛。這兩句將前六句回憶亡妻生前夫妻閒話，與一旦妻子過身後，寓目所見種種人事所勾起的悲傷，都用「貧賤夫妻百事哀」一句來加以總結，而且更從夫妻因共歷憂患而益加情深義重的角度，帶出作者心內較一般人喪偶之悲更為傷痛的一份深情。

這裏所選錄的第二首作品，集中刻劃的是作者在妻子身故後，在悼亡時候的自傷身世。起筆「閒坐悲君亦自悲」一句，清楚點出作者在靜下時便不禁悲從中來。所悲者既不但在於妻子身故，同時亦在於作者多年來的身世遭遇。這句前半部「閒坐悲君」四字，總結前兩篇悲亡妻的內容，後半部「亦自悲」三字，則在開始之先交代一篇大旨，可說是為下文的自悲身世立下張本。這句僅用七個字，既能承接上文悼念亡妻的主題，又能為下文細述種種自悲之處發端，故此在造語精鍊之外，在結構上更有承先啟後的效果。第二句緊接首句意思，進而寫種種自悲之處。「百年都是幾多時」一句，正是從枕邊人的逝世，而想到人生百年，時日畢竟有限，由此帶出對人命無常的深切感喟。第三、四句將自悲的角度一轉，「鄧攸無子尋知命」一句，作者將自己比擬為無兒以終老的鄧攸，感慨縱然仁厚如斯，亦要接受終生無子的命運。「潘岳悼亡猶費詞」一句，則點出自己情深如潘岳，雖有悼亡之作，亦難將心底悲痛形諸筆墨。在這兩句當中，作者點出之所以自悲，一方面是要接受終生無子的命運悲劇，另一方面更要承受喪偶之痛的打擊。面對只能接受現實的無奈，與空有悼亡文字的無用，這兩句遂將一直以來的喪偶之悲，完全融入到作者對個人身世命運的悲嘆之中。

詩的第五、六句，作者進一步從當下遭遇，連繫到對他朝的寄望。「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兩句，既帶出一方面希冀身後能與亡妻同穴合葬，甚至在他生有緣重會的願望，同時又從「何所望」與「更難期」的說明中，點出另一方面更深怕這些美好願望都難以實現。收筆兩句又從自悲身世中，一下轉回對亡妻的悲悼。第七句「唯將終夜長開眼」，先以「唯將」二字承接上文，將百年易過，遭遇無子與喪妻，以至同穴難望，他生難期的種種悲痛全部概括，再點出唯一可以報答一生未嘗展眉的亡妻的事，便是像不閉目的鰥魚一樣「終夜長開眼」──亦即願作獨身不娶的鰥夫，以報答一生愁苦艱困與共的亡妻。

這篇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以極之通俗淺近的語言，和極為生活化的內容，成功地寫出作者極深刻感人的悼亡情懷。篇中以極淺近的語言，像「長開眼」、「送錢財」和「今朝皆到眼前來」，以至「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等，用的都是極為通俗淺近的語言。此外在兩篇當中所涉及的內容，舉出的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中所遇上的事物，如篇中所提到的往日夫妻戲言，或者閒坐時細思平生遭遇，以至與妻子會否他生重聚等生活上的連翩浮想，甚至篇中提到的衣裳、針線、錢財、婢僕等等，種種寫入詩中的物件或人事，總不出一般平常生活或者人生日用的範圍，然而一經作者平平道來，種種日常事物都在作者思前想後的懷緬與感慨中，成為寓目皆悲的鮮明意象。在詩中這些極通俗淺近的語言，與極生活化的內容背後，透過作者對種種人事與物件的撫今追昔，在追憶過去與想像他朝的傷感與喟歎中，從生與死、今與昔、人與我、貧與富，今生與他世，以至終夜與平生，長開眼與未展眉等強烈對比當中，所有種種日常所見，眼前的婢僕以至一針一線，都成為觸發作者悼念亡妻而帶出悲痛的憑藉。上述這種借景興情的筆法，原屬傳統詩歌的比興手法，但作者以通俗淺近語言娓娓道來，又以尋常日用的瑣屑人事出之，在平實的描述中寄寓深情，就

愈發加倍地表現出作者的悲情，更能深刻地感動着讀者。

這兩篇作品雖然以通俗淺近的語言寫成，然而在格律音節方面卻見出頗刻意的安排和鍛鍊。像在「閒坐悲君亦自悲」這篇之內，第五句「潘岳悼亡猶費詞」的平仄安排是「平仄仄平平仄平」，句中第三字依格律應下一平聲字，否則便會犯上詩歌格律上所謂「犯孤平」的毛病。詩中這句第三字「悼」字雖然正是仄聲，不過作者在這句的第五字處，特意用一平聲字「猶」字補救，因而避免了「犯孤平」的問題，實際效果是令到整句在音節上更為和諧，證明兩篇用字雖然淺近平易，但在音律安排方面卻是一絲不苟的。

此外在聲律安排方面，也可以看到作者在這兩篇作品當中，着重詩歌的內容和感情色彩與音節聲調之間的藝術表現。倘若從聲律安排上對兩篇加以檢視的話，便會發現前一篇「昔日戲言身後意」內，第二句「今朝皆到眼前來」，和後一篇「閒坐悲君亦自悲」內，第七句「唯將終夜長開眼」，兩句的平仄安排分別是「平平平仄仄平平」和「平平平仄平平仄」。這兩句在音節聲調的安排上，彼此共通之處是同樣都在七字句內用上多達五個平聲字。從聲音效果上來看，一句之中出現大量緊接在一起的平聲字，令整句讀來凝重而悠長，營造出沉重而遲緩的聲音效果，正好配合着兩篇在內容上所要抒發的沉痛與感傷。這種為配合作品內容與感情色彩，而在聲音效果上的刻意安排，就正是元稹這兩篇悼亡之作，之所以能達到語近而情遙的一個重要因素。

和[57]子由[58]澠池懷舊　蘇軾

難度：＊

一、作者簡介

蘇軾（公元 1036 – 1101），字子瞻，一字向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嘉祐二年（公元 1057）進士。曾經歷知密、徐、湖、杭、穎、揚等州，官做到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他的一生經歷了激烈的新舊黨爭，由於對新、舊兩黨的主張都有保留，因此，也屢受排擠，先是經歷了烏台詩案，幾乎被殺，後來又迭遭貶謫，從惠州一直被貶到海南島。在宋代，他是文藝創作的多面手。詩與黃庭堅齊名，號稱「蘇黃」，是宋詩的主要代表。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詞與辛棄疾齊名，號稱「蘇辛」。書法與黃庭堅、米芾、蔡襄（或蔡京）齊名，號稱「蘇黃米蔡」。繪畫則以墨竹著稱。這樣的傑出成就，即使放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的。

二、寫作背景

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 1061），蘇軾被任命為鳳翔府簽判，他的弟弟蘇轍送他上任，一直送到鄭州。返回京城開封後，就寫了一首《懷澠池寄子瞻兄》寄給蘇軾。這是因為，蘇轍曾被任命為澠池縣的主簿，尚未上任即應試中第，因而他對澠池就有一份懷舊之情。而蘇軾到鳳翔上任，澠池是其必經之地。蘇轍的原詩是這樣寫的：「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樑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遊佳味少，無方騅馬但鳴嘶。」

[57] 和：㗎[禍]，[wo6]；㴱[hè]。

[58] 子由：蘇軾弟蘇轍字子由。澠池：今河南澠池縣。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59]。	人生在世，到這裏、又到那裏，偶然留下一些痕跡，你覺得像是什麼？我看真像隨處亂飛的鴻鵠。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偶然在某處的雪地上落一落腳一樣。它在這塊雪地上留下一些爪印，正是偶然的事，因爲鴻鵠的飛東飛西根本就沒有一定。
老僧[60]已死成新塔[61]，壞壁無由見舊題。	老和尚奉閒已經去世，他留下的只有一座藏骨灰的新塔，我們也沒有機會再到那兒去看看當年題過字的破壁了。老和尚的骨灰塔和我們的題壁，是不是同飛鴻在雪地上偶然留下的爪印差不多呢！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62]嘶。	你還記得當時往澠池的崎嶇旅程嗎？——路又遠，人又疲勞，驢子也累得直叫。

三、賞析重點

蘇轍原詩的基調是懷舊，因為他曾被任命為澠池縣的主簿，後來和兄軾隨父同往京城應試，又經過這裏，有訪僧留題之事。所以在詩

[59] 鴻：大雁。雪泥：泥上的雪。

[60] 老僧：據蘇轍原詩自注：「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老僧奉閑之壁。」老僧即指奉閑。

[61] 塔：佛塔。僧人死後，建塔安置其骨灰。

[62] 蹇驢：蘇軾自注：「往歲，馬死於二陵（按即崤山，在澠池西），騎驢至澠池。」蹇驢即跛腳的驢。蹇：㗎[茧]，[gin2]，亦讀作[展]，[zin2]；㔉[jiǎn]。嘶：㗎[西]，[sai1]；㔉[sī]。

裏寫道：「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他覺得，這些經歷真是充滿了偶然。如果說與澠池沒有緣份，為何總是與它發生關聯？如果說與澠池有緣份，為何又無法駐足時間稍長些？這就是蘇轍詩中的感慨。而由這些感慨，蘇軾更進一步對人生發表了一段議論。這就是詩的前四句。在蘇軾看來，不僅具體的生活行無定蹤，整個人生也充滿了不可知，就像鴻雁在飛行過程中，偶一駐足雪上，留下印跡，而鴻飛雪化，一切又都不復存在。那麼，在冥冥中到底有沒有一種力量在支配着這種行為呢？如果說，人生是由無數個座標點所組成的，那麼，這些座標點有沒有規律可循？青年蘇軾對人生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和感喟。

詩的後四句是應和蘇轍詩中的「懷舊」之意，同時，也是接着前四句，寫無常之感。當日來到澠池，曾經投宿佛寺，受到奉閑和尚的款待，可是現在，奉閑和尚已經故去了；同時，當年在佛寺題的詩，由於牆壁毀壞，也不復能見。不僅故人已去，連其居住的地方也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這已經不是物是人非四個字所可以形容了。還有，當年走在前往開封的路上，道路是那樣崎嶇，馬都累死了，不得已換乘驢子，而驢子卻也崴了腿，真是道路漫漫，人困驢嘶，是令人印象多麼深刻的一幕！

但是，蘇軾畢竟是蘇軾。在他看來，人生雖有着不可知性，並不意味着人生是盲目的；過去的東西雖已消逝，但並不意味着它不曾存在。就拿崤山道上，騎着蹇驢，在艱難崎嶇的山路上顛簸的經歷來說，豈不就是一種歷練，一種經驗，一種人生的財富？所以，人生雖然無常，但不應該放棄努力；事物雖多具有偶然性，但不應該放棄對必然性的尋求。事實上，若不經過一番艱難困苦，又怎能實現抱負（如考取進士）呢？這就是蘇軾既深究人生底蘊，又充滿樂觀向上的人生觀。

這首詩的理趣主要體現在前四句上，「雪泥鴻爪」也作為一個成語被後世廣泛傳誦。但從寫作手法上來看，也頗有特色。紀昀曾評道：「前四句單行入律，唐人舊格；而意境恣逸，則東坡之本色。」所謂「唐人舊格」，大致上指崔顥《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作為七律，三、四兩句本該對仗，此卻一意直下，不作講求。蘇軾的「泥上」二句，也可算是對仗，但其文意承上直說，本身也帶有承接關係，所以是「單行入律」。「意境恣逸」的意思，就是不僅字面上飄逸，行文中有氣勢，而且內涵豐富，耐人尋味，不求工而自工。這正是蘇軾的「本色」。

傷春[63]陳與義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李煜，五代十國時南唐國君，961 年-975 年在位，字重光，初名從嘉，號鍾隱、蓮峯居士。漢族，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於宋建隆二年(961 年)繼位，史稱李後主。開寶八年，宋軍破南唐都城，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封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違命侯。後因作感懷故國的名詞《虞美人》而被宋太宗毒死。李煜雖不通政治，但其藝術才華卻非凡。精書法，善繪畫，通音律，詩和文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最高。千古傑作《虞美人》、《浪淘沙》、《烏夜啼》等詞。在政治上失敗的李煜，卻在詞壇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稱爲「千古詞帝」。

二、寫作背景

《傷春》是宋代詩人陳與義的一首慨歎國事的悲憤詩。寫於北宋建炎年間，當時詩人逃難至湖南邵陽。

首聯嘆惜朝廷無平戎之策，致使金兵不斷南侵。國勢日衰。頷聯舉汴京淪陷、飛龍入海兩件典型事例，說明投降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既痛心疾首，也隱含諷刺。頸聯緊扣詩題寫詩人有國難奔，有家難回的悲痛心情，感人肺腑。尾聯讚揚抗金將領的勇敢行為，激勵人們的愛國熱情。全詩語句明淨，音調響亮，用典貼切，形象生動。

[63] 傷春：名為感傷春天，實則是憂傷國事。

廟堂[64]無計可平戎[65]，坐使[66]甘泉照夕峰[67]。	朝廷沒有良策擊退金兵入侵，竟使邊塞的烽火照亮了甘泉行宮。
初怪上都[68]聞戰馬[69]，豈知窮海[70]看飛龍[71]。	我正驚呼京城裡竟然聽到戰馬嘶鳴，哪知可憐的皇帝已到海上逃生。
孤臣[72]霜髮三千丈[73]，每歲煙花一萬重[74]。	我這孤臣憂慮國事愁白了頭發，又適逢春天繁花吐艷，更叫人觸景傷情。
稍喜長沙向延閣[75]，疲兵[76]敢犯犬羊鋒[77]。	幸喜長沙有個抗金的將領向子湮，他率領疲弱之師，敢抵抗獸軍的鋒芒！

[64] 廟堂：舊時皇帝供奉祖宗神位的處所，借指朝廷。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65] 平戎：戰勝入侵者。《新唐書·王忠嗣傳》：（王忠嗣）節度朔方上平戎十八策。斬米施可汗，虜不敢近塞。

[66] 坐使：遂使。

[67] 甘泉：秦漢行宮，在今陝西淳化縣甘泉山上，此處代指宋皇宮。夕烽：夜里報警的烽火。《漢書·匈奴外傳》：（胡騎入代）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李白《塞下曲》：「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云。”此句實為夕烽照甘泉的倒裝。

[68] 上都：借指汴京，北宋京城。一說指建康或臨安，當時均作為南宋京城選擇地。尚未定。

[69] 戰馬：金兵鐵騎。

[70] 窮海：僻遠的海上。此處指溫州（今屬福建）海域。

[71] 飛龍：舊時以龍比天子，此處指宋高宗。《易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處說飛龍不在天上而逃于海。皇帝在茫茫九州連立足之地都沒有，是諷刺朝廷無能。「

[72] 孤臣：作者自指。當時詩人流落在湖南邵陽。

[73] 霜髮三千丈：李白《秋浦歌》：「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此處借指憂國之情。

[74] 煙花：指春天艷麗的景物。煙花一萬重：杜甫《傷春》：「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意為離故鄉太遠，看不到故鄉的春景。

[75] 向延閣：長沙太守向子湮。延閣是漢代史官官署，向曾任秘閣直學士，故稱。

[76] 疲兵：經過苦戰而疲憊不堪的軍隊。

[77] 犬羊：對金兵的鄙稱。敢犯犬羊鋒：敢于抵擋侵略者的鋒芒。《宋史·向子湮傳》載，建炎四

三、賞析重點

這是一首傷春詩，實質上卻在感傷時勢，表現出作者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渾沉鬱，憂憤深廣，跌宕起伏，深得杜詩同類題材的神韻。

首聯「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採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敘國事的危急。上句「廟堂無策可平戎」，是說朝廷對於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漢代匈奴入侵，晚間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宮，來表示由於南宋統治集團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長驅直入，從邊境到達內地。這兩句感歎朝廷無策抗金，直將矛頭指向皇帝，此為首頓。

頷聯「初怪」二句，承上直寫南宋小朝廷狼狽逃奔的可悲行徑，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體化。對這種敵人步步進逼、朝廷節節敗退的局面，詩人憂心如焚，春回大地，萬象更新，而國勢卻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詩人的傷感。這兩句以「初怪」、「豈知」的語氣，造成更強烈的驚歎效果，顯得感情動盪，表達了局勢出人意料之外的惡化，流露了詩人對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頸聯「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發感慨，扣著題目寫「傷春」。「孤臣霜髮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上句寫傷，下句寫春，由「每歲煙花一萬重」的春，引起「孤臣霜髮三千丈」的傷。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無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詩人把「白髮三千丈」與「煙花一萬重」兩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為一聯，對仗貼切、工整，表現了詩人傷時憂國的感情。杜甫有詩說：「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至濃」、「國破山

年二月，金兵進犯湖南，向組織軍民抵抗，終于擊退敵軍。此二句從杜甫《諸將》「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化出。

河在，城春草木深」、「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陳與義在別的詩中也說：「天翻地覆傷春色。」都是由春光爛漫與家國殘破的對比之中，產生了莫大的憂傷。這也可以看出陳與義學習杜甫與江西詩派的不同之處。杜甫傷春，一方面說「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一方面說「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儘管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憂慮，但還是相信國家終究是會恢復的。陳與義在這首《傷春》詩中，也從「萬方多難」的現狀中看到了希望。

尾聯 「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二句，落筆很有力量。詩人對向子諲是歌頌的，向子諲以疲憊、力弱的部隊，敢於冒犯野獸一般的金國侵略軍的鋒銳之氣，是具有愛國精神和犧牲精神的。詩人在這裡顯然是以在長沙的向子諲與在「廟堂」的當權派作對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鋒」，而「廟堂」都是「無策可平戎」。所以對向子諲的歌頌，就包含了對「廟堂」當權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鋒」，不僅筆調蒼涼悲壯，而且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向子諲衛國精神的無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氣勢凌雲。詩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譏諷的意圖。「稍喜」並不是說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說在「廟堂無策可平戎」的局面下，還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鋒」，使人看到了一線希望，在憂傷之中帶來了一點欣慰。

這首詩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戰亂動盪的社會現實。詩中一方面對南宋朝廷不採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卻逃跑，表示出極大的不滿，另一方面對向子諲等官兵紛起抗敵的愛國壯舉，進行熱情地謳歌。這種鮮明的主戰態度，在當時是十分可貴的。這首《傷春》體現了陳與義南渡後的詩風開始轉變，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徑。宋代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說陳與義「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以簡潔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這些評語並非溢美之辭，而是符合南渡後陳與義的詩風特徵的。「此詩真有杜忠」這是極有見地的。儘管詩人的愛國感情沒有杜甫那樣的深厚和強烈，但是在這首七律中顯露出來的愛國情思，沉雄渾成的藝術風格，已經不是在形貌上與杜甫相似，而是在氣味上逼近杜

甫。

另外，整首詩雄渾沉鬱、憂憤深廣，也有「江西詩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詩風。

書憤　陸游

難度：＊

一、作者簡介

陸游（公元 1125 – 1209），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出生於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官宦家庭，年輕時立志抗金復國。出仕後任職三十年，因遭到主和派的排擠打擊，曾四次被罷黜。晚年退居山陰，閒居近二十年。一生創作大量詩篇，是南宋時期偉大的愛國詩人。

二、寫作背景

這首詩作於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 1186）的春天，之前陸游被罷官後，長久閒居在山陰老家。這年春天，朝廷公布了對他新的任命，即將擔任朝奉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陸游在山陰準備過江，到臨安朝見。

早歲[78]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79]如山。

樓船夜雪瓜洲渡[80]，鐵馬秋風大散關[81]。

塞上長城空自許[82]，鏡中衰鬢已先斑[83]。

《出師》一表真名世[84]，千載誰堪伯仲間[85]？

年輕時就立志北伐中原，哪想到竟然是如此艱難。我常常北望那中原大地，熱血沸騰啊怨氣如山啊。

記得在瓜州渡痛擊金兵，雪夜裡飛奔著樓船戰艦。秋風中跨戰馬縱橫馳騁，收復了大散關捷報頻傳。

想當初我自比萬里長城，立壯志為祖國掃除邊患。到如今垂垂老鬢髮如霜，盼北伐盼恢復都成空談。

不由得緬懷那諸葛孔明，出師表真可謂名不虛傳，有誰像諸葛亮鞠躬盡瘁，率三軍復漢室北定中原！

---

[78] 早歲：早年，年輕的時候。

[79] 氣：豪氣，壯志。

[80] 樓船：古代多層的戰艦。瓜州渡：在今江蘇揚州以南的長江岸邊，南宋時為邊防重要據點。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 1164），陸游任鎮江（在瓜洲對岸）通判，當時主戰派將領張浚正積極操練兵馬，增置戰艦，陸游與張浚的手下交往很頻繁。

[81] 鐵馬：披鐵甲的戰馬。大散關：在今陝西寶雞西南的大散嶺上，當時為宋金交界處的軍事要塞。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 1172），陸游先是被駐守漢中的王炎辟為幹辦公事，在漢中度過一段軍旅生活。

[82] 塞上長城空自許：意為作者徒然地自許為是「塞上長城”。塞上長城，比喻能守邊的將領。南朝宋文帝時，大將檀道濟抵禦北魏有功，但遭誣被殺，臨死前憤憤地說：「乃復壞汝萬里長城。」後人用此語比喻能抵擋外敵入侵的英雄人物。

[83] 斑：指黑髮中夾雜了白髮。

[84] 出師一表：指三國時諸葛亮著名的《出師表》，是他出征曹魏時向皇帝表示決心的表章。名世：聞名於世。

[85] 堪：可以。伯仲：古代表示兄弟倫次，兄為伯，次為仲。伯仲間：表示二者之間差別不大。語出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三、賞析重點

自靖康之變（指欽宗靖康年間北宋的覆滅）以來，南宋小朝廷已經在江南苟安了六十個年頭，陸游也從一個立志「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少年，變成了兩鬢斑白的老翁。眼看南北分裂的大好河山恢復無望，報國無路的詩人只能高吟着「為國憂民空激烈」的詩句來抒發心中的憂憤。淳熙十三年，他有了復出的機會，擔任的官職也晉了一級，自然又重燃起了抗戰的希望和熱情。《書憤》正是他在這時寫下的一篇傑作。

這是一首七律。首聯回顧少年時代的豪情壯志。「早歲那知」四字含蓄地吐露了老來方知世事艱難複雜的感慨，雖未明說一生所經歷的種種挫折，但自有一腔鬱悶之氣溢於言外。北望中原，氣湧如山，這氣既是對北方侵略者的憤氣，也是立誓收復失地的豪氣。以有形之山形容無形之氣，更烘托出胸中鬱積之厚。將抽象的感情實物化，在宋代詩詞中是常用的手法。這兩句雖是直抒胸臆，卻生動地勾勒出一個英氣勃勃的少年豪傑的形象。

第二聯拈出「瓜洲渡」與「大散關」相對，不但對仗工整，意思也極對稱。這兩處從字面上看只是寫景，其實包含着好幾層用意：首先，南宋曾在這兩處打過兩次勝仗，一仗是公元 1161 年金主完顏亮南侵，擬從瓜洲渡江，虞允文帶領宋軍抵抗，金兵不得渡。一仗在同年秋天，金兵佔領大散關，宋吳璘部隊奮勇迎戰，擊退金兵。瓜洲一戰用兵船，大散關一仗用馬隊，所以「樓船夜雪」與「鐵馬秋風」對得相當工巧。這兩次戰役的勝利說明南宋無論水戰陸戰都能擊敗金兵，參之首聯，不難想到：中原難以恢復的原因並不在於宋朝的兵力不足和民心不齊，可見「世事艱」三字中大有深意。其次，這一聯又正好概括了詩人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戎馬生涯。公元 1164 年，陸游曾任鎮江（在瓜洲對岸）通判，當時主戰派大臣張浚正在江淮積極備戰，

陸游和他的幕僚過從甚密。公元 1170 年，陸游任夔州通判，一路遊覽大江兩岸名勝、憑弔歷史遺跡。公元 1172 年被駐守漢中的四川宣撫使王炎辟為幹辦公事，戍守過大散關，這是他一生中唯一親臨前線的機會。為了紀念這段生活，陸游把他的全部詩歌和文集題為《劍南詩稿》和《渭南文集》。因入川和出川都曾經過瓜洲，詩人從瓜洲到大散關的遊蹤與兩地的戰事和時代背景便巧妙自然地揉合在一起。這一聯屬對精工、氣勢宏放，用意極為深刻而又來得毫不費力。

如果說首聯是寫少年的抱負，第二聯寫中年的壯遊，那麼第三聯就是寫自己暮年壯志蹉跎的悲哀了。「塞上長城」用南朝大將檀道濟因敢於抵抗北魏侵略而自比萬里長城的典故，亦頗貼切。詩人以萬里長城自許，比象與首聯「氣如山」取得一致，氣概之英邁，形象之高大，與下一句「鏡中衰鬢」形成鮮明對照，虛度年華的憤慨不平也就不言自明。尾聯借對諸葛亮的讚美寄託自己渴望出師北伐的心願。「千載誰堪伯仲間」，一筆抹倒所有的主和派和妥協派，用世所傳誦的諸葛亮《出師表》照出了南宋君臣一味苟安的醜惡嘴臉，這正是首聯所說「世事艱」的真意所在。陸游曾在其他詩歌中反復稱道《出師表》：「出師一表通今古」(《病起抒懷》)、「一表何人繼出師」(《七十二歲吟》)。因為《出師表》中「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誓言正說出了詩人的心事。另一方面，聯繫詩人一生遭際，我們還可以從中體味出借用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 的含意來。諸葛亮不顧朝中掣肘，堅決出師，卻未能成功，以致抱恨終天。詩人雖然認為千載之下無人能與諸葛亮相比，但詩人自己壯志未酬鬢先衰的悲憤不正與諸葛亮的遺恨相通嗎？

這首詩充分體現了陸游律詩既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又富於強烈抒情色彩的藝術特點。能夠如此簡練地概括出詩人一生遭際、思想與時代的關係，又成功地把豪放沈雄與曲折含蓄這兩種風格統一起來的詩作，在陸游詩集中並不少見。這些詩主題、風格大致相同，卻又令人感到「無語不

新」（趙翼《甌北詩話》），其原因不僅在詩人藝術功夫之精到，更在於他那永不衰退的愛國熱情時時在燒灼着他的詩思，不斷迸發出新的火花。

綺懷（其十五）　黃景仁

難度：＊

一、作者簡介

黃景仁（1749～1783），清代詩人。字漢鏞，一字仲則，號鹿菲子，陽湖（今江蘇省常州市）人。四歲而孤，家境清貧，少年時即負詩名，爲謀生計，曾四方奔波。一生懷才不遇，窮困潦倒，後授縣丞，未及補官即在貧病交加中客死他鄉，年僅 35 歲。詩負盛名，爲「毗陵七子」之一。詩學李白，所作多抒發窮愁不遇、寂寞悽愴之情懷，也有憤世嫉俗的篇章。七言詩極有特色。亦能詞。著有《兩當軒全集》。

二、寫作背景

黃仲則少年時和他的表妹有一段戀情，不知何種原因有情人未成眷屬。她遠嫁多年之後，有一次，在她生子的「湯餅」宴會上，偶然相見，她還流露出未忘的舊情，引起作者的追憶和感慨，作「綺懷」十六首。

此時詩人二十六歲(乾隆四十年)，客居安徽壽州，以教書為業。那堪孤館寂寥，感慨人生，追憶那已經失去的青春的綺麗的夢。

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86]紅牆[87]入望遙。	我多少次坐在花下吹簫，銀河紅牆對我來說是那樣的遙遠。
似此星辰非昨夜[88]，爲誰風露立中宵[89]。	眼前的星辰已不是昨夜的星辰，我為了誰在風露中佇立了整整一夜呢？
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90]。	纏綿的情思已盡如抽絲的蠶繭，宛轉的心已經像被剝的芭蕉。
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	回想起她十五歲時在那月圓之夜的情景，可嘆我手中的這杯酒竟已無法消除心中的憂愁。

三、賞析重點

詩的開篇說：想當年，我多少次坐在花下吹簫，以簫聲向她傾訴自己的愛情。漢代風流才子司馬相如不就曾「琴挑」卓文君麼，還有那蕭史與弄玉，不就是憑一枝簫管締結良緣，那是多麼富於浪漫的色彩啊！

然而現實生活留給我的只是一片悵惘和終生的遺憾：「銀漢紅牆入望遙」，我忍受著多少相思的痛苦煎熬，癡癡地凝望著那人兒居住的「紅牆」，雖然

[86] 銀漢：銀河。

[87] 紅牆：女子的閨房。

[88] 星辰：星星。李商隱《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

[89] 風露：高啟《蘆雁圖》「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

[90]絲，思。芯，心。皆雙關語。李商隱《無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近在咫尺，卻好像在那遠不可及的九霄銀漢。可憐我們始終未能逾越這高高的「紅牆」啊！

已經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何曾想到多少年後這青春的戀情又攪得我不能平靜。詩人夜不能寐，走出戶外，在星月下徘徊。他一邊沉吟著李商隱的詩句：「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一邊想著，自己當年不是也曾和她幽會于「畫樓西畔桂堂東」嗎？那個難忘之夜的星辰，不也是像今夜的星辰這樣的明亮、可愛麼？詩人又忽然從迷離恍惚的夢境中醒來，喟然發出一聲長歎：「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霄！」雖然當年那個夜晚星辰和今夜的星空一樣，但畢竟不是當年那溫馨旖旎的夜晚了。「星辰」不變，人事全非！記得當年那個夜晚和伊人幽會時，兩人忘記了時間的流逝，而今夜……我孤身只影，呆呆鵠「立」於風露之中，又是為誰呢？又還有什麼意義？詩人自知無用，卻又癡心自苦，真是千古傷心人也！頷聯這兩句詩，寫情最為深刻，活現出詩人一片癡情神態，遂成為膾炙人口的名句。郭麐《靈芬館詩話》說，作者友人楊荔裳(揆)在黃詩中最愛誦此聯，洪亮吉《北江詩話》也稱此聯為「雋語」。

也許連詩人自己也感到驚奇，這段青春戀情竟然使自己如此刻骨銘心。李商隱吟出千古名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而我黃仲則呢？則是「纏綿思盡抽殘繭」，我的纏綿的情思儘管也像春蠶那樣吐盡了，一切可以休矣！然而，不，這情思(絲)又作成了繭，把我牢牢縛住，我是「此生無份了相思」了！李商隱又曾形容愁情說：「芭蕉不展丁香結」，而我黃仲則這顆心啊，則是「宛轉心傷剝後蕉」，我的心完全破碎了，就像那芭蕉被剝光了一層層葉子，快要枯萎了！頸聯這兩句詩化用李商隱詩句，而在意思上更翻進一層。感情慘惻，沉著，比喻真切。

詩人中霄徘徊於風露中，時間已經很晚很晚了。看看天上的星辰依然皎潔。哦，原來這是十五(陰曆)的月夜啊！記得我和她那次密約幽期，不也正

是自己十五歲時(三五年時)一個陰曆十五的月夜嗎？記得那時刻，她斟給我一杯美酒，酒是那樣的醇美甜蜜，我完全陶醉了，直到今夜，似乎我還被它陶醉著。這杯人生的美酒啊，可憐我此生永遠不能消受了！

「心如蓮子常含苦，愁似春蠶未斷絲」(黃仲則《秋夕》詩句)，可說是黃仲則愛情詩一個共同的基調。上面這首「綺懷」也是同樣的韻味。感情纏綿悱惻，動人心弦。詩人在愛情的失望中苦苦掙扎，無法掙脫強烈的思戀之情，字裡行間蘊含著無限的痛苦與感傷，其一往情深頗似李商隱的無題詩。顯然，黃仲則的愛情詩是師法李商隱的。但又不同于李詩的穠豔晦澀，他能做到語言清新明晰而又感情強烈，雖沒有李詩那種朦朧神秘的色彩，卻自有一種深切真摯的美感。張維屏說他「不必求奇而自奇，故非牛鬼蛇神之奇；未嘗立異而自異，故非佶屈聱牙之異。眾人同有之意，入之此手而獨超；眾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筆而獨雋」。(《國朝詩人徵略》)這大概就是黃仲則詩特有的藝術特色吧！

將進酒[91] 李白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李白（公元 701 – 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自稱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先世在隋代末年流徙西域。李白出生地有長安、蜀中及西域等多種不同的說法。李白年青時隨父居於綿州青蓮鄉，在開元十二年（公元 724）二十四歲時辭親遠遊，從三峽出川漫遊各地。期間求仙學道，使酒任俠。三十歲時至長安求仕，其後失意東歸。天寶元年（公元 742）四十二歲時奉詔入京，玄宗命待詔翰林。其後因受權貴讒毀，在位一年多即上疏請辭，玄宗賜金放還。安史之亂時永王李璘召為幕僚，永王謀反兵敗，李白坐罪流放夜郎（今貴州省西部），中途遇赦東歸。後到當塗（今安徽省當塗縣）投靠族叔李陽冰，不久病卒，終年六十二歲。

李白詩以豪放飄逸見稱，所作清新自然，往往從容於法度之外，後世譽之為詩仙，在詩壇上與詩聖杜甫齊名。

二、寫作背景

《將進酒》是樂府舊有的題目，這篇作品也有題作《惜樽空》的。前人多謂作於天寶三載（公元 744）賜金放還之後，近人則或以為當於開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以後，與學道的好友元丹丘同隱居於嵩山時所作。

[91] 將進酒：「將」字在這裏解作請求，「將進酒」便是請人飲酒的意思。將：㗎[窗]，[coeng1]；羌[qiāng]。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92]，奔流到海不復回[93]！	你難道看不見那黃河之水從天上奔騰而來，波濤翻滾直奔東海，再也沒有回來。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94]暮成雪。	你沒見那年邁的父母，對着明鏡感嘆自己的白髮。年輕時的滿頭青絲如今已是雪白一片。（喻意青春短暫）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所以）人生得意之時就應當縱情歡樂，不要讓這金盃無酒空對明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每個人的出生都一定有自己的價值和意義，黃金千兩（就算）一揮而盡，它也還是能夠再得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95]一飲三百杯。	我們烹羊宰牛姑且作樂，（今天）一次性痛快地飲三百杯也不爲多！
岑夫子[96]，丹邱生[97]，將進酒，君	岑夫子和丹丘生啊！快喝酒吧！

[92] 君：你。

[93] 復：再。

[94] 青絲：古書中往往稱黑色為青，青絲指黑色的絲線。

[95] 會須：務必如此。

[96] 岑夫子：舊說以為指詩人岑參，現代學者考證應是李白的好友岑勛。岑勛是南陽人，李白或稱之為「岑徵君」。岑氏經常邀李白及元丹丘詩酒暢敍，李白集內便有《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詩。

[97] 丹邱生：「邱」字原作「丘」，因孔子名丘，故後世避諱往往將「丘」字加「阝」改為「邱」。丹丘生即元丹丘。「丹丘」原是傳說中神仙所居之地，元丹丘隱居學道，與岑勛同為李白好友，李白詩中又稱之為「丹丘子」。

莫停！	不要停下來。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	讓我來爲你們高歌一曲，請你們爲我傾耳細聽：
鐘鼓饌玉[98]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99]！	整天吃山珍海味的豪華生活有何珍貴，只希望醉生夢死而不願清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100]，唯有飲者留其名。	自古以來聖賢無不是冷落寂寞的，只有那會喝酒的人才能夠留傳美名。
陳王[101]昔時宴平樂[102]，斗酒十千[103]恣歡謔。	陳王曹植當年宴設平樂觀的事蹟你可知道，斗酒萬千也豪飲，讓賓主盡情歡樂。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104]沽取對君酌！	主人呀，你爲何說我的錢不多？只管買酒來讓我們一起痛飲。

[98] 鐘鼓饌玉：一作「鐘鼎玉帛」。饌玉，指珍貴如玉的佳餚。鐘鼓饌玉，即是鳴鐘鼓而食珍饈，形容享受着富貴豪奢的生活。饌：㗎[賺]，[zaan6]；㴓[zhuàn]。

[99] 但願長醉不用醒：但：只。不用醒：一本作「不願醒」，也有作「不復醒」的。因「醒」字屬韻腳，在篇中與生、停、聽、名等字協韻，所以於此須讀作平聲。
醒：㗎[星]，[sing1]；㴓[xīng]。

[100] 寂寞：不為世人所知。

[101] 陳王：三國時曹植封陳郡，卒謚思，故此後世稱為「陳思王」或「陳王」。

[102] 平樂：曹植所作《名都篇》有：「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其中提到設宴的「平樂」，是漢明帝時所建位於洛陽西門之外的平樂觀。

[103] 斗酒十千：十千是一萬錢。說每斗酒值上萬錢，是極言美酒的價值不菲。

[104] 徑須：直須，應當如此。

五花馬[105]，千金裘，呼兒將[106]出換美酒，與爾[107]同銷萬古愁！	那些什麼名貴的五花良馬，昂貴的千金狐裘，把你的小兒喊出來，都讓他拿去換美酒來吧。讓我們一起來消除這無窮無盡的萬古長愁！

三、賞析重點

《將進酒》原本屬於漢代樂府鼓吹鐃歌的其中一篇，內容主要歌詠飲酒放歌。在三國和南北朝時，《將進酒》先後改名為《平關中》、《章洪德》、《因時運》、《石首扃》、《破侯景》和《取巴蜀》，內容變為歌頌君主功業。李白在題材上沿用漢代樂府舊題，將原先以三言或五言句式為主，而又篇幅短小的《將進酒》，改寫成以七言句式為主，又篇幅較為宏富的這篇作品。

李白這篇作品沿用漢樂府《將進酒》舊題，雖然主題仍然是歌詠飲酒放歌，不過在內容方面較前人所作更為豐富，在表現上也更見鋪張揚厲，情感的表達也顯得更為深刻與曲折。在這首詩當中，李白從人生短暫寫起，點出行樂須及時，眼前富貴榮華都不足珍惜，唯有與良朋共進美酒，才足以得意盡歡與銷盡愁緒。

李白詩向以豪放見稱，本篇更成為歷來論李白豪放詩風的代表之作。以本篇為例，詩的一開首先寫自天上而來的黃河之水，與高堂華屋內明鏡中的白髮，從逝水不返與年華不再，在黃河水與青絲白髮等鮮明形象的對比與映

[105] 五花馬：指名貴的駿馬。唐人愛將駿馬鬃毛修剪成瓣以作裝飾，分成五瓣的便稱「五花馬」。

[106] 將：攜取，「將出」便是取出來的意思。

[107] 爾：你或你們。

襯下，點出「人生得意須盡歡」，應要及時行樂的想法，然後才帶出「莫使金樽空對月」，這一藉飲酒以極盡歡娛的主題，可見全篇用筆的鋪張與曲折。詩人從得意須盡歡的體悟中，繼而以無比的曠達自信唱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而有「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的豪情。李白思想的曠達與感情的豪邁奔放，體現於篇中對鐘鼓饌玉、五花馬與千金裘等世俗名利的輕視，藉着對縱酒放歌的歌頌，篇中表現的是李白嚮往任情適性，為追求理想而脫棄凡近的卓爾不群本色，而李白詩的豪放，正具體見於篇中但求金樽對月而棄千金如敝屣的曠達，與一飲三百杯的豪情勝慨之中。

此外李白筆下的雄奇想像，也是塑造李白豪放詩風的重要因素。像本篇中對黃河水與鏡中人的描寫，及對古今聖賢與飲者的敍述，便處處馳騁着上天入海，筆下朝暮變化，又瞬間穿越今古時空的雄奇想像，加上河水萬里奔流，人生朝夕老去，與一飲三百杯等誇張筆法的運用，不但擴濶了詩歌的藝術想像空間，同時又加強了通篇的氣勢，足以造就李白豪邁奔放不可羈勒的詩歌風格。

這篇的另一特色，是長短句的運用安排。全篇句式安排在七言的基礎上，往往雜入三言、五言，以至十言的句子，不但令全篇節奏充滿變化，同時也有助深刻表現篇中的思想感情。像開篇的「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將原屬七言的四句，變成長短參差的兩組句子。詩的一開始刻意安排兩組同樣以「君不見」領起的長句，然後再接之以七言句。因為句式上這樣安排，在讀到篇中這部分時自然要一氣直下，在節奏緊密連貫之中，表現出黃河之水自天上而來，隨即浩蕩奔流入海的氣勢；甚至高堂明鏡中的青絲白髮，朝暮之間連續不斷的轉變。到了詩的中段，「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君莫停！」一連運用了四個三言句，再接以五言句「與君歌一曲」；而詩的收結部分，也用了「五花馬，千金裘」兩個三言句。這種在篇中雜入長短句的安排，刻意打破通篇句式的齊一，做成節奏上的參差錯綜，能舒徐變化不一。加上在散行句式中，雜入的「岑夫子，丹邱生」和「五花馬，千金裘」等都是駢偶句式，以致在章法

上就更能產生跌宕多姿的效果。

在這篇作品中，李白極寫人生苦短，所以要藉着飲酒放歌來及時行樂。李白沿用漢樂府《將進酒》飲酒放歌舊題，以鋪張揚厲筆法寫出這篇豪氣干雲的勸飲之作。宋代嚴羽評點這篇時便指出：「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賞摘。蓋他人作詩用筆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噴即是。」就點出本篇足以反映李白下筆渾成，在文字之外更能以真情動人這一大特色。

前人每以為本篇最能見出李白放浪詩酒的本色。雖然全篇重點確實落在刻劃飲酒之樂，表面來看詩中所抒發的感受似乎極其放浪適意，然而若進一步追問何以李白如斯熱切追求酣飲之樂的話，便可以發現在縱酒放歌的豪邁曠達背後，篇中所要抒發的其實更有一份難以言喻的抑鬱在內。像詩的開首高唱「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背後，面對的正是逝水如斯與年華倏忽遲暮的悲哀；而篇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壯語，也斷不會出之於抱才具而見用於世的人口中。尤其收筆點出以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更明確指出肆意縱飲的目的，除了希望及時行樂之外，更在於要借酒銷愁。由此連繫到上文年華逝水與「古來聖賢皆寂寞」等喟嘆的話，便知李白要借酒銷之的「萬古愁」，其實指志士縱有天生之材，奈何不見用於世，空令日月逝於上而體邈衰於下，這一千古志士仁人所痛心的不遇感慨。故此元代蕭士贇補注李白詩時便指出：「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辭耳。」足以說明李白在沿用漢樂府舊題寫成本篇的同時，更進一步注入了對古來志士仁人不遇的同情，與個人身世感喟在其中，並非僅僅因襲《將進酒》飲酒放歌這舊有題材而敷衍成篇，而李白在樂府創作上能沿舊製以出新意這一特點，也可從本篇之中具體見出。

兵車行　杜甫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杜甫（公元 712 – 770），字子美，祖籍襄陽，後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縣）。青年時科舉不第，曾在長安困守十年。安史之亂中他和人民一起流亡，曾被安祿山軍俘至長安。逃出後任肅宗朝左拾遺，不久貶官華州。後辭官經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營建草堂，獲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晚年在夔州旅居二年，五十七歲時出川，在岳陽一帶漂泊，最後病死在湘水上。後世尊稱他為詩聖。

二、寫作背景

歷代注家多認為此詩因哥舒翰用兵吐蕃而作。宋代黃鶴和清代錢謙益則認為是因天寶十載唐玄宗的外戚楊國忠令鮮於仲通征南詔事而作，因為《資治通鑒》裏關於這次徵兵的記載與《兵車行》開頭的描寫很相似。詩歌當作於天寶十載以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車輛隆隆響，戰馬蕭蕭鳴，出征士兵弓箭各自佩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108]。	爹孃妻子兒女奔跑來相送，行軍時揚起的塵土遮天蔽日以致看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攔在路上牽着士兵衣服頓腳哭，哭聲直上天空衝入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109]云點行頻[110]。	路旁經過的人問出徵士兵怎麼樣，出征士兵只是說按名冊徵兵很頻繁。
或從十五北防河[111]，便至四十西營田[112]。	有的人十五歲到黃河以北去戍守，縱然到了四十歲還要到西部邊疆去屯田。
去時里正[113]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到里長那裏用頭巾把頭髮束起來，他們回時已經白頭還要去守邊疆。

[108] 咸陽橋：即中渭橋。在長安通往咸陽的大路上。

[109] 但：只。

[110] 點行：根據丁籍徵發差役。行：行陣，或行軍之意。㗎[杭]，[hong4]；亦讀作[恆]，[hang4]：瀇[háng]，亦讀作[xíng]。

[111] 防河：當時吐蕃常侵擾黃河以西之地，即今甘肅、寧夏一帶。開元十五年詔令隴右道、河西及諸軍團、關中兵集於臨洮，朔方兵集於會州，防秋，至冬初無軍情撤兵。

[112] 營田：駐戍的軍隊一邊捍衛邊境要害之地，一邊開墾田地。

[113] 里正：唐制，每一百戶設一里，置里正一人。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114]開邊意未已[115]。	邊疆無數士兵流血形成了海水，武皇開拓邊疆的念頭還沒停止。
君不聞漢家山東[116]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您沒聽說漢家華山以東兩百州，百千村落長滿了草木。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117]。	即使有健壯的婦女手拿鋤犁耕種，田土裏的莊稼也長得沒有東西行列。
況復秦兵[118]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更何況秦地的士兵又能夠苦戰，被驅使去作戰與雞狗沒有分別。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儘管長輩有疑問，服役的人們怎敢申訴怨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119]。	就像今年冬天，還沒有停止徵調函谷關以西的士兵。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縣官緊急地催逼百姓交租稅，租稅從哪裏出？

[114] 武皇：漢武帝以窮兵黷武著稱於史。唐樂府詩常借漢代故事說當朝之事。這裏實指唐玄宗。

[115] 已：停止。

[116] 山東：指華山以東。

[117] 東西：指田壟，東西方向叫做陌。

[118] 秦兵：指關中的士兵。

[119] 關西卒：函谷關以西的士兵，即秦兵。索：粵[摵]，[saak3]。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如果確實知道生男孩是壞事情，反而不如生女孩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120]，生男埋沒隨百草[121]。	生下女孩還能夠嫁給近鄰，生下男孩死於沙場埋沒在荒草間。
君不見青海頭[122]，古來白骨無人收，	您沒有看見，青海的邊上，自古以來戰死士兵的白骨沒人掩埋。
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123]！	新鬼煩惱地怨恨舊鬼哭泣，天陰雨溼時衆鬼淒厲地發出啾啾的哭叫聲。

三、賞析重點

杜甫創作反映時事的新題樂府，始於這首《兵車行》。所謂新題樂府，相對漢魏六朝的古題樂府而言，指學習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即事名篇」的創作傳統，用詩歌反映當代時事的一種詩體，不一定配樂歌唱，而題目則是唐代起的新題。這種詩體的名稱是中唐李紳提出來的，後來白居

120 猶：還、仍然。

121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秦時民謠：「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122 青海頭：唐軍與吐蕃的交戰之地。開元天寶年間曾多次在此大破吐蕃。

123 啾：哭叫的聲音。㗎[洲]，[zau1]；[jiū]。

易進一步將此稱謂確定為「新樂府」。杜甫雖然沒有明確提及「新題樂府」的體裁，但是他首先開創了這一詩體的寫法，成為白居易學習的榜樣。《兵車行》寫作的起因很可能與楊國忠征南詔有關，但詩中所寫的內容卻不限於一時一地，而是集中反映了天寶年間唐王朝多次發動邊境戰爭所引起的一連串嚴重社會問題。如果對詩裏所指之事的解釋過實，反而低估了詩歌高度的藝術概括力。

詩一開卷，那悲壯的聲情和巨大的場面便令人震撼。詩人選擇咸陽西邊的渭橋，以這一西行必經的送別之地為背景，先從兵車的滾動聲和戰馬的嘶鳴聲落筆，再給行人腰間的弓箭一個特寫，然後對家屬們奔走攔道、牽衣頓足而哭的情景稍作幾筆速寫，以大筆暈染出漫天黃塵，讀之便覺車聲、馬嘶、人喊，在耳邊匯成一片紛亂雜沓的巨響。這就通過提煉少量最典型的細節概括了統治者多少次徵丁所造成的百姓妻離子散的悲慘場景。漢樂府敍事詩往往以片斷情節和單個場景表現某一類社會問題。杜甫自覺地運用這種表現藝術，構成典型化的具有巨大歷史容量的場面，正是其新題樂府學習古樂府又加以再創造的結果。

在展開宏觀的出征場面之後，詩人又借用漢樂府常用的對話形式，吸取了建安詩人陳琳《飲馬長城窟》用對話展開故事，將數萬民夫的命運集中體現在一個太原卒身上的手法，將武皇開邊以來人民飽受的征戰之苦集中在一個老兵身上，設為「道旁過者」與他的問答之詞，借他自述生平的談論，概括了從關中到山東、從邊庭到內地，從士卒到農夫，廣大人民深受兵賦徭役之害的歷史和現實。「信知生男惡」四句還活用陳琳詩將秦代民謠完整地嵌入詩中，將生男生女的害處和好處加以比較，發揮了秦代民謠中所包含的言外之意。令人想到自秦到漢無休止的戰爭和徭役奪走大量男子的生命，竟使封建社會向來重男輕女的傳統意識變成了重女輕男。而在號稱盛世的天寶年間，人們竟然又將求生的希望寄託於性別的選擇。這就更加發人深思。

從大段的對話裏還可以看出杜甫吸收漢樂府古詩的用心，如「行人」十五去防河四十又戍邊的經歷，令人想到漢古詩「十五從軍征」裏那個十五從軍、八十始歸的老兵。又如「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同漢樂府《戰城南》裏的「禾黍不獲君何食？」一樣，問得絕望而又極其有力：即使替統治者吃飯收租着想，也不能不考慮讓勞力都去送死的後果啊！這都是用最起碼的道理，鞭辟入裏地抨擊了統治者的昏庸和各級官長的殘忍。

這首詩雖以敍事為體，但自始至終充溢着沉痛憂憤的激情。詩人不是一個冷眼旁觀的路人，而是和「行人」的感情完全打成了一片。歷來解釋此詩，往往在「行人」答詞究竟到哪裏為止這一點上有爭議。就是因為「行人」的回答幾乎變成了詩人自己感慨萬端的議論。特別是結尾以青海邊幽淒的鬼哭與開頭的人哭相呼應，以「古來無人收」的白骨為證，將眼前的生離死別與千百年來無數征人有去無回的史實相聯繫，使這首詩從更為高瞻遠矚的角度，暗示了秦漢唐幾代統治者窮兵黷武的歷史延續性。這種極其強烈的抒情色彩和高度的歷史概括力，又與客觀敍事的漢樂府迥然不同。

此詩採用雜言歌行的形式，句式韻律隨感情的起伏奔瀉而抑揚頓挫，讀來詞調宏暢，氣勢充沛，節奏分明。除了三五七言的交替以外，還融合了民歌的各種修辭手法，如「或從十五北防河」四句，一層意思分兩層遞進，便產生了類似北朝樂府民歌用疊句往復詠歎的節奏感。又如「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雲點行頻」，以頂針格蟬聯上下句造成語如貫珠的效果。「爺娘妻子走相送」，「被驅不異犬與雞」採用通俗口語入詩等等，凡此種種，均可見其對民歌表現手法兼收並蓄而又變化無跡的功力。全詩渾成質樸，平易曉暢，深得漢樂府及北朝樂府之遺意，而懇切淋漓，沉厚雄渾，則是杜甫長篇歌行的本色。因而充分體現了杜甫新題樂府的藝術獨創性。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杜甫（公元 712 – 770），字子美，祖籍襄陽，後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縣）。青年時科舉不第，曾在長安困守十年。安史之亂中他和人民一起流亡，曾被安祿山軍俘至長安。逃出後任肅宗朝左拾遺，不久貶官華州。後辭官經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營建草堂，獲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晚年在夔州旅居二年，五十七歲時出川，在岳陽一帶漂泊，最後病死在湘水上。後世尊稱他為詩聖。

二、寫作背景

公元 759 年，杜甫離開處於戰亂和饑荒中的中原地區，走上了他後半生漂泊西南的人生道路。這年年底，他帶領全家到達成都，寄寓在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寺。第二年在親友們的幫助下開始修建草堂，兩年後（公元 762）落成。這首詩裏所說的茅屋就是指他在成都的草堂。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八月裏秋深，狂風怒號，狂風捲走了我屋頂上好幾層茅草。茅草亂飛，渡過浣花溪，散落在對岸江邊。飛得高的茅草纏繞在高高的樹梢上，飛得低的飄飄灑灑沉落到池塘和窪地裏。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124]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125]。	
南邨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南村的一羣兒童欺負我年老沒力氣，竟忍心這樣當面做「賊」搶東西，毫無顧忌地抱着茅草跑進竹林去了。我嘴脣乾燥也喝止不住，回來後拄着枴杖，獨自嘆息。
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126]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一會兒風停了，天空中烏雲像墨一樣黑，深秋天空陰沉迷濛漸漸黑下來了。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	布被蓋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鐵板似的。孩子睡覺姿勢不好，把被子蹬破了。
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一下雨屋頂漏水，屋內沒有一點兒乾燥的地方，房頂的雨水像麻線一樣不停地往下漏。
	自從安史之亂之後，我睡眠的

[124] 罥：掛結。罥：㗎[眷]，[gyun3]；漢[juàn]。

[125] 沉：無水之澤。坳：低窪處。

[126] 俄頃：一會兒。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時間很少，長夜漫漫，屋漏牀溼，怎能捱到天亮。
安[127]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128]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如何能得到千萬間寬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庇覆天下間貧寒的讀書人，讓他們都開顏歡笑，房子在風雨中也不爲所動，安穩得像是山一樣？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129]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唉！什麼時候眼前出現這樣高聳的房屋，到那時即使我的茅屋被秋風所吹破，我自己受凍而死也心甘情願！

三、賞析重點

杜甫定居在草堂，茅屋是他賴以安頓生活的地方。茅屋被風吹破，便使他失去了安居最起碼的條件。所以全詩把茅屋為秋風所破的過程和後果寫得非常嚴重。一開頭就展開秋高天廣、狂風怒吼的景象，迅速進入主題：風把屋頂上的三層茅草都捲走了。可見風力之大，來勢之猛。屋頂不但捲得徹底，而且捲走的茅草連收都收不回來：許多飛過江去灑落在江邊，要去撿回來必須過江；高的掛在樹林的枝梢上，當然是夠不到；低的飄落在低窪處和水塘裏，又濕了沒法用。剩下能撿得到的一些茅草還被南村的孩

[127] 安：怎麼。

[128] 俱：都。

[129] 突兀：突然。見：同「現」。

子們公然抱進了竹林。這就難怪詩人急得罵這些孩子欺負自己衰老無力、忍心當面做賊了。孩子們淘氣，當然不理會詩人經營草堂的辛苦。而詩人朝他們喊得唇焦口燥也叫不回來，又活畫出一個對頑童無可奈何的老人焦躁的神情。頑童的調皮和詩人的憤怒形成幽默的對照，神情十分生動。

茅草收不回來的惡果一會兒就嘗到滋味了：風停之後雲層變得墨黑，昏昏的天色馬上就暗下來。「秋天漠漠」句和「八月秋高」句前後呼應，再次展現出秋天的遼闊廣漠，讓人感到狂風和大雨的無邊無際，以及人在大自然威力下的弱小和沒有保障。失去遮蔽之所的人們如何度過這淒風苦雨的夜晚呢？詩人家裏的布被用了多年冷得像鐵一樣，兒子的睡相不好又把被裏踏破了。舊被本來已不足以禦寒，更何況因為屋漏，床頭淋得透濕，沒有乾的地方，雨又下得像麻線沒有斷過。這一夜怎麼熬到天亮呢？這一段雖是些瑣事的絮叨，卻能讓人清晰地想見詩人獨坐床頭、仰天長歎的淒苦情景。

由於前面生動細緻地描寫了茅屋被風吹破後，詩人的生活更雪上加霜的情景，最後一段感想的昇華才能產生激動人心的感染力。長夜不眠中，詩人想到自經喪亂以來已經度過多少個不眠之夜。就在這暫時安定下來的日子裏，他還是不能享受免於飢寒的正常生活。那麼普天之下那些比自己更加困苦的人們又將如何呢？於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願望，也就自然在杜甫這所風雨飄搖的茅屋裏產生了。

詩人多次在詩裏展示過願為拯救蒼生而犧牲自己的偉大情懷，而這首詩之特別感人，就是因為「各使蒼生有環堵」（杜甫《寄柏學士林居》）的願望來自他自己的痛苦生活體驗。他也曾在其他詩裏多次表現出推己及人的可貴精神，而這裏表露的卻不是希望自己和他人同享安定和幸福。為了窮苦人的幸福，他可以獻出自己的一切，甘願承擔天下所有的苦難，哪怕是「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正因如此，全詩才能在冰冷暗淡的氛圍之中閃耀出理想的光芒，標誌着杜甫思想所達到的最高境界。

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　李煜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李煜，五代十國時南唐國君，961 年-975 年在位，字重光，初名從嘉，號鍾隱、蓮峯居士。漢族，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於宋建隆二年(961 年)繼位，史稱李後主。開寶八年，宋軍破南唐都城，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封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違命侯。後因作感懷故國的名詞《虞美人》而被宋太宗毒死。李煜雖不通政治，但其藝術才華卻非凡。精書法，善繪畫，通音律，詩和文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最高。千古傑作《虞美人》、《浪淘沙》、《烏夜啼》等詞。在政治上失敗的李煜，卻在詞壇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稱爲「千古詞帝」。

二、寫作背景

這首詞當作於公元 975 年（北宋太祖開寶八年）李煜被俘之後。南唐滅亡，李煜被俘北上，留居汴京（今河南開封）二年多。待罪被囚的生活使他感到極大的痛苦。他給金陵（今江蘇南京）舊宮人的信說「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王銍《默記》卷下）。此詞即寫於作者身爲階下囚時期。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130]，相留醉，幾時重[131]。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樹林間的紅花已經凋謝，花開花落，纔有幾時，實在是去得太匆忙了。也是無可奈何啊，花兒怎麼能經得起那悽風寒雨晝夜摧殘呢？ 飄落遍地的紅花，被雨水淋過，像是美人雙頰上的胭脂在和着淚水流淌。花兒和憐花人相互留戀，如醉如癡，什麼時候才能再重逢呢？人生從來就是令人怨恨的事情太多，就像那東逝的江水，不休不止，永無盡頭。

三、賞析重點

葉嘉瑩教授評講

他不是寫的所有的人類嘛。是人生，不是個人，是他整個的人生。為什麼這首小詞能够寫出我們整個的人類的悲哀？你看他怎麼寫的，這麼短的一首小詞，能够寫出我們所有的人類的悲哀？

「林花」是「謝了春紅」，李後主這個人真是個天才，這麼簡單這麼直接，而他真是掌握了要點。而他用那麼淺白的話，沒有雕章琢玉，沒有用什麼古典什麼典故什麼歷史，沒有呀。「林花」就「謝了春紅」了，這六個字真是寫得好！「林花」是滿林的花都「謝了」，「謝了」是已成的事實，完全凋

[130] 胭脂淚：原指女子的眼淚，女子臉上搽有胭脂，淚水流經臉頰時沾上胭脂的紅色，故云。在這裏，胭脂是指林花着雨的鮮豔顏色，指代美好的花。

[131] 幾時重：何時再度相會。

謝了。所以「林花」就「謝了」,「謝了」如此的大白話，而「謝了」兩個字包含了這麼深的悲哀，完全凋零淨盡了，滿林的花都凋零淨盡了。滿林的什麼花？林花謝了的是什麼,「林花謝了」是「春紅」——春天最美好的季節，「紅」最鮮豔的顏色，那麼充滿了生命的那麼鮮豔的顏色，這麼美好的春天的紅花滿林的花,「林花」就「謝了春紅」,真是眼見她起周樓、眼看她宴賓客、眼見她樓塌了,「林花謝了春紅」。

「太匆匆」三個字是他的感覺，為什麼這麼短暫呢？這麼美好的生命為什麼如此之短促無常？「太匆匆」多麼白話的、簡單的，還不只是，三個字裡面有兩個字是疊字「匆匆」,是「太」,真是「太匆匆」。你除掉了這麼白話的這麼簡單的「太」字，你還沒有辦法可以形容了，真是「太匆匆」了。這「太匆匆」三個字充滿了他的惋惜和悲哀。「林花謝了春紅」,真是「太匆匆」,這是說到我們的生命是短暫的無常的，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盡的，都是短暫的。那麼你說,如果人生的悲哀只是短暫只是無常還則罷了。大家都想一想，我們在國內的那些老同學也跟我說過,我們這幾十年來我們國家經歷了多少多少事件，我們個人經歷了多少生活上的各種的經歷。有人問到我對於人生的看法，我不是也說了我對於人生的看法嘛。我到臺灣的結婚第二年之時，剛剛生下我第二個女兒,我先生就被關起來了。第二年我的女兒沒有滿周歲，我帶著吃奶的女兒就被關起來了。我們都經歷過什麼樣的事件。所以「林花」豈止是「謝了春紅，太匆匆」,你還無奈那「朝來」的「寒雨」是「晚來風」。那花開本來「花無三日紅」,本來也許只有三天美好的日子。如果你這三天都給它風和日麗,也對得起這一朵花了。可是你還無可奈何,有「朝來寒雨」是「晚來風」,凡是在詩詞裡邊，朝暮的對舉的，都是周遍普遍的意思。不是說早上有雨就沒有風，晚來就有風沒有雨。所謂「朝來寒雨晚來風」是朝朝晚晚雨雨風風。你在短暫的人生之中，你經過了多少悲歡離合、你經過了多少的死生離別，所以無奈「朝來寒雨」是「晚來風」。「胭脂淚」是「相留醉」呀！你看今天那樹上的幾朵殘花，那紅花的顏色像女子的胭脂的臉，花上的雨點就像女子的胭脂臉上的淚痕。「胭脂淚，相留醉」是像美人一樣的花，帶著它的胭脂上的淚點，它留你，為它再喝一杯酒。就是馮正中說的「日日

花前常病酒」；就是杜甫說的「一片飛花剪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今天還有這朵花，你為什麼不為它再喝一杯酒呢？也許明天連這朵花都沒有了。所以「胭脂淚，相留醉」真是「幾時重」，什麼時候這個花再回來呢？你說不錯明年，明年還有花開，可是古人的詩說的好了。還不是古人的詩王國維的詩，說：「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看今年樹上又開花了，那不是去年的花了，去年的那個花的生命永遠再也不會來了，所以「胭脂淚，相留醉」真是「幾時重」。所以他這麼短的一首詞，寫盡了我們人生的所有的悲哀，所以是「自是人生長恨」是「水長東」。你是無可挽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所以這是王國維說的李後主：「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的意思，因為它寫出來所有的我們生命的，短暫的無常的生命的這樣的悲哀和痛苦。

說《紅樓夢》是個悲劇，今天我們又講到最後到李後主「人生長恨水長東」，還是個悲劇。有朋友問起了我一個問題說：「那說是你說的曹雪芹對於人生的看法，王國維對於人生的的看法，李後主對於人生的看法，你葉嘉瑩對於人生的看法呢？」我剛才說我不但經歷我先生被關起來了，我與我的女兒被關起來了這些個遭遇。而且跟我一同被關起來的那個女兒，在結婚以後的第三年跟我的女婿一同出了車禍不在了。可是你們今天看我都很好，我 80 歲的老人，每一年漂洋過海到各地方講授古典的詩詞，我是以無聲的覺悟做有聲的事業。你要只看到你自己個人的，你的生命你的得失、你的禍福你的生死，你是短暫的。但是如果你以你短暫的生命，為我們這個綿遠的久長的一直在歷史上綿延下去的文化做出一點事情來，你就盡到了你的責任。所以我 80 歲，我仍然每一年漂洋過海來講授我們中國的古典詩詞，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久遠的，我們個人是短暫的！

江城子　蘇軾

難度：＊

一、作者簡介

蘇軾（公元 1036 – 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大文學家，其詩詞文俱有成就，亦擅書畫，影響深遠。詩與黃庭堅齊名，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文章更與父弟同列「唐宋八大家」。嘉佑二年（公元 1057）與弟蘇轍同舉進士，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後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外放任杭州通判，後知轉任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元豐三年（公元 1080），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為團練副使。元祐年間，詔返朝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紹聖元年（公元 1094），遠貶惠州，其後再貶儋州（今海南島）。最後遇赦北還，不久病死常州，終年六十四歲。謚文忠。著有《東坡全集》及《東坡樂府》。

二、寫作背景

據詞牌下作者小序「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確定此詞作於宋神宗熙寧八年乙卯（公元 1075），時作者四十歲，任密州知州。據詞中內容所寫，可知所記之夢乃作者追憶死去十年的妻子王弗。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兩人一生一死，隔絕十年，相互思念卻很茫然，無法相見。不想讓自己去思念，自己卻難以忘懷。妻子的孤墳遠在千里，沒有地方跟她訴說心中的淒涼悲傷。即使相逢也應該不會認識，因爲我四處奔波，灰塵滿面，鬢髮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132]：明月夜，短松岡[133]。

晚上忽然在隱約的夢境中回到了家鄉，只見妻子正在小窗前對鏡梳妝。兩人互相望着，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只有相對無言淚落千行。料想那明月照耀着、長着小松樹的墳山，就是與妻子思念年年痛欲斷腸的地方。

三、賞析重點

宋神宗熙寧八年（公元 1075），蘇軾任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是年正月二十日，蘇軾夜夢已去世十年的妻子王弗，遂寫了這首傳誦千載的悼亡之作。王弗年十六，嫁入蘇家，年二十六歲病卒。北宋治平三年（公元 1066），蘇軾歸葬王弗於家鄉四川眉山，並作《亡妻王氏墓志銘》追述王弗的生平。

[132] 腸斷：指斷魂；銷魂，使人蕩氣迴腸。多用以形容悲傷到極點。

[133] 短松岡：種有低矮松樹的小山岡，此處代指蘇軾妻子王弗的墓地。

墓志銘所載王弗嫁入蘇門後，事翁姑以謹，賢淑大體，與蘇軾感情要好。蘇軾筆下王弗性格敏靜，初入蘇門「未嘗自言其知書」，後觀蘇軾讀書而略知之。王弗亦關心蘇軾平日處事，「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聰穎知人，蘇軾亦感歎「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對於這位賢妻良母，蘇軾畢生難忘，蓋其十九歲娶王弗入門時，仍未有功名，其後才進士及第，任校書郎、鳳翔府簽判，其時王弗一直陪伴左右十年，艱苦與共，相愛相敬，卒後，蘇洵亦叮囑蘇軾云：「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

詞上片「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三句，單刀直入，直抒胸臆，追憶由王弗治平二年（公元 1065）卒至熙寧八年（公元 1075）十年間，生死茫茫，計自王弗卒亡次年，蘇軾父蘇洵死去，其後捲入變法紛爭，被外放任杭州通判，後雖納妾朝雲，並轉任密州知州，官場棲遲，心境亦頗悲涼。而亡妻卒後歸葬眉山後，久不展墓，幽明永隔，陰陽殊路，「兩茫茫」之「兩」字，頗為精煉，寫出作者對亡妻的思念。「不思量，自難忘」，六字語極淺白，情極真摯。蘇軾自覺有妾朝雲，生活稍為轉好，雖不能日日長記亡妻，但對敏靜賢淑的原配夫人王弗，用不着思量，自然是永世難忘的。首三句寫出時間之久，下二句「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則寫空間之闊，生死時空交錯，想起亡妻孤墳遠隔千里之外，肅殺蒼茫，一時無法抒發內心的淒涼，感慨棖觸，不能自已。下三句「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宕開一筆，蘇軾設想王弗仍活的話，即使相逢也應不能認識，蓋因十年泉下，人世多變，蘇軾年逾四十，煙塵滿面，兩鬢如霜，已非昔日，具體寫出身世茫茫，亦婉轉寫出對亡妻的思念。

下片寫夢中重見王弗的情景。首句「夜來幽夢忽還鄉」，扣緊小序所云「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蘇軾夜來一夢，忽然由密州夢入昔日的家鄉，「忽」字，煉字傳神，寫出夜夢的突然來到，使作者於重遇亡妻，這也呼應上片「不思量」。作者於夢中看到亡妻正在舊家的軒窗旁邊，梳妝打扮，一切情景，如在目前。然而，這始終是夢境，二人「相顧無言」，由夢境重回現實，感覺為之一振，蘇軾深感人生如夢，醒覺後不能重溫，只有眼淚千行而

下，益見痛苦思念之情，何其深摯。如今亡妻王弗已亡十年，作者自覺後死，追悼固然不已，但作者更想像每年忌日無法親自上墳致祭，只留下在矮松岡邊的墳中亡妻，在明月夜，寂寞茫然，腸斷不已。全詞以情起筆，以景語「明月夜，短松岡」結尾，實是蘇軾想像亡妻於千里孤墳，寂對明月，斷腸年年，更深一層寫其相思之情，王國維《人間詞話》所云「一切景語皆情語」，誠有以也。

本詞用字淺白，落筆淡然，交織現實與夢境，表現對妻子的深刻思念。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李清照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李清照（公元 1084 – 1151，一說公元 1084 – 1155），號易安居士。齊州章丘（今屬山東）人。父李格非為當時著名學者、名列「蘇門後四學士」。李清照少日已嫻熟詩詞，年十八嫁與趙明誠，生活安穩，並於青州築「歸來堂」，賦詩品茶，考訂書畫金石。後隨趙明誠宦遊萊州、淄州、江寧等地。欽宗靖康元年（公元 1126），金兵南侵，宋室南播。次年，高宗即位南京應天府，改元建炎，史稱南宋。北宋亡國後，李清照隨夫南下，宦居江寧、湖州。建炎三年（公元 1129），趙明誠病卒。其後李清照流居越州、杭州、金華等地，一說她曾更嫁張汝舟，未幾離異，境遇孤苦。李清照的詞可以宋室南渡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多寫閨情，風格清新明麗；後一階段經歷國破家亡後，境界開闊，詞風較為淒苦悲涼，充分表達了那個時代。她的詞，無論小令和長調，都有佳作，尤以語言清新自然見長。著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詞》，已散佚。後人編有《漱玉詞》、《李清照集校注》等。

二、寫作背景

關於這首詞的創作，元代伊士珍《瑯嬛記》中說，是李清照和趙明誠新婚不久，趙明誠將負笈遠遊，李清照不忍離別，因此找了一塊錦帕，在上面寫下了這首詞。但今人王仲聞在《李清照集校注》中卻認為，二人結婚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趙明誠並無負笈遠遊之事。這些都可以作為參考。但無論如何，這首詞確實是寫二人離別之情。

紅藕香殘玉簟[134]秋。輕解羅裳[135]，獨上蘭舟[136]。雲中誰寄錦書[137]來？雁字[138]回時，月滿西樓。	荷已殘，香已消，冷滑如玉的竹蓆，透出深深的涼秋。輕輕的脫下羅綢外裳，一個人獨自躺上眠牀。仰頭凝望遠天，那白雲舒捲處，誰會將錦書寄來？正是雁羣排成「人」字，一行行南歸時候。月光皎潔浸人，灑滿這西邊獨倚的亭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花，自顧地飄零，水，自顧地漂流。一種離別的相思，牽動起兩處的閒愁。啊，無法排除的是——這相思，這離愁，剛從微蹙的眉間消失，又隱隱纏繞上了心頭。

三、賞析重點

這首詞寫相思之情，非常生動細膩。

上片起句寫秋天來到：荷花仍然是紅的，但到了秋天，香氣漸漸減弱，而簟席上也開始有了絲絲寒意。調動起視覺、嗅覺和觸覺，表達了主人公對

134 玉簟：形容竹席的華貴。簟：竹席。㗎[恬]，[tim5]；澳[diàn]。

135 羅裳：羅裙。

136 蘭舟：木蘭舟。木蘭質地堅硬有香氣，乃作為舟的美稱。

137 錦書：錦帛寫的書信。

138 雁字：大雁飛行的時候，有時排作「一」字，有時排作「人」字。相傳大雁能傳書信，此句當和上句聯繫起來看。

季節轉換的細微感受。接下來二句寫主人公在秋天的活動，初看似乎充滿生活樂趣，但一個「獨」字，暗示着往日的成雙成對，今日的孤獨寂寞，登上蘭舟，不過是追憶以前的美好而已。因此，下面就從離別落筆，寫期待書信的到來。那麼，書信有沒有寄來呢？作者沒有明說，但聯繫下片，顯然是等到了。只是，接到來信，似乎更加觸發了她的落寞，這一點，也是輕輕一筆，用「月滿西樓」來加以概括，讓我們看到，無邊的月色中，一個思婦捧讀書信，心馳神往的形象。

美好的時光不能相聚在一起，眼看季節變換，難免有年華老去之感，因此下片一開始，就用「花自飄零水自流」一句表示這種感慨。好在相思之情，遠方的丈夫也是相同的，這就給了她一點安慰。但也正因為兩個人心意相通，就讓她更珍惜彼此的相聚，對分別也就更加難以為懷了。最後三句，就是集中表達這種希望能夠有所排遣，但最終仍然揮之不去的感情。憂愁湧來，當然希望能夠消除掉，但作者最後卻承認「無計」，因為它會自動轉移。女子皺眉可以稱之為「顰」，有憂愁的意思，此即詞中之所謂「上眉頭」。上了眉頭，通過自我寬解，也許能讓眉頭舒展開來，但是，這憂愁卻不可能消失，所以用「卻上心頭」來形容。「眉頭」和「心頭」其實無法這樣截然分開，如此寫法，不過說明強行排遣之終於無效而已。

詞的最後三句是李清照的名句，將主人公的心情表達得非常充分，非常細膩，歷來享有盛譽。范仲淹《御街行》中有「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的描寫，可以視為李清照詞的出處，但是，正如清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指出的那樣，兩相比較，顯然李清照的表現力更強，因為其中有了兩個虛擬的動作，就增強了其形象性。這是一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顯例。

釵頭鳳（紅酥手）　陸游

難度：＊

一、作者簡介

陸游（公元 1125 – 1209），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紹興三十二年（公元 1162）進士。歷任夔州通判、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等職，官至寶章閣待制。陸游有着強烈的愛國之心，志在恢復中原，曾經親臨抗金前線。晚年退居山陰，仍然壯懷不已。他是宋代詩人中創作最豐富的作家之一，同時也能寫詞。風格上豪放、婉約兼具，都有出色的作品。

二、寫作背景

據宋末周密《齊東野語》記載，陸游初娶表妹唐婉為妻，二人伉儷情深，但陸游的母親卻不喜歡這個媳婦，因此，陸游不得已和妻子離異，但心中卻非常傷感。後來，唐婉改嫁趙士程。紹興二十五年（公元 1155）春天，陸游到沈園遊玩，恰好碰到唐婉，唐婉請後夫趙士程給陸游送上酒餚。陸游感慨不已，就寫下這首詞，題在沈園的牆壁上。

紅酥手[139]，黃縢酒[140]，滿城春色宮牆[141]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142]。錯[143]，錯，錯！	你紅潤酥膩的手裏，捧着盛上黃縢酒的杯子。滿城盪漾着春天的景色，你卻早已像宮牆中的綠柳那般遙不可及。春風多麼可惡，歡情被吹得那樣稀薄。滿杯酒像是一杯憂愁的情緒，離別幾年來的生活十分蕭索。遙想當初，只能感嘆：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144]鮫綃[145]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146]雖在，錦書[147]難託。莫[148]，莫，莫！	美麗的春景依然如舊，只是人卻白白相思地消瘦。淚水洗盡臉上的胭脂紅，又把薄綢的手帕全都溼透。滿春的桃花凋落在寂靜空曠的池塘樓閣上。永遠相愛的誓言還在，可是錦文書信再也難以交付。遙想當初，只能感嘆：莫，莫，莫！

[139] 紅酥手：紅潤柔嫩的手。

[140] 黃縢酒：縢是緘封的意思，黃縢酒是黃封的官酒。縢：粵[藤]，[tang4]；漢[téng]。

[141] 宮牆：紹興是越國的故都，南宋時也是陪都。

[142] 離索：離散。

[143] 錯：粵 [剉]，[cok3]，押入聲韻。

[144] 浥：濕。

[145] 鮫綃：絲織的手帕。相傳南海有鮫人，像魚一樣住在水裏，鮫人織出來的東西就叫鮫綃。
鮫：粵[交]，[gaau1]；漢[jiāo]。

[146] 山盟：古人往往指山盟誓。

[147] 錦書：對書信的美稱。

[148] 莫：罷了。

三、賞析重點

這首詞寫出了人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悲劇，通篇焦點集中於重逢，卻又貫穿着對往事的回憶，以及深沉的悵惘和無奈。

上片先寫重逢之時，在柳色掩映的宮牆內，唐婉送來黃封酒。這裏只寫了送酒之事，其他情形盡皆省略，卻也盡在不言中。可見那段感情，不僅陸游眷眷於懷，唐婉也是如此。但一個「柳」字，又不僅是一般的離別象徵，既然已經勞燕分飛，兩個人之間，當然也就有了一堵巨大的無形的牆了。所以，下面接寫心中的傷感。幸福就像春天一樣短暫，東風吹起，就消散無影了。「惡」字，隱約點出悲劇的因由，但其事涉及母親，則又實在無法言說，不便言說，於是只能含糊其詞。那麼，這個「錯」，到底是誰的錯？是人的錯，還是命運的錯？任由讀者去體會。

下片仍然寫重逢情形，卻又虛實交織。在陸眼中，唐婉的容顏消瘦了，於是，他不禁懸想，一定是她憂傷過度，淚流不止所致。正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這種透過一層的寫法，正表達出他和唐婉之間的心心相印。春色依舊，桃花依舊，池閣依舊，可是，現在的情懷卻和以前截然不同了。更加悲哀的是，唐婉畢竟已經成了別人的妻子，受禮法限制，這種情懷還無法向她傾訴，不僅無法直接傾訴，連寫信也不可以，這真是讓作者不知該如何是好了。於是，用三個「莫」字加以收束。所謂「莫」，是勸說自己，還是勸說對方？是悔恨往事，還是惆悵今日？也和上片結尾一樣，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想像空間。下片「桃花落」的描寫，雖然可能是寫實，但唐代崔護有著名的《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陸游也可以說是暗用此典，但不僅人事已非，桃花也落了，是則陸游在用典之時，也有變化。

陸游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這一段感情是他生命中最可珍貴的部分之一，

因此，他才能寫得如此感人。事實上，一直到晚年，他還是無法忘懷這段感情，曾經以詩筆寫下《沈園》二首。對此，清末民初的批評家陳衍在其《宋詩精華錄》中曾評價說：「無此絕等傷心之事，即無此絕等傷心之詩。就百年論，誰願有此事；就千秋論，不可無此詩。」這段話，也可以拿來評這首詞。

破陣子（醉裡挑燈看劍）　辛棄疾

難度：＊

一、作者簡介

辛棄疾（公元 1140 – 1207）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時北方已淪陷於女真，少時立志要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紹興三十一年（公元 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辛棄疾聚集二千人參加由耿京領導之起義軍，擔任掌書記；次年，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寧京朝累官至浙東安撫使，加發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途中聞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義軍潰散，遂率五十多部卒襲擊敵營，擒獲叛徒帶回建康，名重一時，洪邁《稼軒記》說：「壯聲英慨，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

南歸後寄盼朝廷振作，辛棄疾曾上《美芹十論》、《九議》等抗金北伐奏議，惜壯志難酬，後遭彈劾免職，大部分時間閑居，寄情山水田園與詞作。傳世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辛棄疾詞以豪放闊大、高曠開朗著稱，在詞的內容、題材上都有所擴大、拓寬，詞學史上地位甚高。

二、寫作背景

題下的「陳同父」名陳亮，辛棄疾的好友，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愛國詞人。淳熙十五年（公元 1188）辛棄疾住在鉛山瓢泉，正患小病。陳亮來看他，兩人在瓢泉附近的鵝湖寺縱談十日，極論時事。別後以《賀新郎》調作詞唱和。這首詞創作的具體時間不詳，大約作於「鵝湖之會」以後。

為陳同父[149]賦壯語以寄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150]。八百里分麾下炙[151]，五十絃翻塞外聲[152]，沙場秋點兵[153]。	醉夢裏挑亮油燈觀看寶劍，夢中回到了當年的各個營壘，接連響起號角聲。把烤牛肉分給部下，樂隊演奏北疆歌曲。這是秋天在戰場上閱兵。
馬作的盧飛快[154]，弓如霹靂弦驚[155]。了卻君王天下事[156]，贏[157]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戰馬像的盧馬一樣跑得飛快，弓箭像驚雷一樣，震耳離弦。（我）一心想替君主完成收復國家失地的大業，取得世代相傳的美名。可憐已成了白髮人！

三、賞析重點

這首詞篇幅雖短，卻通過一場醉夢精煉地概括了辛棄疾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和人生理想。辛棄疾年青時曾在北方組織了一支抗金義軍，參加農民領袖耿京的隊伍，後來耿京被叛徒出賣，他赤手空拳率領五十騎，在五萬

[149] 父：㗎[斧]，[fu2]；㘝[fǔ]。

[150] 夢回：夢醒。吹角連營：各個軍營裏接連不斷地響起號角聲。

[151] 八百里：牛的名字。麾下：部下。炙：烤肉。麾：㗎[揮]，[fai1]；㘝[huī]。

[152] 五十絃：瑟，一種彈奏樂器。翻：演奏。塞外聲：邊塞軍中的樂曲。

[153] 沙場：戰場。點兵：檢閱部隊。

[154] 作：如。的盧：駿馬的名稱。

[155] 霹靂：形容射箭時弓弦發出的巨響。

[156] 了卻：完成，實現。天下事：指恢復中原的大事。

[157] 贏：㗎[迎]，[jing4]。

人的敵營中縛取叛徒，並號召上萬士兵反正，帶領他們投奔南宋。他為朝廷上《美芹十論》和《九議》，提出符合強弱消長之勢的北伐方案，也表現出他善於用兵的遠見卓識。因此這首詞裏所寫的戰場生活，既是他年輕時抗金鬥爭的回憶，又是他渴望率兵北伐建功立業的想像。

詞一開頭就點出全篇所寫只是「夢回」之事，夢是因醉中挑燈看劍引起。劍是戰場殺敵的武器，作者只能在喝醉酒以後在燈下細看，可見劍是閑置不用的，於是，劍的主人也同樣被閑置不用的處境就在這挑燈看劍的醉態中清楚地揭示出來了。然而主人喝醉以後所關心的只是這不用的劍，又可見他的內心是何等不平，這不平而又不甘的心情便引導他在夢中回到了當初吹着號角的連營。吹角是軍營生活最典型的情景，傳遍連營的號角聲不但迅速地展示出夢境中的邊塞，而且能激發起立刻投入戰鬥的意志，使作者的精神立刻從醉中振作。所以緊接着就又有兩個典型的戰鬥生活畫面躍入夢中：給自己指揮的軍士們分食烤肉，這是塞外生活中粗獷而又浪漫的常見場面；軍中的絃樂器奏出了塞外的新聲，這也是南北朝唐代以來邊塞詩中常見的描寫：「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塞離別情」（王昌齡《從軍行》）「葡萄美酒夜光杯，未飲琵琶馬上催」（王之翰《涼州詞》），軍中的絃樂既是催人戰鬥的軍樂，也是戰士寄託邊愁的胡樂。作者選取這兩個邊塞詩中典型的意象，所要表現的正是奔赴沙場戰鬥的心願，所以上片以「沙場秋點兵」的壯觀場面告一段落，總合前面吹角連營、分炙麾下以及塞外絃樂這幾個不連貫的細節和畫面，概括了軍營生活的不同方面，而其中透露的浪漫情調則充分顯示出作者對沙場點兵、麾軍北上的戰鬥生活的懷戀和嚮往。

如果說上片主要是藉夢中軍營生活的幾個片斷展開他的回憶，那麼下片則是通過兩個特寫直接進入了軍陣作戰的想像：「的盧」是史上著名的快馬，馬兒如此飛快地奔馳，可見騎馬的戰士追殺敵人的勇猛；箭從弓弦上射出，發出霹靂般驚人的聲響，可見軍陣的雄壯聲勢。而戰鬥的目的，便是「了卻君王天下事」和「贏得生前身後名」。君王天下事就是收復淪陷的北方、統一祖國的大業，作者以了卻君王的大業為自己的使命，可見其以天下為己任

的胸懷；而這樣的大業當然也會使作者自己獲得生前的功名和身後不朽的英名。渴望建功立業、名垂青史，本來就是漢魏以來有遠大抱負的士人們一直在追求的人生理想，辛棄疾生於南北分裂的時代，又曾經在抗金鬥爭中建立功勛，這兩種願望的交織當然比前人更加強烈。因此作者在這裏直道自己的大志，就把全篇的氣勢推向了最高點。

然而結尾一句「可憐白髮生」卻使熾熱的詩情陡然降到冰點。辛棄疾雖然是一位有大志、有謀略、可以為國建立奇功的英雄，但在主和派得勢的南宋小朝廷，卻得不到重用，只在建康、江西、湖北、湖南作過幾任地方官，政治地位十分孤危，後來更被長期閑置二十年。歲月蹉跎，只能徒然空嘆白髮而已。結尾與開頭相呼應，從醉夢中回到現實，既點出了「醉裏挑燈看劍」的原因，又和全篇的澎湃激情和高昂鬥志形成鮮明的對照，起到了四兩壓千斤的反諷效果。

總之，作者在這首詞裏抓住夢境轉換快速且不連貫的特點，集中了邊塞戰爭中最典型的幾個片段，以飛快的節奏將當年率領部下宿營練兵、躍馬橫戈的戰鬥生活寫得龍騰虎躍，氣勢猶如霹靂閃電。同時借助醉夢中的回憶寄託了重返沙場建功立業的願望，這就更深刻地揭示了辛棄疾完成恢復大業的幻想被壯志蹉跎的現實無情粉碎的悲劇，但同時也鮮明地突顯了「英雄之詞」的豪邁本色。

醜奴兒・書博山[158]道中壁　辛棄疾

難度：＊

一、作者簡介

辛棄疾（公元 1140 – 1207）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時北方已淪陷於女真，少時立志要恢復中原，報國雪恥。紹興三十一年（公元 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辛棄疾聚集二千人參加由耿京領導之起義軍，擔任掌書記；次年，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寧京朝累官至浙東安撫使，加發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途中聞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義軍潰散，遂率五十多部卒襲擊敵營，擒獲叛徒帶回建康，名重一時，洪邁《稼軒記》說：「壯聲英慨，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

南歸後寄盼朝廷振作，辛棄疾曾上《美芹十論》、《九議》等抗金北伐奏議，惜壯志難酬，後遭彈劾免職，大部分時間閑居，寄情山水田園與詞作。傳世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辛棄疾詞以豪放闊大、高曠開朗著稱，在詞的內容、題材上都有所擴大、拓寬，詞學史上地位甚高。

二、寫作背景

這首詞是辛棄疾被彈劾去職，閒居帶湖時的作品。辛棄疾一生主張抗金救國，卻屢遭朝廷主和派的排斥和打擊，未能一展抱負。本詞透過「少年」和「而今」對「愁」的體會作對比，表現了作者在現實中備受壓抑，報國無路的愁苦。

[158] 博山：在今江西廣豐縣西南，狀如廬山香爐峰。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彊[159]說愁。	人年輕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是愁苦的滋味，喜歡登上高樓，喜歡登上高樓，爲寫一首新詞沒有愁苦而硬要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箇秋」。	現在嚐盡了憂愁的滋味，想說卻最終沒有說，想說卻最終沒有說卻說好一個涼爽的秋天啊！

三、賞析重點

這首詞將少時之我與今日之我作對比，寫對愁的不同體會，不僅抒發了其特定的生活感受，而且也揭示了普遍的人生哲理。

古人說，「愁苦之詞易工」，這本是建立在有真實感受基礎上的。但是，有的人往往片面理解，以為表達愁懷悲緒，就能寫出好作品，因此，甚至出現了無愁而說愁的現象。詞的上片，正說明少年之時，涉世未深，一丁點大的事，可能無限誇張，喋喋不休。作者為甚麼寫「愛上層樓」？因為憂愁煩悶之中，登上高樓，極目遠望，寥廓的景色能夠紓解心中的積鬱，所以，登樓往往就和銷憂聯繫起來。特別是東漢末年的王粲在天下大亂之際，避居荊州，依附劉表，曾登上當陽城樓，作《登樓賦》，一開始就寫道：「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此後，這甚至就成為了一種具有象徵性的行為。「愛上層樓」，表示這並非偶然之事，好像真的經常籠罩着愁雲慘霧一樣。作者以自嘲的口吻寫出這些，正是為了襯托今日的真正之愁。事實上，若沒有經歷今日真正的愁，當然也就無法體會到少時的「彊說愁」。

[159] 彊：即「強」，勉強。㗎[鏹]，[koeng5]；漺[qiǎng]。

然而，當作者進入中老年，飽經憂患，嘗遍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後，他卻不願意說了。因為他知道，無論怎樣說，都無法充分表達出那種況味，因此還不如不說。魏晉玄學有所謂「言不盡意」，從這裏也可以看得出來。末句「卻道天涼好箇秋」，突然將前面的思路阻斷，別開一境，也很有言外之意。吳文英《唐多令》的前兩句說：「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心」上加「秋」，就是愁字。這樣看來，作者的感歎，心中並未離開愁字，恐怕也帶有一點強說不愁的意味。

從寫作上看，上片說「為賦新詞彊說愁」，這是一種並非真正懂得「愁滋味」的行為，那麼，現在已經「嘗盡愁滋味」，真的要「賦新詞」時應該怎麼樣呢？所謂「天涼好箇秋」是顧左右而言他，不說愁苦，但箇中苦味，已不用多言。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蘇軾

難度：＊＊

一、作者簡介

蘇軾（公元 1036 – 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大文學家，其詩詞文俱有成就，亦擅書畫，影響深遠。詩與黃庭堅齊名，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文章更與父弟同列「唐宋八大家」。嘉佑二年（公元 1057）與弟蘇轍同舉進士，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後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外放任杭州通判，後知轉任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元豐三年（公元 1080），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為團練副使。元祐年間，詔返朝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紹聖元年（公元 1094），遠貶惠州，其後再貶儋州（今海南島）。最後遇赦北還，不久病死常州，終年六十四歲。謚文忠。著有《東坡全集》及《東坡樂府》。

二、寫作背景

這首記事抒懷之詞作于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春，當時是蘇軾因「烏台詩案[160]」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的第三個春天。詞人與朋友春日出遊，風雨忽至，朋友深感狼狽，詞人卻毫不在乎，泰然處之，吟詠自若，緩步而行。

[160] 烏台詩案發生於元豐二年（1079 年），時禦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牽連出大量蘇軾詩文為證。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告發，後在禦史台獄受審。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禦史台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禦史台為「烏台”，亦稱「柏台”。「烏台詩案”由此得名。

三月七日，沙湖[161]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162]遂晴，故作此。	三月七日，在沙湖道上趕上了下雨，拿着雨具的僕人先前離開了，同行的人都覺得很狼狽，只有我不這麼覺得。過了一會兒天晴了，就做了這首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163]，何妨吟嘯[164]且徐[165]行。竹杖芒鞋[166]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167]。	不用注意那穿林打葉的雨聲，不妨一邊吟詠長嘯着，一邊悠然地行走。竹杖和草鞋輕捷得勝過騎馬，有什麼可怕的？一身蓑衣任憑風吹雨打，照樣過我的一生。
料峭[168]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169]卻相迎。回首向來[170]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171]。	春風微涼，將我的酒意吹醒，寒意初上，山頭初晴的斜陽卻應時相迎。回頭望一眼走過來遇到風雨的地方，回去吧，對我來說，既無所謂風雨，也無所謂天晴。

161 沙湖：在今湖北黃岡東南三十里，又名螺絲店。

162 已而：過了一會兒。

163 穿林打葉聲：指大雨點透過樹林打在樹葉上的聲音。

164 吟嘯：放聲吟詠。

165 徐：慢慢地。

166 芒鞋：草鞋。

167 一蓑煙雨任平生：披着蓑衣在風雨裏過一輩子也處之泰然。一蓑（suō）：蓑衣，用棕製成的雨披。

168 料峭：微寒的樣子。

169 斜照：偏西的陽光。

170 向來：方纔。蕭瑟：風雨吹打樹葉聲。

171 也無風雨也無晴：意謂既不怕雨，也不喜晴。

三、賞析重點

葉嘉瑩教授評講

下面我們再看蘇東坡的另一首小詞《定風波》，這首小詞裡面也表現了他的情趣和哲思。我們先看他的小序：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通行皆狼狽，餘獨不覺。已而隨晴，故作此。

「沙湖」在黃州東南三十裏，又叫螺螄店，「雨具」是下雨時要用的東西。他們本來帶著雨具，但途中覺得不需要就先叫人拿去了。現在下起雨來，同行的人就顯出很狼狽的樣子。為什麼狼狽呢？因為首先他們的心就被雨給打亂了。他們想：「哎呀，我的衣服要濕了，鞋子要髒了。」於是自己心裡先緊張起來。其實，不管你緊張還是不緊張，雨都是要打到你的身上，你又何必為這件事情而緊張狼狽呢？所以蘇東坡說：「同行皆狼狽，餘獨不覺。已而遂晴——」這就是蘇東坡之所以為蘇東坡了，他表現出一種達觀的、豁然的、哲理的思想。豪雨常常是下上一陣就會過去，他說我不在乎。果然，過了不久，雨就停了。下麵他說：「——故作此。」我想，通過這件事情，他是想起了他自己的遭遇，於是就寫了這一首詞。我們且看他是怎樣寫的：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第一句就寫的好，很有哲理性。要知道，天下有很多事情，你的緊張並不能使它有所改變，你只是白白地緊張而已。所以在你自己的心理之中要有一種——從宗教來說是一種定力，從道德來說是一種持守。這是很重要的

一點。下雨是一件小事情，這不過是自然界的風雨。但是，你生活在人世間，人生的遭遇不也是風雨嗎？無論是在大自然的風雨之中，還是人生的風雨之中，都需要有一份定力和持守，才能站穩脚步，不改變你自己的品格和修養。「莫聽穿林打葉聲」，寫得非常瀟灑，完全是詩人和詞人的口吻。「穿」和「打」都是力量很强烈的字眼。雨點穿過樹林，打在樹葉上，使得你以為他馬上就要打到你的身上來了，當然就很狼狽。可是蘇東坡說你不要理會它，這就體現了一個詞人的哲思。中國古代的儒家，講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淫」是放縱的意思。有些人在貧賤的時候品德很好，可是一旦富貴了，有了權柄，就濫用權柄。因為權柄這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昏迷，也可以使一個人瘋狂。也有的人，在貧賤的時候為生活所逼迫，就會做出壞事情來。還有一些人，當威脅加在他身上的時候就屈服了。其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表現了一個人的定力和持守，它不僅是儒家的主張，在宗教裏也有類似說法。在這第一句裏，「穿」和「打」兩個字把打擊的力量寫得那麼强，但是「莫聽」兩個字把他們全都否定了，這就是一種訂立和持守。

陶淵明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是儒家最起碼的修養。《世說新語》上講到，管寧和華歆一起讀書，聽到門外車馬喧嘩，管寧坐在那裡一動不動的繼續讀書，華歆就把書本放下跑到門外去張望。還有一次，管寧和華歆一起在院子裏種菜，路旁好像有一塊黃金管寧看也不看就鋤過去了，華歆把它拾起來看了看放在旁邊。你們看，華歆這個人，他的內心經常為外物所動。那是因為，他自己沒有一個立足的場所，所以總是跟著外面的風氣而轉移。當然，陶淵明所說的「而無車馬喧」還只是喧嘩的聲音。而蘇東坡所說的則是馬上就要加到你身上來的强烈的打擊。這裡面有象徵含義，象徵他一生經過的那麼多的迫害。儒家講究「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著說起來好像很誇張，但人是應該有這種修養的。

好，既然不聽那「穿林打葉聲」，那麼難道就站在那裡挨打？儘管你「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是你在你自己所選擇的路途上就

不再走下去了嗎？你說：「我不在乎挨打。」那算什麼？那是魯迅所說的阿Q精神。阿Q精神和聖賢所說的修養，這差別在哪裡？有許多事情看起來很相似，但只差那麼一點點就完全不同。超脫是好的，麻木就是不好的。你可以不在乎外界的打擊，但是你麻木遲鈍的站在那裡挨打就不對了。所以蘇東坡接著就說「何妨吟嘯且徐行」。「何妨」寫的多麼瀟灑，他說，我選擇的路我仍然要走下去，而且我過去怎麼走現在還怎麼走。既然你已經不能避開這一場雨，那麼你何必自己先在精神上製造緊張呢？如果你匆匆忙忙亂跑的話，也許反而會在路上滑一跤，跌到泥坑裏去。所謂「莫聽穿林打葉聲」不是說捂起耳朵不聽，因為耳朵捂上心還在緊張，那一點兒都不算數的。「莫聽」，是說在精神心理上首先就不能被挫敗。所以，這兩句表面上寫的是途中遇雨，實際上是寫他面對人生中的打擊與摧傷時所表現的一種境界。等一下我們講完蘇東坡馬上就要講秦少遊。秦少遊和蘇東坡是很好的朋友，和蘇東坡同時被貶出去。儘管他所受的打擊比蘇東坡要少得多，可是他一遭到打擊，馬上就從精神上自己先把自己打敗了。蘇東坡就不是，任何打擊和摧傷加在他的身上始終沒有把他打敗。他晚年被貶到海南，還寫出了「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這樣的句子。這就是蘇東坡。

所謂「吟嘯」就是吟詩唱歌。為什麼吟詩唱歌呢？那代表了一種賞玩的心情。一個人，要訓練自己在心情上留有一個空閒的餘裕。你不但不被外界的環境打倒，而且你還能夠觀察，能夠欣賞，能夠體會。蘇東坡晚年從海南島渡海回來的時候說，「九死南荒吾不恨」，因為「茲遊奇絕冠平生」。人，不只是在順利的環境之中才能完成自己；在困難的環境之中，也一樣能夠完成自己。這裡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一種賞玩的餘裕。雖然是在艱苦患難之中，但是你能保持一種賞玩的心情，那麼你就能夠有所獲得。《聖經·新約》上說過這樣一句話：「萬事都互相效力，使信主的人得益處。」意思是，你只要是信主的人，你就可以在無論什麼事情之中都得到益處。如果我們不提宗教，只從哲學修養這一層面來說，那就是說，假如你真的有一種對哲理的了悟，那麼萬事都會互相效力，使你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都能得到益處。蘇東坡就差不多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在這首詞裏，他說的只是下雨這麼一件小小的

事情，卻從中悟出了這麼多的哲理。我們以前講過柳永的詞，柳永就喜歡寫下雨。可是柳永的下雨寫的是什麼？柳永是：「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他是從大自然的變化之中體會到生命的短暫無常，是一種「秋士的悲慨」，並沒有一種哲理的了悟。至於李商隱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楚天長短瀟瀟雨，宋玉無愁亦自愁」。他們從雨中得到的只是一種哀感。可是你看人家蘇東坡，他說：「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又說：「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我的老師晚年寫過和陶淵明的《飲酒》詩二十首，其中有這樣兩句：「知足更勵前，知止而不止。」很多人對物質的欲望像一個無底的深洞，叫做「欲壑難填」。如果一個人永遠處在物欲的籠罩之下，永遠被欲望所控制，那麼他就永遠不會有任何的了悟。所謂「知足」，不是那種顢頇的、庸碌的、不思進取的知足；而是要你在知足之中，更加努力向前。我常常聽到有人說：「不是我不讀書，是我讀書的環境不好啊。」他們往往有很多很多的藉口為自己解脫。可好似，歷史上不是也有很多人是在很艱苦的環境中念的書嗎？歐陽修小的時候，家裡貧窮，沒有錢買紙筆，他的母親就「畫荻教子」——拿一隻荻當做筆在灰上寫字。辛弃疾有兩句詞說：「莫避春陰上馬遲，春來未有不陰時。」他說你不要逃避春天的陰雨而不肯出門，否則，整個春天經常是陰雨天氣，難道你就把整個的春天都放過去嗎？你老是說，我沒有馬騎，所以就不出去。那麼如果你永遠沒有馬，難道你就永遠也不出去了？這是不成的。蘇東坡說：「我雖然沒有馬，但是我有竹杖，還有芒鞋。我覺得它們很輕快，比騎著馬還舒適。」這就是所謂「知足」。而他後邊說「誰怕？」就是「勵前」，是在知足之中的勵前。就是說，不需要欲望的滿足，不必等待條件，你也依然能够向前。蘇東坡現在沒有馬，也沒有雨具，但是他在風吹雨打之中依然吟嘯徐行，走自己的路。「蓑」是漁夫穿的那種蓑衣。漁夫常常在風雨之中駕著船到江上去捕魚，身上只穿一件蓑衣。「一蓑烟雨」是說整個蓑衣都在烟雨之中，實際上也就是說他的全身都在風吹雨打之中了。他說，我就像那漁夫一樣，在風吹雨打之中也要出去，任憑我的一生遇到多少風吹

雨打，我都不怕。——寫到這裡，他寫的已經是人生的風雨了。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受到我的老師的影響——還不止是他在文學欣賞上對我的影響，我要說的是他在講詩歌是所聯系到的做人的態度對我發生的影響。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寫過兩句詩:「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我想，我這樣寫，與我的老師當時和我們談到詩人的修養很有關係。一個人只要入世生活，一生中總會遇到挫折和打擊的。入世，不一定就被世上的物欲所引動，也不必怕世間的艱苦和患難。我的老師說過，要用出世的心情，去做入世的事業。我的一個研究生寫了一篇論文，論李白的道家思想。他的論文裏談到，中國古代有一些人常常是先去隱居學道，同時又懷有一種入世求仕的心理，這兩者豈不是互相衝突嗎？但是，從六朝一直到唐朝，統治者對那些在山中隱居的高士特別尊重，常常把這些人請出來，要他們入世做官。為什麼要請他們做官呢？這些人高在哪裡呢？因為，一般入世的人是為了利祿而做官的，但如果這個人去隱居了，那就說明他本來就不要利祿。這樣的人要是能出來做官，才真的是要幹一番事業，真的是要在國家危亡苦難之際獻出他的一份力量。所以，這種入世和出世相反而又可以相成。懷有不追求世俗利祿的出世的心情，而能够做出入世的事業，這樣的人才真正偉大。「入世」和「逃禪」並不衝突。古人說:「不見可欲，則心不亂。」你關起門來去修行，就以為自己是清心寡欲了，其實，那是由於你沒有收到物欲的引誘。一旦開了門，有了物語的引誘，你會不會變，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意思是說，鳥獸和我們不是同類，我不能與它們同群，如果我不和人類在一起，那麼我和誰在一起呢？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說:「我不渡眾生，誓不成佛！」所以佛教的最高境界也是要入世的，但應該雖入世而不受世間的物欲所籠罩和左右。我的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講文學、講詩歌的時候，也常常講到做人的態度。所以你要想瞭解蘇東坡，就先得瞭解他這種修養的境界。這首《定風波》表面上寫的是下雨，實際上就有一種人生哲理的象徵。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料峭」是形容詞，這兩

個字永遠是形容春寒的。冬天的寒冷是「朔風凜冽」，春天那種乍暖還寒的寒冷就是「料峭」。我以前曾經說過，蘇東坡常常喜歡寫從夢中醒覺得這樣一種境界。像「古今如夢」啦，「人生如夢」啦，「覺來小園行遍」啦„„都是如此。但現在他寫的不是夢而是酒，「酒醒」同樣也是一種醒覺。「料峭春風」有一種寒冷的感覺；《永遇樂》的開頭「明月如霜，好風如水」也有一種寒冷的感覺，就是那種寒冷才使你醒來的。可是，「料峭春風」並不是一件壞事請。「微冷」，說得很好，人在醒覺之後，會有一點兒冷的感覺。但後邊他說的更好——「山頭斜照卻相迎」，「相迎」兩個字用的非常好。當你經過了風雨，感到寒冷的時候，忽然間一抬頭，看到了山頭那西斜的太陽，心中馬上升起一種親切和溫暖的感覺。這話很難講，但在人生之中確實有這樣一種體會。在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下雨之後終究會晴，你就對宇宙之間的迴圈有了一種了悟，你就不會永遠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由於你對人生有了一個比較徹底的認識，所以在微冷的醒覺之後總就有了親切溫暖的感覺。這使我們聯想到，蘇東坡還說過：「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西方的詮釋學認為，一個作家不管寫出多少不同的作品，你都可以透過他所有的作品找出他的一個中心的感情意境之所在。那麼，通過蘇東坡的這麼多首詩和詞，我們也可以找到他的一個基本的修養之所在，那就是「山頭斜照卻相迎」——一種通觀。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向來」，就是我過去所來的地方。他說，我回頭看一看我過去所來的地方，穿林打葉，雨打風吹，那不是很蕭瑟很淒涼嗎？這實際上是指他平生所經受的那些打擊和苦難。他說，我現在悠然自在的走我自己的路，走向我自己所追求的那個目的地，在我的心中，既沒有風雨，也沒有晴天。就是說，他現在已經超脫於風雨陰晴之上了。「風雨」和「晴」指的是什麼？「風雨」是打擊，是一種不幸；「晴」是一種溫暖，是幸。有的人把打擊和不幸看開了，對溫暖和幸福卻不能看開，那也不對。「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意思是，無論是打擊和不幸也好，無論是溫暖和幸福也好，對我的心都沒有干擾，都不能轉移和改變我。風雨是外來的，我還是我；晴朗也是外來的，我也還是我。現在，他已經不只是通觀，

餓而且有了一種超然的曠觀。惟其如此，蘇東坡在晚年才能够達到一種很高的修養，寫出「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這樣的句子來。《定風波》雖然只是一首小詞，但是他寫出了很豐富的對人生的體會。

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　王國維

難度：＊＊＊

一、作者簡介

王國維（1877 年 12 月 3 日－1927 年 6 月 2 日），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謚忠愨。漢族，浙江省海寧州（今浙江省嘉興市海寧）人 。王國維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

二、寫作背景

這是一首哲理詞，由於詞人受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悲觀哲學和佛教思想的影響，1905 年夏歸海甯時登硤山作此詞。

山寺微茫[172]背夕曛[173]，鳥飛不到半山昏，上方[174]孤磬定行雲。	山寺背對著夕陽的光暈，在餘暉下顯得影廓模糊。飛鳥也顯得影子迷離，剛飛到半山腰，山脈便隱藏在昏暗的影子之中了。這時，寺院中的磬聲悠揚地響起，仿佛把山間的雲彩都定格住了。
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175]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登上山頂，想更近地眺望月亮，如果此時開了天眼，便可以借此透視凡界紅塵。這些都是奢想啊，我只是人世間的一個凡夫俗子罷了

[172] 微茫：隱約，模糊。

[173]夕曛（xūn）：日落時的餘暉。

[174] 上方：寺廟。磬（qìng）：佛寺中缽形的打擊樂器，用銅製成。定行雲：即《列子・湯問》「響遏行雲”之意。

[175] 天眼：佛教所說五眼之一。能透視眾生諸物，無論上下、遠近、前後、內外、大小及未來，皆能觀照。又古詩詞中常以天眼指月亮。

三、賞析重點

上闋「山寺微茫背夕曛」，如認為確有此山、確有此寺，而欲指某山、某寺以實之，則誤矣。此詞上闋三句，但標舉一崇高幽美而渺茫之境界耳。近代西洋文藝有所謂象徵主義者，靜安先生之作殆近之焉。舊詩舊詞中，擬喻之作雖多，而象徵之作則極少。所謂擬喻者，大別之約有三類：其一曰以物擬人，如吳文英《浣溪沙》詞「落絮無聲春墮淚，行雲有影月含羞」，杜牧《贈別》詩「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是以物擬人者也：其二曰以物擬物，如東坡《永遇樂》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端己《菩薩蠻》詞「琵琶金翠羽，弦上黃鶯語」，是以物擬物者也；其三曰以人托物，屈子《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駱賓王《在獄詠蟬》詩「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以人托物者也。要之，此三種皆於虛擬之中仍不免寫實之意也。至若其以假造之景象，表抽象之觀念，以顯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學，某種深邃之義理者，則近於西洋之象徵主義矣。此于古人之作中，頗難覓得例證。《珠玉詞》之《浣溪沙》「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六一詞》之《玉樓春》「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東風容易別」，殆近之矣。以其頗有人生哲理存乎其間也。然而此在晏、歐諸公，殆不過偶爾自然之流露，而非有心用意之作也。正如靜安先生《人間詞話》所云：「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而靜安先生之詞，則思深意苦，故其所作多為有心用意之作。樊志厚《人間詞甲稿序》云：「若夫觀物之微、托興之深，則又君詩詞之特色。」此序人言是靜安先生自作而託名樊志厚者，即使不然，而其序言亦必深為靜安先生所印可者也。「山寺微茫」一起四字，便引人抬眼望向半天高處，顯示一極崇高渺茫之境，復益之以「背夕曛」，乃更增加無限要渺幽微之感。黃仲則《都門秋思》有句云「夕陽勸客登樓去」，於四野蒼茫之中，而舉目遙見高峰層樓之上獨留此一片夕陽，發出無限之誘惑，令人興攀躋之念，故曰「勸客登樓去」，此一「勸」字固極妙也。靜安詞之「夕曛」，較仲則所雲「夕陽」者其時間當更為晏晚，而其光色亦當更為黯淡，然其為誘惑，則或更有過之。常人貴遠而賤近，每

於其所愈不能知、愈不可得者，則其渴慕之心亦愈切。故靜安先生不曰「對」夕曛，而曰「背夕曛」，乃益更增人之遐思幽想也。人於此塵雜煩亂之生活中，恍惚焉一瞥哲理之靈光，而此靈光又複渺遠幽微如不可即，則其對人之誘惑為何如，靜安先生蓋嘗深受西洋叔本華悲觀哲學之影響，以為「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一欲既終，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故人生者如鐘錶之擺，實往復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除靜安先生既覺人生之苦痛如斯，是其研究哲學，蓋欲於其中覓一解脫之道者也。然而靜安先生在《靜庵文集續編·自序二》中又雲：「余疲於哲學有曰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然則是此哲理之靈光雖惚若可以瞥見，而終不可以求得者也。故曰：「鳥飛不到半山昏。」人力薄弱，竟可奈何，然而人對彼一境界之嚮往，彼一境界對人之吸引，仍在在足以動搖人心。有磬聲焉，其音孤寂，而揭響遏雲，入乎耳，動乎心，雖欲不嚮往，而其吸引之力有不可拒者焉，故曰「上方孤磬定行雲」也。於是而思試一攀躋之焉。

因而下闋乃有「試上高峰窺皓月」之言。曰「試上」，則未曾真筒到達也可知；曰「窺」，則未曾真筒察見也可想。然則此一「試上」之間，有多少努力，多少苦痛。此又靜安先生在《紅樓夢評論》一文所雲：「有能除去此二者（按指苦痛與倦厭），吾人謂之曰快樂。然當其求快樂也，吾人於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樂之後，其感苦痛也彌深。故苦痛而無回復之快樂者有之矣，未有快樂而不先之或繼之以苦痛者也。」（按：此實叔本華之說）是其「試上高峰」原思求解脫、求快樂，而其「試上」之努力固已為一種痛苦矣。且其痛苦尚不止此。蓋吾輩凡人，固無時刻不為此塵網所牢籠，深溺於生活之大欲中，而不克自拔，亦正如靜安先生在《紅樓夢評論》中所雲：「於解脫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猶時時起而與之相抗。」夫如是，固終不免於「偶開天眼覷紅塵」也。已知其「偶開」必由此不能自己、不克自主之一念耳。陳鴻《長恨歌傳》雲：「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複墮下界，且結後緣。」而人生競不能制此一念之動，則前所雲「試上高峰」者，乃彌增人之艱辛痛苦之感矣。竊以為前一句之「窺」，有欲求見

而未全得見之憾；後一句之「覷」，有欲求無見而不能不見之悲。而結之曰「可憐身是眼中人」，彼「眼中人」者何，固此塵世大欲中擾擾攘攘、憂患勞苦之眾生也。夫彼眾生雖憂患勞苦，而彼輩春夢方酣，固不暇自哀。此譬若人死後之屍骸，其腐朽靡爛乃全不自知，而今乃有一屍骸焉，獨具清醒未死之官能，自視其腐朽，自感其靡爛，則其悲哀痛苦，所以自哀而哀人者，其深切當如何耶，於是此「可憐身是眼中人」一句，乃真有令人不忍卒讀者矣。

馬說 韓愈

難度：＊

一、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爲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爲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二、寫作背景

《馬說》大約作於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間（公元 795 – 800）。其時，韓愈初登仕途，三試吏部不第，很不得志。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間，曾三次上書宰相，請求擢用，「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盡管如此，仍以「有憂天下之心」，「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作遁隱山林想。其後，相繼依附於宣武節度使董晉、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幕下，鬱鬱不樂，故有「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之歎。

世有伯樂[176]，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2]，駢死[177]於槽櫪[178]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世上（先）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經常有，但是伯樂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貴的馬，只是辱沒在僕役的手中，（跟普通的馬）一同死在槽櫪之間，不以千里馬著稱。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179]。食馬者[180]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181]，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日行）千里的馬，吃一頓有時能吃完一石糧食。餵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而（像普通的馬一樣）來餵養它。這樣的馬，雖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吃不飽，力氣不足，才能和美德不能表現在外面。想要和普通的馬一樣尚且做不到，怎麼能夠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策之[182]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183]？其真不知馬也[184]！	不按照（驅使千里馬的）正確方法鞭打它，餵養它卻不能竭盡它的才能，聽千里馬嘶鳴，卻不能通曉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對

176 伯樂：孫陽，字伯樂。相傳秦穆公時人，善相馬。《莊子．馬蹄》：「伯樂曰：我善治馬。」

177 駢死：駢：並列也。駢死：即指千里馬與庸馬並處，默默無聞，終其一生。

178 槽櫪：槽：《說文》曰：「槽，養獸之食器。」櫪：《方言》曰：「櫪或謂之皁。」郭璞注曰：「養馬器也。」

179 槽櫪：槽：《說文》曰：「槽，養獸之食器。」櫪：《方言》曰：「櫪或謂之皁。」郭璞注曰：「養馬器也。」

180 槽櫪：槽：《說文》曰：「槽，養獸之食器。」櫪：《方言》曰：「櫪或謂之皁。」郭璞注曰：「養馬器也。」

181 見：同「現」。

182 策之：策：馬鞭。策，動詞。策之：駕馭馬匹也。

183 其真無馬邪：其：難道也。反詰語。「邪」：同「耶」，嗎。

184 其真不知馬也：其：大概、恐怕之意。擬議、揣測之詞。也：判斷語。

	它，說："天下沒有千里馬！" 唉，難道真的沒有千里馬嗎？大概是真的不認識千里馬吧！

三、賞析重點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可這個命題本身就不合邏輯。因爲存在決定意識，伯樂善相馬的知識和經驗，必須從社會上（或說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馬身上取得，然後逐漸總結出來的。所以過去有人就認爲韓愈這句話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義的。我們並不否認，從唯物主義原則來看，他這句話是錯誤的。但把它作爲詩的語言，它卻是發人深省的警句，是感慨萬千的名言。因爲世上有伯樂這種知識和本領的人實在太少了。於是作者緊接着在下文從正面點明主旨，一瀉無餘地把千里馬的無限委屈傾訴出來。正由於「伯樂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馬不僅找不到一個一般水平的牧馬人，而是「祇辱於奴隸人之手」，受盡了無知小人的醃氣。更令人悲憤的是這些寶馬竟然成雙作對地一羣羣死於槽櫪之間，其遭遇之不幸、結局之慘痛真非筆墨所能形容。當然，結果更是死不瞑目，誰也不把這些有價值的神駿稱爲千里馬，它們的死也自然是毫無所謂的了。「不以千里稱也」這句話，包含着這樣的意思：連同情它們的人都沒有，更談不上對它們的死表示遺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從文章表面看，作者說得已相當透徹；而實際上這裏面不知有多少辛痠痛楚還沒有盡情吐露，看似奔放而其內涵則甚爲豐富，其實倒是含蓄不盡的（說他寫得婉約，或許讀者不能接受，可作者確實沒有把話說盡）。這真是抒情詩的寫法了。

作者著力刻畫「食（飼）馬者」與千里馬之間的矛盾，兩相對照，既寫出千里馬的抑鬱不平，也寫出不識真才者的愚昧專橫。千里馬在無人給它創造有利的客觀條件時，英雄無用武之地；或雖欲一展所長而有力無處使，甚至到了無力可使的程度。這樣，它連一

匹普通馬也比不上，又怎麼能實現它日行千里的特異功能呢？因此它的待遇自然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馬」，而它的受辱和屈死也就更不足爲奇，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了。不僅如此像這樣連「常馬」都比不上的千里馬，由於不能恪盡職守，還會受到極度的責難和懲罰，往往被無辜地痛打一頓（「策之不以其道」，打得它不合理），當然在待遇上也就更加糟糕了（「食之不能盡其材」）。表面看「食馬者」不是伯樂，不懂馬語；骨子裏卻蘊涵着懷才不遇的人面對那些愚昧專橫的統治者就是申訴也無用這一層意思。

文章寫到這裏，作者似乎還覺得不夠解渴，於是又接着用「鳴之而不能通其意」的意思，從「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層的刻畫。這不僅使文章更生動深刻，也表現出作者的感情更爲憤激了。作者並沒有立即譴責這種不識馬的「人」有眼無珠，反而讓他面對着這匹千里馬不懂裝懂，發出了彷彿悲天憫人般的慨嘆：「天下無馬!」意思說，這樣的「人」在主觀動機方面還是自以爲不錯的，他並非不想選拔人才，並非沒有求賢用賢之心，無奈賢人賢才太「少」了，既無處可尋覓，也無地可安插：「天下哪裏有真正的人才啊!」明明是「人」的主觀上出了毛病，卻把這種局面的形成推給客觀條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被作踐得不成樣子的千里馬，卻對它發出了「天下無馬」的慨嘆，認爲這不過是一匹連「常馬」也不如的駑駘之輩。這不僅是絕妙的諷刺，而且也是極其嚴峻猛厲的誅心之論。文章寫至此已經水到渠成，作者這才站出來點題，用「嗚呼」以下三句作結，把「無馬」和「不知馬」這一對矛盾（「無馬」是先天的自然缺陷，「不知馬」則是後天人爲的犯罪）尖銳地擺出來形成一個高潮，極盡沉鬱頓挫之致。

典故　：傳說中，天上管理馬匹的神仙叫伯樂。在人間，人們把精於鑑別馬匹優劣的人，也稱爲伯樂。

第一個被稱作伯樂的人本名孫陽，他是春秋時代的人。由於他

對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們便忘記了他本來的名字，乾脆稱他爲伯樂，延續到現在。一次，伯樂受楚王的委託，購買能日行千里的駿馬。伯樂向楚王說明，千里馬少有，找起來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訪，請楚王不必着急，他盡力將事情辦好。

伯樂跑了好幾個國家，連素以盛產名馬的燕趙一帶，都仔細尋訪，辛苦倍至，還是沒發現中意的良馬。一天，伯樂從齊國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馬拉着鹽車，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進。馬累得呼呼喘氣，每邁一步都十分艱難。伯樂對馬向來親近，不由走到跟前。馬見伯樂走近，突然昂起頭來瞪大眼睛，大聲嘶鳴，好像要對伯樂傾訴什麼。伯樂立即從聲音中判斷出，這是一匹難得的駿馬。伯樂對駕車的人說：「這匹馬在疆場上馳騁，任何馬都比不過它，但用來拉車，它卻不如普通的馬。你還是把它賣給我吧。」

駕車人認爲伯樂是個大傻瓜，他覺得這匹馬太普通了，拉車沒氣力，吃得太多，骨瘦如柴，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伯樂牽走千里馬，直奔楚國。伯樂牽馬來到楚王宮，拍拍馬的脖頸說：「我給你找到了好主人。」千里馬像明白伯樂的意思，擡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響，引頸長嘶，聲音洪亮，如大鐘石磬，直上雲霄。楚王聽到馬嘶聲，走出宮外。伯樂指着馬說：「大王，我把千里馬給您帶來了，請仔細觀看。」 楚王一見伯樂牽的馬瘦得不成樣子，認爲伯樂愚弄他，有點不高興，說：「我相信你會看馬，才讓你買馬，可你買的是什麼馬呀，這馬連走路都很困難，能上戰場嗎？」

伯樂說：「這確實是匹千里馬，不過拉了一段車，又餵養不精心，所以看起來很瘦。只要精心餵養，不出半個月，一定會恢復體力。」

楚王一聽，有點將信將疑，便命馬伕盡心盡力把馬喂好，果然，馬變得精壯神駿。楚王跨馬揚鞭，但覺兩耳生風，喘息的功夫，已跑

出百里之外。 後來千里馬爲楚王馳騁沙場，立下不少功勞。楚王對伯樂更加敬重。

伯樂是古代有名的相馬（鑑別馬的好壞）專家。當他年老的時候，他的兒子很想將這項專門技能繼承下來，以免失傳。於是他把伯樂寫的《相馬經》讀得爛熟。《相馬經》上描寫千里馬的外形是「額頭隆起，雙眼突出，蹄子好像壘起的酒藥餅。」他就依照這一條，拿着經文出去「相馬」了。

伯樂的兒子把所見到事物的外形和《相馬經》上描繪的圖形一一對照，結果找到了一隻很大的蛤蟆。他興沖沖地跑回家報告父親，說：「總算找到好馬了，額頭和雙眼同書上說的差不多，就是蹄子的形狀和書上寫的有區別。」

伯樂聽了，只好哭笑不得地對這個好心而不聰明的獨生子說；「你倒是找到了一匹好馬，只是它太喜歡跳，你可駕馭不了啊！」正是，世有伯樂才得千里馬。如果千里馬沒能遇見「伯樂」，終究會被埋沒。

論四端　《孟子》

難度：＊＊

一、作者及典籍簡介

孟子（約公元前 372－公元前 289），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孟子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乃繼聖子之後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後世尊稱孟子為「亞聖」，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將孟子之言行記錄並編次成《孟子》一書。

孟子所生處之戰國時代，諸侯混戰頻繁，諸子紛紛提出救世主張，而孟子所主張的是仁政及民本思想，講求推恩愛民。總《孟子》一書之主張，大體有以下數點：

1. 人性論

孟子主張性善說，認為人性中同具善端，人人都有為善的可能，故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即所謂四善端者，分別是「仁」、「義」、「禮」、「智」的源頭。

他曾經假設一事，證明人皆有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意思是，有人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快將掉進井裏，無論誰都會有驚駭和憐憫之情，其人並非想借此去結交孩子父母，也非想要獲得別人讚賞，更非政惡那救聲之呼聲而心動，而是因為人皆有惻隱之心。由此說明，人之性善，非學習而造就的。

2. 道德論

孟子所主張的是「捨生取義」，以「義」高於「生」，其謂：「**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當「生」和「義」有衝突時，則孟子主張捨生而取義，假如事情是正義的話，即使捨棄生命，也應當去做。

孟子所謂「義」也者，其實不算陳之過高，因為孟子有考慮到現實中各種限制，因此他嘗指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窮困時，只照顧好自身即可，但在得志時，即應兼善天下，做有利於眾人之事。可見，孟子並非單純陳義而不顧實際。

3. 教育論

孟子之論教學，以性善論為根據，人性既善而人有不善者，是因為不能盡其性，因此其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主張教育是要恢復人之善性，教者只要將善端引發出來，然後使學者自己擴張充之，並沒有改造之必要。

此外，孟子又同於孔、荀，認為環境可以改變人的思想，故其謂「**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在豐年和荒年，年輕人的性格和氣質有所不同，豐年多半懶惰，而荒歲則多半橫暴。

4. 政治論

孟子基本政治精神沿承孔子，主張不忍人之心，發為不忍人之政，即「行仁政」，所強調的是要解決民生問題，故嘗告梁惠王「**養生喪喪死無憾**」乃「**王道之始**」，主張「**為民制產**」。

孟子又提出民本思想，認為政治制度皆為人民所設，故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君主不應該自視過高，一切政策應該以人民為本，如為君者殘役百姓，便不成其君。

二、寫作背景

《論四端》一文節錄自《孟子‧公孫丑上》，原文並無「論四端」之三字標題，乃後人所加。所謂「四端」是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種善心。楊伯峻《孟子導讀》認為「這一章是孟子性善的理論精髓」。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185]。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86]。	孟子說：「每個人都有憐憫體恤別人的心情。先王由於憐憫體恤別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憐憫體恤百姓的政治。用憐憫體恤別人的心情，施行憐憫體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裏面運轉東西一樣容易了。
所以[187]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188]，皆有**怵惕**惻隱之心[189]——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190]，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191]，非惡其聲而**然**也[192]。由**是**[193]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之所以說每個人都有憐憫體恤別人的心情，是因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見一個小孩要掉進井裡面去了，必然會產生極其同情的心理.這不是因為要想去和這孩子的父母拉關係，不是因為要想在鄉鄰朋友中博取聲譽，也不是因為厭惡這孩子的哭叫聲才產生這種驚懼情心理的。由此看來，沒有同情心，簡直不是人；沒有羞恥心，簡直不是人；沒有謙讓心，

185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人都有不忍心別人受傷害的仁愛之心。

186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平定和治理天下就好像在手掌中運動東西般容易了。運：運轉、轉動。

187 所以：之所以。

188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現在有人突然看到一個小孩將要掉進井裏。乍：突然。㗎[炸]，[zaa3]；㘝[zhà]。孺子：剛剛能行走，但尚未有成熟智力的小兒。

189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會有恐懼和憐憫傷痛之心。怵惕：恐懼、驚怕。怵：恐懼。㗎[卒]，[zeot1]；㘝[chù]。惻隱：同情、憐憫，悲痛。
惻：悲痛。㗎[測]，[caak]；㘝[cè]。

190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並不是因為和這幼兒的父母有交情。
內：音義同「納」。內交：結交。

191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也不是想要在鄉里朋友之中博取好名聲。
要譽：求取名譽。要：求。㗎[腰]，[jiu1]；㘝[yāo]。鄉黨：意謂「鄰里」。古時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192 非惡其聲而然也：非因為怕落得壞名聲才有這種心理。惡：厭惡。
㗎[污之陰去聲]，[wu3]；㘝[wù]。

193 是：此。

羞惡之心[194]，非人也；無辭讓之心[195]，非人也；無是非之心[196]，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197]；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簡直不是人；沒有是非心，簡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發端；羞恥心是義的發端；謙讓心是禮的發端；是非心是智的發端。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198]。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199]；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200]。凡有四端於我者，**知**[201]皆擴而充之矣[202]，若火之始**然**[203]，泉之始達[204]。**苟**[205]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有這四種發端，就像有四肢一樣。有了這四種發端卻自認為不行的，是自暴自棄的人；認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棄君主的人。凡是有這四種發端的人，知道都要擴大充實它們，就像火剛剛開始燃燒，泉水剛剛開始流淌。如果能夠擴充它們，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夠擴充它們，就連贍養父母都成問題。」

194 無羞惡之心：沒有羞恥、厭惡之心。羞：以己之不善為恥。惡：憎惡別人不善為惡。

195 無辭讓之心：沒有謙遜退讓的心。辭：推辭自己之已得。讓：讓予別人。

196 無是非之心：沒有是非善惡之心。是：知道某人某事對而認為其對。非：知道某人某事不對而認為其不對。

197 仁之端也：就是仁的開端。

198 猶其有四體也：就如同人有了手腳四肢一樣。四體：四肢。

199 自賊者也：自己傷害自己。賊：傷害。

200 賊其君者也：傷害他的國君。

201 知：通「智」，智慧。

202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道要把它們（四個善端）擴大而發揚光大了。

203 若火之始然：有如火開始燃燒。然：「燃」之本字。

204 泉之始達：如泉水開始湧流。達：湧流、通達。

205 苟：假如

三、賞析重點

文章主旨是討論四端的問題，孟子認為每個人都有惻隱之心，是「仁」的開端，由此類推，羞惡之心是義的開端，辭讓之心是禮的開端，是非之心是智的開端；總之，成德的起點就在善念之動，而四端全是人的本性，如果能加以擴充，便足以保國安民，反之，就連孝順父母都做不到了。全文可分成三段，第一段由開首至「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見解，認為以此「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就大治。第二段由「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至「非惡其聲而然也」，舉「孺子將入於井」之例以證明上段「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見解。第三段從「由是觀之」至文末，闡述「四端」所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種善心，並將之與「仁」、「義」、「禮」、「智」相配論述，指出有此四端而充之，可以保家衛國；若不擴充之，連侍奉父母也辦不成。

在藝術技巧方面，本文之最大特色是運用了多種論證方法，茲一一析述如下。首先是正反論證法，例如文中論證人性本善，從正面說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從反面說則是「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又如文中論證「擴充四端的重要」，從正面以「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說明擴充四端的果效足以安定天下。又從反面以「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說明不擴充四端的結果是連侍奉父母都做不到。

本文還運用了引伸論證法，本來孟子所引「孺子入井」的例子只可證明人有惻隱之心，而與「辭讓」、「是非」、「羞惡」之心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但孟子指出「惻隱之心」與「辭讓」、「是非」、「羞惡」之心都是與生俱來的善性，既然「孺子入井」的例子證明人有惻隱之心，那麼由此可引伸出人也同時具備「辭讓」、「是非」、「羞惡」之

心。這是用引伸論證法，把已有的論證結果作進一步發揮。第三段由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引伸出「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所以人人都能行善。有四端而說自己不能行善，就是自我放棄，「自賊者也」。進一步引伸，國君不能行仁政的，作為臣下的又不去勸諫、匡正，這是放棄他的君主了。

文章也運用了演繹論證法，第一段先由「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引伸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再引伸出先王「有不忍人之政」，從而得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的結論，這是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為基本論點，一步一步演繹出文章結論的論證法，使論證層次異常豐富。

本文在修辭法方面，也豐富多樣。如第二段「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三句，就是用排比法突顯人天生有惻隱之心。又如第三段「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予人必須有「四心」，否則就「非人也」的感覺。又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突出四心與四心的密切關係。排比法的運用，既能增強文章語言氣勢，表達強烈感情，亦能更全面、更嚴密地表達文章內容。

文中亦運用了比喻修辭法，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句中，是以在掌上運轉東西來比喻在仁政下，治天下的容易程度。另外，「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句中，則以與生俱來的四肢來比喻同是與生俱來的四端，指出人與生俱來就有「仁」、「義」、「禮」、「智」四種善端。還有在「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中，作者以火焰剛燃起而終必成熊熊之勢和泉水剛湧流而終必匯成江河，比喻擴充四端所產

生的巨大效用。以上三個比喻都用得具體而貼切。

文章還用了反復修辭法，如文章一開首，就連續用了三個「不忍人之心」，兩個「不忍人之政」，合成五個「不忍人」，使文章論證的重點異常突出。又如第三段開首用了四個「非人也」，強調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之重要性。文中還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詞的重複出現，加強了語勢和感情，表達了深刻的思想。此亦為反復修辭法之好處。

子魚論戰　《左傳》

難度：＊＊

一、作者及典籍簡介

《左傳》又名《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傳》。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歷史名著，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全書從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比較系統地記敘了整個春秋時代各諸侯國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同時也較爲具體地描繪了一些人物的生活瑣事，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和政治狀況。《左傳》長於敘事，善於描寫戰爭和記述行人辭令。作者以其敏銳的觀察力，深刻的認識和高度的文學修養，對許多大小歷史事件，作了深刻而生動的記述，形象鮮明，語言優美，成爲歷代散文的典範。

二、寫作背景

《子魚論戰》是春秋時期文學家、史學家左丘明創作的一篇散文。此文是宋楚泓水之戰始末的記述，以對話的形式展現了兩種對立的軍事思想的激烈衝突。其中重點說了子魚對戰爭的看法，他的英明遠見與宋襄公的迂腐固執形成了鮮明對比。全文篇幅不長，但完整地記敘了宋、楚爭霸過程中最關鍵的泓水之戰，成功刻畫了主要人物的形象，層次鮮明，言辭有力，讀起來酣暢痛快。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206]，大司馬固諫曰[207]：「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208]。」弗聽。

楚人攻打宋國以救援鄭國，宋公將應戰，大司馬公孫固進諫說：「上天拋棄商國已經很久了！君王還想復興，這是得不到寬恕的。」宋公不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209]。宋人**既**成列[210]，楚人未既**濟**[211]。司馬曰[212]：「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213]，宋師敗績。公傷**股**[214]，門官殲焉[215]。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宋公和楚人於泓水交戰。宋軍已列陣，楚軍還未全部渡河。司馬說：「他們人多我們人少，趁他們還沒全部渡河，請下令攻擊。」宋公說：「不可以。」楚軍已全部過河但還未成列，司馬又請求攻擊。宋公說：「還不行。」等到楚軍成列後才攻擊，宋軍打敗了。宋公大腿受傷，左右衛士全部陣亡。

[206] 宋公：宋襄公，名茲父。前 638 年,宋伐楚,楚救鄭,這年冬天宋楚兩軍交戰于泓。

[207] 大司馬：掌管軍政、軍賦的官職，這里指公孫固。

[208] 弗：不。

[209] 泓：泓水，在今河南省柘（zhè 這）城縣西。

[210] 既：已經。

[211] 濟：渡過。

[212] 司馬：統帥軍隊的高級長官，此指目夷，字子魚。

[213] 陳：通「陣”，這里作動詞，即擺好陣勢。

[214] 股：大腿。

[215] 門官：國君的衛士。

國人皆咎公[216]。公曰：「君子不重傷[217]，不禽二毛[218]。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219]。寡人雖亡國之餘[220]，不鼓不成列[221]。」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222]，隘而不列[223]，天贊我也[224]。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225]，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226]？明恥教戰[227]，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

宋國人都埋怨宋公。宋公說：「君子不傷傷者，不捉頭髮花白的人。古人打戰時，不在險隘處扼阻敵人。我雖然是亡國的後代，還不至於攻打還沒列陣的敵人。」子魚說：「君王不瞭解作戰。強敵因地形險隘而未列陣，這是老天幫助我們。阻扼攻擊，這不是很好嗎？還怕不會戰勝呢！況且這些強悍的楚兵，都是我們的敵人。就算是老頭子，捉到就抓回來，何況是那頭髮花白的人？讓士兵知恥，教他們作戰，就是要殺敵。受傷而還沒死的敵人，為何不能再殺他？如果不忍心殺害受傷的敵人，那麼一開始就不該殺他；如果同情年長的敵人，那麼就該向他們投降。三軍是用來打勝戰的，金鼓是用來激勵勇氣的。為求勝戰而出動

[216] 咎：怪罪，歸罪，指責。

[217] 重：再次。

[218] 禽：通「擒”，俘虜。二毛：頭發斑白的人，指代老人。

[219] 阻，迫也。隘，險也。言不迫人于險。

[220] 寡人：國君自稱。亡國之余：亡國者的后代。宋襄公是商朝的后代，商亡于周。

[221] 鼓：擊鼓（進軍）名詞做動詞。鼓：擊鼓（進軍）名詞做動詞。

[222] 勍敵：強敵，勁敵。勍：強而有力。

[223] 隘：這里作動詞，處在險隘之地。

[224] 贊：助。

[225] 胡耇：年紀很大的人。胡：年老。

[226] 何有於二毛：意思是還管什么頭髮花白的敵人。

[227] 明恥：使認識什麼是恥辱。教戰：教授作戰的技能。

重？若愛重傷[228]，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229]。三軍以利用也[230]，金鼓以聲氣也[231]。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232]。」	軍隊，在險隘的地方阻扼敵人是可以的；鼓聲大作士氣高昂，攻擊不整齊的敵軍是可以的。」

三、賞析重點

此文重點記敘了子魚對戰爭的看法，他的英明遠見與宋襄公的迂腐固執形成了鮮明對比。全文篇幅不長，但完整地記敘了宋、楚爭霸過程中最關鍵的泓水之戰，成功刻畫了宋襄公的形象：死抱假仁假義的政治軍事教條，如「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不重傷，不禽二毛」等；高度肯定子魚的軍事見解：揚己之長、避己之短，及時抓住戰機，靈活利用自然環境，及時徹底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等。文中描寫的宋襄公已成為一種典型，被稱之為「宋襄之仁」。對之，清代韓慕廬《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卷二引胡氏傳評說：「宋襄公用人於社，不仁甚矣！而乃愛重傷與二毛，亦何異盜蹠之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辟兄離母為廉乎？」

此文敘事有層次，用筆有輕重。可分三段：第一段寫戰前準備，第二段寫交戰場面，第三段寫戰後總結。故事有頭有尾，有起有落。記敘的重點一是宋襄公「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澤東《論持久戰》），二是正

[228] 愛重傷：憐憫受傷的敵人。

[229] 服：（對敵人）屈服。

[230] 三軍：春秋時，諸侯大國有三軍，即上軍，中軍，下軍。這裡泛指軍隊。用：施用，這里指作戰。

[231] 金鼓：古時作戰，擊鼓進兵，鳴金收兵。金：金屬響器。聲氣：振作士氣。

[232] 儳：不整齊，此指不成陣勢的軍隊。

面肯定子魚的軍事思想。至於交戰的另一方楚，只是側面描寫，激戰場面也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記敘的重點都是理論，理論的形式較抽象，難以判斷其正確與否。可貴的是作者運用夾敘夾議的方法，自始至終結合實戰來議論，理論的利弊就昭然若揭，賢愚共曉了本文精彩之處是在夾敘夾議中，又有意識地將子魚的言行與宋襄公的言行互相對照，寫來很像今天的正方反方對抗的辯論賽，對照中益見宋襄公之愚蠢、子魚之正確。此文是一篇精彩的駁論，也是《左傳》第一篇駁論。作者運用了反詰的句式，增強了反駁的氣勢，而且要言不煩，辭理皆佳，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五蠹 《韓非子》

難度：＊＊

一、作者及典籍簡介

韓非（約前 281 年－前 233 年），戰國末期韓國公子，嘗與李斯同學拜於荀子門下。他雖是荀子弟子，但思想大體並非承襲荀學思想，他講究的是「刑名法術」，一生整理並發展法家思想，揉合「法」（嚴刑峻法）、「術」（駕馭臣下之手段）、「勢」（君主的威權）三者，終成為法家之集大成者。

據《史記》所載，秦王嬴政見韓非所著《孤憤》、《五蠹》之書，極為欣賞，曾慨然嘆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知韓非之尚在，秦王便以戰爭要脅，逼韓非出使秦國，然因韓非天生口吃，終不被重用，但李斯始終擔心韓非會被重用，奪去自己丞相一職，故進讒言，秦王竟殺韓非。

其著作《韓非子》乃是今人研究法家思想的重要根據，該書之思想內容大體如下：

1. 人性論

韓非承襲了荀子性惡之觀點，認為人皆有自私自利之心，人主大可利用這種普遍的心理，以賞罰駕馭人民，故其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可見，韓非以為人性有好惡者，而實可以此定賞罰，操控人民的行為。

2. 政治論

韓非強調的是「法」、「術」、「勢」並重。首先，他主張嚴刑峻法，即「法」，認為君臣、君民之間絕無仁愛信義可言，故此需要借助刑法使人民恐懼，而屈服於政府的統治之下，不敢以下犯上，韓非尤為反對儒家所謂愛民理論；另外，他又主張君主要掌握任免、考察、生殺官吏之權力，據官吏能力的不同而授予官職，故有所謂「循名責實，信賞必罰」之說，為此則人主可以駕馭臣下；此外，君主的位勢也是韓非所主張的，即所謂「勢」，是集中權勢的控制力，韓非以為「勢」是君主專有的，「主上用之，若電若雷」，他以為虎豹之

威，在於牠們的尖牙利爪，若失之，則很容易被人制服，故君主不得失「勢」，否則便如去爪去牙之虎豹。可見，韓非在政治論上，揉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之思想，強調「法」、「術」、「勢」三者並重。

3. 經濟觀

韓非認為君主最需要的是兵和農，認為此兩者是國家富強是本。此外，他又鼓勵私人競爭，以發展生產，嘗曰：「侈而惰者貧，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於富人，而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則知韓非主張多勞多得，力而儉者多得，而侈而惰者少得，政府實不應奪勤者之成果而與惰者，因為這是不公平之政策。

二、寫作背景

本節引「不才之子」不為「三美」所動、而為刑法所變為例，駁斥儒家仁愛治民理論，同時以「十仞之城」不可踰、「千仞之山」之「跛牂易牧」為喻，確立嚴刑峻法之重要性。其次，韓非再以「庸人不釋」尋常布帛、「盜跖不掇」百溢鑠金作對比，論說刑法除了講求嚴峻以外，信必亦有很大的重要性，勸說人君要做到賞罰分明，如此則賢、不肖皆會盡力守法。

今有不才[233]之子，父母怒[234]之**弗**為改[235]，鄉人譙[236]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237]，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238]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239]**姦人**[240]，然後恐懼，變其**節**[241]，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242]，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243]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

現在有一個不成材之兒子，父母對他發怒，他不悔改；鄉親對他責備，他不為所動；師長教導他，他不改變。用父母之愛、鄉親之關切、師長之智慧三種美好之事加在他身上，卻始終動不了他的腿毛，不肯改變；地方官吏拿著官府兵器，依法執行公務來捉拿壞人的時候，他才知道害怕，改掉陋習，更易惡習。故此，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好子女，必然需要地方官府執行嚴刑，（這是）人民受到慈愛固然便嬌縱、遇到威勢才聽從的緣故。因此，十仞高的城牆，樓季亦不能逾越，因其陡峭；千仞高的大山，瘸腿的羊也可被趕上去放牧，因其平緩。所以，英明的君主要立法嚴苛、用刑嚴格。

---

233 不才：指不成材。

234 怒：對……發怒。

235 弗：不。

236 譙：責備。

237 夫：無義，發語助詞。

238 脛：小腿。

239 求索：搜尋。

240 姦人：奸邪之人、壞人。

241節： 節操、操守。

242 故：所以。

243 驕：傲慢。

[244]之城，樓季[245]**弗**能**踰**[246]者，**峭**[247]也；千仞之山，跛牂[248]易牧者，**夷**[249]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

布帛**尋常**[250]，**庸人**[251]不**釋**[252]；鑠[253]金百溢[254]，盜跖[255]不**掇**[256]。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257]也。

短小之尋常布帛，平常人撿到不會放手；熔化的百鎰黃金，盜跖亦不會拾取。不一定受害則尋常布匹也不放手，必然受害則百鎰黃金亦不拾取。故此，明君一定要嚴格執行刑罰。所以，獎賞沒有比豐厚而必然兌現更好，讓人民感到有利；刑罰沒有比嚴厲而

[244] 古代計量單位，音刃。

[245] 樓季，戰國時擅長跳躍之人。

[246] 弗：不。踰：同「逾」，越過、超過。

[247] 峭：陡峭。

[248] 跛牂：跛足的母羊。

[249] 夷：平坦。

[250] 尋常：「尋」與「常」皆古代長度單位，八尺為尋，一丈六尺為常，時喻短小者。

[251] 庸人：平常人。

[252] 釋：放下。

[253] 鑠：熔化。

[254] 溢：古代重量單位。

[255] 盜跖：盜蹠（生卒年不詳），春秋末魯國人，姬姓，展氏，名蹠，又作蹠、雄，又名柳下蹠、柳展雄，在先秦古籍中被稱為「盜蹠”和「桀蹠”，中國民間傳說中春秋時期率領盜匪數千人的大盜。當時魯國賢臣柳下惠（柳下季）之弟，為魯孝公的兒子公子展的後裔，因以展為氏。

[256] 掇：拾取。

[257] 懲罰。

是以賞莫如厚而信[258]，使民利[259]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260]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261]，行誅無赦。譽輔[262]其賞，**毀**[263]隨其罰，則賢**不肖**[264]**俱**[265]盡其力矣。	有嚴謹的標準更好，讓人民畏懼；法令沒有比統一而固定好，使人們明白。因此，君主施行獎賞後不改變，執行刑罰不赦免，讓受賞之人輔以讚譽，讓受罰之人伴隨毀名，則有才能之人、不成材之人皆盡力而為了。

三、賞析重點

1. 先破後立，層層論說

韓非先大力駁斥儒家愛民理論，謂父母、鄉人及師長三者，透過教導和責罵的方式，皆不能使不成材之人變節易行，論說愛民治國之不可恃；同時，韓非又指出州部嚴刑足以教其不才之子，確立了刑法比起仁愛更有效用一觀點；接著，韓非再進一步再承上文，以為基礎，以「十仞之城」不可踰、「千仞之山」之「跛牂易牧」為喻，論證刑法需要嚴峻；最後，韓非皆再以「庸人不釋」尋常布帛、「盜跖不掇」百溢鑠金作對比，強調

[258] 是以：因此。

[259] 感到有利。

[260] 統一，指法規標準。

[261] 遷：改變。

[262] 輔：輔以，全句意思是「讓受賞之人輔以讚譽」

[263] 毀：毀譽。

[264] 賢，有才能之人；不肖，不成材之人。

[265] 俱：都。

刑法除了嚴峻以外，更要講求信必。

由此可見，韓非採先破後立之法，增強了文章說服力，亦確立了立論之根據。其論說之過程，可謂相當嚴密，環環相扣，不駁斥儒家愛民，則無以立論；不確立刑法之必要性，則無以論其嚴峻；不論其嚴峻，則又難以進一步論其信必之重要性。其層層相遞，論證滴水不漏，實堪為後世議論文之楷模。

2. 駢偶成篇，文氣洋溢

本文多有駢偶、排比之句，而且形式極其多變。有連用排比者，如「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即是一組排比，緊接著的是另一組排比，即「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長，師長之智，[……]」，排比湊密，有排山倒海之勢；又有排偶句者，如「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即其例；又見對偶句者，例如「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可見，其通篇皆由不同形式之駢偶句或排比句所構成，營造了一種斬釘截鐵的感覺，文氣洋溢，文章自然更有說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魚我所欲也章〉也是通篇皆由駢偶句所寫成，但營造出來的感覺並不一樣，〈魚我所欲也章〉較為端莊穩重，考其原因，主要在於二者體裁和內容之不一，〈魚我所欲也章〉實說明文，而本篇則是議論文，此其一；〈魚我所欲也章〉論義，故雅正，而本文論刑講法，故嚴謹。由此可知，雖同用駢偶、排比之法，但體裁、內容不一的話，出來的文氣是大有不同的。

3. 兼用多種論證方法，論說有力

雖然本文只是節錄自〈五蠹〉篇其中一段，不過單從此段以觀，已可

數出多種論證方法，而且韓非多兼用之。有舉例和對比論證者，父母、鄉人、師長以責備、教導的方法，欲改變不成材之子，但終不為所動，而用刑法懼之，則變節易行，由此對比，韓非一方面論證了儒家愛民理論之不可信，另一方面又論證了刑法之效益，邊破邊立；有比喻和對比論證者，如「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一方面將刑法之嚴峻，比喻成事物之陡峭，用上了比喻論證，另一方面，又以「十仞之城」和「千仞之山」為對比，以論證刑法必須要嚴峻，使人民不能逾越。由此可見，韓非所用論證不但求多樣，且力求兼用，文字雖短，而論證密度極高，故其論說極其有說服力，讀之無不使人拜服。

4. 用字精煉，嚴峻犀利

本文用字極其精煉，往往一二字就能表達論說之重心。例如「法莫如一而固」一句，只用「一」和「固」兩個字，就已經表達出，刑法不僅要嚴峻，而且標準要統一、制度要穩定，可見其用字之精煉，但用一二字，往往已能表達出自己之主張。又，其用字是嚴峻和犀利的，讀來甚覺有力，文中多用一些語氣堅決的字眼，如「必」、「不」、「信」、「厚」、「一」和「固」等皆是其例，營造了文章氣勢和威權的感覺。

貴生[266]（三則）　《呂氏春秋》

難度：＊＊

一、書籍簡介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在秦國相邦呂不韋的主持下，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雜家名著。成書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此書以道家學說為主幹，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農家、兵家、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於一爐，閃爍著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秦統一後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

二、背景資料

《貴生》是《呂氏春秋仲春紀第二》中的第二篇，以「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開頭講起，列舉諸多典故，皆以珍愛生命，貴生為中心，講出了「道之真以持身」的大道理。又引出全生、虧生、迫生與死的關係，明確地提出「迫生不如死」觀點。

貴生（一）	貴生（一）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	聖人深思熟慮天下的事，認為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寶貴。耳目鼻口是受生命支配的。耳朵雖然想聽樂音，眼睛雖然想看彩色，鼻子雖然想嗅芳香，嘴巴雖然想嘗美味，但只要對生命有害就會被禁止。對於這四種器官來說，即使是本身不想做的，但只要有利於

[266] 貴生：珍惜生命，以生命為貴，屬於道家子華子學派的學說。

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生命就去做。由此看來，耳目鼻口不能任意獨行，必須有所制約。這就像各種職官，不得獨斷專行，必須要有所制約一樣。這就是珍惜生命的方法。

貴生（二）

堯[267]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268]。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269]，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270]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

貴生（二）

堯把天下讓給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回答說：「讓我作天子還是可以的，雖是這樣，我現在正害著憂勞深重的病，正要治療，沒有餘暇顧及天下。」天下是最珍貴的，可是聖人不因它而危害自己的生命，又何況其它的東西呢?只有不因天下而危害自己生命的人，才可以把天下託付給他。

貴生（三）

越人三世殺其君[271]，王子搜患

貴生（三）

越國八連續三代殺了他們的國君，王子搜對此很憂懼，於是逃到一個山嗣里。越國沒有國君，找不到王子搜，一直追尋到山洞。王子搜不肯出來，越國人就用燃著的艾草熏他出來，讓他乘

[267] 是古代英明的君主，勤奮而節儉，是孔子心目中至高無上的聖人。在堯的統治下，國家太平，所以《論衡》記載堯治天下之時，有五十歲的老人在路邊玩擊壤遊戲（用一塊木拋擊另一塊木）。後世用「擊壤堯年」來比喻太平盛世，百姓安居樂業。

[268] 子州支父：古代賢人，帝堯的老師，堯和舜都曾想讓位於他。

[269] 然：如此。

[270] 暇：有空、有餘暇。

[271] 三世杀其君：据《竹书纪年》载，三个被杀的越王是不寿，翳，无余。

之[272]，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273]。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274]。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	坐國君的車。王子搜拉著登車的繩子上車，仰望上天呼喊道：「國君啊，國君啊!這個職位怎么偏偏讓我來乾啊!」王子搜並不是厭惡作國君，而是厭惡作國君招致的禍患。象王子搜這樣的人，可說是不肯因國家傷害自己生命的了。這也正是越國人想要找他作國君的原因。

賞析重點（三）

《呂氏春秋》的啟蒙思想之一就是「貴生」。以「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開頭講起，講了堯以天下讓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借病推諉的故事；講了越人殺了三代國君，王子搜避禍（當國君）的故事（越國內亂殺了三代國君，王子搜避禍山中洞穴之內，越人迫他出來繼承王位，王子搜怕又遭殺身之禍，堅決不出。越人認為王子搜如此愛惜自己的生命，一定不負國人，為此堅持讓他繼承王位）。

在同一章裡，又有「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之論述。所謂六欲莫得其宜是指人雖活著，七情六

[272] 王子搜：梁王繩據《史記》認為搜即王翳之子。

[273] 丹穴：采丹砂的井。丹穴：采丹砂的井。

[274] 輿：車。

欲都得不到應有的滿足。「服是也」就是屈從而活，「辱是也」就是受辱而存。人是有尊嚴的，要愉快而尊嚴地活著，而不是簡單的生存權。屈從或受辱，任何應得到的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會生不如死。

論人（一則）　《呂氏春秋》

難度：＊＊

一、書籍簡介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在秦國相邦呂不韋的主持下，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雜家名著。成書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此書以道家學說為主幹，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農家、兵家、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於一爐，閃爍著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秦統一後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

二、背景資料

本章提及八觀六驗，這是《呂氏春秋》提出的一套鑒人方法。

論人（一）

何謂求諸人[275]？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276]，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277]，貴則觀其所進[278]，富則觀其所養[279]，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280]，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281]，樂之以驗其僻[282]，怒之以驗其節[283]，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284]，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論人（一）

什麼叫向別人尋求呢？人同類而智慧不同，賢能與奸邪相異。人們都用花言巧語來替自己防範，這是昏君惑亂的緣故。大凡衡量、評定人：如果他顯達，就觀察他禮遇的都是什麼人，如果他尊貴，就觀察他舉薦的都是什麼人，如果他富有，就觀察能贍養的都是什麼人，如果聽完他的說話，就觀察他是否言行合一，如果他閒居在家，就觀察他喜好的都是什麼？如果他成為人主之親信，就觀察他進諫的都是什麼，如果他困窘，就觀察他不接受的都是什麼，如果他貧賤，就觀察他不做的都是什麼。使他高興，藉以檢驗他的節操，使他快樂，藉以檢驗他的邪念；使他發怒，藉以檢驗他的氣度，使他恐懼，藉以檢驗他卓異的品行，使他悲

275 求諸人：此處指了解其他人。

276 不肖：奸邪。

277 通：顯達。禮：禮遇。

278 貴：尊貴。進：舉薦。

279 養：贍養。

280 窮：困窘。

281 守：操守。

282 僻：邪念。

283 節：氣度。

284 人：指「仁」，即仁愛。

[285]。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哀，藉以檢驗他的仁愛之心，使他困苦，藉以檢驗他的意志。以上八種觀察和六項檢驗，就是賢明的君主用以衡量、評定人的方法。衡量、評定別人又一定用六戚、四隱。什麼叫六戚?即父、母、兄、弟、妻，子六種親屬。什麼叫四隱?即新朋友、舊相知、鄉親、鄰居。親信四種親近的人。在內憑著六戚、四隱，在外憑著八觀、六驗，這樣人們的真偽、貪鄙、美惡就能完全知曉，沒有遺漏。就像是避雨一樣，所往之處無一處沒有雨水，無所逃避。這就是先代聖王用以識別人的方法。

賞析重點（三）

八觀的意思是：當一個人處境順利時，觀察他禮遇的是哪些人；當一個人處於顯貴地位時，觀察他推薦的是哪些人；當一個人富有時，觀察他養的是哪些門客；當一個人聽取別人的意見後，觀察他採納的是哪些內容；當一個人無事可做時，觀察他有哪些愛好；當一個人處於放鬆的狀態時，觀察他講哪些東西；當一個人貧窮時，觀察他不接受什麼；當一個人地位卑賤時，觀察他什麼事不會去做。

六驗的意思是：使一個人高興，借此考驗他安分守己的能力，看他是否得意忘形；討好一個人，看他有沒有什麼癖性；使一個人發怒，考驗他自我控制的能力；使一個人恐懼，看他能否堅定立場、凜然有為；使一個人哀傷，考驗他的為人；使一個人痛苦，考驗他是否有志氣。

[285] 所以：所用來。

（1）八觀

八觀，就是依據人在不同環境的表現來識才。

通則觀其所禮。

顯貴之時看其所行的賓禮，即有地位時看是否趾高氣揚，蠻橫無禮。

富則觀其所養。

富裕之時看其所養的門人賓客，即富足之後他結交什麼樣的人。

聽則觀其所行。

即聽他們所言之後看他做不做，如何做。

止則觀其所好。

即看他業餘時間追求崇尚什麼。

習則觀其所言。

習是「親信」的意思。當他成為人主親信，有一定的發言權時，看他進諫的是甚麼。

窮則觀其所不受。

即窮困之時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財。

貴則觀其所進。

任要職之時看其推薦什麼樣的人。

賤則觀其所不為。

貧賤時看其是否不為非義之事，儘管地位低下，

決不做有損國格人格之事，堂堂正正，擲地有聲。

（2）六驗。

六驗，也就是依據人的情感來識才。

喜之以驗其守：

使之「得意」，觀其是否「忘形」。

樂之以驗其僻：

使之高興，觀其是否不變操守，是否邪僻不正。

怒之以驗其節：

使之發怒，看其是否能自我約束。

懼之以驗其持：

使之恐懼，看其是否意志堅定，不變信念。

哀之以驗其人：

使之哀傷，看其是否仍能對人有仁愛。

苦之以驗其志：

使之勞苦，看其是否不變志向。

忠廉 《呂氏春秋》

難度：＊＊

一、書籍簡介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在秦國相邦呂不韋的主持下，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雜家名著。成書於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此書以道家學說為主幹，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農家、兵家、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熔諸子百家學說於一爐，閃爍著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秦統一後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呂氏春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全書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餘萬字。

二、背景資料

本章舉要離及弘演為例，說明忠臣對一個國家之重要性。

忠廉（一）

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286]。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為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287]。忠臣亦然[288]。苟便於主利於國[289]，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

忠廉（一）

士的名節不可受到屈辱，這是由於士十分珍視名節。珍視名節，就會把它看得比富貴還尊貴，私利就不足以使士的心情快樂了。即使名列諸侯，擁有萬輛兵車，也不足以使士的心志動搖了。假如受到羞辱，就不願再活下去。像這樣的人，有權勢一定不會自私自利，居官一定不會貪贓枉法，率領軍隊一定不會屈服敗逃。忠臣也是這樣。只要有利於君主、有利於國家的事，決不會推辭不幹，一定殺身捨生為君為國獻身。國家如有這樣的士，就可以稱得上有人了。像這樣的人本來就很難得到，國家之患在於即使遇到了這種人，君主又不了解他們。

忠廉（二）

吳王[290]欲殺王子慶忌[291]而莫之能

忠廉（二）

吳王想要殺掉王子慶忌，但是沒

[286] 虞：通「娛”，使……快樂。

[287] 將眾：率領軍隊。

[288] 然：如此。

[289] 苟：如果。

[290] 闔閭（約前 537 年－前 496 年），姬姓，名光，號闔閭（一作闔廬）。春秋時吳國第 24 任君主，前 514 年～前 496 年在位，被《荀子·王霸》列為春秋五霸之一。

[291] 慶忌（？—前 513 年），春秋時期吳國人，吳王僚的兒子，也稱王子慶忌、公子慶忌 。出

殺，吳王患之。要離[292]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293]？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294]，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295]，**奚**患於不能[296]？王**誠**能助[297]，臣請必能。」吳王曰：「諾。」

有誰能殺死他，吳王很憂慮這件事。要離說；「我能夠殺死王子慶忌。」吳王說：「你怎麼能行呢？我曾經乘六匹馬駕的車追趕他，一直追到江邊，卻趕不上他，用箭射他，他左右手各接了滿把的箭，卻射不中他。而今你拔劍在手卻舉不起手臂，登上車子卻無法憑倚車軾，你怎么能行？」要離說：「士只擔憂自己不夠勇敢罷了，哪裡用得著擔憂事情做不成？大王假如真的能夠相助，我一定能夠成功。」吳王說；「好吧。」

明旦[298]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299]，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

第二天，吳王假裝將要離治罪，拘捕了要離的妻子和孩子，處死了他們，並燒了屍體，揚散了骨獲。要離逃跑了，跑到衛國去見王子慶忌。王子慶忌高興地說：

身將門，自幼習武，力量過人，勇猛無畏，世人都很敬佩他的武功，讚譽他的勇敢。慶忌為練騎射，經常外出打獵，每次校獵的場面都相當排場：他有著虎奔的坐騎、快速的飛象、鏗鏘的鐘鼓、嘈雜的蕭管，伴著千乘華蓋、萬騎獵弓，蹈越山巒峽谷，穿行瀑布溪流，折熊扼虎，鬥豹搏狙。

[292] 要離（？－前 513 年），春秋時代吳國人，中國古代刺客。受公子光派遣刺殺了吳王僚之子慶忌。

[293] 惡：怎麼。

[294] 嘗：曾經。

[295] 患：擔憂。耳：而已。

[296] 奚：哪裡。

[297] 誠：確實、真的。

[298] 明旦：明日。

[299] 摯：通「縶”，拘囚，束縛

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300]，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301]。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302]，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303]：「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304]，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305]，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

「吳王暴虐無道是你親眼所見，是諸侯所共知的。如今你得以倖免離開了他，也算幸運了。」要離和王子慶忌住了不長一段時間，就對王子慶忌說。「吳王暴虐無道越發厲害了，我願跟隨您去把國家從他手裡奪過來。」王子慶忌說：「好。」於是和要離一起渡江。行至江水中流，要離拔劍刺中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揪住要離的頭髮，把他投入江中，等他浮出水面，就又把他抓起來投入江中，像這樣重複了三次。王子慶忌最後說：「你是天下的國士，饒你一死，讓你成名。」要離得以不死，回到吳國。吳王非常高興，願意與他分享國家。要離說，「不行。我決心一死。」吳王勸阻他，要離說。「我讓您殺死我的妻子和孩子，並燒了他們的屍體，揚散了骨灰，為的是有利於事業，但我認為這是我的不仁。為原先的主人殺死新的主人，我認為這是我的不義。王子慶忌揪住我的頭髮把我投入江中，我三次被投入水裡，三次又浮出，我之所以還活著，只不過是王子慶忌對我開恩不殺拉罷了，我已經受到屈辱了。作為士，不仁不

300 間：不長的一段時間。

301 俱：一起。

302 捽：揪住頭髮。

303 卒：最後。

304 說：通「悅」，開心。

305 夫：發語助詞，無義，粵音【扶】。

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306]，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307]伏劍而死。

義，而且又已受辱。決不可再活在世上。」吳王勸止不住，要離最終還是用劍自殺了。

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

要離可稱得上不為賞賜所動了，所以面對大利而不改變他的氣節，要離可稱得上廉潔了，正因為廉潔，所以不因富貴而忘記自己的恥辱。

忠廉（三）

忠廉（三）

衛懿公[308]有臣曰弘演[309]，有所於使。翟人攻衛[310]，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311]，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

衛懿公有個巨子叫弘演，受命出使國外。這時，狄人進攻衛國，衛國的百姓說：「國君給予官位俸祿人是鶴，賜予富貴的是官中的侍從，國君還是讓宮中的恃從和鶴去迎戰吧，我們怎麼能迎戰？」於是潰散而離開。狄人到了，在熒澤趕上了懿公，把他殺了，吃光了他的肉，只把他的肝扔在一

306 特：只，不過。

307 果：最終。

308 衛懿公（？－前 660 年），姬姓，名赤，中國春秋時期衛國第十八位國君。在位時好鶴，賜給鶴爵位、俸祿，致使國家大亂。公元前 660 年，赤狄攻破衛國，衛懿公兵敗被殺。

309 弘演（？－前 660 年），中國春秋時期衛國大夫。奉命出使他國，狄人攻衛，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後前往熒澤為衛侯收屍，剖腹手取懿公之肝納入腹中，以身為棺殉葬了衛懿公。

310 西元前 660 年冬，北方翟（狄）人，從邢國的夷儀（今山東省聊城西南）攻衛。

311 予：賜予，時解作「給予」。

與鶴戰[312]，余**焉**能戰[313]？」**遂**潰而**去**[314]。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315]，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褓[316]。」**因**自殺，先出其腹實[317]，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318]。

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319]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旁。弘演歸來，向懿公的肝復命。復命完畢，他一邊呼叫著上天一邊痛哭，表達盡哀痛之後才停下來，說：「我願給君作軀殼。」於是剖腹自殺，先把自己腹中的內臟取出來，再把懿公的肝放入腹中，而後就死了。齊桓公聽到這作事說：「衛國滅亡一是因為衛君荒淫無道，而今有象弘演這樣的臣子，不可不讓衛國生存。」於是在楚丘重建衛國。

弘演可稱得上忠了，殺身捨生為他的國君而死。他不只為國君而死，又使衛國的宗廟得以重建，祭祀不斷，真可稱得上是有功了。

312 使：差遣。

313 焉：怎麼。

314 遂：於是。去：離開。

315 畢：完畢。

316 褓：表，外衣。弘演剖腹，把懿公的肝置入自己的腹中，猶如給肝穿上外衣。

317 腹實：腹中之物，指內臟。

318 復：重新。

319 徒：只。

賞析重點（三）

要離

在吳國歷史上，吳王闔閭時代是吳國最興盛時期。西元前 515 年，吳王闔閭派專諸刺殺吳王僚，吳王闔閭成功篡位。吳王僚之子慶忌為報殺父之仇，籌集兵力，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以備攻打吳國，奪取父親的王位。當時，不管是吳王闔閭政權的穩定還是百姓和平生活都受到嚴重威脅。為此，要離用苦肉計成功刺殺了慶忌。要離回國後，吳王闔閭親自迎接，並且要重重賞賜要離。要離不願接受封賞，說：「我殺慶忌，不是為了做官發財，而是為了吳國的百姓生活安寧，免受戰亂之苦。」說完，要離拔劍自刎。要離刺殺慶忌是春秋時期的一件重大事件，慶忌的離世不但消除了吳國發展的不穩定因素，而且使當時百姓避免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要離刺殺慶忌順應了當時政治的發展，符合時代的要求，對於推動春秋時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弘演

衛懿公好鶴亡國的故事非常有名。由本文注釋所引用的文獻之多，可以瞭解古人頗重視這則故事。古人從這則故事中提煉的主題大體有二：一是作爲君王的前車之鑒，二是贊頌和弘揚弘演忠君殉主的精神。

古人收集了不少君王無道失國的史實，以資後世君王鏡鑒。衛懿公因癡迷養鶴終至國破身亡，可謂玩物喪志的經典案例。至於後世有多少君王由此得到警示，則不得而知了。反正各朝代君王沉溺於某種喜好的記載史不絕書，高雅的玩藝術、收藏、園林之類，通俗的好娼優、畋獵、木工之類；或者性喜瘋狂聚斂，欲壑難填；或者迷戀揮金如土，享受萬國來朝。其中自不乏玩物喪志者。

君王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肉身凡胎，有個人興趣愛好不足爲怪。然而君王乃家天下的大家長，天下安危繫於一身。因此古代的政治理論中給君王設計了種種的限制，一顰一笑都不得率性而爲，更何況毫無顧忌地沉醉於個人喜好呢？再進一步說，即使君王迷戀某種事物，也不可將這種情感帶到國政之中。

衛懿公喜愛仙鶴到發燒的程度，居然給仙鶴封官加爵。至於百姓的溫飽生死，他全然不放在心上。懿公因好鶴而荒廢國政，因好鶴而致人心離散，民怨沸騰。對此《呂氏春秋・忠廉》評論道：「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

賈誼《新書・春秋》記述了一個細節：「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

在權力私有的前提下，君王觀念裡的民不過是其私有財產，是可以任由自己肆意盤剝搜刮的奴隸。然而，到了外敵入侵的關頭，懿公又要求臣民共赴國難，共克時艱。其實，君王如何對待自己，古代的臣民心裡非常有數；而且如孟子所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臣民怎麼可能那麼容易被君王幾句動情的話所忽悠呢？

再說對衛國大臣弘演忠勇的表彰。弘演所殉者乃荒淫奢靡的昏主暴君，可齊桓公竟被他的精神感動，爲此出兵使「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於是後人由此不遺餘力地贊美弘演的道義感召力。可《三國志・陳矯傳》裴松

之注所引劉向《新序》此文有一重要情節，齊桓公聽說弘演事迹後，說：「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作爲君王，誰不希望自己的臣子都如弘演一般愚忠死忠呢？桓公出兵，不過是昭示臣子們向弘演學習的舉措罷了。

王充《論衡．本性》轉述了儒家文獻記載的這則故事，然後從常識出發進行詳細考證。他認爲，儒書「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因爲「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又「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可見這故事中弘演的事迹經過了漢代儒生的演義，目的就是要樹立一個忠君愛君的完美典範，以供世人仿效。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難度：＊＊＊

一、作者及書籍簡介

馬援（前 14 年－49 年），字文淵。扶風茂陵（今陝西省興平市竇馬村）人。著名軍事家，東漢開國功臣之一。馬援是最著名的伏波將軍，被人尊稱爲「馬伏波」。 馬援（前 14 年－49 年），字文淵。扶風茂陵（今陝西省興平市竇馬村）人。著名軍事家，東漢開國功臣之一。馬援是最著名的伏波將軍，被人尊稱爲「馬伏波」。

二、背景資料

馬嚴 、馬敦兄弟倆是馬援二哥馬余的兒子。兄弟倆的身世悲涼，馬嚴 7 歲時，父親馬余卒於揚州牧任內；8 歲時，母親也辭世西歸。兩個 7、8 歲的小孩突遭大變，父母雙亡，寄養在時任梧安侯相的表兄曹貢家。漢光武帝建武四年 (公元 28 年)，馬援隨劉秀東征，路過梧安，順將馬嚴兄弟帶回洛陽。這時馬嚴已經 13 歲了。以孝悌傳家的馬援，將兄子視同己出，嚴加教誨。此封家書就是經典事例。更可貴的是，馬援寫這封家書給嚴敦二侄時，正是他率軍遠征交趾的時候。在戎馬倥傯，軍務纏身的非常時刻。他還惦記着子侄的教育，忙中尋暇，萬里傳書，殷切之情，流於言表，肅嚴之意，沁人肺腑；而且言簡意賅，字字珠璣。

漢代士人生存環境的險惡與變幻莫測使人時刻保持戒懼狀態，謙虛、謹慎以求保全自我， 從而保證家族的延續和發展。因此，漢代士人們把這種戒懼意識在誡文中轉化爲對修身養德的強調。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320]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321]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322]，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323]！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324]，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325]。父喪致

我的兄長的兒子馬嚴和馬敦，都喜歡談論別人的事，而且愛與俠士結交。我在前往交趾的途中，寫信告誡他們：「我希望你們聽說了別人的過失，像聽見了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聽見，但嘴中不可以議論。喜歡議論別人的長處和短處，胡亂評論朝廷的法度，這些都是我最深惡痛絕的。我寧可死，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孫有這種行爲。你們知道我非常厭惡這種行徑，所以我是一再強調的。就象女兒在出嫁前，父母一再告誡的一樣，我希望你們牢牢記住啊。」

「龍伯高這個人敦厚誠實，說出的話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謙約節儉，待人又不失威嚴。我愛護他，敬重他，希望你們向他學習。杜季良這個人豪俠好義，有正義感，把別人的憂愁作爲自己的憂愁，把別人的快樂作爲自己的快樂，無論什麼人都結交。他的父親去世時，來了很多人。我愛護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們向他學習。（因爲）學習龍伯高不

320 汝曹：你等，爾輩。

321 是非：評論、褒貶。

322 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古時禮俗，女子出嫁，母親把佩巾、帶子結在女兒身上，爲其整衣。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323 耳：如同「矣」，是處解作「啊」。

324 口無擇言：說出來的話沒有敗壞的，意爲所言皆善。

325 清濁無所失：意爲諸事處置得宜。

客，數郡畢至[326]。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327]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328]。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329]。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330]輒[331]切齒[332]，州郡以爲言[333]，吾常爲寒心，是以[334]不願子孫效也。」	成功，還可以成爲謹慎謙虛的人。就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而一旦學習杜季良不成功，那你們就成了紈綺子弟。就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到現今杜季良還不知曉，郡將到任就令人怨恨，百姓的意見很大。我常常爲他寒心，這就是我不希望子孫向他學習的原因了。」

賞析重點（三）

馬援的侄子馬嚴、馬敦平時喜譏評時政、結交俠客，很令他擔憂，雖遠在交趾軍中，還是寫了這封情真意切的信。文章出語懇切，言詞之中飽

326 數郡畢至：數郡的客人全都趕來了。畢：全都。

327 猶：仍然。

328 鵠：天鵝。鶩：野鴨子。此句比喻雖仿效不及，尚不失其大概。

329 畫虎不成反類狗：比喻弄巧成拙。類：像

330 下車：指官員初到任。

331 輒：便、就。

332 切齒：表示痛恨。

333 以爲言：把這作爲話柄。

334 是以：因此。

含長輩對晚輩的深情關懷和殷殷期待，所以能產生這樣的效果，原因有三。

其一、以「汝曹」稱子侄，在文中反覆出現，使子侄們在閱讀時倍感親切。不遠千里致書教諭，也能收到耳提面命的效果。同一稱謂反覆出現，固然可使被稱者自感受到重視，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選用的這一稱謂也傳達出豐富的信息。古人名、字並行，各有其用。一般長輩稱晚輩用名，同輩相稱則用字，如果「爾」「汝」相稱，往往是不禮貌的，但在特定場合下卻又能用以表示親近，如韓愈《聽穎師彈琴》「暱暱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句。作者在信中不依常規稱呼子侄，卻以「汝曹」相稱，這就顯得隨和、親切，拉近了長輩和晚輩之間的距離。被稱的晚輩則可以從中體會到長輩的真情關懷。

其二、苦口婆心，現身說法，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晚輩溝通，而不是空講大道理。如首段說「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只說自己如何，但是態度明確，感情濃烈，自然可以感染晚輩，又何必命令式地不許這不許那呢？至於「施衿結縭」句，更是反覆叮嚀，語重心長，使人感動不已。次段對當世賢良的作爲得失加以對比評析，都是自己觀察社會人生得來的經驗之談。其「刻鵠不成尚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的比喻，警拔有力，發人深省，是傳之千古的警句。而諸如「願汝曹效之」、「不願汝曹效也」的話，雖然只是表示希望，但是字裏行間滿盈着真摯的關愛，比之「汝曹當效之」、「汝曹勿效也」這樣板着面孔的口吻真不知要強過多少倍了！

其三、文中大量而恰當地使用句末語氣詞，起到了表達意義以簡馭繁，

只着一字而含義豐富；表達感情以無勝有，不着情語而情尤真、意尤切的突出效果。文中用「也」表達自己的肯定和期望，態度堅絕；用「矣」、「耳」表達自己的愛憎傾向，情深意長；用「者也」，則表達出對評說對象有所保留或不以爲然。這些合在一起，不僅讀來語氣抑揚，更能使人由此領會充盈在文字背後的教誨、期望、關懷和愛護。

論衡・定賢（一則） 王充

難度：＊＊＊

一、作者及書籍簡介

王充（27 年－約 97 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東漢哲學家。著有《譏俗節義》、《政務》、《論衡》、《養性書》等書。但只有《論衡》保存下來。近人黃暉撰《論衡校釋》30 卷，是較為通行的版本。後漢三賢之一（與王符、仲長統齊名）

《論衡》，是中國東漢時期思想家王充的重要著作。全書共計十三卷，八十五篇，佚亡一篇，與《後漢書·王充傳》的說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紀篇》中卻說「吾書百篇」，「吾書亦才出百」，可能《論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曄寫《後漢書》時僅可見到 85 篇了。《論衡》曾長期未流傳至中原。蔡邕來到吳郡後得到了《論衡》。王朗擔任會稽太守時，也拿到了該書，王朗後來前往許都時，將該書一同帶去，論衡因而逐漸流傳開來。該書主要闡述了作者無神論的思想觀點，對當時社會上讖緯盛行，社會上層和民間流行各種神秘主義進行了批判。

因為《論衡》一書被認為是「詆訾孔子」，「厚辱其先」，故遭到當時以及後來的很多統治階級的冷遇和禁錮，將它視之為「異書」。

二、背景資料

〔定賢〕是王充〔論衡〕第八十篇的名稱；文中採用設問的方式，提出識別賢人的標準，揭露當時評選和任用人才的問題。本章遍舉古人事跡為例，以論證成敗得失不足以論英雄。

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醫夏無且是矣。

荊軻[335]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為秦所擒。當荊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336]以藥囊提荊軻。**既而**天下名軻為烈士[337]，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為秦所擒[338]，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339]，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荊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

人們辦事情，有的心意盡到瞭然而事情卻沒有辦成功，事情沒有辦成功但是氣勢卻震撼山嶽。荊軻和御醫夏無且就是這樣的人。

荊軻到秦國去的計畫，原本是想劫持秦王將他活捉到燕國，偶爾不巧，被秦國捉住了。當荊軻追逐秦王，秦王環繞柱子而奔逃的時候，御醫夏無且用藥囊投擲刺客荊軻。後來，天下的人都稱荊軻是壯烈之士，秦王賞賜夏無且二百鎰金。荊軻被秦國捉住，沒有立下活捉秦王的功勞，夏無且用藥囊投擲刺客，對救護君王並沒什麼好處，然而人們之所以仍然稱讚荊軻，秦王仍然賞賜夏無且，是因為他們的心意盡到了氣勢也很旺盛的緣故。天下的人士不會因為荊軻沒有立下功勞而不稱讚他的道義，秦王也不會因為夏無且沒有做出功效而不賞賜他的心意。

---

335 荊軻（？－前 227 年），戰國末期衛國人，著名刺客。也稱慶卿、荊卿、慶軻。受燕太子丹之託入刺秦王政，失敗被殺。荊軻其人典故被收錄在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傳·第二十六》之中，「圖窮匕見」的典故即來自此。

336 前 227 年，燕國派荊軻出使秦國，圖窮匕見，欲刺殺秦王政，荊軻圍著柱子追秦王，因秦法規定秦國大殿侍從不能帶兵器，夏無且用藥囊扔向荊軻予以阻攔，其後秦王政拔劍擊殺荊軻，並賞賜夏無且黃金 200 鎰，稱無且愛我。漢朝公孫季功、董仲舒（董生）都和夏無且交友，他們把這件事告訴司馬遷。

337 既而：後來。

338 夫：無義，發語助詞

339 然：然而、但是。

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

心意好就不必檢驗是否成功，道義盡到了就不必考慮事情是否辦好了。道義有餘，功效不足，心意巨大而功勞細小，明智的人就會賞賜這樣的人，昏庸的人就會懲罰這樣的人。

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340]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341]，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342]，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343]，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如果一定只考慮功效而不考察心意，只論表面效果而不考察內心意圖，那麼，豫讓拔劍砍趙襄子衣服這件事，就不值得記載：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屍體這件事，不值得記載；張良錘擊秦始皇誤中隨從的車子這件事，也不值得記載。三個人都是由於客觀環境不利，考慮謀畫得不周全，僅僅有氣勢而沒有實際功效，心懷報仇的計畫而不能達到報仇的目的。這是功效不可以檢驗賢人的第三點。

[340] 是則：那麼

[341] 豫讓，姬姓，畢氏。春秋戰國時期晉國人，是晉國正卿智伯瑤的家臣。晉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趙、韓、魏聯手在晉陽之戰中攻打智氏，智伯瑤兵敗身亡。為了給主公智伯瑤報仇，豫讓用漆塗身，吞炭使啞，暗伏橋下，謀刺趙襄子未遂，後為趙襄子所捕。臨死時，求得趙襄子衣服，拔劍擊斬其衣，以示為主復仇，然後伏劍自殺，留下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歷史典故。

[342] 周敬王十四年（前五〇六年），冬十一月闔閭重用伍子胥，並重用伍子胥發掘的孫武為元帥，發兵擊敗楚國。次年四月，破楚首都郢（今江陵紀南城），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報父兄之仇。

[343] 秦始皇廿九年（前218年），始皇途經博浪沙，隨行車隊突然遭到一個一百二十斤（約30公斤）重的大鐵椎撞擊，但大鐵椎誤中了秦始皇車隊的其他馬車上，行刺失敗，主謀張良祖先五代仕韓，為韓國之恨報仇，幾乎散盡家財，招募死士，謀殺秦始皇，後來找到一個大力士，以大鐵椎撞擊秦始皇的車駕，惜誤中副車，秦始皇為此大索十日，追捕甚急。張良惟有改名換姓，逃到下邳躲藏起來

三、賞析重點

王充認為漢代選拔任用官吏的標準五花八門，卻只是選出「俗士」，並非「真賢」。因此，他編寫了《定賢》篇，詳細說明了選出真才之法。

〔定賢〕首段說：「世人雖言知賢，此妄言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其意在問用什麼來識別賢人，怎樣識別賢人。後段文字批駁了十九種識別賢人的觀點；以前七例說明如下：**第一**，為官居高位身享富貴的人不是賢者，因為當官的因素要看個人的才能，而不是天命。**第二**，侍奉君王，使其舒心少有過錯的人，不是賢者，因為此等人諂媚逢迎，靠體態優美，受到過多的恩寵。**第三**，朝廷下詔由官吏選拔舉薦的人才，也不是賢者，因為會籠絡人心，廣泛結交的人，易受人稱讚，而清廉正直的人卻與鄉里關係淡漠，甚至不為人所知。**第四**，孔子曾把好人所稱讚、壞人所毀謗者當做賢者，但是如何判別提出毀譽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所以徒靠毀譽也無法識別賢人。**第五**，眾人所歸附，賓客極多的人不是賢者，因為只有給人利益的達官貴人，或者禮賢下士的封君，才會有人歸附。**第六**，居位治人，得到民心歌詠的也不是賢者，因為百姓易被虛假的恩惠所感動。**第七**，任職作官有顯著成效的人也不是賢者，因為國家的治亂不是由於風調雨順等自然條件所決定的，更何況在執行者的背後還有決策者，其功績也不可抹滅。除了上述七種外，孝悌父兄、為君死難、名節特殊、全身免害不受刑戮、放棄國君的權位富貴而歸於貧賤的人等，王充均據理辯駁其人並非賢者。如此，似乎賢人難以辨別，但王充卻認為辨識賢人甚至比工匠製作器具還要容易。

王充所認為的識別賢人的關鍵是「**觀善心**」。因為有善心則有善言善行，足以齊家治國，鞏固綱常名教。〔定賢〕篇說：「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

為賢矣。」其次，王充注重道理真確、行事純正，反對用急功近利，苛求實效的態度去要求賢者，〔定賢〕篇說：「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為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即是識別賢人應重視內在的心辯，而不是外在的口辯，因為內心善良的人常是不善自我表現的，易被眾人視為不肖，此即所謂的曲高和寡。〔定賢〕篇最末總結賢人標準，王充提出唯有桓譚稱得上是漢之賢人，雖然桓譚因為反對讖緯迷信而觸怒光武帝，被斥為非聖無法，遭貶而死。和孔子作〔春秋〕被尊為素王相比，桓譚作〔新論〕，可稱是素丞相；這項評選標準，王充可能也有為自己說法之意。

可見，王充選拔人才的思想頗具系統，一以貫之，即「觀善心」，因此他才認為一人之成敗得失往往受外在環境等因素影響，未可以結果論英雄。

教條示龍場諸生（節錄）　王守仁

難度：＊＊

一、作者簡介

王守仁（1472 年 10 月 31 日－1529 年 1 月 9 日），幼名雲，字伯安，號陽明子，謚文成。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浙江省寧波餘姚市）人，明代思想家、哲學家[1]、書法家兼軍事家、教育家，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等軍功而封爵新建伯，隆慶時追贈侯爵。王守仁是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不但精通儒、釋、道三教，而且能統軍征戰。

因他曾在貴陽修文陽明洞天居住，自號「陽明子」，故被學者稱為「陽明先生」，後世一般稱王陽明，其學說世稱「陽明學」，在中國、日本、朝鮮半島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二、背景資料

武宗正德元年，王守仁三十四歲，以上書救戴銑等，忤宦官劉謹，廷杖幾死，貶為貴州龍場驛丞。時龍場猶窮荒不文，守仁日與諸生講學不輟，書此教條以為訓示。

立志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344]惰，玩歲愒[345]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346]，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347]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348]賤惡[349]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	志向尚未立定，天下間沒有任何可能完成的事情。縱使是各種工匠、技術手藝之事，也沒有不是以立志為本的。現在求學的人往往荒廢學業不肯用功、整天貪玩浪費時間、各種學問通通沒有完成，都是因為志向還沒有立定的緣故而已。所以說一個人立志要做聖人，就會變成聖人；一個人立志要做賢人，就會變成賢人。志向如果不立定，就像一艘沒有方向舵的船、也像一隻沒有「馬勒口」的馬，到處漂蕩、到處亂跑，最後不知道會跑到哪裡去。從前有人說過：「如果你做好事而父母氣你、兄弟怨你，親戚鄰居討厭你，那麼你不肯做善事，還說得過去；如果你做好事，父母愛惜你、兄弟喜歡你，親戚鄰居敬重信任你，那麼你又何苦不做善事呢？如果一個人做壞事，父母愛你、兄弟喜歡你，親戚鄰居敬重信任你，那麼你做壞事還說得過去；如果你做壞事，父母氣你、兄弟怨你，親戚鄰居討厭

344 曠廢隳惰：曠：空也，廢也。隳：毀也。㊢[揮]，[fai1]；㊣[huī]。惰：怠也，不恭也。即空疏，怠懈之意。意謂荒廢學業。

345 玩歲愒時：玩：輕慢也。歲：時光也。愒：荒廢也。㊢[概]，[koi3]；㊣[kài]。意指浪費光陰。

346 無舵之舟，無銜之馬：馬銜所以制之行也，即今所謂馬口鐵。舵，導方向。銜，節行止。喻立身處世，必須方向正確，行止有節。

347 底：止也。底止，結局也。謂達到目的之意。

348 宗族鄉黨：宗族：謂同宗同族之人。鄉黨：同鄉也。

349 賤惡：賤：鄙視、輕蔑也。惡：動詞，討厭也。㊢[wu3]；㊣[wù]。

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你，你又何苦做壞事、做小人呢？」各位同學想到這裡，大概就知道應該立志的方向了。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350]之。悉[351]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352]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353]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354]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355]，我以是[356]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357]我，凡攻

責善

「責求向善，是朋友之間必須的道義」。話說回來，必須「忠心勸導並且好好的開導人家」，竭盡自己的忠實愛護之心，做最委婉曲折的表達，讓人家聽到而可以聽從，思考過後而可以改正，有所感悟而不會怨怒。如果先把人家的過失加以公開揭露，竭盡所能的攻擊，使得人家沒有容身之處，人家反而會激發出慚愧羞恥憤怒怨恨的心理，就算想要放下身段聽你的，在形勢上卻不可能做到了。這反而是刺激人家使人家做壞事了。所以說：所有攻擊人家的陰私，來求取正直之名的行為，通通不能認定是「責求向善」。話說回來，我們自己用這種方式對待別人，是不可以的；別人用這種方式對待我們，凡是攻擊我們缺點的人，都可以說是我們的老師，怎麼可以不樂於接受

350 忠告而善道：告：勸告也。㗎[谷]，[guk1]；漢[gào]。忠告：真誠勸告。善道：好言相勸也。《論語．顏淵》：「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351 悉：竭盡。

352 繹：揚雄《方言》曰：「繹，理也。絲曰繹之。」《註》曰：「言解繹也。」意謂疏理其品行。

353 訐：揭人陰私。㗎[揭]，[kit3]；漢[jié]。

354 沽直：沽：獵取也。沽直：故作正直，以獵取聲譽也。

355 雖然：雖：雖然；然：如此。

356 是：此。

357 諸：「之於」的合音。

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358]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359]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360]，而遂[361]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362]，而婉不至於隱[363]耳[364]。使[365]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366]教學相長[367]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而心存感激呢？我在聖人之道上實在還沒有什麼心得，學問也很粗疏，辱蒙各位同學跟從我在這裡學習，我常常整夜都在想：我連罪惡都還難以避免，更何況過失，就更是難免了。有人說：「侍奉老師不要冒犯，也不要隱瞞」，於是就以為對老師是不能夠勸諫的，其實這是錯誤的。真正勸諫老師的方法，是「正直而不可以冒犯」、「委婉而不可以隱瞞」而已。如果老師我是正確的，也藉著同學們的勸諫而證明我的正確；如果我是錯誤的，也因為同學的勸諫，而使得我得以改正我的錯誤。原來教與學，是可以互相使對方增長的呀！各位同學要責求向善，應當從我身上先開始。

[358] 安：怎麼。

[359] 謬：《說文》曰：「狂者之妄言也。」此處為自謙語。

[360] 事師無犯無隱：犯：冒犯。隱：隱瞞。意指事奉老師態度，既不能冒犯，也不可隱瞞。語出《禮記．檀弓》。

[361] 遂：於是。

[362] 直不至於犯：直接指出老師過錯時，態度不致於冒犯。

[363] 婉不至於隱：婉曲說出老師過錯時，內容不致於隱瞞。

[364] 耳：而已。

[365] 使：假如。

[366] 蓋：原來。

[367] 教學相長：教者和學者互相砥礪，相互促進。《禮記．學記》曰：「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四、賞析重點

錢賓四先生論陽明學問，曰：「要研究王學的人，不要忘記了他成學前的一番經歷。他說立志，說誠意，說事上磨練，說知行合一，說易簡，說真切。他說的一切，要把自己成學前的種種經歷來為他下注釋。忘了他的實際生活，來聽他的說話，永不會瞭解他說話的真義。聽了他的說話，忘了你自己的實際生活，更不會瞭解他說話的真義。」（《王守仁》）讀陽明文章，絕對不在修辭章句中打轉，而在其言事行為上求證，方能有所得著。

王陽明於《教條示龍場諸生》中，揭示「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事，作為初學入德之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陽明所示，為其身體力行者，故常言「得之言意之表，誠諸踐履之實」。茲就陽明事蹟，以證其躬行實踐工夫。

1. 立志

陽明十二歲就學。嘗問塾師，曰：「何者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陽明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讀書，必先立其志。志有高下，一生路向，本自志向。志於登第，則一心功名利祿，榮華富貴，榮辱得失；志於聖賢之道，則頂天立地，開出朗朗光明氣象。嘗兩次會試不第，同舍有以不第為恥。陽明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是以「立志而聖」，「立志而賢」，就是陽明宿志。就算陽明嘗醉心於藝文，亦曰：「使學如韓柳，不過為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為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為期，非第一等德業乎？」

為聖為賢，是陽明一生志向，一生實踐，非徒紙上夸夸而談者。陽明先生，終為一代大儒，皆由宿志早立。

2.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傳習錄》屢有言之，曰：「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責善之方，忠告善道。陽明一以貫之。《傳習錄》記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旁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似欲有所辯。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祇滋養得這個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祇是養得此根。」陽明欲責孟源好名之病，並非一味斥責；而是多方譬喻。例如種植，必先將舊有無用之大根，徹底剷除，旁邊所植之嘉穀，方得滋養。改過之道，亦是如此；當革面洗心，纖芥不留，方可日新。是以責善之方，其心在忠告，其法能善道。

古硯說　許獬

難度：＊＊

一、作者及典籍簡介

許獬（1570 年－1606 年），原名許行周，字子遜，號鍾斗，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翔風里十九都後浦（今金門縣金寧鄉後湖村）人，軍籍。明朝政治人物。許獬曾祖許以罔，祖父許間，父親許振之，母親陳氏；早年出身縣學附學生，以《易經》中萬曆二十五年（1597 年）舉人第五十九名，二十九年（1601 年）會試中式第一名[1]，廷試二甲第一名進士，三十一年（1603）九月，初授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旋因才學俱優，獲擢文林郎。性耿介，以天下第一等人品自勵。其制義痛快直截，天下士爭慕效之。以思親望雲成病，請假歸，卒於鄉，年僅三十七。

二、寫作背景

文章借古硯之事，聯繫現實，對當時盲目好古、仿古的風氣進行針貶，並在文章最後點明寫作緣由。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368]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為古也。**已而**[369]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使損毀。」予聞**諸**[370]言，亦從而寶之，**不暇**[371]辨其為真五代、宋與否。

我家有一方古硯，是過去因友人之贈送得到的，接受了後就放著，當作一方（普通）硯臺使用，不知道它是一方（珍貴）古硯。不久有能辨識古物的人告訴我：「這是五代、宋時之物，年代很久了，應該謹慎地把它當作珍寶一樣收藏著，不要讓它受損和毀壞。」我聽到了他的說話後，也就依從了他的話把（這方硯）當作了寶貝，但沒時間來辨識它是否真的是五代、宋代之物。

雖**然**[372]，**斯**物而真五代[373]，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374]，豈知其必不毀、必至于今而為古耶？蓋至于今，而後知其為五代、宋時，不知其在五代、宋時，所寶為周、秦、漢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375]乎？而又

雖然這樣，這器物如果真的是五代、宋時之物，當時之人也只僅僅把它當作一個硯臺來使用罷了，豈知它必然不毀壞、必然傳到現在而成為一件古物呢？傳到現在，然後才知道它是五代、宋時（的寶物），不知道它在五代、宋時，那些把周、秦、漢、魏以上時期的器物當作珍寶的人，視（五代、宋時的）硯臺又如何呢？而又不知道將那些周、秦、

368 遺：贈族

369 已而：不久、後來。

370 諸：相當於「其」

371 不暇：沒有空閑。

372 然：如此。

373 斯：此。

374 耳：而已。

375 奚如：即如何、怎樣

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又奚如？

漢、魏以上時期的器物，拿來給周、秦、漢、魏以上時期的人看，那時期的人自己看這些器物又如何呢？

人見世之**熙熙**[376]者，沉**酣**[377]于紛華[378]綺麗[379]之樂，奔走于權貴要津[380]之門，**褰**裳**濡**足[381]，被僇辱[382]而不知羞，于是有一人焉，出而**矯**[383]之，卓然[384]以道自重，以淡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樂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

人們看到世上那些和和樂樂的人，沉醉于奢華豔麗的享樂中，在權貴和地位顯赫的人的門前來回奔跑，撩起下裳，沾污腳足，遭受羞辱卻不知道羞恥。於是這時，有一個人站出來糾正這種風氣，高高直立、守道自重，憑淡泊的心態守住自己的操守，拿古代先人之琴、書、圖畫、器物以玩味、娛樂自己，並且取名曰「好古」，所以大凡能名曰「好古」的人，一定不是庸俗之人，因為那不是庸俗之人所喜歡的，則庸俗之人也就追隨並模仿著他們。

376 熙熙：和樂貌。

377 酣：滿足。

378 紛華：繁華、奢華。

379 綺麗：華美艷麗。

380 原指水陸交通要道，又喻指顯要地位。

381 褰：撩起。濡：沾污。整句形容汲汲營營追逐名利之樣子。

382 僇辱：侮辱。

383 矯：糾正。

384 卓然：突出之貌。

于是士之**射**[385]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386]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夸**[387]士，而士之慕為古而不知務[388]者，亦**每**[389]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390]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391]，而猶嘵嘵然[392]竊好古之名，以求其自異于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

於是讀書人中那些追求財利、求得上進的人，一定想竭盡辦法拿出權貴們沒有的東西，以奉承那些權貴要人；權貴要人也時時拿出自己的器物的在讀書人面前誇耀，而那些羨慕「好古」卻不知追求什麼的讀書人，也每每與世人競爭角逐，一定要仿效他們所擁有的器物而後舒暢。唉！這不是真能「好古」，只不過與庸俗之人趣味相同罷了。既然與平庸世俗的人愛好相同，猶且吵吵嚷嚷，偷竊「好古」的名聲，來顯示自己與那些庸俗之人不一樣，不知道他們的名聲是這樣，而他們真實想法卻不是這樣的。

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為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393]得其手澤[394]之所

我所說的好古之人，想學習他們的道義、寫他們那樣的文章、思念他們的人卻不能相見，上下徘徊，期望只能得到他們的遺墨、遺物來保存把玩，就好像恍然見到他們真人一樣，因此喜好而不

385 射：謀取。

386 諂：奉承。

387 夸：通「誇」，誇耀、炫耀。

388 務：追求。

389 每：每每、時常。

390 特：只不過。

391 夫：無義，發語助詞。

392 嘵嘵然：吵嚷貌。

393 庶幾：表示期望的語氣，或許可以。

394 原指手汗，後引申指先人前輩之遺墨、遺物。

存而以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為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予**觀今世之所好[395]，**大率**[396]如是，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會厭惡。所以古代的那些「好古」的人，不是因為他們留下的器物、而是因為他們的為人（而好）。我看當今人之所愛好，大概都像這樣。不能詳盡闡述，只能表述相近似的，就寫了一篇〈古硯說〉。

三、賞析重點

1. 先敘後議，親近切身

許獬並非一開首便作議論，而是先作敘述，謂得一友人遺硯，受置而用，而後來有識者告之古，宜寶藏勿毀，藉著此事，許獬繼而再探討「古」之價值，再發庸俗者好古之云者，後文之一切議論，皆出於首段而敘述而發起，許獬先敘而後議，打破論說文常規格局，一則吸引讀者閱讀興趣，二則營造親近之效果，令讀者感受到其所論說之事的切身性。

2. 一氣呵成，天衣無縫

本文之段落銜接極為自然，可謂不見痕跡，讀之有行雲流水之勢。首先敘述許獬友人遺贈古硯而有識者告之古一事，引起後文之討論；第二段承此發展，論說所謂「古」的價值，其實取決於時代前後，否定純粹因為器物之古而珍藏之的應然性；然後，許獬既推翻其「古」之價值，又在第三段追溯時人好古之本源；進而再於第四段，承第三段之本源見，抨擊今所謂好古者之庸俗；許獬既不斷否定今之所謂好古，則有說明真好古之必

395 予：我。

396 大率：大概。

要，故許獬在第五段強調及確立真正好古的意義和價值，並申明以古硯之小，見今世所好之大，擴大了抨擊之對象。

由此可見，本文之結構可謂層層相承，銜接穩妥而自然，有流水行雲之文氣，此又有別於韓愈〈師說〉泉源分流之勢。

3. 論證嚴密，淺顯明白

在第二段，許獬假設五代、宋人觀其古硯，又假設周、秦、漢、魏以上人，觀周、秦、漢、魏之物，推斷當世人不重視當世物，論證出所謂「古」之價值，純粹是從後人角度而論之，非其物本身為寶也，許獬只是運用一般的事理邏輯，否定「古」之價值，可謂淺顯明白，要理解並不需要有先決條件，如引用論證，若讀者不明白所引用之名言，則不能收其效了，文中論證展示作者嚴密之邏輯推理能力，見許獬之長於思辯。

4. 以小見大，發人深省

本文雖以「古硯」為題，但實則所見者，並不單純在於古硯，亦不單純在於好古，故許獬於文末寫道：「觀今世之所好，大率如是，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他實際是以小見大，所謂好古也者，其實並非真正好古，而只是隨波逐流，世上有許多所謂「好」，其實亦非真好，而是因為背後種種之現實、世俗原因，竊好之名。許獬雖然並無明言，不過讀者自可深思，〈古硯說〉之抨擊對象，其實是十分廣泛的，讀之無不令人三省。

廉恥 顧炎武

難度：＊＊

一、作者簡介

顧炎武（公元 1613 – 1682），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因景仰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為人，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尊稱為亭林先生。江蘇蘇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儒。

二、寫作背景

本文選自《日知錄》卷十七《廉恥》條中的一段。此書是顧炎武的一部筆記體著作，共三十二卷，對政治、經濟、經學、文學、風俗、文字、歷史、天文、地理等具體問題有精要的論述和考辨。他對此書十分重視，認為：「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本文主張人須有廉恥之心，「行己有恥」，雖是對儒家傳統學說的繼承，但實際上卻是作者生處明清鼎革之際，對變節仕清遺臣的針砭。當時在清人利誘威逼下，有不少明遺臣投降變節，屈膝為官，故為作者所不齒。

《五代史・馮道傳》[397]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398]。善乎管生之能言也[399]。禮義，治人之大法[400]，廉恥，立人之大節[401]。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402]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歐陽修《五代史》的〈馮道傳論〉裡頭說：「『禮、義、廉、恥，這是國家的四種網紀；如果這四種網紀不能發揚出來的話，那麼國家就會滅亡了。』管仲說的話實在是很有道理啊！禮、義，是管理百姓的大規範；廉、恥，是教化百姓的大操守。因為人如果不廉潔的話，那就沒有什麼東西他不想去要的了；人如果沒有羞恥的話，那就沒有什麼事情他不敢去做的了。個人到這樣的地步，那麼災禍、失敗、混亂、滅亡，也將統統降臨到自己的身上。何況那些身為朝廷大臣的人，卻什麼東西都想要（不廉潔），什麼事情都敢做（沒羞恥），那整個天下那有不敗亂，整個國家那有不滅亡的道理呢？」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403]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

但是在這四種網紀中，恥是尤其特別重要的。所以孔夫子在談論士人的時候說：「自己做事情要能夠有羞恥心。」孟子說：「人是不可以沒有羞恥心的。人如果

[397] 馮道是五代時瀛州景城（今河北省交河縣東北）人，字可道，自號長樂老，後唐、後晉時歷任宰相，後漢、後周時又歷任太師，並曾在契丹任過太傅，歷事五姓十君，常遭後世非議。

[398] 禮、義、廉、恥是治理國家的四個綱要；四綱如果得不到伸張，國家就會滅亡。

[399]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好啊！管仲能夠說出這些話。管生：即管敬仲，字仲，名夷吾。春秋時齊國著名政治家，相於齊，輔助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生：先生。能言：有獨到的見解。

[400] 禮義，治人之大法：禮和義，是治理百姓的重要法則。

[401] 廉恥，立人之大節：廉和恥，是教化人民的重要德目。

[402] 廉恥，立人之大節：廉和恥，是教化人民的重要德目。

[403] 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所以孔子評論士人時曾說：「為人立身處世，要能知羞恥。」

恥，無恥矣[404]！」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405]！」**所以然**者[406]，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407]，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408]。

能夠把沒有羞恥心當作是可恥的話，那就不會招來恥辱了。」孟子又說：「羞恥心對於人實在是非常重要啊！一個愛用心機，到處欺騙的人，他是不會擁有什麼羞恥心的。」之所以這個樣子，因為人不廉潔而到了違背禮法、冒犯義理的地步，它的原因都是出自於人沒有羞恥心啊！所以士大夫沒有羞恥心，這就叫做國恥。

吾觀三代以下[409]，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410]，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411]，雞鳴不**已**於風雨[412]，**彼**昏之日，固未**嘗**

我看夏、商、周以後，世風敗壞、道德衰微，拋掉了禮義，捨棄了廉恥，這不是一朝一夕短時間所能夠造成的。然而，松柏是在寒冬時節，最後才凋零；報曉的公雞不會因為風雨冥暗，就停止了啼叫。在那眾人昏昏醉醉

404 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人如果能以無羞恥之心為可恥，就可以遠離恥辱了！另一解法：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不知羞恥的那種羞恥，真是不知羞恥啊！兩說俱通。

405 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羞恥之心對人而言，關係重大；玩弄機謀巧詐的人，是沒有羞恥之心的。機變之巧：指投機取巧的事。孟子兩段說話俱出自《孟子．盡心上》。

406 所以然者：他們之所以這樣說的原因。然：如此，這樣。

407 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是因為人不廉潔，而做出違背禮義的事情來。悖：違反，違背。㗎[焙]，[bui6]；㳽[bèi]。

408 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所以士大夫的無恥，就叫作國恥。

409 吾觀三代以下：我看夏、商、周三個朝代以後。

410 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世道衰微，捐棄了禮、義、廉、恥。
捐：拋棄。

411 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語出《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通「凋」。此句以寒冬時最後才凋零的松柏，比喻君子雖處逆境仍能堅守節操。一說「後彫」即「不彫」。

412 雞鳴不已於風雨：語出《詩經．鄭風．風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比喻君子雖處亂世，仍能不變固有操守。已，停止。

無獨醒之人也[413]。**頃**[414]讀《顏氏家訓》[415]，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416]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417]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418]，**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419]，彼闇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24]！

的時代，本來就未必沒有獨自清醒的人。最近，我讀到《顏氏家訓》，裡頭有段話說：「北齊有位士大夫，他曾經告訴我說：『我有個小孩，已經十七歲了，頗懂得書信的寫法。我找人教他鮮卑話和彈琵琶，漸漸地快要學會了。用這兩樣才藝去扶侍公卿貴人，不會不受到特別寵愛的。』我那時低著頭沒有答話。真奇怪，這個人用這種方式教導孩子啊！如果要透過這樣的事情，才能夠獲得卿相的高地位，我也不希望你們去做哪！」唉！顏之推不得已而在亂世出來做官，還能說出這樣的話，仍然有著古代〈小宛〉詩人譏刺政教缺失的用意；相形之下，那些喜歡遮遮掩掩、迎合討媚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慚愧嗎！

---

413 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在那昏暗的時代裏，本來就不曾沒有保持清醒的有志之士。彼：代詞，那。㗎[比]，[bei2]；讀[bǐ]。獨醒：用屈原《漁父》中「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之語典。

414 頃：最近。

415 《顏氏家訓》：北齊人顏之推（約公元 531 – 595）撰，內容是記敍作者個人經驗，對歷史、社會、立身處世之看法，以作為家中子弟們的生活和為人準則。

416 鮮卑語：北齊的主要統治者為鮮卑人，故朝中多說鮮卑語。

417 汝曹：你們，指顏之推的子弟輩。乃長輩對晚輩之稱呼。曹：同「輩」。

418 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顏之推逼不得已要在亂世中出仕為官。由於家勢不顯赫，欠缺庇蔭，食指浩繁，而北方朝廷政教嚴厲，不容許為官者隱退，所以顏之推才不得不為官。顯見他為官是不得已的。

419 尚有《小宛》詩人之意：還有《詩經．小雅．小宛》中作者處於亂世之中教子為善自守之深意。《詩經．小雅．小宛》有「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句，意思是勸子女要早起晚睡、勤勉自勵，切莫對不起生自己的父母。

三、賞析重點

本文旨在通過標舉禮、義、廉、恥四維，重建作為一個真正士人之氣節，並強調四維之中，以「恥」最重要。認為士人官吏無羞恥之心，為達目的就會比一般人更無所不用其極，對國家社會造成巨大傷害。文中體現了顧炎武高尚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

從內容言之，本文可分為三段。第一段由開首至「國家其有不亡者乎」，講述禮義是治人之大法，廉恥是人立身之根本。而士大夫沒有廉恥是造成國家動亂、敗亡的重要原因。作者首先引用《五代史．馮道傳》序中的評論作論證，序中引用到管子的話，認為「禮、義、廉、恥是國家的四個綱目，如果四維得不到伸張，國家就會滅亡」。序中又強調：「禮、義是治人的方法，廉恥是教化人民的重要道德準則。因為不廉就會無所不取，不恥就會無所不為。人如果這樣，禍亂就會相尋。而如果身為大臣者無所不為，則天下怎會不亂，國家怎會不亡呢？」以上第一段整段都是《馮道傳》中的話，顧炎武引述的目的無非強調四維重要，四維中則廉、恥關乎國家興亡。

第二段轉入焦點論述，強調四維中「恥」最重要。作者引用孔子論士的話說：「要用羞恥的心來約制自己的行為。」又引用孟子的說話：「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人如果能以無羞恥之心為可恥，就可以遠離恥辱了。」又再引孟子說：「羞恥對人至關重大，幹投機取巧勾當的人，是沒有羞恥之心的。」作者認為，孔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人不廉潔而做出背棄禮義的行為，最初都產生於沒有羞恥之心。因而士大夫之無恥，就叫做國恥。

第三段指出在亂世之中，也有保持獨醒的人，故處乎亂世，更要保持守廉知恥，潔身自好，作者並引顏之推之語及以顏氏為例，指出

守廉知恥的重要，且借以抨擊明末清初失節仕清的人。作者認為夏、商、周三代以後，世道日微，捐棄禮義廉恥者，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但孔子都說過松柏在天冷之後才凋零，《詩經．鄭風．風雨》也謂在風雨之夜，雞鳴仍然不止，在昏暗的年代，本來就有保持清醒，以廉潔自守的人。作者又以自己讀《顏氏家訓》中《教子》的記載：「齊朝有一個士大夫，曾經對我說：『我有一個兒子，已經十七歲了，很通曉書信奏疏之類的文章，教他學鮮卑語和彈琵琶，稍稍想他能通曉了解，以此來侍奉朝中的公卿大臣，沒有不寵愛他的。』我當時低頭不語。奇怪啊，這個人教兒子的方法！如果像這齊朝士大夫這樣做而自己成為卿相大臣，我也不願你們這樣做。」作者以為，顏之推逼不得已在亂世出仕，還能說以上的話，還有《詩經．小雅．小宛》的作者在亂世中教子為善的深意，作者反問：這使那些欠缺氣節而媚世的人，能不羞愧嗎？

若從賞析角度言之，本文約有以下幾方面。其一，具時代精神的嚴肅立意。顧炎武所處是明末清初之際，明代亡國，清兵入主中原，對漢人造成極大衝擊，作為忠於明室的愛國士大夫顧炎武對當時降清仕清的明人極之不滿，寫了多篇抨擊這些貳臣的文章。

顧氏首先指出古來以詩文欺人者首推謝靈運、王維，而當時入清的明遺民中，就有些投身異朝的人卻發忠憤之情於詩文中，這些人比謝、王二人更欺人。其次，顧氏概述這些以文辭欺人者的特徵是：早上賦忠憤、不忘故國之詩篇，晚上卻奉異朝之命為官。所以顧氏說不可輕信人之文辭，人之真偽是不能從言辭辨別的。再次，顧氏舉了曾賦悲悼周朝覆亡詩篇的東周大夫、其辭每見煩亂的逐臣屈原及淡然處世卻偶有憤激之言的陶潛為例，說明這些人的表現才是真，其他急着透過文辭表現自己忠厚的人的行為都是偽的。最後顧氏推出結論：只有看清人情的真偽、摒除假意表白之言，才能履行君子之道、振興王者之事。顧氏此說其實是要求人品與文品的統一，使為人臣者回復忠

信之道。《廉恥》一文則是從人品方面着筆，以歷來古人對廉恥的論述作論辯，以及引顏之推逼不得已仕於亂世而能說出着子弟行善守義的說話作例，抨擊變節仕清的明舊臣，體現了顧炎武高尚的民族氣節，立意嚴肅而具現實意義。

其二，本文議論焦點集中，論據具針對性。全文主要圍繞「廉恥」二字展開，先引借《五代史．馮道傳》之評語說起，並引及孔子論士、孟子論無恥之語，然後帶出焦點「恥為尤要」，接再引孔子論松柏之語，復引《詩經．鄭風．風雨》之句，屈原「眾人皆醉我獨醒」之句，《顏氏家訓．教子》之語及顏之推自身境況，以及《詩經．小雅．小宛》之意；全都集中議論「廉恥」二字，絕不旁騖，亦無多餘之辭。而且論據亦貼切而具針對性，全都與守廉知恥有關。

其三，本文引典手到拿來。如「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一句，語出《論語．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以寒冬時最後才凋零的松柏，比喻君子雖處逆境仍能堅守節操。又如「雞鳴不已於風雨」，語出《詩經．鄭風．風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比喻君子雖處亂世，仍能不變固有操守。又如「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一句出自屈原《漁父》中「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之語典。以及「尚有《小宛》詩人之意」一典，出自《詩經．小雅．小宛》「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句，意思是教導子弟，使其為善而不忘根本。凡此諸典，都是順手拈來而不造作，且全文引用古語及典故，接連不斷，先引《五代史》之論，再引孔、孟之語，《論語》之典、《詩經》之句、《顏氏家訓》之語等等，令人目不暇給。

其四，本文亦運用了正反論證之論證法，如「吾觀三代以下」至

「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是正面論證，引用孔子所言松柏在歲寒時最後凋零、《詩經》篇章中講雞於風雨時仍然鳴叫、屈原「眾人皆醉我獨醒」之句，從正面論證能持守廉恥的榜樣。至於末段所引《顏氏家訓》中的事例，述說一漢人教子學鮮卑語及彈琵琶以求寵，乃從反面論證不能守廉知恥者，即使致卿相也不過是媚於世者。如此正反論證，使文章具說服力。

其五，從泛論到專論亦是本文其中一種論證方法。第一段引《五代史．馮道傳》序中論禮、義、廉、恥四維之重要性及無廉、恥而致亡國的影響是總論部分。接着第二段引出「恥尤為要」、「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是專論部分，專論恥的重要性。接下來第三段，引亂世中猶有獨醒之人的各種例子，以反襯出變節降清之明舊臣之無恥，仍然是專論恥。故全文是總論、專論，再由專論而論到作者所處之時代。乃是泛論到專論之論證方法。（本文只是《日知錄》卷十七《廉恥》條中的一段，並非全文。故這裏只就節錄部分而言。）

其六，本文具有實而不華的文風。顧炎武為文素重實用性，認為文章首重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錄．文須有益於天下》條）故其文風樸實無華，不重華麗辭藻，亦不重鋪張誇飾，以本文為例，全文多是古人語典、事例，聯綴組成一篇論「恥」的文章，既無華辭麗藻，也無排比、比喻等修辭法，專以樸實文章行之，一氣直下，與其文學主張相匹配。

梁惠王[420]下（三則）《孟子》

難度：＊＊＊

一、作者簡介

孟子（約公元前 372－公元前 289），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人。孟子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乃繼聖子之後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後世尊稱孟子為「亞聖」，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將孟子之言行記錄並編次成《孟子》一書。

孟子所生處之戰國時代，諸侯混戰頻繁，諸子紛紛提出救世主張，而孟子所主張的是仁政及民本思想，講求推恩愛民。總《孟子》一書之主張，大體有以下數點：

1. 人性論

孟子主張性善說，認為人性中同具善端，人人都有為善的可能，故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即所謂四善端者，分別是「仁」、「義」、「禮」、「智」的源頭。

他曾經假設一事，證明人皆有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意思是，有人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子快將掉進井裏，無論誰都會有驚駭和憐憫之情，其人並非想借此去結交孩子父母，也非想要獲得別人讚賞，更非政惡那救聲之呼聲而心動，而是因為人皆有惻隱之心。由此說明，人之性善，非學習而造就的。

2. 道德論

孟子所主張的是「捨生取義」，以「義」高於「生」，其謂：「**魚**

[420] 梁惠王，即戰國魏侯罃。本都安邑，以近秦，後遷於大梁（今河南省開封縣），故魏又稱梁；罃僭稱王，卒諡惠，以此稱梁惠王。惠王曾大招賢士，故孟子往見欲行其道，但所見不合，見後即離梁赴齊。按其時當在周慎靚王元年（西元前三二零），即梁惠王後元的十五年，次年惠王即死。

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當「生」和「義」有衝突時，則孟子主張捨生而取義，假如事情是正義的話，即使捨棄生命，也應當去做。

孟子所謂「義」也者，其實不算陳之過高，因為孟子有考慮到現實中各種限制，因此他嘗指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窮困時，只照顧好自身即可，但在得志時，即應兼善天下，做有利於眾人之事。可見，孟子並非單純陳義而不顧實際。

3. 教育論

孟子之論教學，以性善論為根據，人性既善而人有不善者，是因為不能盡其性，因此其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主張教育是要恢復人之善性，教者只要將善端引發出來，然後使學者自己擴張充之，並沒有改造之必要。

此外，孟子又同於孔、荀，認為環境可以改變人的思想，故其謂「**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在豐年和荒年，年輕人的性格和氣質有所不同，豐年多半懶惰，而荒歲則多半橫暴。

4. 政治論

孟子基本政治精神沿承孔子，主張不忍人之心，發為不忍人之政，即「行仁政」，所強調的是要解決民生問題，故嘗告梁惠王「**養生喪喪死無憾**」乃「**王道之始**」，主張「**為民制產**」。

孟子又提出民本思想，認為政治制度皆為人民所設，故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君主不應該自視過高，一切政策應該以人民為本，如為君者殘役百姓，便不成其君。

二、背景資料

孟子提倡「王道」。所謂王道，要而言之，就是依正義與仁愛行政；與之相反是霸道，以武力與權力壓制民眾、統治人民[1]:202。王道代表者孟子尤為重視《春秋》，特別強調「王道」與「霸道」之別[1]:202。孟子認為，君主實行王道稱為王者，與霸主相對；與同時期法家韓非主張「霸道」形成對比。

《春秋》等儒家經典思想，君主應以王道統治人民，須由民意，即下方人民支持；與也許更重要之天意，即能反映民意之形而上之天之意志，來保證其正當亦即君主代表上天，依天命君臨萬民，因此才稱天子，即天之子。

王其實是取其字的樣子，上一橫代表天，中一橫代表人，下一橫代表地，一豎代表天地人合一的概念。儒學追求自我修身「成己」，進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物」，要達到最高效果必須天時地利人和，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王道。與大部份人對王道的誤解以為王指得是帝王霸王完全無關。

三、正文及賞析重點

「莊暴見孟子」是《孟子》中的經典段落，節選自《孟子·梁惠王下》，內容以莊暴和孟子的對話為形式，闡述孟子想要告訴君主仁君應「與民同樂」、實行「仁政」的基本儒家思想。

梁惠王章句下（一）	梁惠王章句上（一）
莊暴[421]見孟子曰：「暴見於王[422]，王語暴以好樂[423]，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宣王的近臣莊暴來見孟子說：「我曾被齊王召見。王告訴我他愛好音樂，我沒能回答。請問：王說他『愛好音樂』您看怎麼樣呢？」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424]，則齊國其**庶幾**乎[425]！」	孟子說：「王如果愛好音樂到了極點，則齊國差不多可以平治了！」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	隔幾天，孟子去進見宣王，說：「王曾告訴莊暴說『愛好音樂』，有這事嗎？」

[421] 莊暴：齊國之臣。

[422] 見於王：見與現通，顯露於王，即被王召見，下同。王指齊宣王。

[423] 語暴以好樂：告訴我說他喜歡音樂。語好均讀去聲，下同。樂音月，下文除「樂樂」「孰樂」「同樂」的下一樂字音洛外，其他均同。

[424] 甚：深、劇。

[425] 庶幾：相近。朱注：「言近於治。」

以好樂[426]，有諸？[427]」	
王變乎色[428]，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429]，直好世俗之樂耳[430]！」	宣王心裡很慚愧，臉色立刻變了，忙解釋道：「寡人不是愛好古代聖王那種高尚音樂，不過是喜好世俗流行的音樂罷了。」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431]。」	孟子說：「王如果愛好音樂到了極點，則齊國就差不多可以平治了！現在的音樂，就和古代的音樂一樣啊！」
曰：「可得聞與[432]？」	宣王說：「這道理能夠說給我聽聽嗎？」
曰：「獨樂樂[433]，與人樂樂，	孟子說：「獨自聽音樂取樂，或者和別人共同聽音樂取樂，哪一種方式更使人快樂呢？」

[426] 王嘗語莊子之好樂：嘗：曾經。莊子：孟子對莊暴的尊稱。但閻若璩則說：「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子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指）其名，曰『莊子』，此為記者之誤。」

[427] 有諸：有之乎？即有這事嗎？

[428] 王變乎色：變乎慚愧的臉色。蓋宣王本不知音樂的意義，今見孟子說出曾語莊暴好樂的話，故不安。乎，助詞。

[429] 先王之樂：古聖王所傳的音樂。

[430] 耳：而已。

[431] 由：通猶。就像。

[432] 與：同歟，表疑問或感嘆助詞，下同。

[433] 獨樂樂：獨自欣賞音樂取樂。

孰樂？」	
曰：「不若與人。」	宣王說：「不如和別人在一起」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孟子說：「和少數人共同玩賞音樂的快樂，較與多數人共同玩賞音樂的快樂，哪一種更使人快樂呢？」
曰：「不若與眾。」	宣王說：「不如和多數人在一起。」。
「臣請為王言樂[434]：今王鼓樂於此[435]，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436]，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437]：『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438]？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孟子說：「那麼，臣請為王講講音樂的道理吧：譬如王在此奏樂，百姓聽到鐘鼓管籥的聲音，全都感到頭疼，愁著臉，皺著眉，互相告訴說：『我們君王自己這麼愛好作樂，何以我們窮困到這種地步呢？父子流亡不能相見，兄弟妻子都散失了。』又如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到王車輪馬蹄的聲音，看見王旌旗羽旄的華美，全都感到頭痛，愁著臉，皺著眉，互相告訴說：『我們君王自

[434] 為王言樂：替王說音樂的道理。

[435] 鼓樂：奏樂。凡敲擊彈奏，皆叫鼓（動詞）。

[436] 管籥：二古樂器名。趙注：「管，笙；籥，簫。」爾雅釋樂注則謂「籥如笛，三孔而短小。」

[437] 舉疾首蹙頞：舉，全部、大家。疾首，趙注：「頭痛也。」王夫之孟子稗疏：「疾首者蓬頭不理，低垂喪氣，若病之容耳。」蹙頞，音促餓。蹙是皺縮，頞是鼻樑，人有憂傷則皺縮鼻樑，故蹙頞為愁苦之貌。

[438]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夫讀陽平，語首助詞。極是窮困。言何以使我們到達如此窮困之境。

音，見**羽旄**之美[439]，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440]：『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441]。」

己這麼愛好打獵，何以使我們窮困到這種地步呢？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妻子都散失了。』這沒有別的緣故，只因王不能與人民同享快樂啊！反過來說：如王現在在此奏樂，百姓聽到王鐘鼓管籥的聲音，全都高高興興地臉上有喜色，互相告訴著說：『我們的王，大概身體很健康，沒有疾病，否則，怎麼能奏樂呢？』又如：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到王車輪馬蹄的聲音，看見王旌旗羽旄的華美，全都高高興興地臉上有喜色，互相告訴著，說：「我們的王，大概身體健康，沒有疾病吧，否則，何以能打獵呢？」這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王能和百姓共同享樂啊！如今只要王能和百姓共同享樂，就能稱王於天下了！」

賞析重點（一）

本章討論音樂，也可以引申為從事各種休閒活動。孔子說：「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儒家認為音樂的意義、價值不只在於音樂本身，更重要的是藉音樂來表現、傳達仁心，仁心可理解成人我和諧為一體的感受，所以說「樂主和」、「成於樂」，欣賞音樂不僅可以怡情養性，還可以和其他人在情感上有所連結，彼此打成一片而和樂融融。從「實現人我感通」的目

[439] 羽旄：羽謂五采鳥羽，旄（音毛）謂犁牛尾，本是繫於旌旗竿頂的飾物；在此則引申為旌旗的代稱。

[440] 欣欣然：高興的樣子。

[441] 則王矣：就能稱王於天下了。王讀去聲。

標來說，各種音樂並無絕對的高低，愈能促成人我相愛、和睦相處的便是好音樂，反之則為壞音樂。

莊暴是齊國大臣，在與齊宣王見面時，齊王對莊暴說自己很喜歡聽音樂。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或許會勸齊王不要沈迷於聲色犬馬等感官享受，以免耽誤正事。但一來齊王高高在上、大權在握，未必聽得進莊暴的勸諫，即使聽進了也不一定能馬上改變。二來古代聖王也有豐盛的禮樂文明，音樂不是不好，只是要看人心如何善用。莊暴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只好向孟子請教。孟子的巧妙之處，便是不直接防堵、壓抑齊王對音樂的熱情，而是反向思考，認為齊王這項愛好有助於齊國的治理，將熱情導向正途。但莊暴對這道理還不是很了解，孟子便親自出馬。

孟子拜訪齊王，齊王一聽孟子提起此事，以為孟子又要開始對他說教，連忙說：「我喜歡的是世俗之樂、靡靡之音，那些優美、高尚的古典音樂、先王之樂，我實在是欣賞不了啊！」孟子說：「您喜歡哪一種音樂都很好，各種音樂是完全沒差別的。」原因如前所述，音樂是呈現仁心的管道或工具，無本質上的好壞。齊王對孟子的想法很好奇，孟子便進一步問：「您喜歡一個人欣賞音樂，還是和別人在一起？和少數人在一起，還是很多人在一起？」齊王說：「當然是喜歡有人陪伴、大家一起同樂了！」可見齊王已有朦朧的仁心，知道真正的快樂不在音樂本身，而在人我的和諧感通，只是還沒有充分自覺、不夠清楚罷了。

孟子於是設計一個比喻，讓齊王彷彿身歷其境，方能喚醒他的道德意識：「雖然音樂和車馬都一樣華美，但如果百姓生活困苦、家破人亡，每天愁眉苦臉地在您背後竊竊私語，咒罵您沒良心，您會感受到真正的快樂嗎？相反地，如果百姓都安居樂業，衷心支持您、為您的健康感到高興，大家一起同樂，豈不是人世間最美好的事，比前一種狀況要快樂得多嗎？」王者的責任便是愛民、保民、安民，只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才能享受真正的快樂。如范

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辛苦努力後所獲得的果實，才會加倍甜美。舉例來說，現在資訊發達，家長和老師常擔憂孩子沈迷於上網、遊戲等休閒娛樂而耽誤課業。但從孟子的想法來看，不宜一味禁止孩子接觸，而是要讓孩子了解「學生的本分是唸書，唸完書再玩樂，才會心安理得。」如此不就能兼顧德與福、義與利了嗎？

本章是孟子就民心上形容圍囿的大小說齊王應該同百姓共樂公利。在古代帝王中，稱仁君者，其國家花園每供民同樂，而民自然樂與同享。反之被稱為暴君者，則佔據民有之地為私有，且不准百姓私入，故易遭天怒人怨。本章與上章均強調，王道之如何利天下，凡君王與民同樂，愛民如子者，則民無不擁戴。

梁惠王章句下（二）	梁惠王章句上（二）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442]，方七十里，有諸？」	齊宣王問孟子道：「周文王養鳥獸的園囿，傳說其見方有七十里，有這樣的事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443]。」	孟子回答說：「在古書上是有這樣記載。」
曰：「若是其大乎？」	宣王說：「有這麼大嗎？」
曰：「民猶以為小也。」	孟子說：「百姓還認為太小呢！」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宣王說：「我的園囿方四十里，百姓還認為太大，是什麼道理呢？」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孟子說：「文王的園囿雖然有七十里大，然而割草砍柴的人可以到裡面去，打野雞捉兔子的人也可以到裡面去，文王與百姓共同享用，百姓認為太小，不是應該的嗎！臣初至齊的國境，先問了國中最大的禁令，然後纔敢進來。臣聽說：近郊的界口之內，有個園囿，方四十里。若殺了其中的

[442] 囿：帝王養禽獸的林園，即漢時的「苑」。

[443] 傳：謂古書。

芻蕘者往焉[444]，雉兔者往焉[445]，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446]，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447]。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麋鹿，就如同犯了殺人罪一般；那就像是以四十里方圓的地方，在國中做一個大陷阱來害百姓；百姓以為大，不也是應該的嗎？」

賞析重點（三）

園囿是王室的花園和獵場。齊宣王似乎搞錯了重點，只看量化數據如園囿大小，卻忽略了不同的園囿有本質上、意義上的差異。或許齊王有私心，希望保有自己的園囿，但又要回應人民的質疑，所以拿周文王當擋箭牌，認為文王的園囿佔地方圓七十里，自己的園囿只有四十里，相較之下並不算大。孟子則指出兩者的性質不同，文王的園囿屬於公共財，雖然名義上屬於王室，但任何人都可以進入，採集木柴、草料等物資，或獵捕小動物做為食物。園囿是為了供應百姓生活所需，王室只是代為管理，禁止過度開發，以便永續利用而已。這是造福百姓之舉，百姓當然希望園囿愈大愈好。齊王的園囿屬於私人財產，訂定嚴厲的法令禁止人民進入，殺一頭鹿就觸犯死罪。這是將人的價值等同於動物，冒犯了人性的尊嚴，是極不人道的。且文王的國土在岐山之下，地廣人稀，園囿廣大也不至於干擾農業生產。齊國地狹人稠，園囿導致土地不能耕作，人民也容易誤闖而犯法。這就像在國內設置了陷阱來

[444] 芻蕘者往焉：芻，割草；蕘，採薪。芻蕘者謂割取柴草的人。焉，代名詞，指其地。下同。

[445] 雉兔者：獵取野雞野兔的人。

[446] 問國之大禁：大禁，謂最大的禁例。先行訪問，以免觸犯招罪。

[447] 阱：朱注：「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害人，百姓當然希望園囿愈小愈好。文王設置園囿是為公，齊王是為私，兩人的出發點判若雲泥、不可混淆；面對百姓的批評聲浪，齊王也就沒什麼好抱怨、疑惑或不滿了！

本章是孟子就民心上形容圍囿的大小說齊王應該同百姓共樂公利。在古代帝王中，稱仁君者，其國家花園每供民同樂，而民自然樂與同享。反之被稱為暴君者，則佔據民有之地為私有，且不准百姓私入，故易遭天怒人怨。本章與上章均強調，王道之如何利天下，凡君王與民同樂，愛民如子者，則民無不擁戴。

梁惠王章句下（三）	梁惠王章句上（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448]，毀諸已乎[449]？」	齊宣王問孟子道：「別人都向我建議，既然天子巡狩之禮已廢，諸侯又不當居之，乾脆把泰山下的明堂給拆了，你看是拆了好，還是不拆好呢？」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450]；王欲行王政[451]，則勿毀之矣。」	孟子回答說：「那泰山下的明堂原是以前天子巡狩到東方，用來朝會諸侯的地方；王如果也想實行王天下的仁政，將來還有用它的地方，那就不必拆了。」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宣王說：「可以將王天下的仁政，說給我聽聽嗎？」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孟子答道：「從前文王治理岐山下面周原的時候，施行井田制度，

[448] 明堂：趙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有之。」此時天子巡狩之禮已廢，諸侯又不當居之，故有毀堂之議。按泰山在齊南境，或稱東嶽。

[449] 毀諸已乎：諸、乎，均問詞，已，止。言拆掉它呢？還是把它留著？

[450] 王者之堂：朱注：「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王者，指帝王。

[451] 王欲行王政：王，指齊宣王。王政，帝王行仁的治道。

[452]，耕者九一[453]，仕者世祿[454]，關市譏而不征[455]，澤梁無禁[456]，罪人不孥[457]。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458]；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459]。詩[460]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461]」

對於耕者，只取九分之一的租稅；公務員能世代享領俸祿；關口上與市面上，只稽查出入不法的人而不征商民的稅；澤梁產魚之處，人民可以自己網魚而不禁止。一人犯罪，只刑罰他本身，不連累他的家屬。老而沒有妻子的人叫鰥；老而沒有丈夫的叫寡；老而沒有兒子的叫獨；年幼而沒有父母的叫孤。這四種人都是天下有苦無處訴說，頂頂窮困的人：所以文王發施仁政，一定先憐恤這四種人。詩經上也說：『富人是可以過活的，可憐這些孤苦無依的人啊！』」

王曰：「善哉言乎！」曰：

宣王說：「這番言論好極了。」孟子說：「王如以為好，為

[452] 文王之治岐：文王，姓姬名昌。王季子，武王父。治音持，處理。岐，地名，又名岐周，謂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陝西省岐山縣東北岐山下。

[453] 耕者九一：朱注：「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

[454] 仕者世祿：謂任官職者子孫世承其俸祿。

[455] 關市譏而不征：譏，察問。言道路的關卡，都邑的市場，設官吏察問非常，不征稅收。

[456] 澤梁無禁：澤謂瀦水養魚，梁謂設置魚梁，即堰水為關孔以捕魚。無禁，謂不設禁令，與民同利。

[457] 不孥：孥，是妻子兒女的統稱。不孥，謂罪止其身，不及其妻子兒女。

[458] 無告：無處訴說痛苦。

[459] 斯：此。

[460] 詩：《詩經•小雅•正月篇》。

[461] 哿矣……煢獨：哿，可以，形容詞。哀是憐。煢（音窮）獨，喻孤苦的人。意謂富人可過日子，最可憐的是這些孤苦無依的人。

「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462]。」對曰：「昔者公劉好貨[463]；詩[464]云：『乃積乃倉[465]，乃裹餱糧[466]，于橐于囊[467]，思戢用光[468]；弓矢斯張，干戈戚揚[469]，爰方啟行[470]。』故君者有積倉[471]，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472]？」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什麼不照著做呢？」宣王說：「寡人有個毛病！就是貪愛財物。」孟子答道：「這倒沒有關係。從前公劉也愛好財貨，詩經上說：『乃積谷于倉，乃包裹乾糧，盛在大袋小袋之中。想要安集人民，而光大國家。弓箭張開，又帶著干戈戚揚等兵器，於是方開始出行。』所以必使留居在家的民眾，有積谷的倉；出行的民眾，有裹著的乾糧，然後可以動身出行，王如果愛好財貨能像公劉一樣推及於眾民，對於稱王天下，又有甚麼困難呢？」

宣王又說：「寡人還有一個毛病：就是寡人愛好女色。」孟子

[462] 寡人好貨：寡人，君主自我謙稱。貨是財貨，即金玉布帛等的總稱。

[463] 公劉：后稷的曾孫。后稷初封邰（今陝西省武功縣），夏已始衰，稷子不窋失官，奔夷狄，再傳至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音賓）（今陝西省栒邑縣西），周室之興自此始。

[464] 詩：《詩經•大雅•公劉篇》。

[465] 乃積乃倉：乃，語首助詞，無義。積是聚，倉是存穀之所；即積穀於倉的意思。但朱注卻謂：「積，露積也。」言積稻桿等於露天。

[466] 餱糧：乾糧。餱音侯，乾食。

[467] 于橐于囊：于同於，在。橐囊，都是盛物的袋子；縫底的叫囊，不縫底而以繩繫其端的叫橐。此謂將乾糧盛於囊橐中。

[468] 思輯用光：輯，安集。用，作「以」解。朱注：「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

[469] 干戈戚揚：四兵器名。干即盾，戈即平頭戟，戚是斧，揚是鉞（大斧）。

[470] 爰方啟行：爰，於是。方，纔。啟行，朱注：「言往遷於豳也。」行音杭。

[471] 故：因此。

[472] 何有：何難之有？言不難的意思。

色[473]。」對曰：「昔者大王[474]好色，愛厥妃[475]；詩[476]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477]，至於岐下[478]；爰及姜女[479]，聿來胥宇[480]。』當是時也[481]，內無怨女[482]，外無曠夫[483]。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回答道：「這也沒有關係。從前太王好色，愛他的妃子，詩經上說：『古公亶父（因避狄人之難）。早晨騎著馬奔馳，沿著西邊沮水、漆水的邊岸，直到岐山的下面，這才停下，和他的妃子太姜，親自察看可住的地方。』當這時候，內沒有無夫的怨女，外沒有無妻的曠夫。王如果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眾民，對於稱王天下，又有甚麼困難呢？」

賞析重點（三）

本章重點為「理欲合一」，或如南宋儒者胡宏（五峰先生）所說：「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孟子對食色等欲望的態度，既不是一味壓抑，也不是放縱，而是疏導欲望，讓它對人生、社會有正面的貢獻。欲望是中性的，同樣是欲望，合乎天理則得其正，違逆天理則敗德亡身，故問題不在欲望本身，

473 好色：喜歡女色。

474 大王：大音太。太王即古公亶父，公劉九世孫；文王祖父。武王有天下，追尊為太王。

475 厥妃：厥，作「其」解，即言「他的妃子。」指詩內所說的美女。

476 詩：《詩經•大雅•綿篇》。

477 率西水滸：率，循。滸，水濱。言順西面的水邊走。按水為漆、沮二水。在今陝西省境。

478 岐下：岐山下面。

479 姜女：即太王妃太姜。

480 聿來胥宇：聿，親自。胥，相、省視。宇是居處。言太王親自來察看可居的地方。

481 是：此。

482 內無怨女：內，猶言閨房內。女子及年未嫁，致使內心幽怨者稱怨女。

483 曠夫：曠是空。男人及年未娶者故稱曠夫。

而在欲望是否合理。合理的欲望不僅不必消滅，甚至是值得鼓勵的。

齊王就「是否拆除明堂」一事請教孟子。明堂是天子之堂，天子巡狩時用來朝會諸侯的殿堂。孟子認為明堂不僅不必拆除，還應該體察王者在此推行政令的用心所在。以周文王為例，其所作所為都是本於愛民之心，不為自己著想，故對各行各業之人都有所照顧，如耕者（農民）、仕者（知識份子）、關市（商人）、澤梁（漁民）等，讓人民維持基本生計。甚至對罪人（罪犯）也寬大處置，罪不及妻兒。文王又特別注意關懷弱勢，對於因家庭破碎而流離失所的人，必定列為優先援助的對象。凡此都是文王仁心的流露，周朝之所以得民心乃至統一天下，便是由文王奠定基礎。

齊王聽了孟子的建議非常感動，但孟子勸他實行仁政時，齊王卻又退縮了。齊王認為自己的物質欲望太強烈，無論是與別國競爭，還是追求吃喝玩樂等享受，都需要大量金錢。孟子並沒有直接否定齊王的欲望，而是請齊王換個角度思考，從更寬廣的觀點來看。孟子舉公劉為例，王者肩負著照顧全國人民的重任，如果人民都生活富裕，政府自然有充足的稅收，如《論語・顏淵》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何必擔心稅收不足以供應王室所需呢？齊王又坦承自己有貪戀女色的毛病，恐怕會因為沈湎於溫柔鄉而耽誤政事。孟子的回答也類似，舉古公亶父為例，認為好色並不是錯誤，但在好色時也要想到：天下有許多曠男怨女還找不到合適的配偶，故應該營造一個良善的環境，讓人民在其中能夠安居樂業、相親相愛，人人皆能享受家庭之樂。

由上述討論可知，孟子不主張禁欲，他反對的是「只想到自己」的私欲，並不是反對欲望本身。君子與小人同樣有好貨、好色等欲望，只是君子在欲望之上，還有能明辨是非的道德良知，能夠對欲望做合理的調節，以維持人我的和諧。小人則不免過度膨脹自己的欲望而傷害別人。且無論是物質（貨）或身體（色），對道德實踐來說都是必要的，雖然物質或身體要靠精神或心靈來指引方向，但精神或心靈也要靠物質或身體為憑藉才能落實。一味壓抑

欲望的後果，不是引發反彈而放縱得更厲害，就是如同槁木死灰、消極厭世，皆無法解決問題。孟子的學問雖然以天理良知為本，但也是順應人情的。

燭之武[484]退秦師[485]左傳

難度：＊＊

一、典籍簡介

《燭之武退秦師》見《左傳》。《左傳》又名《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傳》。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歷史名著，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全書從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比較系統地記敘了整個春秋時代各諸侯國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同時也較爲具體地描繪了一些人物的生活瑣事，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和政治狀況。《左傳》長於敘事，善於描寫戰爭和記述行人辭令。

二、寫作背景

該文故事背景是秦、晉圍鄭，發生在公元前 630 年（魯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時。在這之前，鄭國有兩件事得罪了晉國。一是晉文公當年逃亡路過鄭國時，鄭國沒有以禮相待；二是在公元前 632 年的晉、楚城濮之戰中，鄭國曾出兵幫助楚國。結果，城濮之戰以楚國失敗而告終。鄭國感到形勢不妙，馬上派子人九出使晉國，與晉結好。但是，最終也沒能感化晉國。

晉文公（重耳）爲了爭奪霸權的需要，還是在兩年後發動了這次戰爭。晉國爲什麼要聯合秦攻鄭呢？這是因爲，秦國當時也要爭奪霸權，也需要向外擴張。發生在公元前 632 年的城濮之戰，事實上是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戰爭。一方是晉文公率晉、宋、齊、秦四國聯軍，另一方則是以楚國爲主的楚、陳、蔡、鄭四國聯軍（鄭國名義上沒有參戰，實際上已提前派軍隊到楚國）。兩年後，當晉國發動對鄭國的戰爭時，自然要尋找得力的夥伴。這時的秦國也有向外擴張的願望，所以，秦、晉聯合也就是必然的了。

鄭國被秦、晉兩個大國包圍，危在旦夕，鄭文公派能言善辯的燭之武前去說服秦伯。燭之武巧妙地勾起秦穆公對秦、晉之間的矛盾的記憶，向秦伯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採取分化瓦解的辦法，說明了保存鄭國對秦有利、滅掉鄭國對秦不利的道理，終於說服了秦伯。

---

484 燭之武：鄭國大夫。燭：邑名。即今河南省新鄭縣西南。燭之為姓，蓋有二說。一以采邑為氏。一指所居之地。二說未知孰是，姑並存。

485 秦師：秦國軍隊。師：周代軍隊編制。杜預《春秋釋例》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晉侯[486]秦伯[487]圍鄭[488]，以其無禮於晉[489]，且貳於楚[490]也。晉軍函陵[8]，秦軍氾[9491]南。	九月甲午，晉文公、秦穆公聯合圍攻鄭國，因爲鄭國曾經沒有用應有的禮儀來接待他，並且在依附於晉國的同時又依附於楚國。晉軍駐紮在函陵，秦軍駐紮在氾南。
佚之狐[492]言於鄭伯[493]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494]，師必退。」公從[495]之。辭[496]曰：「臣之壯[497]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佚之狐對鄭伯說：「鄭國處於危險之中，如果能派燭之武去見秦伯，一定能說服他們撤軍。」鄭伯同意了。燭之武推辭說：「我年輕時候，尚且不如別人；現在老了，做不成什麼了。」鄭文公說：「我早先沒有重用您，現在危急之中求您，這是我的過錯。然而鄭國滅亡了，對您也不利

[486] 晉侯：晉文公重耳（公元前 666 – 公元前 628）。晉獻公與狐姬之子。魯僖公四年，因驪姬之讒，逃亡在外，歷十九年。魯僖公二十四年，得秦穆公之助，返晉為君。魯僖公三十二年，卒。在位八年。

[487] 秦伯：秦穆公任好（公元前 651 – 公元前 621）。宣公之子，成公之弟。魯僖公元年，立；魯文公六年，卒。在位三十九年。

[488] 鄭：指鄭國都城新鄭。即今河南省新鄭市。

[489] 以其無禮於晉：以：因也。晉：指晉文公。事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流亡國外期間，經過鄭國，鄭文公不加禮待。

[490] 貳於楚：貳：二心。此事指鄭背晉從楚。《史記．鄭世家第十二》：「（鄭文公）十一年，助楚擊晉。……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

[491] 氾：《水經注》所謂東氾也。即今河南省中牟縣南。

[492] 佚之狐：鄭大夫，佚狐。「之」為音節助詞。

[493] 鄭伯：鄭文公姬踕（公元前 672 – 公元前 628）。在位四十五年。

[494] 秦君：指秦穆公。

[495] 從：聽從，接受。

[496] 辭：推卻，推辭。此句主語為燭之武。

[497] 壯：壯年。《禮記．曲禮上》：「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此處泛指。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498]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499]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500]；越國以**鄙**遠[501]，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502]？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503]，行李[504]之往來，共其乏困[505]，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506]賜[507]矣，

啊！」燭之武就答應了。夜晚用繩子將燭之武從城牆上放下去，從而出城。

去拜見秦伯，燭之武說：「秦、晉兩國圍攻鄭國，鄭國已經知道即將要滅亡了。如果使鄭國滅亡對您有好處，冒昧地拿亡鄭這件事情來麻煩您。越過別國（晉國）把遠方的鄭國作爲（秦國的東部）邊邑，您知道這件事是困難的，爲什麼要使鄭國滅亡而增加鄰邦晉國的土地呢？鄰國的勢力雄厚了，您的勢力也就相對削弱了。如果放棄滅鄭，而讓鄭國作爲您秦國東方道路上的主人，秦國使節來來往往，鄭國可以隨時供給他們所缺乏的東西，對您秦

[498] 然：但是。

[499] 縋：以繩繫之，懸城而下。㗎[墜]，[zeoi6]；漢[zhuì]。

[500] 敢以煩執事：敢：對話中表示冒昧的謙辭。執事：執掌事務的官吏，此處指秦伯的將士。

[501] 鄙遠：鄙：邊境。遠：指邊遠之鄭國。鄙遠：使遠地之鄭國為其邊境的城邑。

[502] 焉用亡鄭以陪鄰：焉：疑問詞，豈也。㗎[煙]，[jin1]；漢[yān]。陪：同「倍」，增益也。鄰：鄰國，指晉國。亡鄭陪鄰，意指亡鄭之後，秦國難以越境而有之；則鄭之亡，只為晉國增益其土地耳。晉，秦之鄰國也。故曰，秦國何以把鄭國滅亡，而令晉國得益呢？

[503] 舍鄭以為東道主：舍：有兩讀兩解。一，㗎[瀉]，[se3]；漢[shè]。安置也。意謂安排鄭國作為秦國之東道主。二，通「捨」，捨棄也。意謂放棄侵佔鄭國之意，使鄭國成為秦國之東道主。二說皆通。東道主：東邊道上之主人家。秦有事於諸侯，須向東行。每須穿越鄭國國境。鄭可任招待之責，為秦東道上之主人。

[504] 行李：李：通「理」，吏也。行李：行人之官。夏商舊禮，即以李官掌邦交之禮。周變其禮，而以大小行人掌之；專責出使各國，擔任赴告、執訊等職務。

[505] 共其乏困：共：即「供」，提供也。乏：欠缺也。困：疲憊也。意謂鄭國可為秦國使者提供館舍和所缺乏的物資。

[506] 晉君：指晉惠公夷吾（？ – 公元前 637）。晉獻公之子，恭太子申生，晉文公重耳之弟。魯僖公九年，立；魯僖公二十三年，卒。在位十五年。

[507] 賜：欺謾也。《方言》曰：「賜施，欺謾之語也。」下文「朝濟而夕設版」，即是欺謾之實。賜，或解作恩賜、恩惠，指秦穆公曾幫助晉惠公回國當國君之事。

許君焦、瑕[508]，朝濟而夕設版[509]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510]之有？既東封鄭[511]，又欲肆其西封[512]，若不闕秦[513]，將焉[514]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515]之！」	國來說，也沒有什麼害處。況且，您曾經對晉惠公有恩惠，他也曾答應把焦、瑕二邑割讓給您。然而，他早上渡過黃河回到晉國，晚上就修築防禦工事拒秦，這是您知道的。晉國，有什麼滿足的（時候）呢？把鄭國當作東部的疆界後，又想往西擴大疆域。如果不侵損秦國，晉國怎麼取得它所企求的土地呢？秦國受損而晉國受益，希望您好好考慮考慮吧！」
秦伯說[516]。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517]戍[518]之，乃還。	秦伯高興了，就與鄭國簽訂了盟約。並派杞子、逢孫、楊孫幫鄭國守衛，就撤軍回國。
子犯[519]請擊之。公曰：「不	子犯請求晉文公下令攻擊秦軍。晉文公說：「不行！假如沒有那人

[508] 許君焦、瑕：許：答應。焦、瑕：杜預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概指與秦之五城。

[509] 朝濟而夕設版：濟：濟河，渡水，指返國。版：版築，指防禦工程。

[510] 厭：通「饜」，滿足。

[511] 東封鄭：封：疆界也。東封鄭，滅鄭之後，以鄭地為其東方之疆界，意即侵佔鄭國。封：作動詞用。

[512] 肆其西封：肆：放縱、伸展也。杜預注：「肆，申也。」西封：西邊疆界。謂晉必欲伸展擴張其西方之疆土。

[513] 闕秦：闕：削小也。闕秦：削秦國之地。

[514] 焉：怎也，如何。

[515] 圖：考慮。

[516] 說：同「悅」。

[517] 杞子、逢孫、楊孫：杜預注：「三子，秦大夫。」

[518] 戍：守也。掌管守城防務。

[519] 子犯：狐偃（？ – 公元前 629），又稱子犯、舅犯、臼犯、咎犯、舅氏、偃氏等，狐突之子，狐毛之弟。狐突之女嫁晉獻公，而生重耳。重耳在外十九年，狐氏兄弟，一直追隨，倚為重臣。後拜晉卿，官至上軍佐。

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520]。因人之力而　　[521]之，不仁；失其所與[522]，不知[523]；以亂易整[524]，不武。吾其還也。」亦去[525]之。	的支持，我到不了今天這個地步。藉助了別人的力量而又去損害他，這是不仁義的；失掉自己的盟國，這是不明智的；以混亂相攻代替聯合一致，這是不勇武的。我們還是回去吧！」晉軍也撤離了鄭國。

三、賞析重點

本文的學習重點，在燭之武的說辭，學習燭之武的游說技巧。在決定說辭之前，先要估量政治形勢、評估各方的實力、了解大家的利益立場。判斷準確，才會水到渠成。

甲、掌握形勢

秦晉圍鄭，事在魯僖公三十年（公元前 626），距鄭亡仍有 251 年。當時鄭國的根基仍厚，秦晉並無亡鄭之力。秦晉圍鄭，各有原因，各自盤算。燭之武能夠掌握形勢，作出準確的判斷。

1. 政治形勢

秦晉圍鄭的背後目的，只是晉文公與鄭文公之間的恩怨。其一，魯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633），晉公子重耳（即晉文公）過鄭。鄭文公不以禮待之。鄭大夫叔詹並勸鄭文公殺重耳。是以晉

[520]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微：通「無」，沒有。夫：此也。㗎[扶]，[fu4]；灜[fú]。夫人：指秦穆公。

[521] 敝：一作「弊」，衰敝也。

[522] 與：與國。相與親善友好的國家，指秦國。

[523] 知：同「智」。

[524] 以亂易整：亂：衝突、分裂。易：變改也。整：一致、團結。

[525] 去：離開。

文公圍鄭，欲得叔詹而殺之，再羞辱鄭文公以洩忿。這是表面理由。其二，鄭文公之子子蘭，投靠晉文公。晉欲入鄭，立子蘭，為晉在鄭設一傀儡政權。這才是晉文公伐鄭的真正目的。至於秦鄭之間，並無嫌隙。秦軍伐鄭，只是從中賺取政治利益而已。秦人並無必戰之決心。

2. 軍事形勢

自晉文公在魯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32）回國，即有連場戰事：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631），秦晉伐鄀。晉圍原。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 628），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三十年（公元前 626），秦晉圍鄭。晉軍連年用兵在外，師老欲歸，無必戰之勇氣。

既然，秦晉並無必戰之心，鄭國亦無亡國之險，只有國君受辱之虞。晉國已無商議之餘地，只有秦國才有談判的空間。這就是所謂「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的原因了。

乙、談判策略

燭之武的談判目的，是拆散秦晉的軍事結盟。因為主要敵人是晉而非秦，秦鄭並無必戰的必要；只要秦軍撤退，晉軍之圍可解。秦穆公的目的，只有利益。所以針對的，是秦穆公的利益。因此，燭之武見秦穆公，都是開列一堆利益條件。

1. 利益輸送

燭之武向秦人提供的利益：第一，鄭為秦的東道主。鄭國為秦國使者提供館舍和所缺乏的物資。這只是表面的利益。第二，

留派秦國三大夫：杞子、逢孫、楊孫，戍守鄭國的北門。這才是秦穆公希望得到的實際政治利益。因為鄭國的軍事虛實，可以完全掌握。不費一兵一卒，就達到目的，秦穆公哪有不肯退兵之理。燭之武完全掌握了秦穆公的心理狀態。

2. 挑撥離間

為了打擊秦晉兩國關係，燭之武盡說晉人的不是，以作挑撥離間。不惜偷換概念，詆毀晉國。例如魯僖公九年（公元前647），晉獻公卒。晉公子夷吾以河外列城五重賂秦伯以求入，置之。翌年四月，立為晉惠公。既而不與。所謂「朝濟夕設版」事，係晉惠公之事，與晉文公無關。且是二十年前往事。可見燭之武為了破解秦晉聯盟，可謂不遺餘力了。

燭之武的說辭，已開啟戰國游士的論辯端倪，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態度。燭之武的目的，是使鄭文公免受晉文公的屈辱；目標是使秦穆公退兵，拆散秦晉的軍事聯盟。所以，甚至不惜放棄主權利益，來換取秦穆公的退兵。果然，秦穆公退兵了，叔詹的生命保住了，鄭文公的尊嚴留住了，眼前的問題解決了。但是，這眼前的問題解決，是用長遠的利益交換過來；引致三年之後的秦人襲鄭。至於秦人撤退，何以晉文公不單獨攻鄭？並不是晉文公所謂「以亂易整不武」的冠冕堂皇說話，而是鄭人立子蘭為太子。晉文公目的已達，當然又退兵了。秦晉不費兵卒，而得所求的政治利益，就是此圍得解的真正原因。事情本末，《左傳》散記於事件前後。

白馬論（節錄）　公孫龍

難度：＊＊＊

一、作者及典籍簡介

公孫龍（前 320 年－前 250 年），東周戰國時期趙國人（今河北邯鄲），傳說字子秉，曾經做過平原君的門客，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以「白馬非馬」和「離堅白」等論點而著名。與公孫龍齊名的是另一名家惠施。

二、寫作背景

本文以詭辯的方式說明「白馬不是馬」，主要的理由是，「馬」是用來描述外形，而「白」是用來描述顏色，顏色與形狀屬於不同範疇，所以白馬不能說是馬。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	問：可以說白馬與馬不同嗎？ 答：可以。
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問：為什麼？ 答：「馬」是對物「形」方面的規定，「白馬」則是對馬「色」發麵的 規定，對「色」方面的規定與對「形」方面的規定性，自然是不同的。「所以說，對不同的概念加以不同規定的結果」白馬與馬也是不同的。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問：有白馬，不可以說是沒有馬。既然不可以說是沒有馬，那麼白馬不 就是馬了嗎？既然有白馬稱為有馬，那麼為什麼白色的馬不就是馬呢？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526]矣。」	答：如果要求得到「馬」，黃馬、黑馬都可以滿足要求；如果要求得到「白馬」，黃馬、黑馬就不能滿足要求了。假使白馬就是馬，那麼要求得到馬與要求得到白馬便完全一樣了，如果所要求得到的是一樣的話，那末麼白馬與馬自然就沒有區別，但是，如果所要求得到的是一樣的話，那麼白馬與馬自然就沒有區別，但是，如果要求得到馬與要求得到白馬沒有區別，那麼，為什麼黃馬、黑馬可答應有馬而不可以答應有白馬呢？所以，「白馬不是馬」是清楚不過的事理。

三、賞析重點

《白馬非馬？— 以語理分析揭穿公孫龍的詭辯》　　劉桂標

語理分析是訓練人們使用語詞和語句清晰準確的一門學科，它是思考方法的一個重要部門，也可說是其基礎。我們通常都以語言文字來表達思考，故此，如果用語不清不楚，就難以建立嚴格的思考，並導致人與人之間的許多誤解。

我們可用以下一例說明語理分析的價值。在中國先秦時代，有位著名的辯論高手公孫龍，他以「白馬非馬」說名聞天下。一般人都會說「白馬是馬」，但他卻獨排眾議，主張「白馬非（不是）馬」，並以為前說是錯誤的。

他的主要理據是：當我們說「馬」時，什麼顏色的馬，如白馬、黃馬、黑馬等，都包含在內；然而，當我們說「白馬」時，卻只能包含白馬而不能

526 審：清楚。

包含其他顏色的馬。因此，他便主張與眾不同的「白馬非馬」說。在當時，他的辯論可說打遍天下無敵手，沒有人可以將他的觀點駁倒。

然而，今天稍有思考方法訓練的人，略懂語理分析，就不難將他駁倒。在日常語言中，「是」主要有二義：

1.包含於或即隸屬的意義——「是」用來指一語詞所指的事物包含在一類事物中，例如月亮是衛星、麵包是食物等。

2.等同的意義——表示兩語詞所指的事物等同，例如東京是日本的首都，三角形是有三條邊的平面圖形等。

據此，與「是」相反的「非」或「不是」，也主要有二義——不包含及不等同的意義。

上述二義中，第一義而非第二義是一般人較多時候使用的，因為一語詞所指的事物往往與別的語詞所指的不相同。然而，當公孫龍說「白馬非馬」時，他卻使用第二義。故此，他說「白馬非馬」，是說「白馬」指的事物（白色的馬）不等同「馬」指的事物（所有顏色的馬）。至於他否定別人說「白馬是馬」，這明顯是詭辯，因為這是一般人更常使用的「是」的意義，是指「白馬」包含於「馬」中，這只是與公孫龍自己使用「是」的意義不同，而不是這樣使用「是」是錯誤的。

善於運用語理分析來思考，公孫龍「白馬非馬」這一類詭辯，就立即無所遁形。很利害吧？

大同與小康 《禮記》

難度：＊＊＊

一、作者簡介

《大同與小康》一文出自《禮記．禮運》。《禮記》是儒家經典之一，是一部從東周後期至秦漢百餘年間儒者講禮文章的選編。主要內容是對禮制、禮儀的記載和論述，是了解秦漢之前社會制度、文物典章、道德規範、風俗民情的重要典籍。《禮記》一書不出於一人之手，作者多已不可考。或可能是孔子門徒及其後學所傳之講禮文章結集，部分傳自先秦，部分出自漢儒之手。漢戴德所傳之《禮》共八十五篇，稱為《大戴禮記》；其侄戴聖所傳之《禮》共四十九篇，稱為《小戴禮記》；而後者較受後人注重，亦即今本《禮記》。《禮記》與《周禮》、《儀禮》合稱「三禮」，並同列於《十三經》中。後世四書之中的《中庸》、《大學》就是出自《禮記》之中，二者與《論語》、《孟子》並列成為四書。

二、背景資料

本文是《禮記》中《禮運》篇之第一章，而《禮運》是《禮記》之第九篇。「禮」在儒家學說中，內涵兼含個人的生活禮節及國家之典章制度，而此「禮」又必隨時世而「運轉」，故稱「禮運」。《大同與小康》之標題為《禮記》原書所無，後人為了稱述之方便，就以之作為《禮運》第一章之篇名。本文記述孔子參與魯國蜡祭後興嘆，因為弟子子游之發問，故暢談五帝「大同」社會以及三代「小康」社會兩種社會狀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527]，事畢[528]，出遊於觀[529]之上，喟然而歎[530]。仲尼之歎，蓋歎魯也[531]。言偃[532]在側，曰：「君子何歎？」	從前仲尼參加蜡祭，典禮結束，來到觀上遊覽，忽然嘆了一口氣。仲尼嘆息，是嘆息魯國。言偃在旁邊，問：「先生為什麼嘆息？」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533]，與三代之英[534]，丘未之逮也[535]，而有志焉[536]。	孔子回答：「大道實行，和三代賢君當政時，丘雖然來不及看見，但是卻很嚮往。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537]：選	大道的實行，主要在把天下看做天下人的天下，選舉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出來做事，講究信用，追求和平。所以眾人不只親愛他們的父母，不只疼惜他們的子

[527] 仲尼與於蜡賓：孔子參與年終蜡祭的大典，作為賓客。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與：參加。㗎[預]，[jyu6]；㘝[yù]。蜡：古時君主年終的祭祀叫「蜡」。㗎[乍]，[zaa3]；㘝[zhà]。賓：陪祭者。由於孔子當時仕於魯，故參與魯國的蜡祭。

[528] 畢：完、結束。

[529] 出遊於觀：出遊到宮門外兩旁的樓臺上。觀：宮門外兩旁的樓臺。㗎[貫]，[gun3]；㘝[guàn]。

[530] 喟然而歎：嘆息起來。喟：嘆息聲。㗎[委]，[wai2]；一作[胃]，[wai6]；㘝[kuì]。

[531] 蓋歎魯也：嘆息魯國。意謂魯國處於「據亂」之世，古禮已喪。蓋歎魯也：嘆息魯國。意謂魯國處於「據亂」之世，古禮已喪。

[532] 言偃：即孔子學生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時吳國人，在魯國做過武城宰。

[533] 大道之行也：大道實行在世上的時候。大道：大道理，儒家學說所指的常理正道。

[534] 與三代之英：與及夏商周三代的英明賢能的君主。三代：夏、商、周三代。英：英明賢能之君。

[535] 丘未之逮也：我都來不及見到了。丘：孔子名丘，故自稱「丘」。粵音避諱，讀作「某」。逮：趕得上。

[536] 而有志焉：而有看到一些記載。志：即「誌」或「識」。㗎[智]，[zi3]；㘝[zhì]。一說「志」可解作「志向」，整句就解成「而有這樣的志向」。

[537] 天下為公：天下是天下人所公有的。

賢與能[538]，講信修睦[539]。故人不獨親其親[540]，不獨子其子[541]；使老有所終[542]，壯有所用[543]，幼有所長[544]，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545]；男有分[546]，女有歸[547]。貨，惡其棄於地也[548]，不必藏於己[549]；力，惡其不出於身也[550]，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551]，盜竊亂賊而不作[552]，故外戶而不閉[553]。是謂『大同

女，還要使所有老年人都得到妥善安頓，壯年人都可以各盡所能，幼年人都健全發育，鰥夫、寡婦和孤苦、伶仃、殘廢的人們都能獲得供養，男人都有工作，女人都有歸宿。財物只要不浪費，卻不一定都收做私有，勞力只怕不願付出，卻不一定都只為自己勞動。因此，陰謀詭計停息而沒機會產生，強盜土匪搗亂份子沒機會做壞事，所以晚上睡覺門可以不關，這便叫做『大同』。」

538 選賢與能：選舉賢德能幹的人出來辦事。與：通「舉」。

539 講信修睦：講究信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睦關係。

540 故人不獨親其親：所以人們不只是親愛自己的父母。

541 不獨子其子：不只是愛護自己的子女。

542 使老有所終：要使老人家得善終。

543 壯有所用：壯年人可以各盡其用。

544 幼有所長：孩子們得到健康成長。

545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鰥夫、寡婦、幼而無父的兒童、老而無子的老人、殘廢者、有病者都得到好好的照顧。矜：音義同「鰥」，老而無妻。㗎[關]，[gwaan1]；㔉[jīn]。寡：老而無夫。孤：幼而無父。獨：老而無子。

546 男有分：男子有一定的工作。分：職分，工作。㗎[份]，[fan6]；㔉[fèn]。

547 女有歸：女子嫁給合適的人家。歸：歸宿。

548 貨，惡其棄於地也：人們不喜歡將貨財拋棄在地上（而未能加以利用）。貨：財物。惡：厭惡。㗎[污之陰去聲]，[wu3]；㔉[wù]。

549 不必藏於己：但也不必私藏到自己家裏。

550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人人都不喜歡不把自己的能力盡量發揮出來。

551 是故謀閉而不興：所以奸詐陰謀之心都被堵塞而不興起。謀：陰謀奸詐。興：興起，發生。

552 盜竊亂賊而不作：盜竊、搶劫、作亂之事都不發生。作：發生。

553 故外戶而不閉：因此大門可以不關上。外戶：從外面關閉的門。

[554]』。」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555]；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556]；城郭溝池以為固[557]；禮義以為紀[558]——以正君臣[559]，以篤父子[560]，以睦兄弟，以和夫婦[561]；以設制度，以立田里[562]；以賢勇知[563]，以功為己[564]。故謀用是作[565]，而兵由此起[566]。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567]。此六君子者，

如今大道早已隱沒了，天下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各人只親愛各人自己的父母，只疼惜自己的子女，財物、勞力成為自利營私的工具了，統治者父子相傳兄弟相及便是制度，認為有城郭溝池便算堅固，認為禮義便是紀綱---用以去糾正君臣，去純厚父子，去和睦兄弟，去和諧夫婦，去草擬計畫，去創立田里，去推崇智勇的人，去福利自己。所以陰謀詭計從此產生，而鬥爭禍亂從此興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從此便成為了三代諸王中的傑出人物。這六位人物，沒有一位不是特別重視制度的。憑藉

[554] 大同：完全的和平、平等。此乃儒家之理想社會。

[555] 天下為家：天下變成一姓一家所私有。

[556] 大人世及以為禮：天子諸侯之位世襲而成為制度。大人：指天子、諸侯。世及：世襲。禮：典章制度。

[557] 城郭溝池以為固：內城外城以及護城河等，都作為堅固的防禦屏障。城：內城。郭：外城。溝池：護城河。固：堅固的防禦工事。

[558] 禮義以為紀：禮法、義理，被作為治國的準則。紀：法則，綱紀。

[559] 以正君臣：使君臣關係各符名份。正：正常，符實。

[560] 以篤父子：使父子關係親厚。篤：親厚。

[561] 以和夫婦：使夫婦關係和諧。

[562] 以立田里：建立土地區分劃分的制度。

[563] 以賢勇知：尊崇勇敢而有智謀的人。賢：作動詞用，解作尊崇。知：音義同「智」，智謀。

[564] 以功為己：酬報那些替自己出力的人。功：作動詞用，獎勵。為己：替自己做事的人。

[565] 故謀用是作：所以陰謀詭計由此產生。謀：奸詐之心。用：由。是：此。作：興起，發生。

[566] 而兵由此起：而戰爭也由此而興起。兵：兵戈，戰事。

[567] 由此其選也：因此成為三代中傑出的人物。選：人選。

未有不謹於禮者也[568]。以著其義[569]，以考其信[570]，著有過[571]，刑仁，講讓[572]，示民有常[573]。如有不由此者[574]，在埶者去[575]，眾以為殃[576]。是謂『小康[577]』。」	這個標準去表彰人民作對了的事，去成全人民講信用的事，去揭發罪惡，標榜仁愛，講究謙讓，只是人民正常的規範。如果誰不照著這樣做，有地位的便必然丟掉地位，眾人便必然認為禍殃。這便叫做『小康』。」

三、賞析重點

本文借孔子與言偃的對話，界定夏商周三代的時期為「小康」社會，夏商周以前、富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古代為「大同」世界，以表達作者對儒家整體政治社會最高理想的嚮往。全文可分為三段，開首至「君子何歎」為第一段，講述孔子作為賓客參與魯國蜡祭後嘆息不已，而弟子子游在身邊問其所嘆之由，孔子答是因為想到大道行於世上及夏商周當政年代的政治制度而嘆息。這可視作全文的引子。第二段由「大道之行為也」至「是謂大同」，講述孔子闡述自己對大同社會政治社會形態的理想看法。第三段自「今大道既隱」至文末，講述孔子對夏商周三代小康社會的政治社會

568 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沒有不特別重視典章制度的人。謹：嚴守，謹守。

569 以著其義：用「禮」來表彰他們（人民）做對了的事情。著：明。㊟[注]，[zyu3]；㴱[zhù]。義：合宜的事情。㊟[注]，[zyu3]；㴱[zhù]。義：合宜的事情。

570 以考其信：用「禮」來考核他們（人民）的誠信。考：考核。信：誠實。

571 著有過：用「禮」來明白指出他們（人民）的過失。

572 刑仁，講讓：標榜仁愛，講求謙讓。刑，通「型」，作動詞用，解作「以……為典範」。講：講求。讓：禮讓。

573 示民有常：昭示人民以恆常的行為標準。常：常法，常則。

574 如有不由此者：如果有人不依照這些原則的話。由：遵從。

575 在埶者去：有地位高職者也要罷黜。埶：古通「勢」。音義同「勢」，指高職。去：罷免，去職。

576 眾以為殃：因為大家都視之為禍根。殃：禍害。

577 小康：小安，這是相對「大同」而言。

形態的看法。

大同社會是在戰國末期至秦、漢之際社會劇變下所產生的儒家理想社會形態，在大同社會難於真正實現，故儒者要求次一等之小康社會，但這在當時亦是脫離現實，難以辦到的。清末學者有「三世」說的提出，即是「據亂世」、「升平世（小康社會）」和「太平世（大同社會）」，康有為在《〈禮運〉注》中謂：「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據亂世，而志則常在太平世。必進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顧生民而興衰也。」這可視為本文主旨看待。

從本文的章法言之，本文可謂結構嚴整、論述細密，第二段暢論大同社會的政治形態，其原則是天下為公，天下為眾人所擁有，不在於一家一姓。在政治方面，可做到「選賢與能」和「講信修睦」，即選舉賢能的領導者統治民眾，而人與人之間要講究信用，和諧共處。在社會方面，可做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即人們不只是親愛自己的父母及兒女；而要博愛，「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就是老人家能安享晚年、壯年人可各盡所能、幼年人得到良好教養；更可使「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鰥夫、寡婦、孤兒、沒有子女的老人、殘廢者、病者都有好的照顧。從總體言之，能做到「男有分，女有歸」，男的有本份的工作，女的有好的歸宿。在經濟方面，天下為公社會的資源貨物人人不喜歡拋棄在地上，但想收起來又不一定要據為己有，「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人人都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但也不一定要為自己而勞動，「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如此，在政治、社會、經濟三方面都達到以上標準的話，其效果會是「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即種種自私計謀都閉止而不興起，盜竊、搶劫、作亂的行為都不會發生，大家的大門都可以不關閉。這就是大同社會了。整個結構是從政治、社會、經濟講起，論述政治方面顧及上下關係、平行關係，論述社會方面顧及方法、效果、品類、性別，論述經濟方面顧及貨

物資源、個人能力。最後歸結到有上述政治、社會、經濟條件後，整個社會形態的效果，及結出「是謂大同」的結論。可謂結構明晰，論述富有條理。

論述完大同社會後，本文又託孔子之口議論小康社會。其最高原則是天下為家，在社會方面，可做到「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即照顧自己父母及兒女，可以想見，社會會出現老無所終、壯無所用、幼無所長，矜、寡、孤、獨、廢、疾俱未有所養等與大同社會相反的情況。在經濟方面，「貨、力為己」，開發資源、勞力都為了自己。可以想見，這會出現社會分工不夠，經濟不夠發達的情形。在政治方面，天下為家的社會要防止各種亂事發生，如「大人世及以為禮」，以王侯世襲而成制度的運作使王室內不會出現內鬥；又如「城郭溝池以為固」，以內外城牆、大小護城河等防禦方式使抗外患侵擾；又如「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以防國家內亂，即用禮法、義理為社會規則，以確定君臣的名份、堅固父子兩代間的關係、調協夫婦間的情感、設立各種日常制度、建立土地的區劃制度、獎勵勇敢智能之眾、酬報那些替自己賣力的人。由於以上種種，「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陰謀詭計就因此產生，而戰爭也因此興起。作者接着舉出例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等君子就上述條件和制度之下的傑出代表。作者繼而以禮作總結：「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這些傑出領袖沒有不重視禮制的。禮制的作用是「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即用以顯示義理、考核誠信、揭示罪過、標榜仁愛禮讓，昭示以恆常的行為標準。而「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如果有不依禮的原則者，即使有地位的也要去職，因為大家都視之為禍根。以上此種社會模式就稱為小康。整個結構是從社會、經濟、政治構成，先講社會、經濟，再講政治，政治則以防王侯內鬥、國家外患、國家內亂為綱領，然後插入夏禹、商湯等六君子的例證，最後從正反兩方面論述禮的作用及結果，並點出這就是小康社會形態的結論。結構亦謹嚴，一如上段

論大同社會般富有條理。

就藝術技巧方面言之，本文在論證方法上用了對比論證和正反論證。第二段專論大同社會，第三段專論小康社會，大同社會中能做的，往往在小康社會中未能企及，從對比中，使兩者分別明晰呈現。而且前面第二段詳論的，可以在第三段簡略些，這是對比論證的第二個好處。正反論證方面，第三段「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至「示民有常」是正面論證禮的作用是顯示義理、考核誠信真假、揭發罪過、標榜仁愛謙讓、昭示人民以日常應有之行為準則。由「如有不由此者」至文末，是從反面論證如不依上述禮的結果：會導致有地位者也要去職，因為人民都覺得不循禮是禍根。如此正反論證，論證就更顯圓滿可信，無懈可擊。

本文多用對偶句法，如「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男有分，女有歸」、「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著其義，以考其信」等，使文章富有對稱之美，與散句為主的句式相輝映。而本文更多用的是排比句法，如「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及「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等即是其例。運用此等排比句法，使文章氣勢磅礴，呈現懾然之勢，增強說服力，我們單看「以正君臣」一連八句用「以」字開頭的排比句，就能感受到其氣勢，以及論述層次的細密和無所不至。還有，以上這些排比句，與上述的對偶句間隔使用，使文氣澎湃、文句整飭，而且都集中在第二段論「大同社會」及第三段論「小康社會」，與文意論辯相配合，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而多用排偶句法正是戰國至漢初時散文的特色。

陳情表　李密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李密（224 年-287 年），字令伯，一名虔，犍爲武陽（今四川彭山）人。幼年喪父，母何氏改嫁，由祖母撫養成人。後李密以對祖母孝敬甚篤而名揚於鄉里。師事當時著名學者譙周，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傳》。初仕蜀漢爲尚書郎。蜀漢亡，晉武帝召爲太子洗馬，李密以祖母年老多病、無人供養而力辭。祖母去世後，方出任太子洗馬，遷漢中太守。後免官，卒於家中。著有《述理論》十篇，不傳世。《華陽國志》、《晉書》均有李密傳。

二、寫作背景

理解本文，首先要對寫作背景有所瞭解：司馬氏集團滅蜀後，爲了籠絡西蜀人士，大力征召西蜀名賢到朝中做官，李密也是其中之一；李密是亡蜀降臣，如不應詔，會被誤認爲「矜守名節」，不與司馬氏王朝合作，招來殺身之禍。司馬氏集團通過陰謀和屠殺建立了西晉政權，爲了鞏固統治，提出以「孝」治理天下。李密至孝，與祖母相依爲命，寫此奏章，陳述自己不能奉詔的原因，提出終養祖母的要求。文中所寫，皆是真情實意。爲了喚起武帝的憐憫心，作者不是直陳其事，而是悽切婉轉地表明心意，圍繞着「情」「孝」二字反覆陳述自己家庭不幸，和祖母相依爲命的苦況親情，表達對新朝寵遇的感激涕零，以及孝順祖母的哀哀衷情。

臣密言[578]：臣以**險釁**[579]，**夙**遭閔凶[580]，生孩六月，慈父見背[581]，行年四歲，舅奪母志[582]。祖母劉，**愍**[583]臣孤弱，**躬親**撫養[584]。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585]。既無叔伯，終**鮮**兄弟[586]，門衰祚薄[587]，晚有兒息[588]。外無期功彊近之親[589]，內無應門五尺之童[590]。**煢煢**獨立[591]，形影相弔[592]。而劉夙

臣子李密陳言：我因命運不好，小時候遭遇到了不幸，剛出生六個月，我慈愛的父親就不幸去世了。經過了四年，舅父逼母親改嫁。我的祖母劉氏，憐憫我從小喪父，便親自對我加以撫養。臣小的時候經常生病，九歲時還不會行走。孤獨無靠，一直到成人自立。既沒有叔叔伯伯，又沒什麼兄弟，門庭衰微而福分淺薄，很晚纔有兒子。在外面沒有比較親近的親戚，在家裏又沒有照應門戶的童僕。生活孤單沒有依靠，每天只有自己的身體和影子

[578] 臣密言：章表開首之用語格式。

[579] 險釁：即險難與禍患；亦通。言指命途多舛。

[580] 夙遭閔凶：夙：早也。閔：憂也。〇粵[敏]，[man5]；〇漢[mǐn]。凶：險也。閔凶：指憂患凶喪之事。

[581] 見背：謂棄我而去。意即死去。

[582] 指舅父強迫母親改嫁之事。

[583] 愍：憐也，恤也。粵[敏]，[man5]；漢[mǐn]。

[584] 躬親撫養：躬：身也。躬親：親自也。撫：矜憐也。

[585] 成立，謂二十成人也。

[586] 終鮮兄弟：鮮：寡也，少也。

[587] 門衰祚薄：門：家門也。衰：微也。祚：福也。意謂家門不幸，福惠淺薄；以致子嗣不蕃，人丁單薄也。

[588] 晚有兒息：晚：後也。息：小兒也。據《晉書本傳》，李密有二子，賜、興。

[589] 外無期功彊近之親：期功：古代喪服名稱。期：服喪一年。粵[基]，[gei1]；漢[jī]。功：大功服喪九月，小功服喪五月。彊：古「強」字，盛也。言無親戚也。

[590] 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童：孩童。言無子嗣也。童，《文選》作「僮」，僕也。言無僮僕，亦通。

[591] 煢煢獨立：煢：粵[瓊]，[king4]；漢[qióng]。《玉篇》曰：「單也，無兄弟也，無所依也。」獨：一作「孑」。孑，孤單也。獨立：孤立無依也。

[592] 形影相弔：弔：問也。言指孤獨一人，只有身影相伴也。

嬰[593]疾病，常在牀蓐[594]；臣侍湯藥[595]，未曾廢[596]離。

逮奉聖朝[597]，沐浴清化[598]。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599]；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600]；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601]；尋[602]蒙國恩，除臣洗馬[603]。猥以微賤

相互安慰。但祖母又早被疾病纏繞，常年臥牀不起，我侍奉她吃飯喝藥，從來就沒有停止侍奉而離開她。

到了晉朝建立，我蒙受着清明的政治教化。前任太守逵，考察後推舉臣下爲孝廉，後任刺史榮又推舉臣下爲優秀人才。臣下因爲供奉贍養祖母的事無人承擔，辭謝不接受任命。朝廷又特地下了詔書，任命我爲郎中，不久又蒙受國家恩命，任命我爲太子洗馬。像我這樣出身微賤地位卑下的人，擔當侍奉太子的職務，這實在不是我殺身捐軀所能報答朝廷的。我將以上苦衷上表報告，加以推辭不去就職。但是詔書急

[593] 夙嬰：夙：早也。嬰：通「纓」。《說文》：「嬰，繞也。」縈也，絆也。此謂早已羈絆也。

[594] 蓐：粵[育]，[juk6]；漢[rù]。《禮記・少儀》曰：「茵著，蓐也。」言草蓐之席也。

[595] 湯藥：湯：《說文》曰：「熱水也。」用水煎服之藥，謂之湯藥。

[596] 廢：停止。

[597] 逮奉聖朝：逮：及也。奉：承也。聖朝：指晉朝。

[598] 沐浴清化：沐浴：蒙受、潤澤也。

[599] 孝廉：漢武帝設立察舉制度，以為任官。孝廉有「孝順親長、廉能正直」之意。各郡孝廉，舉至中央，並不立即授以實職，而是入郎署為郎官，當宮廷宿衛，使之「觀大臣之能」。然後再經選拔，委以官職。漢順帝時，規定應孝廉舉者，必須年滿四十歲。又定「諸生試家法」，即孝廉必為儒生，且要經術考試。

[600] 秀才：漢代州舉「秀才」，郡舉「孝廉」。東漢時避光武諱，改名「茂才」。意指奇才異能者，故稱「茂才異等」。秀才，初為特舉，西漢末則改為歲舉。

[601] 郎中：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尚書。晉武帝置尚書諸曹郎中，郎中為尚書曹司之長，主各曹之事。

[602] 尋：不久。

[603] 除臣洗馬：除：拜官也。洗馬：官名。《晉書・職官志》曰: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洗：粵[癬]，[sin2]。

[604]，當侍東宮[605]，非臣隕首[606]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607]，責臣**逋慢**[608]；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609]；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切嚴峻，責備我逃避命令，有意拖延，態度傲慢。郡縣長官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官登門督促，比流星墜落還要急迫。我很想遵從皇上的旨意赴京就職，但祖母劉氏的病卻一天比一天重；想要姑且順從自己的私情，但報告申訴不被允許。我是進退兩難，十分狼狽。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610]，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611]，歷職郎署。本圖**宦達**[612]，不**矜**[613]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614]，	我俯伏思量晉朝是用孝道來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德高的舊臣，尚且還受到憐憫養育，何況我的孤苦程度更爲嚴重呢。況且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蜀漢的官，擔任過郎官職務，本來就希望做官顯達，並不顧惜名聲節操。現在我是一個低賤的亡國俘虜，十分卑微淺陋，受到過分提拔，恩寵優厚，怎敢猶豫不決而

[604] 除臣洗馬：除：拜官也。洗馬：官名。《晉書・職官志》曰：「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洗：㗎[癬]，[sin2]。

[605]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詩經・衛風・碩人》曰：「東宮之妹。」孔穎達疏：「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太子洗馬為東宮僚屬，故云「當侍東宮」爾。

[606] 隕首：隕：落也。隕首：即捨命。

[607] 切峻：急切嚴峻。

[608] 逋慢：逋：緩也。逋：㗎[褒]，[bou1]；潘[bū]。慢：倨也。猶言倨傲怠慢，不守法規也。

[609] 篤：人疾甚曰篤。

[610] 矜育：《爾雅》曰：「矜，憐也。」矜育：憐惜撫養。

[611] 偽朝：指蜀。

[612] 宦達：官位顯達，仕途亨通。

[613] 矜：惜也。

[614] 拔擢：選拔提升。指郎中、洗馬之職。拔擢：選拔提升。指郎中、洗馬之職。

寵命**優渥**[615]，豈敢**盤桓**[616]，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617]，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618]，是以**區區**[619]不能廢遠[620]。	有非分的企求呢？只是因爲祖母劉氏壽命即將終了，氣息微弱，生命垂危，早上不能想到晚上怎樣。臣下我如果沒有祖母，就沒有今天的樣子；祖母如果沒有我的照料，也無法度過她的餘生。我們祖孫二人，互相依靠而維持生命，因此我的內心不願廢止奉養，遠離祖母。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621]，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622]，所見明知；皇	臣下我現在的年齡四十四歲了，祖母現在的年齡九十六歲了，臣下我在陛下面前盡忠盡節的日子還長着呢，而在祖母劉氏面前盡孝盡心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我懷着烏鴉反哺的私情，乞求能夠准許我完成對祖母養老送終的心願。我的辛酸苦楚，並不僅僅被蜀地的百姓及益州、梁州的長官所親眼目睹、內心明白，連天地

615 寵命優渥：寵命：恩命也。優渥：《詩經．小雅．信南山》曰：「既優既渥。」引伸作優厚、豐厚解。《三國志．蜀志．鄧芝傳》：「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意謂受豐厚之優禮。渥：粵[扼]，[ak1]；漢[wò]。

616 盤桓：徘徊、遲疑不進貌。盤桓：徘徊、遲疑不進貌。

617 日薄西山：薄：近也。喻年命不久也。

618 更相為命：更：更相，相繼、相互。粵[庚]，[gang1]；漢[gēng]。更相為命，謂互相依靠而生存也。

619 區區：微末也，借指自己。

620 廢遠：廢：棄也。遠：離也。意謂放棄撫養而遠離祖母也。

621 烏鳥之情：烏鳥：即烏鴉。古稱烏鳥反哺，因以喻孝親之人子。

622 二州牧伯：二州：指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地區）、益州（今四川省）。牧伯：太守也，指榮、逵也。

天后土[623]，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624]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625]，卒保餘年[626]。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627]。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628]，謹拜表以聞[629]。	神明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希望陛下能憐憫我愚昧誠心，請允許我完成臣下一點小小的心願，使祖母劉氏能夠僥倖地保全她的餘生。我活着應當殺身報效朝廷，死了也要結草銜環來報答陛下的恩情。臣下我懷着牛馬一樣不勝恐懼的心情，恭敬地呈上此表來使陛下知道這件事。

三、賞析重點

1. 先動以情，後說以理

本文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從兩方面打動晉武帝，暫緩徵召。首兩段，李密先以情動之，詳敘自己可憐、坎坷之身世，父親早亡，舅奪母志，又孤苦零丁，而與祖母劉氏相依為命，先以情打動晉武帝，引起其憐憫之心，承接本段，第二段又敘寫自己矛盾之境況，一方面「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另一方面「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李密詳敘自己進退「狼狽」之慘況，進一步以情感動晉武帝。至此，李密以孝順之情感染晉武帝，平息其難受、憤

623 皇天后土，猶言天地也。

624 愍：同「憫」，哀憫、同情。

625 庶劉僥倖，卒保餘年：庶：冀也。僥：同「徼」。

626 卒保餘年：保：安也。卒：終也。言冀祖母蒙額外之恩，安終殘年也。

627 死當結草：結草：感恩圖報之意也。

628 犬馬怖懼之情：猶犬馬服侍主人般之誠惶誠恐。

629 謹拜表以聞：章表結束之用語格式。

然之心。

然後，李密再以理說之，希望能以道理說服晉武帝暫緩徵召。李密指出晉朝「以孝治天下」，使其所陳之孝情難以被駁拒；又指出晉朝「矜育」蜀漢舊臣，而己之困苦，尤為嚴重，暗示應當體諒；再則強調侍奉祖母之急切性，謂劉氏「日薄西山」，若李密遠去，則「無以終餘年」；末段更承此發展，理性地比較效命朝廷及侍養劉氏之急切性，以「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而乞終養。此數者，皆以理說晉武帝，條條有理，難以反駁。

李密先動之以情，而後說之以理，這個安排顯然是有其用意的，若非先動之以情，則武帝對其辭詔一事感到難受、憤然，又豈會細聽其所說之理？故先動之以情，實為息武帝之心，然後方說之以理，進一步以事物道理和邏輯說服武帝暫緩徵召。若反之，先理而後情，則效果大相徑庭了。

2. 駢散交錯，時緊時放

本文駢散兼用，並且交錯出現，營造時緊時放之感覺。以首段為例，「臣以險釁，夙遭閔兇」為散句，接之以「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一排偶句，承接著的是「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一散句，然後又寫對偶句「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諸如此類。其駢散之交錯，實製造了時緊時放之感覺，駢句讀來緊湊，散句讀來放鬆，這種緊湊和放鬆交相出現，甚似人之喘氣、啜泣者，讀之覺

李密如紙上哭訴。

3. 言辭委婉，用語真切

其〈陳情表〉之文字謹慎，言辭委婉，時見真切用語。其〈陳情表〉之閱讀對象較為特殊，乃是當朝聖上晉武帝，若表中有直率不禮之語，則不但所陳之情不被體諒，更有性命之虞，故見〈陳情表〉之言辭極其婉轉，如謂「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一句，實提醒武帝若不緩徵召，則與晉朝立國之本相違，不過李密並無直言其意，止於陳述晉朝之「以孝治天下」，實婉轉之辭也；又，本文用語真切，而且恭敬，如「零丁孤苦」見其悽苦，「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又見其孤獨，「願乞終養」見其孝順，皆是感情真切之辭，又多有恭敬之辭，可謂俯拾皆是，如「伏惟」、「猥」、「愚誠」、「微志」等即是。是以李密之〈陳情表〉，一方面得應用公文之委婉恭敬，另一方面又得抒情文之真切動人，無怪乎能與諸葛亮〈出師表〉及韓愈〈祭十二郎文〉並稱三表。

4. 捕捉心理，先發制人

李密又擅長捕捉他人心理，先發制人，使武帝失去反駁餘地。即其「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一段文字，是先知武帝或猜疑自己矜持名節而辭命言之，因此李密極力強調自己所圖的是顯達，而且承蒙晉朝之提拔，不敢徘徊不前，而有所盤算，武帝讀此之前，可能猶有猜疑，但讀此以後，則應已釋疑，李密可謂能捕捉到武帝之想法和心意，故於表中先發制人，令武帝失去最後的推辭空間，於情於理，武帝亦無不許李密之理由。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節錄） 柳宗元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柳宗元（773 年－819 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運城）人，傑出詩人、哲學家、儒學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記》等六百多篇文章，經後人輯爲三十卷，名爲《柳河東集》。因爲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於柳州刺史任上，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同爲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並稱「韓柳」。在中國文化史上，其詩、文成就均極爲傑出，可謂一時難分軒輊。

二、寫作背景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是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寫給好朋友王參元的一封信。這封信第一段寫自己從楊八那裡得知了王參元家裡失火的消息。中間五段分別說明「始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三層意思，著意闡述自己所以致書祝賀朋友家失火這個違反常理的奇論的原因，層層遞進。最後一段寫自己想念王參元，傳遞了對友人的深切關愛之情，更包含著對友人前程的無限關懷之意。這封信縱橫轉換，曲折抑揚，淋漓酣暢，入情入理。

以足下[630]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631]，其爲多能若是[632]，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633]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634]忍，而不能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

像您這樣讀了很多古人的書，能寫文章，對文字學很有研究，您這樣具備多種才能，可是不能超過一般讀書人而取得高官厚祿，沒有別的緣故，只因爲京城的人大多數說您有很多錢，所以讀書人中間那些愛惜自己清白名聲的，都害怕，顧慮，不敢稱讚您的優點，只是一個人自己知道，放在心裏，長期忍耐，不能把它說出口，加之公道不容易說清，世上的人很多是喜歡懷疑，妒忌的。一說出稱讚您的話，那般(喜歡)嘲笑的人就認爲得了您的厚禮。

僕[635]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

我從貞元十五年看見您寫的文章，放在心裏有六七年，從來沒說過，這是我只顧自己而對不起公道很久了，不但對不起您呀！

630 足下：「您」。

631 小學：舊時對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總稱。

632 是：「此」。

633 蓋：「因為」。

634 銜：「含」。粵音【鹹】。

635 僕：「我」。

矣，非特[636]負足下也。

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637]時稱道於行列，猶[638]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639]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640]言而痛之。

等到我做了御史尚書郎，自己認爲慶幸而做了皇上身邊的臣子，能夠儘量說話，想利用這個機會來疏通足下不能上達的情況。但是，我時常在同事面前稱讚您時，還有回頭去互相使眼色，偷偷笑的。我實在恨自己的品德修養不能使人信任，平時的好名譽沒有樹立，竟被世人把這種猜疑加到我身上。我常常和孟幾道談這些事情，非常痛心。

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641]其廬，赭[642]其垣[643]，以示其無

可現在(您)幸好您被天火燒光了，所有人們的猜忌疑慮，完全變爲灰塵。燒黑了您的屋宇，燒紅了您的斷垣殘壁，從而表示您一無所有;而您的才能，纔可以表白清楚，再不被謠言所污染。您的真相顯露了。這是火神菩薩保佑您啦!這樣看來，

636 特：「只」。

637 然：「但是」。

638 猶：「仍」。

639 素：平時。

640 孟幾道：孟簡，字幾道，擅長寫詩，尚節好義，是柳宗元的好朋友。

641 黔：「黑」，此處解「使之黑」，即燒焦。粵音【鉗】

642 赭：「紅」，此處解「使之紅」，即燒紅。粵音【者】。

643 垣：牆壁。粵音【援】。

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644]之相**吾子**[645]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646]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647]得開其**喙**[648]；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649]，**是以**[650]終乃大喜也。

我和幾道十年來對您的瞭解，還比不上這次火災一個晚上給您造成的好名譽。(以後大家)都會原諒你，可以公開宣揚你的才能了，使得那些有話藏在心裏的人，都能毫無顧忌地爲您說話了;主持考試的，可以大膽錄取您，不再怕別人說閒話。現在，我就是想要像過去那樣避免嫌疑，被人嘲笑，可能嗎 從此，我對您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最後我非常高興。

二、賞析重點

本節具體分析「終喜」的原因，這是全文的重點。王參元勤讀古人書，認真創作文章，擅長小學研究，是個「多能」的進士，憑他的學問才識，早就應該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濟世救民」的才

644 祝融、回祿：皆傳說中之火神名也。

645 吾子：「您」。

646 茲：「此」。粵音【之】。

647 咸：「全部」。粵音【鹹】。

648 喙：鳥獸的嘴，此處借指人的嘴。粵音【悔】。

649 子：您。

650 是以：「因此」。

幹，但到如今依舊是「進不能出羣士之上」，鬱郁不得志。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王參元無由施展才能呢？作者把筆鋒一轉，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漸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

原來，「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當時之士追求「好廉」的虛名，明明知道王參元的才幹，但因爲王家有財，怕推薦了王參元就被人說是接受了賄賂，從而影響自己的名譽仕途。作者自責自己也不能免俗，雖然擔任「天子近臣」，也怕別人「竊笑」，所以，心裏雖然對這樣的現象表示不滿，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無奈。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賄賂公行、猜忌橫行、俗見混亂、積毀銷骨的不合理現象，也流露了作者對懷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如今一場大火，燒掉了王家的財產，卻也讓王參元擺脫了多財的累名，也可算是種「幸運」，終於有機會可以推薦他了。「則僕與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這看似滑稽可笑的話語中包含着無盡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參元的才學，但終究沒有幫助朋友發揮才能，這不能不說是種悲哀。因此這次王參元家失火，雖然家產蕩然無存，但人們自可毫無顧忌地與他交往，爲之延譽，這正好爲王參元揚名提供了大好機會，故值得慶賀。柳宗元慶賀王參元家遭遇火災，正是意圖借這常人看來十分「彆扭可笑」的想法來有力地抨擊不合理的社會風氣。正是因爲今後可以「咸得開其喙」「授子而不慄」，所以反而「大喜」了。

駁復讎議　柳宗元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柳宗元（773 年－819 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運城）人，傑出詩人、哲學家、儒學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記》等六百多篇文章，經後人輯爲三十卷，名爲《柳河東集》。因爲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於柳州刺史任上，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同爲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並稱「韓柳」。在中國文化史上，其詩、文成就均極爲傑出，可謂一時難分軒輊。

二、背景資料

《駁復仇議》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創作的一篇駁論性的奏議，它針對諫官陳子昂的《復仇議狀》而發。作者認為，陳子昂的《復仇議》中的觀點是矛盾和不足取的，進而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徐元慶為父報仇，殺了父親的仇人，然後到官府自首。對於這樣一個案例，陳子昂提出了殺人犯法、應處死罪，而報父仇卻合於禮義、應予表彰的處理意見。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駁了這種觀點，認為這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為既合於禮義，又合於法律，應予充分肯定。他引經據典，說明這種主張自相矛盾，背禮違法，造成混亂。文章雖然從維護封建的「禮」與「法」的尊嚴出發，調和為親報仇與守法之間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卻側重于說明官吏違法殺人應當受到懲處這個觀點，對人民群眾反抗暴虐官吏的行為客觀上予以支持，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護的社會現實。全文觀點鮮明，分析透徹，邏輯嚴密。

臣伏見天后時[651]，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652]，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653]，卒能手刃父仇[654]，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655]；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656]。臣竊獨過之[657]。

臣聞禮之大本[658]，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659]，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據我瞭解，則天皇后時，同州下邽縣有個叫徐元慶的人，父親徐爽被縣尉趙師韞殺了，他最後能親手殺掉他父親的仇人，自己捆綁着身體到官府自首。當時的諫官陳子昂建議處以死罪，同時在他家鄉表彰他的行爲，並請朝廷將這種處理方式「編入法令，永遠作爲國家的法律制度」。我個人認爲，這樣做是不對的。

我聽說，禮的根本作用是爲了防止人們作亂。倘若說不能讓殺人者逍遙法外，那麼凡是作兒子的爲報父母之仇而殺了不應當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須處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爲了防止人們作亂。倘若說不能讓殺人者逍遙法外，那麼凡是當官的錯殺了人，也必須處死，不能予以赦免。它們的根本作用是一

651 伏見：看到。舊時下對上有所陳述時的表敬之辭。下文的「竊」，也是下對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則天，名曌，並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縣）人。唐高宗永徽六年被立為皇后，李治在世時即參預國政。後廢睿宗李旦自立，稱「神聖皇帝」，改國號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復位後，被尊為「則天大聖皇帝」，後人因稱武則天。

652 同州：唐代州名，轄境相當於今陝西省大荔、合陽、韓城、澄城、白水等縣一帶。下邽：縣名，今陝西省渭南縣。

653 趙師韞：當時的下邽縣尉。

654 卒：最終。

655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縣）人。武后時曾任右拾遺，為諫諍之官。旌：表彰。閭：里巷的大門。

656 國典：國法。

657 過：錯誤，失當。此處作動詞解，意思為「認為……是錯誤的」。

658 禮：封建時代道德和行為規範的泛稱。

659 賊虐：行兇殺人。賊虐：行兇殺人。

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660]；黷刑甚矣[661]。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662]，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致的，採取的方式則不同。表彰和處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處死可以表彰的人，這就叫亂殺，就是濫用刑法太過分了。表彰應當處死的人，這就是過失，破壞禮制太嚴重了。如果以這種處理方式作爲刑法的準則，並傳給後代，那麼，追求正義的人就不知道前進的方向，想避開禍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樣立身行事，以此作爲法則行嗎？大凡聖人制定禮法，是透徹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來規定賞罰，根據事實來確定獎懲，不過是把禮、刑二者結合在一起罷了。

向使刺讞其誠僞[663]，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664]，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665]，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666]，刑官不

當時如能審察案情的真僞，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麼刑法和禮制的運用，就能明顯地區分開來了。爲什麼呢？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沒有犯法律規定的罪行，趙師韞殺他，只是出於他個人的私怨，施展他當官的威風，殘暴地處罰無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趙師韞的罪，執法的官員也不去過問這件事，上下互相矇騙包庇，對喊冤叫屈的呼聲充耳不

660 茲：此。

661 黷（dú）刑：濫用刑法。黷，輕率。

662 果：若果

663 向使：假如。刺讞：審理判罪。

664 原：推究。端：原因。

665 公罪：違反國法之罪。

666 州牧：州的行政長官。

知問，上下蒙冒[667]，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668]，枕戈爲得禮[669]，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介然自克[670]，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671]，而又何誅焉？

聞；而徐元慶卻能夠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視爲奇恥大辱，把時刻不忘報殺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禮制，想方設法，用武器刺進仇人的胸膛，堅定地以禮約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遺憾，這正是遵守和奉行禮義的行爲啊。執法的官員本應感到慚愧，去向他謝罪都來不及，還有什麼理由要把他處死呢？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韝之誅，不愆於法[672]，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673]，是悖驁而凌上也[674]。執而誅之[675]，所以正邦典[676]，而又何旌焉？

如果徐元慶的父親確是犯了死罪，趙師韝殺他，那就並不違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錯殺，而是因爲犯法被殺。法律難道是可以仇視的嗎？仇視皇帝的法律，又殺害執法的官吏，這是悖逆犯上的行爲。應該把這種人抓起來處死，以此來嚴正國法，爲什麼反而要表彰他呢？

667 蒙冒：蒙蔽，包庇。

668 戴天：頭上頂著天，意即和仇敵共同生活在一個天地裡。

669 枕戈：睡覺時枕靠著兵器。

670 介然：堅定的樣子。自克：自我控制。

671 謝之：向他道歉認錯。

672 愆：過錯。

673 戕（qiāng）：殺害。

674 悖（bèi ）驁（ào）：桀驁不馴。

675 執：捉拿。

676 邦典：國法。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仇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而且陳子昂的奏議還說：「人必有兒子，兒子必有父母，因爲愛自己的親人而互相仇殺，這種混亂局面靠誰來救呢？」這是對禮的認識太模糊了。禮制所說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傷呼號而又無法申告；並不是指觸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處死這種情況。而所謂「他殺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殺掉他」，不過是不問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脅弱者罷了。這種違背聖賢經傳教導的做法，不是太過分了嗎？

三、賞析重點

柳宗元《駁復仇議》是一篇高揚以人爲本思想的光輝篇章。它以對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駁初唐陳子昂「既誅且旌」的論點，並且，闡述了「調」即和諧在處理社會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層次清楚、內容豐富，對今天，依然有啓發。

《駁復仇議》中，柳宗元不僅破字當頭，對陳子昂進行了毫不客氣的否定與反對，讀來「勁暢」；而且，立在其中，聯想到社會矛盾與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確有「卓識」。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個層面：

一、「旌」與「誅」不能並用。

柳宗元先說，「禮」與「刑（法）」，儘管性質相同、目標一致，都在於「防亂」，但它們的應用，卻判然分離，即，「禮」是「本情以正褒貶」，它必須調查「誠（好）」或「僞（壞）」的事實；「法」，是「窮理以定賞罰」，它注重研究「曲（錯）」或「直（對）」的結論。一個是「始（本）」，一個是「端（末）」。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柳宗元繼續說，徐元慶做了可「旌」的「誠（好）」事，陳子昂卻硬要將他放到「曲

（錯）」的位置，說「彼殺之，我乃殺之」，這叫做「濫」，造成「黷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慶的確「曲（錯）」了，該「執而誅之」，卻偏要說他做了「誠（好）」事，那麼，這是「僭」，「壞禮（禮不健全）甚矣」。基於這種分析，柳宗元認爲，陳子昂所謂「既誅且旌」應該「編之於令、永爲國典」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無法「趨義」、「違害」）。

二、既然徐元慶是「守禮而行義」者，那麼，他就一定不會與「王法」爲敵（守法人）。

《新唐書·孝友·張琇傳》載：「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韜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從此案例，我們大致可獲兩點信息：（一）徐爽無罪；（二）徐元慶有冤。事實上，柳宗元就是根據這兩個判斷，認爲，趙師韜殺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使徐元慶蒙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使徐元慶無處申冤。於是，他才同趙師韜不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應該說，柳宗元對此行動，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說，徐元慶的「不忘仇」，是「孝」；徐元慶的「不愛（怕）死」，是「義」。這樣一個「守禮而行義」的人，「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他又怎麼可能做出「悖驁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錯誤舉動來？

三、在一來一往的「兩下相殺」中，徐元慶是值得同情的弱者。

柳宗元說，在徐元慶與趙師韜的尖銳對立中，他是「弱」者；另外，在徐元慶與州牧、刑官的據理力爭中，他又是「寡」者。就是這樣一個弱者、寡者，做出了令「執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要忙着認錯、道歉）」的「得禮」（徐爽沒有「抵罪觸法，陷於大戮」）之事，本該旌表，卻置死地，使柳宗元對徐元慶的悲慘遭遇，深感不平與無道；他堅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大聲疾呼：「而又何誅

焉！」使我們彷彿聽到了他那發自心靈深處的怒吼。真的，我們還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滿懷同情的措詞：「籲號不聞」、「介然自克」、「即死無憾」、「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暴寡脅弱」、 「服孝死義」等，正所謂「深痛至憤所不能已者」。

四、解決普遍存在着的社會矛盾與衝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調」。

陳子昂在《復仇議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認爲，作爲兒子，都有親生父親，如果大家因爲愛自己的父親而去恨兇手、殺仇人，那麼，勢必帶來難以掌控的混亂狀況。對此論調，柳宗元駁斥道，陳子昂一方面侈談「禮」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卻又不懂「禮」的中心內容，即，「禮」的性質與目標，在於「防亂」；而「防」的最有效辦法，莫過於「調」字。於是，他引用《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指出，國家的治理，需設「調人」官職，他們的責任所在，是化解怨恨；而他們的理念，則是勸阻仇殺，不管應不應當。在這裏，我們分明見出柳宗元引述的用心，即，如果積極主動地去「調」了，那麼，「殺人」的概率必然會大大降低，而陳子昂所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的局面，也根本不會再發生（「不除害」）。 既然如此，那麼，「調」究竟包含了什麼樣的具體內容？

在柳宗元那裏，「調」絕非隨便的字眼；他以自己的體驗與感受，從宏觀與微觀的各個層面，進行過嚴肅而又深入的思考，即，他把可以「防亂」的「調」字，放到整個「王法」的系統中去，認爲，它是不可或缺的：（一）官要守法。柳宗元說，官吏，在行政的過程中，要無條件地「奉法」：「凡爲治者，殺（人），無赦」。而不能知法犯法，即，蓄「私怨」、鼓「吏氣」、「虐於非辜」。這就不但不能被羣衆容納與接受，反而，會引起仇恨。

（二）上下不可蒙冒（矇蔽、掩蓋）。柳宗元認爲，當下級官吏爲自己的

利益而引發仇恨時，上級要「聞」、要「問」，而不是「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所謂「聞」，即，認真地傾聽百姓的「冤抑沉痛」；所謂「問」，即，與百姓仔細地攀談，不讓他們「號無告」。柳宗元繼續批判，除此之外，「執事者」還應對自己不但沒有監督，反而矇蔽、掩蓋、縱容、包庇犯法的下級，感到羞恥與慚愧，因爲，徐元慶的最終「復仇」，與他們有着間接的因果關係。

（三）要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柳宗元引《周禮·地官·調人》，有這樣一句話：「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所謂「令」，有「使用」意。使用什麼？使用方法或手段。之前，柳宗元說：「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指，如果「王法」完備，那就必定離不開調查：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需研究：這究竟是對還是錯。可以這樣說，調查研究，就是「調」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情（事實）」、「理（道理）」得以清楚，爲化解與消除矛盾，奠定客觀基礎。根據以上分析，柳宗元「以人爲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了。

送東陽[677]馬生[678]序[679]（節錄） 宋濂

難度：＊＊＊

一、作者簡介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漢族，浦江（今浙江浦江縣）人，元末明初文學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爲「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太史公。宋濂與高啓、劉基並稱爲「明初詩文三大家」。他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於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東陽馬生序》、《朱元璋奉天討元北伐檄文》等。

二、背景資料

《送東陽馬生序》節選自《宋學士文集》(《四部從刊》本）.明洪武十一年（1378），宋濂告老還鄉的第二年，應詔從家鄉浦江（浙江省浦江縣）到應天（今江蘇南京）去朝見朱元璋時，正在太學讀書的同鄉晚輩馬君則前來拜訪，宋濂寫了這篇序，介紹自己的學習經歷和學習態度，勉勵他人勤奮學習，成爲德才兼備的人。本課只節選了序文的前半部分。在這部分中，作者並沒有因爲自己的地位和長者身份，就板起面孔說教，而是現身說法，敘述自己少年時代求學的艱難和勤奮學習的經歷，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作者對馬君則的殷切期望，寓於其中。經過千辛萬苦的努力，終於有所成就。

677 東陽：今浙江東陽市，當時與潛溪同屬金華府。

678 馬生：姓馬的太學生，即文中的馬君則。

679 序：文體名，有書序、贈序二種，本篇為贈序。

余幼時即嗜[680]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681]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682]。錄畢[683]走[684]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685]加冠，益[686]慕聖賢之道[687]，又患[688]無碩師、名人與遊，嘗[689]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690]。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691]。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692]遇其叱咄，色

我年幼時就非常愛好讀書。（因爲）家裏貧窮，（所以）沒有辦法買書來閱讀，常常向藏書的人家去借，親自抄錄，計算着日期按時送還。冬天非常寒冷，硯臺裏的墨汁像冰一樣堅硬，手指（凍得）不能彎曲伸直，也不敢懈怠。抄完後，便馬上跑去還書，不敢稍微超過約定的期限。因此有很多人都願意把書借給我，於是我能夠遍觀羣書。到了成年以後，我更加仰慕古代聖賢的學說，又擔心沒有才學淵博的人同我來往，曾經跑到百里以外，拿着經書向鄉里有道德學問的前輩請教。前輩道德和聲望高，門人弟子擠滿了他的屋子，他不曾把言辭放委婉些，把臉色放溫和些。我站着侍候在他左右，提出疑難，詢問道理，俯下身子，側

680 嗜：喜歡、特別愛好。

681 假：借。

682 弗之怠：即「弗怠之”，不懈怠，不放鬆抄錄書。弗，不。之，指代抄書。

683 畢：完。

684 走：跑。

685 .....之後。

686 益：愈來愈。

687 聖賢之道：指孔孟儒家的道統。宋濂是一個主張仁義道德的理學家，所以十分推崇它。

688 患：擔憂。

689 嘗：曾經。

690 鄉之先達：當地在道德學問上有名望的前輩。這裡指浦江的柳貫、義烏的黃溍等古文家。執經叩問：攜帶經書去請教。

691 稍降辭色：把言辭放委婉些，把臉色放溫和些。辭色，言辭和臉色。

692 或：有時。

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693]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694]獲有所聞。

着耳朵請教；有時遇到他大聲斥責，（我的）表情更加恭順，禮節更加周到，不敢說一個字反駁；等到他高興了，則又去請教。所以我雖然愚笨，但最終獲得學識。

當余之從師也，負篋[695]曳屣[696]，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697]。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698]，以衾[699]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700]，燁然[701]

當我外出求師的時候，揹着書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峽谷之中。隆冬時節，颳着猛烈的寒風，雪有好幾尺深，腳上的皮膚都凍裂卻不知道。回到旅舍，四肢僵硬動彈不得。服侍的僕人拿着熱水（爲我）澆洗，用被子裹着我，很久才暖和起來。我寄住在旅舍,旅店老闆每天提供兩頓伙食，沒有新鮮肥美的東西來享用。與我同住別的同學都穿着華麗的衣服,戴着用紅色帽帶和珠寶裝飾的帽子，腰間繫着白玉製成的環，左邊佩戴寶刀，右邊掛着香囊，光鮮亮麗好像神仙一樣；我卻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但我毫無羨慕的

693 俟：等待。

694 卒：最終。

695 篋：書箱。

696 屣：鞋子。

697 皸裂：皮膚因受凍或過分乾燥而裂開。皸，粵音【軍】。

698 媵人：陪嫁的女子。這裡指女僕。持湯沃灌：指拿熱水喝或拿熱水浸洗。湯：熱水。沃灌：澆水洗。

699 衾：被子。

700 臭：氣味，此處指香氣。

701 燁然：光彩照人的樣子。

若神人；余則縕[702]袍敝[703]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	心。因爲心中有足以快樂的事情，所以不覺得吃的、穿的享受不如別人。我求學的辛勤和艱苦就是像這個樣子啊！

三、賞析重點

此篇贈序是宋濂寫給他的同鄉晚生馬君則的。作者贈他這篇文章，是以勉勵他勤奮學習，但意思卻不直接說出，而是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體會中引申而出，婉轉含蓄，平易親切，字裡行間充滿了一個碩德長者對晚生後輩的殷切期望，讀來令人感動。

全文分三大段。第一段寫自己青少年時代求學的情形，著意突出其「勤且艱」的好學精神。內中又分四個層次。第一層從借書之難寫自己學習條件的艱苦。因家貧無書，只好借書、抄書，儘管天大寒，硯結冰，手指凍僵，也不敢稍有懈怠。第二層從求師之難，寫虛心好學的必要。百里求師，恭謹小心。雖遇叱咄，終有所獲。第三層從生活條件之難，寫自己安於清貧，不慕富貴，因學有所得，故只覺其樂而不覺其苦，強調只要精神充實，生活條件的艱苦是微不足道的。第四層是這一段的總結。由於自己不怕各種艱難，勤苦學習，所以終於學有所成。雖然作者謙虛地說自己「未有所成」，但一代大儒的事實，是不待自言而人都明白的。最後「況才之過於余者乎」的反詰句承前啟後，內容十分豐富。首先作者用反詰的語氣強調了天分稍高的人若能像自己這樣勤奮，必能取得越自己的卓絕成就。同時言外之意是說自己並不是天才，所以能取得現

[702] 縕：舊絮。

[703] 敝：破舊。

在的成績，都是勤奮苦學的結果。推而言之，人若不是天資過分低下，學無所成，就只怪自己刻苦努力不夠了。從下文知道，馬生是一個勤奮好學的青年，他只要堅持下去，其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所以這一句話雖寥寥數字，但含義深厚，作用大，既照應了上文，又關聯了下文，扣緊了贈序的主題，把自己對馬生的勸誡、勉勵和期望，誠懇而又不失含蓄地從容道出，表現出「雍容渾穆」的大家風度。

以上雖未明言是對馬生的勸勵，而勸勵之意自明。然而文章畢竟是為馬生而作的，所以至第三段便明確地寫到馬生，點明寫序的目的，這就是「道為學之難」，「勉鄉人以學者」。因為勸勵的內容在上兩段中已經寫足，所以這裡便只講些推獎褒美的話，但是殷切款誠之意，馬生是不難心領神會的。

宋濂為人寬厚誠謹，謙恭下人。此文也是一如其人，寫得情辭婉轉，平易親切。其實按他的聲望、地位，他完全可以擺出長者的架子，正面說理大發議論，把這個青年教訓一通的。然而他卻不這樣做。他絕口不說你們青年應當怎樣怎樣，而只是說「我」曾經怎樣怎樣，自己放在與對方平等的地位上，用自己親身的經歷和切身的體會去和人談心。不僅從道理上，而且從形象上、情感上去啟發影響讀者，使人感到在文章深處有一種崇高的人格感召力量，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會在不知不覺中縮短了與作者思想上的距離，贊同他的意見，並樂於照著他的意見去做。寫文章要能達到這一步，決非只是一個文章技巧問題，這是需要有深厚的思想修養作基礎的。

其次，作者在說理上，也不是憑空論道，而是善於讓思想、道理從事實的敘述中自然地流露出來。而在事實的敘述中，又善於將概括的述說與典型的細節描繪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就使文章具體實

在，僅在行文上簡練生動，而且還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說到讀書之難時，作者在概括地敘述了自己因家貧無書，不得不借書、抄書，計日以還的情形後說:「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通過這樣一個典型的細節描寫，就使人對作者當初讀書的勤奮及學習條件的艱苦，有了一個生動形象的具體感受。理在事中，而事頗感人。這也是此文使人樂於贊同並接受作者意見的又一個內在的原因。

而且，文章渾然天成，內在結構卻十分嚴密而緊湊。本來文章所贈送的物件是一篇之主體。然而文章卻偏把主體拋在一邊，先從自己談起，從容道來，由己及人，至最後才談及贈送的物件。看似漫不經心，實則匠心獨運。在文章的深層結構中，主賓之間有一種緊密的內在聯繫，時時針對著主，處處照應到主，而卻避免了一般贈序文章直露生硬的缺點，使文章委婉含蓄，意味深長。在寫作中又成功地運用了對比映襯的手法，使左右有對比，前後有照應，文章於寬閑中顯示嚴整，「魚魚雅雅，自中節度」。這一點給人的印象也是十分深刻的。

張益州[704]畫像記　蘇洵

難度：＊＊＊

一、作者簡介

蘇洵（1009 年－1066 年），字明允，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於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

二、背景資料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 年），益州地區發生騷亂，傳言儂智高將入蜀，因而人心惶惶，軍隊也調集起來了。朝廷委派張方平去處理這一事件。他採取寬政愛民的安撫辦法，號召人民安居樂業，各事農桑，很快就穩定了局勢，恢復了社會秩序。兩年後，張方平奉召回京，當地人民為了表示對他的深切懷念，給他建祠堂，立畫像。蘇洵為蜀地人，與張方平也有私人交往，對張方平的為人很尊重，為此他寫下了這篇文章。

[704] 張益州：即張方平，字安道，自號樂全居士，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官至參知政事。當時任益州知州（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705]，邊軍夜呼，野無居人，謠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706]，毋助變。衆言朋興[707]，朕志自定。外亂不作[708]，變且中起[709]，不可以文令[710]，又不可以武競[711]，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712]，其命往撫朕師[713]？」乃推曰[714]：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715]。」公以親辭[716]，不可[717]，遂行[718]。

宋仁宗至和元年的秋天，有謠言從四川一帶傳過來，說是敵人要侵犯邊界，駐邊軍士夜裏都惶恐不堪，老百姓基本上逃跑了。謠言四起，震動了京城。皇上正準備選派、任命禦敵的將帥，天子說：「別造成大的禍亂，也不要促成事變。雖然現在謠言群生，但我已經打定主意了，外患不能解決，則變亂將會在內地發生。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也不可以付諸武力解決。只需要派一兩個大臣前去就能處理好的。誰能夠處理好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去帶領軍隊？」於是衆人推薦說：「張方平恰好是合適的人選。」天子贊同道：「好！」張公卻藉口要奉養父母拒絕前去，但

[705] 蜀人：四川人。寇：強盜，敵人。

[706] 毋養亂：不要釀成禍亂。毋，不要，別。

[707] 朋興：群起。

[708] 外亂不作：邊境騷亂不能解決。外，外部，這裡指邊境地區。外亂不作：邊境騷亂不能解決。外，外部，這裡指邊境地區。

[709] 變且中起：事變將會在內地發生。且，將要，將會。中，內，裡，這裡指內地。

[710] 文令：文教政令（感化）。文令：文教政令（感化）。

[711] 武競：以武力與之競爭。

[712] 孰：誰。茲：這。

[713] 其：用在謂語前面，表示命令語氣。撫：安撫，撫慰。

[714] 乃：於是，就。推：推舉，推選。

[715] 然：答應之辭，即「好」。

[716] 以親辭：用侍奉父母親為理由來推辭。

[717] 可：批准。

[718] 遂：於是。

	是皇上沒有批准他的請求，於是他就出發前去了。
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719]，撤守備，使謂郡縣[720]：「寇來在吾，無爾勞苦[721]。」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	十一月纔到達蜀地。就在他上任的當天，就下命令讓駐軍回去，並解散守備人員，他還派人對郡縣長官說：「敵寇由我來對付，你們就不必勞心了。」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還和以前一樣慶賀新春，一直都沒有什麼敵寇前來入侵。很快到了第三年的正月裏，百姓私下裏商量在淨衆寺裏擺放張公的像，張公沒有阻止住百姓的這一行動。
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722]。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723]，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724]，	眉陽人蘇洵告訴百姓說道：「沒有發生禍亂，還是很容易控制的；禍亂已經發生了，也還是容易治理；可是已經出現了禍亂的苗子，但是還沒表現出禍亂，這種情況叫做將要發生禍亂，禍亂馬上要發生但是還沒有出現的時候是最難治理的。因爲我們不可以出現了禍亂的苗子就急着去做，又不能因爲禍亂還沒出現就放鬆警惕了。現在至和元年秋季的局

[719] 歸屯軍：即「使屯軍歸”。歸，使動用法。屯軍，駐防的軍隊。

[720] 使謂郡縣：派人對所屬郡縣的長官說。使謂，即「使使謂”。

[721] 無爾勞苦：不用你們辛苦。爾，你們

[722] 弛：放鬆，鬆懈。

[723] 欹：傾側不平。這裡指傾斜將倒的狀態。

[724] 顏色：臉色，容貌。

徐起而正之[725]。既正[726]，油然而退[727]，無矜容[728]。爲天子牧[729]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730]，惟爾父母[731]。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732]，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733]。重足屏息之民[734]，而以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735]，驅之以法[736]，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737]，雖

勢，正好像是器物現在已經傾斜，可是還沒有倒地的情形。只有你們的張公，還能穩穩地坐定，面色不改，慢慢地站起來扶正器皿。扶正之後，他又慢慢地坐下，沒有一點驕傲的神色。爲天子管理百姓，他能做到孜孜不倦，這就是你們的張公。你們因爲張公的智慧得到了生存，他就是你們的再生父母。還有，張公曾對我說：‘老百姓的性情是可以改變的，只是要看官吏怎麼對待他們。衆人傳言說，蜀地人小亂不斷。上司於是就用對待盜賊的辦法來對待這裏的老百姓，對他們用管束盜賊的刑法來約束他們。那些百姓本來就已經很害怕了，現在還用殘酷的刑法對待，

[725] 徐：緩慢，慢慢地。

[726] 既：……之後。

[727] 油然：溫謹而自然的樣子。退：退下，坐下來。

[728] 無矜容：沒有居功自傲自誇的表情。

[729] 牧：治理，管理。古代統治者蔑視勞動人民，把官吏統治人民比作牧人放牧牛羊。

[730] 繄：是，此。一說是句首語氣詞。以生：即「以之生”，意思是依靠他生存。以，依靠。之，指代張公。

[731] 繄：是，此。一說是句首語氣詞。以生：即「以之生”，意思是依靠他生存。以，依靠。之，指代張公。

[732] 多變：多生變亂。

[733] 繩：原是木工取直用的墨線，這裡用作動詞，按定的標準去衡量，糾正。

[734] 重（chóng）足：迭足而立，不敢前進。形容十分害怕的樣子。屏（bǐng）息：形容由於恐懼而不敢出大氣。屏，忍住，抑制住。息，氣息，出氣。

[735] 夫：發語詞，用於句首表示將發議論。約之以禮：即「以禮約之”。禮，禮教。約，約束。

[736] 驅：驅趕，驅逐。這叩指役使。

[737] 急：使……急，逼迫。這裡是使動用法。

齊、魯亦**然**[738]。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739]，以威劫齊民[740]，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741]：「然。」	這樣百姓才狠下心來拋棄父母妻兒，不顧性命，變成了盜賊，所以大亂常常發生。要是對他們施以禮儀教化的話，按照法律來差使他們，這裏的人就變成最容易管理的了。要是把他們逼急了導致變亂髮生，那麼即使是齊魯的百姓也會叛亂的。我用對待齊魯百姓的方法來對待他們，那麼蜀人也會認爲自己是齊魯有教化的人了。假如任意胡來不按法律來辦事，一味靠武力來威脅平民，我是不會幹的。' 啊！愛惜蜀人是多麼真誠啊，對待蜀人是多麼厚道啊，在張公之前，我沒有見過這樣的人。」大家聽了，一齊重新行禮說：「是。」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742]。今夫**平居**聞一善[743]，必問其人之姓名	蘇洵又說：「張公的恩情，一定要記在心裏；即使你們死了，也要讓你們的子孫記在心裏。他的豐功偉績，已經在史官的史冊上有記錄了，不需要再畫像了。況且張公不想這樣做，那又怎麼辦呢？」衆人都說：「張公不會理會這些事的。就是這樣，我們的心裏很是過意不去的。就是在平時聽說有人做件好事，還要問那人

738 雖：即使。齊魯：古代齊國和魯國是教化最好的地區，號稱「禮儀之邦"。這裡指中原一帶文明地區。然：這樣，如此。

739 若夫：起連接上文的作用，有「至於"的意思。

740 齊民：齊等的民眾，平民。齊，同等，齊等。

741 稽首：叩頭到地，古代的一種跪拜禮。稽，叩頭至地。

742 釋：放下。

743 平居：平日，在日常生活中。

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744]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745]，遂爲之記。	的姓名和他的住處，還有那人的身形、年齡大小、面容等基本情況呢；還有一些人，還要問到他的生平愛好，是爲了更好地推測他的人品。這些人也是史官寫入他的傳記裏的，主要是想讓天下人不僅記在心裏，還要時刻出現在眼前。音容在人們的眼睛中時常閃現，所以纔會記得更加久遠啊。因此，畫像也還是有一定意義的。」蘇洵聽了，無言以對，就爲他們寫了這篇畫像記。

三、賞析重點

蘇洵的散文以議論文的成就最為出色，但他的雜記體記敘文也有寫得很好的體現了蘇洵文章的另一種風格。《張益州畫像記》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文章記敘了張方平處理益州將亂局面的功績，進而通過他對益州人民的愛護和益州人民對他的懷念，兩者呼應，論述了留下畫像的意義。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敘事，簡勁親切，言近旨遠。第二部分議論析事理，委婉周至；議畫像，轉折有致。最後的頌詩部分，是第一、二部分內容的複疊和補充，顯得古樸典雅，余韶悠長。

文章開篇大處落筆，以極省儉的筆墨，交代了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起因，渲染了異常緊張的氛圍。「蜀人傳言，有寇至邊」，局勢危惡。張方平臨危受命，「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作者對張方平的頌揚欽佩之情深蘊于簡勁高渾的言辭之中。

744 詰：問。

745 詰：追問，進一步深問。下文「蘇洵無以詰"的「詰"，是反詰、無話可說的意思。

第二段重在議論。作者首先給這次事件定性，並指出這種「將亂」的局面是最難以治理的，原因是在具體處理時的分寸難以掌握。在簡略評述了張方平處理益州將亂局勢後，又借張方平之口，提出「民無常性，惟上所待」的觀點。接著作者先從反面申說，明確指出益州這種「將亂」局面產生的根源是人們認為「蜀人多變」，於是官府就用對付盜賊的辦法來對待他們，即使對那些忠厚善良、膽小怕事的老百姓，也要用酷刑去壓迫他們。官逼民反，蜀人只好鋌而走險、附盜作亂。這段分析入情入理，反駁恰中要害。繼而作者從正面論述，如果當官的以禮教來約束，以法治來規範，那麼蜀人是最容易治理的。這裡，既稱道了張方平處理得當，又為蜀人作了辯護，筆力委婉，情理周至，可見用心之良苦。作者又由蜀人被逼作亂，推及到「雖齊、魯亦然」；以齊、魯待蜀人」，故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自身」。一方面再度稱頌張方平抓住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從而使事態得以平息。另一方面駁斥了「蜀人多變」的流言，又一次為蜀人辯解。最後，「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蘇洵發抒感慨，盛讚張方平深諳下情，體恤民意，愛護蜀人。同時，對當時的世風，特別是官風，頗有微辭。

此篇題目是「張益州畫像記」，但文章除了在第一部分結束寫到蜀人「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外，隻字不提畫像。然而上面的議論又處處與畫像有關，處處皆是說明蜀人留像的原因。而正式寫到畫像時，卻又寫得曲曲折折，翻轉無窮。首先說明張公的恩德已銘刻在人們心上和史書中，因而無須留像。繼而又揭出蜀人留像的用意在於「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強調斷斷不可不留像。如此四轉折，留像的意義更為突出。

留侯論　蘇軾

難度：＊＊＊

一、作者簡介

蘇軾（公元 1036 – 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大文學家，其詩詞文俱有成就，亦擅書畫，影響深遠。詩與黃庭堅齊名，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文章更與父弟同列「唐宋八大家」。嘉佑二年（公元 1057）與弟蘇轍同舉進士，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後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外放任杭州通判，後知轉任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元豐三年（公元 1080），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為團練副使。元祐年間，詔返朝廷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紹聖元年（公元 1094），遠貶惠州，其後再貶儋州（今海南島）。最後遇赦北還，不久病死常州，終年六十四歲。謚文忠。著有《東坡全集》及《東坡樂府》。

二、寫作背景

宋仁宗嘉佑五年，蘇軾被任命爲河南福昌縣今河南伊陽西主簿屬正九品。蘇軾未赴任，經歐陽修、楊畋等推薦，寓居懷遠驛，精心準備制科考試。試前，蘇軾上楊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留侯論》就是《進論》中的一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746]。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747]見辱[748]，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749]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750]，而其志甚遠也。

古時候被人稱作豪傑的志士，一定具有勝人的節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無法忍受的度量。有勇無謀的人被侮辱，一定會拔起劍，挺身上前搏鬥，這不足夠被稱爲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傑氣概的人，遇到突發的情形毫不驚慌，當無原因受到別人侮辱時，也不憤怒。這是因爲他們胸懷極大的抱負，志向非常高遠。

夫[751]子房[752]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753]，其事甚怪；然亦安[754]知其非秦之世，有

張良被橋上老人授給兵書這件事，確實很古怪。但是，又怎麼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隱居君子出來考驗張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顯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聖賢相互提醒告誡的意義。

746 節：節操。

747 匹夫：普通人。

748 見辱：受到侮辱。見：被、受到。

749 ：突然。卒，通「猝”。

750 所挾持者甚大：謂胸懷廣闊，志意高遠。挾持，指抱負。

751 夫：發語助詞，無義。

752 子房：張良，字子房。因佐劉邦建立漢朝有功，封留侯。

753 受書：接受兵書。書，指《太公兵法》。圮上：橋上。老人：指黃石公。《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後老父約見張良於橋上，張良兩次遲到，受到老父的責備。第三次張良「夜未半”即往，老父喜，送他一部書，說：「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語畢，老父即離去。次日張良「視其書”，才知道是《太公兵法》。

754 安：怎麼。

隱君子[755]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756]見[757]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758]，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當作神仙，也太荒謬了。再說，橋上老人的真正用意並不在於授給張良兵書（而在於使張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759]。其平居無罪**夷滅**[760]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761]，無所復施[762]。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763]。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764]；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在韓國已滅亡時，秦國正很強盛，秦王嬴政用刀鋸、油鍋對付天下的志士，那種住在家裏平白無故被抓去殺頭滅族的人，數也數不清。就是有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沒有再施展本領的機會了。凡是執法過分嚴厲的君王，他的刀鋒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氣勢是不可以憑藉的。張良壓不住他對秦王憤怒的情感，以他個人的力

755 隱君子：隱居的高士。

756 微：略微，隱約。

757 見：同「現”。顯現、顯露。

758 以爲鬼物：因黃石公的事蹟較爲離奇，語或涉荒誕，故有人認爲他是鬼神之類，王充《論衡·自然》：「或曰……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

759 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謂秦王殘殺成性，以刀鋸殺人，以鼎鑊烹人。

760 夷滅：滅族。

761 賁、育：孟賁、夏育，古代著名勇士。

762 無所復施：無法施展本領。

763 其勢未可乘：謂形勢有利於秦，還沒有可乘之機。

764 而逞於一擊之間：《史記·留侯世家》載「秦滅韓”，張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其間不能容發：當中差不了一根毛髮。比喻情勢危急。

千金之子[765]，不死於盜賊[766]，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767]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768]，而特[769]出於荊軻、聶政之計[770]，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771]倨傲鮮腆[772]而深折之。彼[773]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774]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775]。」

量，在一次狙擊中求得一時的痛快，在那時他沒有被捕被殺，那間隙連一根頭髮也容納不下，也太危險了！

富貴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盜賊手裏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的生命寶貴，死在盜賊手裏太不值得。張良有超過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樣深謀遠慮之事，反而只學荊軻、聶政行刺的下策，僥倖所以沒有死掉，這必定是橋上老人爲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態度傲慢無理、言語粗惡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纔可以憑藉這點而成就大功業，所以到最後，老人說：「這個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765 千金之子：富貴人家的子弟。

766 不死於盜賊：不會死在和賊的拼搏上。

767 不足以死：不值得因之而死。

768 伊尹太公之謀：謂安邦定國之謀。伊尹輔佐湯建立商朝。呂尚（即太公望）是周武王的開國大臣。

769 特：只。

770 荊柯聶政之計：謂行刺之下策。荊柯刺秦王與燕政刺殺韓相俠累兩事，俱見《史記·刺客列傳》。

771 是故：因此。

772 鮮腆：無禮，厚顏。

773 彼：他。

774 就：成就。

775 孺子可教也：謂張良可以教誨。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776]。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777]。且夫有報人[778]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纔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779]，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780]，油然[781]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楚莊王攻打鄭國，鄭襄公脫去上衣裸露身體、牽了羊來迎接。莊王說：「國君能夠對人謙讓，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棄對鄭國的進攻。越王勾踐在會稽陷於困境，他到吳國去做奴僕，好幾年都不懈怠。再說，有向人報仇的心願，卻不能做人下人的，這是普通人的剛強而已。那老人，認爲張良才智有餘，而擔心他的度量不夠，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輕人剛強銳利的脾氣，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憤去成就遠大的謀略。爲什麼這樣說呢？老人和張良並沒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間相遇，卻拿奴僕的低賤之事來讓張良做，張良很自然而不覺得怪異，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驚懼他和項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776 「楚莊王伐鄭”六句：楚莊王攻克鄭國後，鄭伯肉祖牽羊以迎，表示屈服。楚莊王認爲他能取信於民，便釋放了他，並退兵，與鄭議和。事見《左傳》宜公十二年。肉祖，袒衣陣體。

777 「勾踐之困於會稽”三句：《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槜李（越軍曾擊敗吳軍於此）也。遂入越。越王（勾踐）以甲循五千，保於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越及吳平。《國語·越語下》載勾踐「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臣妾於吳，謂投降吳國爲其臣妾。

778 報人：向人報仇。

779 非有生平之素：猶言素昧平生（向來不熟悉）。

780 僕妾之役：指「取履”事。

781 油然：盛興貌。此謂悅敬之心油然而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782]；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783]，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784]。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785]？

看那漢高祖之所以成功，項羽之所以失敗，原因就在於一個能忍耐、一個不能忍耐罷了。項羽不能忍耐，因此戰爭中是百戰百勝，但是隨隨便便使用他的刀鋒（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實力）。漢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鋒銳的戰鬥力，等到對方疲敝。這是張良教他的。當淮陰侯韓信攻破齊國要自立爲王，高祖爲此發怒了，語氣臉色都顯露出來，從此可看出，他還有剛強不能忍耐的氣度，不是張良，誰能成全他？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786]。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司馬遷本來猜想張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偉的，誰料到他的長相竟然像婦人女子，與他的志氣和度量不相稱。啊！外柔內剛，這就是張良之所以成爲張良吧！

[782] 輕用其鋒：輕率地消耗自己的兵力。

[783] 弊：疲睏，衰敗。

[784] 「當淮陰破齊”三句：《史記·淮陰侯列傳》：漢四年，韓信破齊，向劉邦請封「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趕緊提醒他不能得罪韓信。劉邦醒悟，便封韓信爲齊王以籠絡他。韓信後降封爲淮陰侯，故稱爲淮陰。

[785] 非子房其誰全之：不是張良，誰又能來保全他呢？

[786]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二句：《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餘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不稱，不相稱。

三、賞析重點

《留侯論》並不全面評論張良的生平和功業，而只論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觀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過人之節。這個問題過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創見。

開頭一段是立論，提出能忍、不能忍這個命題。「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是泛言，舉凡忠勇、堅毅等等超乎常人的節操，全都包括在內。以下則扣住《留侯論》本題，加以申說，將「過人之節」具體到「忍」字。說「忍」，又是從「 ‘勇」字來說，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說，能忍，纔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爲抱負甚大，志向甚遠的緣故。表面看來，勇和忍似乎是對立的，作者卻指出了它們的統一性，充滿辯證法，非常精警深刻。這是作者的基本論點，也是全篇的主意。雖然這裏並未指名，實際是對張良而言。以下全是對張良的具體論證。

文中舉了張良狙擊秦王、進履受書、勸說劉邦封韓信爲齊王三件事。這三件事表面看來似無關連，但作者卻敏銳地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繫，由此提出了他的獨創見解。

第二段先從前兩件事說。人們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作者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繫起來，把他爲韓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繫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隱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並不在書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所暗示的，都是聖賢間互相警示勸戒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鉤連，互爲論證，結構非常嚴密。拂去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係到基本立論，因爲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爲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面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軻、聶政式的刺殺行爲，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於白白送死。老人因爲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

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鍊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系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於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墮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着，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爲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裏許路，見張良只是目送着他，並無異常的表現，這纔再走回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爲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入扣。隨後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於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 的磨練。這給作者取爲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只須將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張良能忍，二者實爲一個意思。

爲了加強說服力，第三段又引史爲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說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試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張良的情景，證明他的舉動確實是對張良的考察試驗。前者是從動機講，後者是從事實講，行動的目的則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化用《論語·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語意，即上文所謂「聖賢相與警戒之義」），後來的結果則是使張良達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張良早年的兩件事而言，第四段又舉他後來在劉邦項籍鬥爭中的一個例證以實之。沒有這個例證，張良在坦上的表現，可以視爲偶然；有了這個例證，上面的論證纔開花結果，落到實處。這段的精妙之處在於，作者不是孤立地講張良，而是聯繫到劉、項兩家的鬥爭來舉例。文中把劉邦之所以勝和項籍之所以敗，歸結爲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韓信求假封爲齊王的

事例，把劉邦之能忍歸結爲系由張良成全，不僅說明了能忍對於張良、對於劉、項的事業的重大意義，還說明了紀上老人的啓導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強了通篇議論的說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結，謂子房的狀貌也表現出能忍的特徵，思致新穎，風調翩翩，餘味不盡。

賣柑者言　劉基

難度：＊＊＊

一、作者簡介

劉基（1311 年 7 月 1 日－1375 年 5 月 16 日）字伯溫，謚曰文成，元末明初傑出的軍事謀略家、政治家、文學家和思想家，明朝開國元勳，漢族，浙江文成南田（原屬青田）人，故時人稱他劉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誠意伯，人們又稱他劉誠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贈太師，謚號文成，後人又稱他劉文成、文成公。劉基通經史、曉天文、精兵法。他輔佐朱元璋完成帝業、開創明朝並盡力保持國家的安定，因而馳名天下，被後人比作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稱劉基爲：「吾之子房也。」在文學史上，劉基與宋濂、高啓並稱「明初詩文三大家」。中國民間廣泛流傳着「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前朝軍師諸葛亮，後朝軍師劉伯溫」的說法。他以神機妙算、運籌帷幄著稱於世。劉伯溫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傳奇人物，至今在中國大陸、港澳臺乃至東南亞、日韓等地仍有廣泛深厚的民間影響力。

二、寫作背景

至正八年（公元 1348），劉基回杭州，任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論御史失職，為臺臣所阻，再投劾歸。當時，方國珍聚眾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為元帥府都事。劉基倡議「築城討賊，不誅無以懲後」。不過朝廷沉湎，不欲用事。左丞帖里帖木兒力主招安。方國珍厚賂之，朝廷遂詔撫國珍，授予他官職。後來，朝廷復責劉基擅威福，羈管紹興。方國珍於是愈益暴橫，山寇蜂起。行省復辟劉基剿捕。惟執政受方國珍賄故，抑之而為總管府判。劉基不與兵事，於是憤然辭職，歸隱田園。

棄官以後，劉基對朝政已心若死灰，明白為官已非救國之道，祇有以文章鞭撻，方可喚醒人心。故此，他退而讀書著述。

《賣柑者言》，是劉基退隱時所作。劉基憂國憂民，生不逢時，不為世用，發為文章，其言雖恢奇激切，卻非虛構空言，是為實錄。所謂「盜起而不知御」者，方國珍之亂，徒知招撫而不能討也。「民困而不知救」者，黃河決堤，人民流散而不能救也。「吏奸而不知禁」者，新昌州案，貪官姦宄狼狽為奸。「法斁而不知理」者，御史失職，臺臣坐視而不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者，文臣不任事，武將不綏靖，尸位素餐，恬然自若。皆意有所指，亦指而可見者也。

杭[787]有賣果者，善藏柑，涉[788]寒暑不潰[789]。出之燁然[790]，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791]十倍，人爭鬻[792]之。

杭州有個賣水果的人，擅長貯藏柑橘，經過冬夏也不腐爛，拿出它們的時候還是光彩鮮明的樣子，玉石一樣的質地，金燦燦的顏色。放到市場上（賣），價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們爭相購買他的柑橘。

予[793]貿[794]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795]敗絮[796]。予怪而問之曰：「若[797]所市於人者，將以實[798]籩豆[799]，奉祭祀，供賓客乎？將炫[800]外

我買了一個，切開它，像有股煙直撲口鼻，看它的裏面，幹得像破爛的棉絮。我對此感到奇怪，問他說：「你賣給別人的柑橘，是將要用來裝滿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靈、招待賓客的嗎？還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來迷

[787] 杭：杭州。

[788] 涉：經過，經歷。

[789] 潰：腐爛，腐敗。

[790] 燁然：光彩鮮明的樣子。

[791] 賈：同「價”，價錢。

[792] 鬻：這裏是買的意思。

[793] 予：我。

[794] 貿：買賣，這裏是買的意思。

[795] 若：像，好像。

[796] 敗絮：破敗的棉絮。

[797] 若：你

[798] 實：填滿，裝滿。

[799] 籩豆：古代祭祀時盛祭品用的兩種器具。籩，竹製的食器。豆，木製、陶製或銅製的食器。

[800] 炫：炫麗。

以惑[801]愚**瞽**[802]也？甚矣哉，爲[803]欺[804]也！」	惑傻瓜和瞎子的嗎？你做這種欺騙人的事情實在是太過分了。」
賣者笑曰：「吾業[805]**是**[806]有年矣，吾賴[807]是以**食**[808]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賣柑橘的人笑着說：「我從事這個行業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這個用來養活自己。我賣它，別人買它，不曾有人說過什麼的，卻唯獨不能滿足您的要求嗎？世上做欺騙的事的人不少，難道只有我一個嗎？你沒有好好的思量啊。
今夫[809]佩虎符[810]、坐皋比[811]者，洸洸[812]	現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將軍坐席上的人，威武的樣子，好像是捍衛國家的將才，他們果真能給出（有）孫武、吳起的謀略嗎？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長長帶子

[801] 惑：迷惑，欺騙。

[802] 愚瞽：愚蠢的人和瞎子。瞽，瞎子。

[803] 爲：做。

[804] 欺：欺騙人的事。欺：欺騙人的事。

[805] 業：以…爲職業。

[806] 是：此。

[807] 賴：依賴，依靠。

[808] 食：同「飼”，這裏有供養、養活的意思。

[809] 夫：那些。

[810] 虎符：虎形的兵符，古代調兵用的憑證。

[811] 皋比：虎皮，指將軍的坐席。比，通「皮”，毛皮。

[812] 洸洸：威武的樣子。

乎干城之具[813]也，果[814]能授孫、吳[815]之略[816]耶？ 峨[817]大冠、 拖長紳[818]者，昂昂[819]乎廟堂[820]之器[821]也，果能建伊、皋[822]之業[823]耶？盜起[824]而不知御[825]，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826]而不知理，坐[827]糜[828]廩粟[829]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830]醇醴而飫[831]肥

的人，器宇軒昂的樣子像是朝廷中有本事的人，他們果真能夠建立伊尹、皋陶的業績嗎？盜賊興起卻不懂得抵禦，百姓困苦卻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詐卻不懂得禁止，法度敗壞卻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費國家糧食卻不懂得羞恥。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騎着大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誰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顯赫過人，值得效仿？可是無

813 干城之具：捍衛國家的將才。干，盾牌，文中意爲捍衛。乾和城都用以防禦。具，將才。

814 果：果真、真的。

815 孫、吳：指古代著名軍事家孫武和吳起。

816 略：謀略

817 峨：高高地，指高戴。

818 拖長紳：拖着長長的腰帶。紳，古代士大夫束在外衣上的帶子。

819 昂昂：器宇軒昂的樣子。

820 廟堂：指朝廷。

821 器：才能，本領，這裏指「有才能的人”。 器：才能，本領，這裏指「有才能的人”。

822 伊、皋：指古代著名政治家伊尹和皋陶。

823 業：功業。

824 起：興起。

825 御：抵禦。

826 斁：敗壞。

827 坐：坐在高位的意思，指那些在高位上卻不幹正事。

828 糜：通「靡”，浪費。

829 廩粟：國家發的俸米。

830 醉：醉飲。

831 飫：飽食。

鮮者，**孰**[832]不巍巍[833]乎可畏，赫赫[834]乎可象[835]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836]也哉？今**子**[837]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論到哪裏，又有誰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內心破敗得像破絮呢？現在你看不到這些現象，卻只看到我的柑橘！」
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838]東方生[839]滑稽[840]之流。豈其憤世**疾**[841]邪者**耶**[842]？而託[843]於柑以諷耶？	我默默地沒有話用來回答。回來思考這賣柑人的話，（覺得他像）是像東方朔那樣詼諧多諷、機智善辯的人。難道他是對世間邪惡現象激憤痛恨之人嗎？因而借托柑橘用來諷刺嗎？

[832] 孰：誰。

[833] 巍巍：高大的樣子。

[834] 赫赫：顯赫的樣子。

[835] 象：模仿。

[836]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比喻外表華美，內質破敗。

[837] 子：你。

[838] 類：像。

[839] 東方生：指東方朔。漢武帝時曾任太中大夫，性格詼諧，善於諷諫。

[840] 滑稽之流：指詼諧多諷、機智善辯的人。

[841] 疾：憤恨。

[842] 耶：嗎。

[843] 託：假託。

三、賞析重點

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體諷刺散文，全文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洗煉的筆墨記述了故事的經過，可說是全文的引子，作者先寫柑子外表具有金玉之美，其中卻如敗絮之劣，在一優一劣而形成的鮮明對比之中，自然而然地引起發問，「將炫外以惑愚瞽也？」也自然而然地引出指責，「甚矣哉，為欺也！」作者在此突出一個「欺」字，這是全文的核心，也是貫串始終的主線，看似不經意地提出，實則是精心設計的。正是這個文眼，才引起賣柑者大段的深刻的議論。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點，通過賣柑人之口，揭露那些達官紳士欺世盜名的真相。文章的構思非常巧妙，「賣者笑曰」一個「笑」字用得很好，首先表現在後面的大段議論只是由一個小商販在談笑詼諧中說出，這就親切又可信；其次表現了一個普通人對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的鄙視。小商販的回答也是巧妙之極，用一句反問「而獨不足子所乎？」它揭示面對「欺」道橫行的社會，人們已經麻木。緊接著再用一個反問「而獨我也乎？」這個反問比前一個反問更有份量，它既突出了言者對「欺」道橫行社會的強烈憎恨，又使憤懣之詞如流湧出。為證實自己的論點，賣柑者以排比句式，歷數了行「大欺」的人。先用兩個長排比句描寫武將「洸洸乎干城之具」、文官「昂昂乎廟堂之器」，以之與柑子「燁然」外表相對照；接著又連用五個短排比句揭露其實質，原來是文不能治國、武不能治軍之眾。為了更琳漓盡致地宣洩自己憤世嫉邪之情感，文章又用兩個反問句進行反復揭露。反復揭露使賣柑者「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一句指責得有理，批評得有力。

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結尾，作者沒有寫自己如何慷慨激昂地回應賣柑者之言，卻是「退而思其言」，這樣既使文章形成一種跌宕美，也表明作者在深思熟慮之中品味其言的真諦所在，承認其言的真實性和合理性。

這篇文章由買賣一個壞了的柑橘的小事引起議論，假託賣柑者的一席話，以

形象、貼切的比喻，揭示了當時盜賊蜂起，官吏貪污，法制敗壞，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有力地諷刺了那些冠冕堂皇、聲威顯赫的達官貴人們本質上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欺世盜名的人物，從而有利抨擊了元末統治者及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還有社會當下的黑暗，抒發了作者憤世嫉俗的情感。

藝術特點

形式活潑。面對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作者不是以一個哲人的口吻來一本正經地進行說教，而是通過生活中賣柑和買柑這樣一件小事引起，再以賣買雙方一問一答，由表及裡，把問題逐步引向深入。不僅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而且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和閱讀的樂趣。

形象鮮明。作者首先僅用二十餘字就畫出一幅柑橘的寫生圖，那外表燁然、內若敗絮的柑子如在目前、如捧手上。其次，作者通過對話，塑造了一位元聰敏機智且頗具正義感的小商販和一位不善言詞的書生形象。再次，通過賣柑者之言，刻畫出滿朝文武官員昏玻無能的醜相。總之，一篇以說理為主而篇幅短小的文章，能塑造如此鮮明的形象，確實是大師所為。

修辭豐富。豐富的修辭手法使文章精彩紛呈。例如多處運用對比手法，柑的外形與內質的美與醜對比，文官武將外表顯赫和本質昏慵的對比等，都使形象更鮮明且深化了主題。再如多次使用反潔，即使語言活潑緊湊也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尤其是排比句的運有，文中長、短排比交雜使用。使得文章雖短而氣勢壯闊，言語不多卻說理充分，給文章增色不少。

深慮論　方孝孺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方孝孺（1357-1402 年），浙江寧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學者、文學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曾以「遜志」名其書齋，蜀獻王替他改爲「正學」，因此世稱「正學先生」。福王時追謚文正。在「靖難之役」期間，拒絕爲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剛直不阿，孤忠赴難，不屈而亡。

二、背景資料

這是一篇史論。作者列舉歷代興亡的史實，指出歷代君王僅僅片面地吸取前代滅亡的教訓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蓋的問題，但卻將原因歸結爲非人智能所慮及的天意。論證「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目的在於給明代統治者提供歷史教訓，使之「深慮」長治久安的道理，並採取相應的辦法。

本文系針對明初的政治形勢而提出的治國方略。明代建國後，明太祖朱元璋爲了鞏固和加強統治，曾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從而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決不能掉以輕心，要注意潛在的危機。作者就歷代興衰的史實，提出了有關長治久安的積極性的建議。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籌劃國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艱難危險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範隨時會出現的可怕事件，而遺漏不足疑慮的事件。然而，災禍常常在疏忽之際發生，變亂常常在不加疑慮的事上突起。難道是考慮得不周到嗎？大凡智力所能考慮到的，都是人事發展理應出現的情況，而超出智力所能達到的範圍，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844]，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845]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不可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846]，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847]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848]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削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

秦始皇剿滅諸侯，統一天下後，認爲周朝的滅亡在於諸侯的強大，於是改封建制爲郡縣制。滿以爲這樣一來就會根除戰爭動亂，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卻不知漢高祖在鄉野間崛起，最終顛覆了秦朝的江山。漢王室鑑於秦朝的孤立無輔，大肆分封兄弟、子侄爲諸侯，自以爲憑着同胞骨肉的親情，可以共輔江山，不生變亂，然而吳王劉濞等七國還是萌生了弒君篡位的陰謀野心。漢武帝、漢宣帝之後，逐漸分割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們的勢力，這樣便以爲平安無事了，沒想到外戚王莽最終奪取了漢家

844 滅諸侯：指秦先後滅韓、魏、楚、趙、燕、齊六國。

845 封建，指自周以來的分封制。郡縣：秦統一中國後，實行中央集權制，將全國分爲三十六郡，郡下設縣，郡縣長官，均由中央任免。

846 漢帝：指漢高祖劉邦。起隴畝之中，劉邦出身農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過鄉村小吏「泗水亭長」。隴，田壟。

847 建庶孽：指漢高祖即位後大封同姓諸侯王。

848 七國：指漢高祖所分封的吳、楚、趙、膠東、膠西、濟南、臨淄七個同姓諸侯王。篡弒之謀：漢景帝在位時，吳王劉濞爲首的七國，以誅晁錯爲名，舉兵叛亂。

卒[849]移漢祚[850]。光武之懲哀、平[851]，魏之懲漢，晉[852]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	的皇位。光武帝劉秀借鑑了西漢（哀、平）的教訓，曹魏借鑑了東漢的教訓，西晉借鑑了曹魏的教訓，各自借鑑其前代的教訓而進行防備，可他們滅亡的根由，都在防備的範圍之外。
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853]，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854]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唐太宗聽傳言說：將有帶「武」字的人殺戮唐室子孫，便將可疑之人找出來統統殺掉。可武則天每天侍奉在他身邊，卻怎麼也沒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節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節度使的兵權，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對付，哪料想子孫後代竟在敵國的困擾下逐步衰亡。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蓋世的才華，對國家亂亡的誘因，他們可謂考慮得細緻，防範得周密了，然而，思慮的重心在這邊，災禍卻在那邊產生，最終免不了滅亡，爲什麼呢？或許智力謀劃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卻無法預測天道的安排。
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	良醫的兒子難免會病死，良巫的

849 卒：最後。

850 王莽：西漢末年外戚，逐漸掌權後稱帝，於公元九年改國號爲新。祚（zuò 做）：皇位。

851 光武：東漢光武帝劉秀。哀、平：西漢末年的哀帝劉欣、平帝劉衎。

852 晉：指西晉。

853 武氏之殺其子孫：648 年（貞觀二十二年），民間流傳《祕記》說：「唐三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太宗問太史令李淳風，答道：「臣仰觀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

854 宋太祖：趙匡胤，宋朝開國皇帝。五代方鎮：指唐代以後五代的後梁朱全忠、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等擁有兵權的藩鎮。

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855]，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856]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857]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兒子難免死於神鬼，難道是善於救助別人而不善於救自己的子女嗎？這是善於謀劃人事而不善於謀利天道啊！

古代的聖人，知道國家將來的變化，不是人的智謀能考慮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濫用限謀詭計，只是積累真誠，用大德來感動天心，使上天顧念他（對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護初生嬰兒那樣不忍心捨棄。儘管他的子孫有愚笨不賢良足以使國家滅亡的，而上天卻不忍心立即滅其家國，這纔是思慮得深遠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贏得天心，僅憑着微不足道的智謀，包攬天下的事務，想使國家沒有希望危亡，這從道理上是講不過去的，難道天意會如此安排嗎？

三、賞析重點

文章的開始先從「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談起，並把這種現象和天道掛上了鉤，這是作者立論的核心。在作爲全文重點的第二段中，作者列舉了大量史實，從秦始皇一直談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爲了證明上述觀點的正確性。應該說，這些翔實的歷史經驗是可信的，是有強烈的說服力的。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

855 周：周全。

856 眷：眷念。

857 遽：立即。

在作者寫作本文後不久，明朝就發生了「亂」。明太祖死後，其孫建文帝即位，由於和某些親王產生了矛盾，終於導致了「靖難之變」，方孝孺本人也死在這次動亂之中。從這一點來看，作者還是有一定的預見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總結，作者再一次點明全文的主旨。在語言的運用上，作者儘量發揮了他那犀利而堅定的文風，做到了既能說理透徹，又能通俗易曉，這在他評論前代帝王時可以充分看出。

此文中坦白闡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千古不易之理；更直接告訴你，沒有人定勝天的機會，再怎麼有能耐戰天鬥地，最終一定會亡在「天道」之手！世間事，都是正負共存、善惡互輔、好壞相成的；走極端和絕對化是個錯誤，所謂中庸之道才是正途；以人智無法弄懂天心，以人心揣測不了天意。只有聽天由命，抱著隨其自然：「得道多助，不幸我命」的心態過日子，即能活得自在！

病梅館記　龔自珍

難度：＊＊＊＊

一、作者簡介

龔自珍（公元 1792 – 1841），生於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名自暹，字愛吾；後更名易簡，字伯定；復名鞏祚，字璱人（亦作率人），號定盦；晚年更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龔氏為杭州望族，世代書香。祖父龔敬，身官至雲南迤南兵備道；本生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父龔麗正，官至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叔父龔守正，官至禮部尚書；外公段玉裁，更為文字音韻訓詁學專家。

二、寫作背景

清朝封建統治者爲了加強思想統治，奴役人民，一方面以八股文作爲科舉考試選用人才的法定文體，以束縛人們的思想，另一方面大興文字獄,鎮壓知識分子。在長期嚴酷的思想統治下，人才遭受嚴重的壓抑和摧殘。本文寫於 1839 年，正是鴉片戰爭前夕，作者託梅議政，形象地揭露和抨擊了清朝封建統治者束縛人們思想，壓抑、摧殘人才的罪行，表達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打破嚴酷的思想統治，追求個性解放的強烈願望。

江甯之龍蟠[858]，蘇州之鄧尉[859]，杭州之西谿[860]，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861]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

江寧的龍蟠裏，蘇州的鄧尉山，杭州的西溪，都出產梅。有人說：「梅憑着彎曲的姿態被認爲是美麗的，筆直了就沒有風姿；憑着枝幹傾斜被認爲是美麗的，端正了就沒有景緻；憑着枝葉稀疏被認爲是美麗的，茂密了就沒有姿態。」本來就如此。

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862]，未可明**詔**大號[863]，以**繩**[864]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865]直、刪密、鋤正，以殀[866]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867]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

這些文人畫士心裏明白它的意思，就不便公開宣告，大聲疾呼用這個標準來約束天下的梅；又不能夠來讓天下種梅人砍掉筆直的枝幹、除去繁密的枝條、鋤掉端正的枝條，把枝幹摧折、使梅花呈病態作爲職業來謀求錢財。梅的枝幹的傾斜、枝葉的疏朗、枝幹的彎曲，又不是那些忙於賺錢的人能夠憑藉他們的智慧、能力做得

858 江甯之龍蟠：即今南京市龍蟠里。在南京市西清涼山下，當時山多梅林。

859 蘇州之鄧尉：即今江蘇省蘇州市西南。漢時，鄧尉隱居於此，因名。鄧尉山多梅，每當花開， 一望如雪，號「香雪海」。

860 杭州之西谿：即今浙江省杭州市靈隱寺西北。當時亦以盛放梅花著稱。

861 欹：傾斜不正貌。《荀子・宥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862 「或曰」至「心知其意」：或曰：假設之詞。梅以下數句，乃概述畫梅之韻致。

863 明詔大號：明詔：宣示也。《史記・蘇秦列傳》曰：「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號：令也。

864 繩：本意為索。惟用繩可以度直。《漢書・律歷志》曰：「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故繩，引伸作「法則」之意。

865 斫：本義為大鋤，引伸為斬之意。㊢[酌]，[zoek3]；㊣[zhuó]。

866 殀：斷殺也。㊢[jiu2]；㊣[yāo]。

867 蠢蠢：愚昧無知貌。

[868]也。

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869]，明告鬻[870]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871]，鋤其直，遏[872]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瓮[873]，皆病者，無一完[874]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瓮，悉埋於地，解其樓縛[875]，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

到的。

有的人把文人畫士這隱藏在心中的特別嗜好明白地告訴賣梅的人，(使他們)砍掉端正的(枝幹)，培養傾斜的側枝，除去繁密的(枝幹)，摧折它的嫩枝，鋤掉筆直的(枝幹)，阻礙它的生機，用這樣的方法來謀求高價，於是江蘇、浙江的梅都成病態了。文人畫士所造成的禍害嚴重到了這種程度！

我買了三百盆梅，都是病梅，沒有一盆完好的。我已經爲它們流了好幾天淚之後，於是發誓要治療它們：我放開它們，使它們順其自然生長，毀掉那些盆子，把梅全部種在地裏，解開捆綁它們棕繩的束縛；把五年作爲期限，一定使它們復原和保全。我本來不是文人畫士，心甘情願受

---

868 為：作也。

869 孤癖之隱：孤癖：獨特偏好。隱：意也。

870 鬻：賣也。

871 穉枝：穉：通「稚」。穉枝：幼枝也。

872 遏：抑止也。㗎[壓]，[aat3]；漢[è]。

873 瓮：古同「盆」。

874 完：完好之意。

875 樓縛：樓：㗎[忠]，[zung1]；漢[zōng]。

文人畫士，甘受詬厲[876]，闢病梅之館以貯之。 烏乎！安[877]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梅，窮[878]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到辱罵，開設一個病梅館來貯存它們。 唉！怎樣才能使我有很多閒暇的時間，又有很多空閒的田地，來大量貯存江寧、杭州、蘇州的病梅，竭盡我一生的時光來治療病梅呢？

二、賞析重點

《病梅館記》作於 1839 年(據吳昌綬《定庵年譜》，爲道光十九年)。這是一篇作者返回故里杭州爲自己新闢梅園命名「病梅館」而作的散文。題目又名《療梅說》。

從題目字面上看，寫作對象是「梅」，落筆重點在「病」字上，十分醒目，引起讀者深思。文章這樣定題說明作者「歌泣無端字字真」，是有的放矢、有感而發的。「記」是記事文體的一種，更見本文所寫內容的真實。從文章內涵來看，託物言志，以梅議政，對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以及庸俗現象作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對追求個性解放和要求變革的進步思想作了真切的反映，是一篇語含「酸辣」的十分精彩的小品文。

全文共三段。第一段，剖析產生病梅的根由。第二段，表明自己療

876 詬厲：譏評、辱罵也。

877 安：疑詞，豈也、何也。

878 窮：動詞，盡也。

梅的行動和決心。第三段，抒寫自己闢館療梅的苦心。

開頭從梅的產地入題，列舉出江寧的龍蟠，蘇州的鄧尉、杭州的西溪，都盛產著稱於世的梅花，引出敘議的對象。在我國的民族文化傳統中，古代歷來以青松、翠竹、白梅、黃菊等具有自然天性的事物來比喻志士仁人，以它們的蒼勁、堅韌、俊俏、雅潔的特性來比喻人的堅貞、高潔的品格。這裏自然是以梅喻人，託物言志，喻意深刻，富有韻味和情致。「皆產梅」，一字「皆」，既說梅分佈之廣，又說梅產地之多，暗喻天下人才不可勝數，江浙一帶尤爲人才濟濟，爲下文「江浙之梅皆病」先墊一筆。這裏，作者調動讀者的藝術知覺去回味這點石成金之筆。魯樞元在《作家的藝術知覺與心理定勢》一文中這樣說過：「優秀的作品，字裏行間似乎包含着訴之不盡的意蘊和情致，一個詞就是一個表象，一句話就是一個意象，一段話就是一種意境，作家彷彿把生活中的有關經驗、意緒、思維、情趣全部濃縮在作品之中了，這樣的作品令人陶醉，令人回味無窮。」本文起手就把讀者置入一片梅林之中，包含「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意蘊。先寫梅的產地，也爲全文的敘議打下了基礎。下文接着從三個方面層次清楚地分析了病梅產生的緣由。一是有些人以陳腐的審美情趣和賞梅觀點去品梅。這些人認爲梅「以曲爲美」「以欹爲美」「以疏爲美」，而「直則無姿」「正則無景」「密則無態」，以他們的好惡作爲品梅的標準。這裏用「曲」和「真」、「欹」和「正」、「疏」和「密」六個意義相反的形容詞，準確簡練、對比鮮明地擺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觀：曲、欹、疏爲美，直、正、密爲醜。這裏顯然是託梅寫人，影射封建統治階級選用人才的標準。清朝統治者，爲了維護其封建專制，實行嚴酷的思維統治，戕害剛正、忠貞、富有朝氣的人才，鉗制人們成爲屈曲、奸邪、蠅營狗苟、唯唯諾諾的庸才和奴才。作者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產生病梅的黑暗社會現實。二是文人畫士正是以上述品梅觀點來夭梅、病梅的。文中寫道，這些封建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說明他們有見不得人的意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以繩天下之梅」，纔是他們的本意。他們就是要把

「曲」「欹」「疏」作爲標準，而將「天下之梅」「斫直」「刪密」「鋤正」，以達到他們「夭梅」「病梅」的罪惡目的。寥寥數語，嚴正地揭露和批判了文人畫士的居心不善、用意邪惡。這裏的文人畫士正是代表了清朝封建統治者，他們大興文字獄，連「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詩句也會引來禍殃；他們以八股文取士，天下出現了「萬馬齊喑」、令人窒息的沉寂局面。「斫」「刪」「鋤」，一字一箭，連連戳穿了產生病梅的社會原因，也惟妙惟肖地刻畫出封建統治階級摧殘人才的猙獰面目。對於封建統治階級扼殺人才的罪惡，作者還這樣寫道：「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僇(lù 同「戮」)之，」「徒僇其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乙丙之際著議策九》)。只要出現了有才能的士或人，封建統治階級的幫兇就羣起而督責、束縛，以至於摧殘、扼殺他們。這就是斫正刪密鋤直，「以夭梅病梅」的具體內容。在這一層的字裏行間隱含着作者極大的悲憤。三是有些人助紂爲虐的卑劣行徑。這是幫兇者所爲。要養出橫斜、疏朗、彎曲的梅花，不是那些一般愚蠢的只知道賺錢的人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所能夠辦到的，於是「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強行地「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這裏一連用六個動賓短語，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幫兇們，趨炎附勢，投合其主子的意圖，極盡扼殺人才之能事，他們採取各種摧殘人才的卑劣手段，排斥剛正不阿之士，剪除大量有用之才，扼制新生力量，清洗正直忠良，阻遏蓬勃生氣，豢養奸佞邪惡的小人。六個動詞用得十分精當：「斫」字揭露他們對剛正廉潔人才的粗暴排斥，「刪」字暗喻大批有用人才遭到嚴重抑制，「夭」字象徵新生力量慘遭扼殺，「鋤」字比喻大量耿直忠良之士遭到清洗，「遏」字指蠻橫地遏制、壓抑人才蓬勃的朝氣；而「養」字栩栩如生地勾畫出封建統治階級豢養、扶植奸佞小人的邪惡用心。從而強烈地譴責、抨擊了封建統治者摧殘、戕賊人才的罪惡。「江浙之梅皆病」正是「斫」「刪」「夭」「鋤」「遏」等罪惡行徑所造成的後果。這句照應開頭，「江浙之梅」是總括「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的文意；「皆病」點明受害面極廣，病梅之多——這是「文人畫士」戕害的惡果。於是筆鋒直指

文人畫士：「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禍」「烈」總結了人才受害之慘。「江浙之梅皆病」，且「烈至此」，正是《己亥雜詩》中作者所寫的「萬馬齊喑究可哀」，清王朝扼殺人才，到處是死氣沉沉的局面。段末一嘆，作者無限同情，滿懷憤慨，無情地痛斥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行徑。

前面第一段揭示出了病梅的社會根源之後，第二段就寫自己療梅的經過和期望。「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緊扣上文「江浙之梅皆病」；「無一完者」，緊扣上文「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哀憐、義憤之情洋溢、迸發，迴腸蕩氣，自然引出「泣之三日」。爲病梅而泣，正是爲人才慘遭扼殺而痛心疾首。如泣如訴的語言，同情、憤激的情調，令讀者「心有靈犀一點通」，激起了共鳴。作者俯視了病梅產生的社會現實，又洞察到產生病梅的社會根由，並不消極、低沉，而是「予購三百盆」，「誓療之」，行動何等果敢，態度何等積極，語言何等深沉。「療」梅的方法是「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縱之順之」，就是要破除封建統治對人才的束縛，讓人才獲得自由發展，個性得到解放。「毀其盆」，「解其棕縛」，就是要摧毀封建統治禁錮人才的精神枷鎖。「必復之全之」，就是一定要讓人才發揮聰明才智，各種人才都能人盡其才。這裏吐露了作者要求個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聲。作者「療梅」的描寫，曲折地反映了他對於殘酷統治的憤慨和要求改革的迫切，以及對個性解放的強烈渴望。從遣詞造句看，句式簡短，節奏急促，筆力遒勁，讓讀者感受到「療梅」急不可待，決心不可動搖。「購」「療」「縱」「順」「毀」「解」「復」「全」等動詞寫出了一系列療梅的行動及其決心，充分表現了作者對專制主義壓抑、束縛的滿腔義憤和對抗現實社會中專制淫威的鬥爭激情。「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旗幟鮮明地表現了作者的立場觀點和鬥爭決心。「予本非文人畫士」，表明與他們不是同流人物，也不同流合污。「甘受詬厲」，表現了敢於面對社會現實，鍼砭時弊，毫不畏懼，不怕打擊，不怕迫害，決心與封建統治階級鬥爭的思

想。「闢病梅之館」，點明題旨，收束前文。

文章前兩段，由寫病梅到寫病梅之館。最後一段，寫療梅的心志。用「嗚呼」這一嘆詞引出議論。「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照應前文江浙病梅之多，期望有很多空暇的時間，空閒的田地。實際是慨嘆自己暇日不多，療梅的力量有限，慨嘆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回人才遭受扼殺的局面，所以用反問句式「安得使予……也哉」來抒寫「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的心志。末尾這一嘆，以議論方式充分表現出作者堅持鬥爭的志向。

龔自珍是我國 19 世紀上半期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生活的年代(清朝嘉慶、道光)是中國封建社會日趨解體、沒落，面臨崩潰，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在這一歷史新階段，資產階級剛從封建主義的土壤中露出一點嫩芽。他對封建國家的新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思想帶有極大的叛逆性。他以一種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把文學創作與「當今之務」聯繫起來，在他的文學創作中表現了對清王朝腐敗政治的不滿，對於官僚的庸碌而不思振作的厭惡，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併發出改革的呼聲，提出改良的主張。他首開近代文學史上的一種「譏切時政，詆誹專制」的風氣；追求個性解放成了他詩文中的特有情調。《病梅館記》是在這方面寫得最動人而出色的散文精品。這篇議論小品文，以小見大，通過植梅的生活瑣事，反映了作者在專制主義的壓制和束縛之下，渴望人格的自由、求得精神解放的思想。文章中「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就是要讓梅樹獲得自由的舒展，勃發而健康地生長，反映了他對殘酷統治的憤慨和要求改革的迫切。作者身處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的時代，封建統治階級以文字獄、八股文扼殺一切聰明才智，加強思想統治，奴役人民，「萬馬齊喑」的陰雲籠罩着全國大地。作者眼見到清王朝現實統治爲「日之將夕」，在《病梅館記》中，他借梅喻人議政，強烈要求改革政治，擺

脫摧殘人性的專制淫威，打破嚴酷的思想統治，追求個性解放。病梅之所以病，原因是斫傷了它的天性，梅樹應該以它蓬勃的生機，以它的自然形態健康生長，這樣才符合於自然物理的個性。作者的這個思想認識正是他與束縛個性的現實社會對抗的表現。

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進行無情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是龔自珍中年以後作品的重要部分。他的散文，無論寫什麼題材，總是帶着批判的眼光，從全局着眼，從政治、社會的高度看問題，作客觀的、公正的對於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因而一般具有深刻的思想內容。寫於鴉片戰爭前夕(1839 年，作者 48 歲)的《病梅館記》，篇幅不到三百字，其思想內容深刻的原因就在於此。

適應其思想內容表達上的需要，文章的表現形式和手法也非常特殊。《病梅館記》採用小品文樣式，運用以梅喻人，借題發揮、託梅議政的曲筆，透過植梅、養梅、品梅、療梅的生活瑣事，由小見大，表現了破除封建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鮮明政治觀點和主張。文章段段寫梅，處處寫梅，通篇寫梅，產梅之地、夭梅之由、嘆梅之病、療梅之志、療梅之法，層層寫來，有敘有議，每一段，每一層，都影射腐朽的現實政治，矛頭指向專制主義嚴酷的思想統治，抨擊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才的壓制、摧殘的罪行，表達了作者要求改革政治，砸掉禁錮人才的精神桎梏和追求個性解放的迫切願望，反映了在封建統治下覺醒了的知識分子的反抗情緒和改革時政的要求。

中庸（第一、第十四章）　《禮記》

難度：＊＊＊＊

一、作者簡介

《大同與小康》一文出自《禮記．禮運》。《禮記》是儒家經典之一，是一部從東周後期至秦漢百餘年間儒者講禮文章的選編。主要內容是對禮制、禮儀的記載和論述，是了解秦漢之前社會制度、文物典章、道德規範、風俗民情的重要典籍。《禮記》一書不出於一人之手，作者多已不可考。或可能是孔子門徒及其後學所傳之講禮文章結集，部分傳自先秦，部分出自漢儒之手。漢戴德所傳之《禮》共八十五篇，稱為《大戴禮記》；其侄戴聖所傳之《禮》共四十九篇，稱為《小戴禮記》；而後者較受後人注重，亦即今本《禮記》。《禮記》與《周禮》、《儀禮》合稱「三禮」，並同列於《十三經》中。後世四書之中的《中庸》、《大學》就是出自《禮記》之中，二者與《論語》、《孟子》並列成為四書。

二、背景資料

本文是《禮記》中《禮運》篇之第一章，而《禮運》是《禮記》之第九篇。「禮」在儒家學說中，內涵兼含個人的生活禮節及國家之典章制度，而此「禮」又必隨時世而「運轉」，故稱「禮運」。《大同與小康》之標題為《禮記》原書所無，後人為了稱述之方便，就以之作為《禮運》第一章之篇名。本文記述孔子參與魯國蜡祭後興嘆，因為弟子子游之發問，故暢談五帝「大同」社會以及三代「小康」社會兩種社會狀態。

第一章[1]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879]，修道之謂教[880]。道也者，不可須臾[881]離也；可離，非道也。	人的自然稟賦叫做「性」，順著本性行事叫做「道」，按照「道」的原則修養叫做「教」。「道」是不可以片刻離開的，如果可以離開，那就不是「道」了。
是故[882]，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883]。莫見乎隱[884]，莫顯乎微[885]，故君子慎其獨[886]也。	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也是謹慎的，在沒有人聽見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懼的。越是隱蔽的地方越是明顯，越是細微的地方越是顯著。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人獨處的時候也是謹慎的。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887]，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喜怒哀樂沒有表現出來的時候，叫做「中」；表現出來以後符合節度，叫做「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則。達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萬物便生長繁育了。

879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鄭玄曰：「道，猶道路也。」朱子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880 修道之謂教：修：品節之也。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朱子曰：「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

881 須臾：頃刻也。

882 是故：所以。

883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慎恐懼，敬畏之意。睹：見到。聞：聽到。朱子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

884 莫見乎隱：見：同「現」。㗎[現]，[jin6]；㴓[xiàn]。隱：暗處也。

885 微：細事也。

886 慎獨：獨：朱子曰：「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慎獨：鄭玄曰：「慎其閒居之所為。」

887 中節：中：動詞，符合也。㗎[眾]，[zung3]；㴓[zhòng]。節：法度、法則也。中節：合符節度。

[888]也。致[889]中和，天地位[890]焉，萬物育[891]焉。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892]，不願乎其外[893]。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894]，行乎夷狄；素患難[895]，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896]焉！

在上位不陵下[897]；在下位不援上[898]，正己[899]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第十四章

君子安於現在所處的地位去做應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處於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人應做的事；處於貧賤的狀況，就做貧賤人應做的事；處於邊遠地區，就做在邊遠地區應做的事；處於患難之中，就做在患難之中應做的事。君子無論處於什麼情況下都是安然自得的。

處於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處於下位，不攀援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別人，這樣就

[888] 達道：人人共由之道路。

[889] 致：到達。鄭玄曰：「致，行之至也。」引伸為得到之意。

[890] 位：鄭玄曰：「位，猶正也。」安其所也。

[891] 育：鄭玄曰：「育，生也，長也。」生長、蕃育，遂其生也。

[892] 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平素也；又有當下之意。朱子謂「猶見在也」。朱子曰：「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

[893] 不願乎其外：願：慕也，傾慕之意。乎：於也。外：分位之外的名利物欲也。鄭玄曰：「謂思不出其位也。」朱子曰：「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894] 夷狄：外族也，與華夏異俗。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分。夷狄，統而言之也。

[895] 患難：患：憂心也。難：㘝[赧之陽去聲]，[naan6]；灘[nàn]。坑坎之徑也。即禍患災難之意。

[896] 無入而不自得：入：合於，安於。言處於任何之位也。自得：自然得到。意謂無一處不悠然自得、自樂而安於其位的。鄭玄曰：「自得，謂鄉所不失其道。」（鄉，同「向」。）

[897] 陵下：陵：同「凌」，欺侮侵陵也。下：指下位者。意即欺凌下位。

[898] 援上：援：攀附援引。鄭玄曰：「援，謂牽持之也。」上：指上位者。意謂交諂上位而欲攀引。

[899] 正己：端正自己。

[900]；上不怨天，下不尤[901]人。故君子居易[902]以俟命[903]，小人行險[904]以徼幸[905]。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906]，失諸正鵠[907]，反求諸其身[908]。」	不會有什麼抱怨了。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所以，君子安居現狀來等待天命，小人卻鋌而走險妄圖獲得非分的東西。 孔子說：「君子立身處世就像射箭一樣，射不中，不怪靶子不正，只怪自己箭術不行。」

三、賞析重點

甲、釋天命之謂性

「天命之謂性」，是孔子開拓出此一新的人生境界；其重要的意義，是在道德基礎之上，與以重建。更重要的是，使人感覺到，自己的性，是由天所命，與天有內在的關連。因而人與天，乃至萬物與天，是同質的，也是平等的。天之無限價值，即具備於自己的性之中，而成

---

900 怨：怨恨也。怨命運之不與也。

901 尤：過也，歸咎之意。歸咎他人。

902 居易：居：處也，守也。易：平地也。㗎[二]，[ji6]；㘝[yì]。鄭玄曰：「易，猶平安也。」居易，是指處於平坦無險的境地，即素其位而行也。

903 俟命：俟：待也。命：天命也。俟命：不願乎外也。鄭玄曰：「俟命，聽天任命也。」

904 行險：險：鄭玄曰：「險，謂傾危之道。」行險，猶冒險也。

905 徼幸：徼：通「僥」，求也。㗎[囂]，[hiu1]；㘝[jiǎo]。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906 射有似乎君子：射：古人以射禮選賢與能，有大射、賓射等。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群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行燕飲之禮，天子與故舊朋友共射，所以申歡樂之情。射者當與敦品勵行相配合，規定資格，以德行為先。有似：全在心上言。意謂以射箭的道理來比喻君子，正己而不責人。

907 失諸正鵠：失：不中也。諸：助詞，之於也。鵠：㗎[谷]，[guk1]；㘝[gǔ]。正、鵠，皆鳥名，指射箭之靶子。

908 反求諸其身：反求：自省、自責也。祇會責自己的身子不直，步法不正，手法不穩；而不會怪靶子不正。言君子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朱子曰：「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為自己生命的根源。所以在生命的自身，在生命活動所關涉到的現世，即可以實現人生崇高的價值。

「天命之謂性」，另一重大意義，就是確定每個人都有共同的根源，是來自最高價值的「天」。每個人都秉賦了同質的價值；因此人與人之間，都是「平等」的。可以共喻共信，因而可建立為大家所共同要求的生活常軌，走向共同的目標。

乙、釋率性之謂道

孟子曰：「夫道猶路也。」「道」的涵義有二：就個人而言，是人所當行之道路，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顯現。就人與人的相互關係而言，是人人所共由之道路。共由此路，可以共安共進，否則會互爭互亡。所以，人人的行為，都要涵攝於人性之中；人性之外，無所謂道。人性不離生命而獨存，也不離生活而獨存。所以，順性而發的道，是與人的生命、生活連在一起，其性格自然是中庸的。

「率性之謂道」，就是順著各人之性所發出的，即是「中庸」之道。既已說「天命之謂性」，「人性」就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這「普遍性」即表現在每個人的「庸言」「庸行」了；這「價值」就成為每人所當行的道路，人人所共由的道路了。最重要的，就是這道路是人人都可以行的，可以當下實現的；沒有人是不會知、不能行、不可行的。所以說：「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中庸章句》第十二章）這個祇是起步點，任何人可以當下實現，但任何人都不能當下完成；必須透過無窮的努力，作無窮的向上，以呈現道德自身的無限性。所以「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這就是曾子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的修養工夫了。

丙、釋修道之謂教

教，是政治教化。「修道之謂教」，是儒家對政治的一種根本規

定。實現中庸之道，即是政治之教，就是政治。中庸之道，出於人性；實現中庸之道，即是實現人性。人性之外無治道，違反人性，即不成為政治。

儒家講「人治」。所謂「以人治人」（《中庸章句》第十三章），就是不要以政治領導者的自己意志去治人，而是以各人所固有的中庸之道去治人，也即是說人各以其中庸之道來自治。各人的中庸之道，即把個體與群體融和一起，此外更無治道。《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哀公問政的前半段，就是「修道之謂教」的具體闡述。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五達道」；所謂「知、仁、勇」的「三達德」。「三達德」，就是天命之性的真實內容，是實踐五達道所必須具備的精神和條件。沒有這三種精神，人與人之間的合理而和諧的關係就不能成立，五達道即不能實行了。

《中庸》又說：「修道以仁。」意思是說把中庸之道，在政治上實現，必須根據於仁。仁，才有推己及人的擴充力量。仁，才會尊重每個人的人性。因而可以消解統治者的權力意志，而使人人各遂其性，各自行其中庸之道。以仁為基本，所以庸言庸行的中庸之道，才可以貫通天人，貫通人我。所以儒家言道德，必以仁為出發，以仁為終結。「忠恕」是行仁的工夫和方法。「率性之謂道」的「道」是「仁」，「修道之謂教」的「教」也是「仁」。「忠恕」乃「為仁之本」，也是「為政之本」。

丁、釋慎獨

人皆有其性，即人皆有是道。道是內在於人的生命之中，故「不可須臾離」。既不可離，則必於日常生活之中，故成為中庸之道。性，雖云是天命之性；但是也有理解為生理的欲望。從理論上說，凡順性而發的行為，應該都是中庸之道；但現實上，一般人的行為，並不合於中庸之道。所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的幾句話，正是解決這問

題而提出的。

在一般人而言，天命之性，常為生理的欲望所掩蓋壓迫，「天命之性」潛伏在生命的深處，不曾發生作用；發生作用的，祇是生理的欲望。一般人祇是順著欲望而生活，而不是順著「天命之性」而生活。戒慎恐懼的工夫，就是將潛伏的「天命之性」，解放出來。「慎」，是戒慎謹慎；是深刻省察時的心理狀態。「獨」，即《大學》所謂「誠意」之「意」，即是「動機」。動機未現於外，是人所不知的，祇有自己才知，所以就稱為「獨」。「慎獨」，就是在意念初動的時候，省察其是出於天命之性，抑是出於生理欲望。所以，一個人的行為動機，是否「率性」，一定要通過「慎獨」的工夫，才可得到保證。

戊、釋中

《中庸》言「中」，都是就行為上的「無過無不及」而言。《中庸》在「君子必慎其獨也」之下，接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段。此處的「中」，是就內在的精神狀態而言，程伊川所謂「在中」，即是「內在的中」。

此段說話，是緊承解釋「慎獨」的工夫。擾亂「天命之性」的，是由欲望而來的「喜怒哀樂」。若喜怒哀樂，預藏於精神之內，則精神常處於一邊。當其各外發出，亦因而會偏於一邊。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的「未發」，就是指「慎獨」的工夫，使精神我以成為一片純白之姿，而未被「喜怒哀樂」污染。即是「無一毫成見」。凡是成見，一定有感情。無一毫成見，就是因為無一毫欲望之私。其所以無一毫欲望之私，乃是來自慎獨的工夫；使生命中所呈現的，祇是由天所命的性。性由天所命，通於物我而備於萬物，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己、釋和

通過「慎獨」的工夫，將「內在的中」成為純白之姿的精神狀態，發而為喜怒哀樂，則此時之喜怒哀樂，是自性而發。自性而發的喜怒哀樂，即是「率性之道」，故此喜怒哀樂中即含有普遍性，因而能與外物之分位相適應，便自然會「發而皆中節」；與喜怒哀樂的對象得到諧和，故謂之「和」。反之，挾著由私人欲望所形成的喜怒哀樂的成見，即是順著自己的欲望去強加他人身上，必然產生矛盾衝突，就不能和諧的了。

「和」，就是各種有個性的東西，各不失其個性，卻能彼此諧和統一。「發而皆中節」，就是「率性之謂道」的落實。「中節」，即是「中庸」。中和之「和」，是中庸的實效，因此可為天下之達道。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庚、釋中和

中和之「中」，外發而為中庸，上則通於性與命，所以謂之「大本」。中和之「和」，乃中庸之實效，故可為天下之達道，所以謂之「達道」。「中和」的觀念，是「率性之謂道」的闡述。亦即是「中庸」向內通，向上提；因而得以內通於性，上通於命的橋樑。「中和」是從「中庸」提鍊上去的觀念。天地本無不位，由精神顛倒的人看天地，天地也是顛倒的。萬物本自遂其生，若人過分地任由生理欲望去對待萬物，萬物亦受其摧毀。歷史上的獨裁專政，文化解體的時代，就會如此。所以「致中和」，不是單就個人而言，乃就人人而言。人人能推拓其中和之德，中庸之行，天地能立於本位，萬物便各得其所。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非常平實的道理，沒有絲毫神秘的意味。

論衡・命義（一則） 王充

難度：＊＊＊＊

一、作者及書籍簡介

王充（27 年－約 97 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東漢哲學家。著有《譏俗節義》、《政務》、《論衡》、《養性書》等書。但只有《論衡》保存下來。近人黃暉撰《論衡校釋》30 卷，是較為通行的版本。後漢三賢之一（與王符、仲長統齊名）

《論衡》，是中國東漢時期思想家王充的重要著作。全書共計十三卷，八十五篇，佚亡一篇，與《後漢書·王充傳》的說法吻合。但王充在《自紀篇》中卻說「吾書百篇」，「吾書亦才出百」，可能《論衡》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曄寫《後漢書》時僅可見到 85 篇了。《論衡》曾長期未流傳至中原。蔡邕來到吳郡後得到了《論衡》。王朗擔任會稽太守時，也拿到了該書，王朗後來前往許都時，將該書一同帶去，論衡因而逐漸流傳開來。該書主要闡述了作者無神論的思想觀點，對當時社會上讖緯盛行，社會上層和民間流行各種神秘主義進行了批判。

因為《論衡》一書被認為是「詆訾孔子」，「厚辱其先」，故遭到當時以及後來的很多統治階級的冷遇和禁錮，將它視之為「異書」。

二、背景資料

本章以命與操行之關係為標準，將凡人之命分為三種，包括「正命」、「隨命」和「遭命」 。

《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909]，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910]，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

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911]，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

經傳上說：「命有三種：一叫正命，二叫隨命，三叫遭命。」正命，是說本來給的就是好命，自然會得到富貴。生下來骨相就好，所以不需要憑藉良好操行來尋求福祐而富貴自然會到來，所以叫正命。隨命，是說要努力端正操行而富貴福祐才能得到，若放縱自己的情慾那麼貧賤災禍就會跟隨而來，所以叫隨命。遭命，是說做善事遭惡報，並非自己希望的結果，而是偶然碰上外來的事故，遭到貧賤與災禍，所以叫遭命。

人得到生命，是在父母交合之時，已經註定了自己的吉凶。性與命不同，有的性善而命兇，有的性惡而命吉。操行品德的好壞，是性；遇到的禍福凶吉，是命。有的人操行良好而遭到災禍，這是性善而命兇；有的人操行惡劣卻得到福祐，這是性惡而命吉。性自然有善有惡，命自然有吉有凶。

[909] 故：所以。假：憑藉。

[910] 戮力：努力。

[911] 或：有的人。

使命吉之人[912]，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913]？

假使命吉的人，即使不做好事，未必得不到福祐；命兇的人，即使努力修養操行，也未必沒有災禍。孟子說：「追求富貴有一定門徑，能否得到由命來決定。」性善才能追求富貴，命善才能得到富貴。性善命兇，追求富貴是不能得到的。如果做壞事災禍就會隨之而到來，那麼蹠、莊蹻率眾橫行天下，聚集同黨數千人，到處打人奪物，宰殺民眾，沒有道義到極點，應當遭受災禍，但卻活到了正常壽命才死去。這樣，隨命的說法，怎麼能證實呢？

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914]、伯牛[915]之徒[916]，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

遭命的人，自身做好事，卻由於外來的原因遭到災兇。像顏淵、伯牛這樣的人，為什麼會遭到災兇呢？顏淵、伯牛，是操行賢良的人，應該是隨命，福祐就當隨之而來，怎麼又遭到災凶？顏淵被研究學問弄得疲勞過度，而很快結束了自己生命；伯牛是老老實實呆在家里而得了不治之症。到屈原，伍子胥這些人，竭盡忠

[912] 使：假使。

[913] 安：怎麼。驗：證實。

[914] 顏回（前 521 年－前 481 年），字子淵，又稱顏子、顏淵。唐代為避李淵名諱，曾改其字為子泉。春秋魯國人。孔子七十二門徒之首。孔門十哲中德行科之一。被視作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位居孔門第一位。顏回年紀比孔子少三十歲，也有說法是比孔子小四十歲。家境貧窮，但能安貧樂道；為人聰敏、好學，聞一知十；品行優越，孔子稱讚其賢德，是孔子心法傳承的直系弟子，但年僅四十歲就去世了。

[915] 冉耕（前 544 年－？），冉氏，字伯牛。中國春秋時代末魯國人，是孔子的學生，孔門十哲之一，曾任魯國的中都宰，孔子很器重他。伯牛患病早逝，孔子十分難過。

[916] 徒：這類人。

917屈平[918]、伍員[919]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 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	心輔佐君王，盡了臣子的節操，而楚王卻放逐了屈原，吳王卻把伍子胥的屍體用鼎烹煮。操行賢良應當得到隨命的福祐，竟受到遭命的災禍，為什麼呢？ 說隨命就沒有遭命，說遭命就不會有隨命，那儒者的三命說法，究竟是根據什麼作出的呢？生命在生下來之後，一個人骨相體貌就能清楚地看出來。現在說命的吉凶是隨操行而到來，這樣命是在出生之後才有，而不是在最初承受氣時所具有。可見富貴貧賤都在最初承受氣的時候決定了，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到來。

三、賞析重點

一、王充《論衡》中「命」的內涵

王充《論衡》中論及的「命」的內涵首先是作為「天命」來理解的。王充認為一個人的遭遇，歸根到底是由「命」決定的，而「命」的實現還有待於滿足外在的偶然條件，即「時」。至於決定「命」的，則是天地星宿這種物

917 及：到、直到。

918 屈原（約前 343 年－約前 278 年 6 月 6 日），羋姓，屈氏，名平，字原，楚國人（今湖北秭歸，一說湖北荊州紀南[1]），自稱是古帝高陽氏的後裔[2]，其先祖屈瑕受楚武王封於屈地，因以屈為氏。官拜左徒，為楚王近臣。楚頃襄王六年（前 293 年）楚頃襄王謀劃再與秦國講和。屈原斥責楚頃襄王和子蘭，楚頃襄王大怒，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屈原因此被驅除出郢都，被流放於更偏遠的江南地區。歷時十八年。

919 伍子胥（前 6 世紀－前 484 年），名員ㄩㄣˊ，字子胥，以字行，後投奔吳國，封於申，因此又叫申胥。伍子胥家族因在楚國被迫害，投奔吳國。受吳王闔閭重用，大破楚國，北鎮齊晉，南服越人，官拜相國公。吳王夫差繼位後，對其「聯齊抗越」戰略不滿，又聽信伯嚭的讒言，最終賜死伍子胥。

質實體在不斷的運動中自然而然地釋放出來的物質性的氣，而不是神秘的，有意志的「天」。在他看來，人的壽命的長短，取決於其在母體時偶爾稟氣的薄厚，富貴貧賤，性善性惡也是由偶爾稟氣的性質決定的，與人的道德才能無關。那麼這神秘的命到底從何而來？王充是這樣認為的：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盛感動使之然也。」（《論衡·偶會篇》）

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論衡·命義篇》）

王充認為人的生死壽夭和貧富貴賤都是由人的命決定的，而命是人的胚胎在母體形成及其發展時最初承受的來自於天和星宿釋放的氣形成的。天和星宿施氣是自然而然的過程，無意識的。但由於天上星宿有貧富貴賤的差別，而人承受氣時偶爾有厚薄貴賤的不同，所以，就各自形成了決定生死壽夭和貧富貴賤的命，而命能否順利實現，還取決於外來的突然事變。人遭到外來的災難是偶然的，若不能免除就是禍，能僥倖免除就是福。命與偶然遭到的非常事變的關係就像水火一樣，命盛就可以避免災難而得福，命不盛則遭禍。王充認為，「命」是由人在出生時稟受不同的氣而形成的。他並不認為命是一種神秘的不可知的東西。「命」的來源具有某種客觀意義。王充《論衡》中「命」的另一層內涵是指人的遭遇。王充認為，現實中就有許多生不逢時，或者是懷才不遇的現象。這種遇或者是不遇都是一種命，不可預知的，具有某種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力量。這個遭遇之命是不由人的意志決定的，人是無法把握或決定自己的現在和將來可能之遭遇。在現實生活中，遭遇不好的事情，也是「命」中應有之義。

二、性、命、氣的關係

王充在《論衡．命義篇》中對性與命的關係作了說明：「夫性與命異，或

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王充認為，人承受了氣，從而形成生命，當生命一旦形成，「命」即形成。關於這三者的關係，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三者的含義不同。王充認為：「性」是指先天具有的道德屬性。「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性是人胚胎于母體時，由於稟受了不同的氣而形成的。所謂的性是對人的品行之善惡的一種價值界定，而所謂的「命」則是認得生死禍福吉凶的一種指謂。這裡所說的「元氣」即「氣」，它是構成人和萬物的物質元素，是天地星宿這種物質實體在不斷地運動中自然而然地釋放出來的。

第二，氣決定了性和命的形成。王充性與命的聯繫在於二者都是在最初稟受氣的時候就形成了，具有一種既定性因素。王充認為性是有善惡之別的，性其實是人稟受了不同之氣而內化到人心的一種操行品質的表現。人在獲得生命的同時，也就得到了相應的「性」與「命」。

第三，命，性具有確定性，決定性。因為命是上天發出的一種絕對不能改變的「命令」，作為主宰者和所施之命也是絕對的，具有不可改變性。我們人類是無法把握和理解的。命是一種絕對的存在，人是無法改變的。《莊子》裡說：「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可見，性也是不可改變的。

第四，性是主動的，自由自主的。命是被動的。性的形成和表現是自由自主的，人的本性是可以選擇向善向惡，但是，對於「命」，人則無法自由選擇。是主體自己無法左右的，它是主體被動地接受地擁有。主體只能聽命，在命運的面前，人是無能為力的。自己所能控制的是性不是命。孟子所認為的仁內義內思想說的就是仁義是由自己的本性而來的，屬於性的方面。人可以自由選擇地趨善去惡。所以說性命呈現的形式是不一樣的。

蘭亭集序　王羲之

難度：＊＊＊＊

一、作者簡介

王羲之（303 年—361 年，一作 321 年—379 年），字逸少，漢族，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有「書聖」之稱。祖籍琅琊（今屬山東臨沂），後遷無錫，晚年隱居剡縣金庭（今屬浙江）。歷任祕書郎、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後爲會稽內史，領右將軍。其書法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採衆長，備精諸體，冶於一爐，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風格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代表作《蘭亭序》被譽爲「天下第一行書」。在書法史上，他與其子王獻之合稱爲「二王」。

二、背景資料

本文是一篇書序。文章先序蘭亭修禊事，因修禊而「羣賢畢至」，實際上是說明做詩的緣由；有用「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描寫了作詩時的情景，指明瞭《蘭亭集》是一部遊宴詩集，有衆多的作者，詩是即席之作；結尾以「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說明成書的經過，又以「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指出本書的意義。同時，作者善於借題發揮，從一次普通的遊宴活動談到了他的生死觀，並以此批判了當時士大夫階層中崇尚虛無的思想傾向，使全篇在立意上顯得不同凡響。

永和九年[920]，歲在癸丑，暮春之初[921]，會于會稽山陰[922]之蘭亭[923]，修禊事也[924]。羣賢畢至，少長咸集[925]。此地有崇山峻嶺[926]，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927]，映帶[928]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929]，列坐其次[930]；雖無絲竹管絃[931]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932]。

永和九年，是癸丑之年，陰曆三月初，（我們）會集在會稽山陰的蘭亭，是爲了從事修禊祭禮。衆多賢才都匯聚在這裏，年長的年少的都聚集在一起。蘭亭這地方有高峻的山峯，高大茂密的竹林。又有清澈湍急的溪流，（如同青羅帶一般）環繞在亭子的四周，（我們）引（清流激湍）來作爲流觴的曲水，列坐在曲水旁邊。雖然沒有演奏音樂的盛況，（但）喝點酒，作點詩，也足以令人抒發內心深處的情意。

[920] 永和九年：東晉穆帝司馬聃，在位十七年（公元 345 – 361）。永和九年，即公元 353 年。

[921] 暮春之初：暮春：夏曆三月。暮春之初，指三月上巳日，即三月首個巳日。或指三月三日。

[922] 會稽山陰：會稽：郡名。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一帶。會：㗎[繪]，[kui2]；㘝[kuài]。山陰：縣名。又山北曰陰。

[923] 蘭亭：位於山陰縣（今紹興縣）西南二十七里外之蘭渚。《寰宇記．九十六》云：「越州山陰縣蘭亭在縣西南二十七里。

[924] 修禊：周秦以來之習俗。於三月上巳日，臨水沐浴，以潔除不祥。禊：㗎[系]，[hai6]；㘝[xì]。

[925]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群賢，指孫綽、謝安、支遁等人。少長：指王、謝家族之長輩和後輩，如王獻之、王徽之等人。畢：全部都。咸：全部都。

[926] 崇：高。

[927] 清流激湍：湍：急流也。㗎[荃]，[teon1]；㘝[tuān]。意謂清澈之溪水，急湍之水流。

[928] 映帶：景物互相輝映襯托。

[929] 流觴曲水：觴：酒杯。曲水：引水環曲為渠。意指置酒杯於迂迴曲折水道之上，順流而下；各人適從取杯而飲，以為作樂。

[930] 列坐其次：次：處也。其次：即水邊也。意謂在曲水旁邊，依次就坐。

[931] 絲竹管絃：絲絃：琴瑟也。竹管：簫笛也。泛指樂器。

[932] 幽情：內心情懷。

是[933]日也，天朗氣清，惠風[934]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935]之盛，所以游目騁懷[936]，足以極視聽之娛[937]，信[938]可樂也！	這一天，晴明爽朗，春風和暖暢快。向上看，天空廣大無邊，向下看，地上事物如此繁多，藉以縱展眼力，開暢胸懷，盡情的享受視聽的樂趣，實在是快樂呀！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939]，或取諸懷抱，晤言[940]一室之內；或[941]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942]。雖趨舍萬殊[943]，靜躁不同[944]；當其欣于	人們彼此交往，很快便度過一生。有時把自己的志趣抱負，在室內暢談自己的胸懷抱負；有時就着自己所愛好的事物，寄託自己的情懷，不受任何拘束，放縱無羈地生活。雖然各有各的愛好，取捨愛好各不相同，安靜與躁動不同，（可是）當他們對所接

933 是：此。

934 惠風：惠：和也。惠風：即和風。

935 品類：世上之萬物。

936 游目騁懷：騁：馳走也。𠀋[拯]，[cing2]；㝡[chěng]。引申作舒展、舒暢。游目騁懷，飽覽風光、舒展胸臆。

937 極視聽之娛：極：窮盡也。謂盡享耳目之樂也。

938 信：實在。

939 俯仰一世：俯仰：喻時間短暫。阮籍《詠懷》曰：「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俯仰一世，言生命短促。

940 晤言：晤：遇也，對也。晤言：當面對談也。

941 或：有時。

942 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因：依也。寄：寄託。所託：所愛之事。放浪：放縱，無拘束。形骸：身體。意謂就着自己所愛好的事物，寄託自己的情懷，不受約束，盡情放縱自己。

943 趨舍萬殊：舍：同「捨」。趨舍：即取捨。趨：一作「趣」。萬殊：萬種差別。意謂對事物的取捨，有千萬種不同的態度。殊：不同。

944 靜躁不同：躁：動也。靜躁：猶動靜也。意謂性情有沉靜和急躁之分。

所遇[945]，暫得于己[946]，快然自足[947]，不知老之將至[948]。及其所之既倦[949]，情隨事遷，感慨係之[950]矣。向[951]之所欣，俛仰之間[952]，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953]；況修短隨化[954]，終期于盡[955]。古人云：「死生亦大矣」[956]，豈不痛哉！

觸的事物感到高興時，一時感到自得，感到高興和自足，不覺得老年即將到來；等到（對於）那些所得到的東西已經厭倦，感情隨着事物的變化而改變，感慨隨着而產生。過去感到高興的事，轉眼之間成爲舊跡，仍然不能不因它引起心中的感觸，何況壽命的長短，聽憑造化，最終歸結於消亡！古人說：「死生也是一件大事。」怎麼能不悲痛呢？

[945] 欣于所遇：遇：接觸之事。意謂觸及之事，感到高興。

[946] 暫得于己：得：得意也。意指心裏暫時感到志得意滿。

[947] 快然自足：快然：高興貌。心底高興滿足。唐人摹本作「快然」。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集韻》：「快然，自大之意。」可備一說。

[948] 老之將至：語出《論語・述而》：「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949] 所之既倦：之：往也。倦：疲也。意指對於自己喜愛之事，感到厭倦。

[950] 感慨係之：係：即「繫」，隨着。意謂感慨又隨之而來。

[951] 向：過去，以前。

[952] 俛：同「俯」。

[953] 猶不能不以之興懷：猶：尚且。以：因也。之：指「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興：引起也。㗎[輕]，[hing1]；壎[xīng]。興懷：引起感觸。意謂尚且不能不因此而引發心中之感觸。

[954] 況修短隨化：況：何況。修：長也。化：造化，今謂大自然也。意謂何況每人壽命長短，都是隨着造化安排而有不同。

[955] 終期于盡：期：期限。終期：人生大限也。

[956] 死生亦大矣：死生畢竟是件大事。《莊子・德充符》云：「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957]；未嘗不臨文嗟悼[958]，不能喻之于懷[959]。固知[960]一死生為虛誕[961]，齊彭殤為妄作[962]。後之視今，亦猶[963]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964]，錄其所述[965]。雖世殊事異[966]，所以[967]興懷，其致一也[968]。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每當看到古人（對死生的大事）發生感慨的原因，（和我所感慨的）像符契那樣相合，沒有不面對他們的文章而感嘆悲傷的，（卻）不能明白於心。因此知道把死和生等同起來的說法是不真實的，把長壽和短命等同起來的說法是妄造的。後代的人看現在，也正如同我們今天看過去一樣，這真是可悲呀！所以我一個一個記下當時參加聚會的人，抄錄下他們作的詩賦，即使時代變了，世事不同了，但是人們興發感慨的緣由，人們的思想情趣是一樣的。後世的讀者，也將有感慨於這次集會的詩文。

957 若合一契：契：符契，古代信物名。在符契上刻上字，剖而為二，各執一半，作為憑證。若，像。

958 臨文嗟悼：臨：面對。嗟悼：悲傷嘆息。意謂對著文章而嘆息悲傷。

959 不能喻之于懷：喻：理解、明白。意謂自己心中，也不能明白是何原因。

960 固知：固：本來。固知：一向以來都知道。

961 一死生為虛誕：一：作動詞用。視為一樣。一死生：語出《莊子．德充符》：「以死生為一條。」意謂將生死視為一樣無別，是虛妄荒誕之事。

962 一死生為虛誕：一：作動詞用。視為一樣。一死生：語出《莊子．德充符》：「以死生為一條。」意謂將生死視為一樣無別，是虛妄荒誕之事。

963 猶：同也。

964 列敘時人：記錄當時與會者之名字。

965 錄其所述：抄錄他們所作詩，輯錄成集。

966 世殊事異：時代不同，事情有別。

967 所以：.....的緣由。

968 其致一也：致：情懷、情致。一：相同。意謂此種情懷，都是相同。

三、賞析重點

文章的第一段較具體地寫了蘭亭集會的盛況。本段共六句。第一句交代了集會的時間、地點及目的，第二句交代了與會的人物，第三句寫了蘭亭之優雅的環境，第四句寫盛會上人們的活動情況，第五句寫晴和的天氣，第六句抒發感慨。顯然，六句中，有些是慣常的必要的交代，有些是寫自然造化之美，有些卻是寫集會的「盛況」。名士們在晴朗的天空下，感受着和煦的春風，可遠眺可近觀可仰視可俯察，流觴曲水，飲酒賦詩，暢敘幽情，何其痛哉！快哉！樂哉！而「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其作用在於「遊目騁懷」「極視聽之娛」。這裏在抒發了生之快樂的同時，又表現出一種曠達的心境。

本段以寫盛會始，以抒感慨終；以做「修禊」爲名，以行快樂爲實。

文章的第二段寫了兩種人，一個是喜歡「靜」的人，一個是喜歡「躁」的人。前者「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後者「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性格乃至行爲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兩者又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快樂的時候，得意忘形，感覺不到自己在悄悄地衰老，等對高興的事物感到了厭倦，感慨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什麼感慨?有兩個：一個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跡」；另一個是「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它告訴我們三點：其一，事物有生就有滅，有樂就有悲；其二，事物由生到滅，由樂到悲，其時間很短暫，倏忽之間，正如白駒之過隙；其三，生命之長短之存滅，不是主觀所能左右的，它取決於自然的造化。由此說來，生命是何其寶貴！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才引用古訓「死生亦大矣」；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慨嘆：「豈不痛哉！」

東晉是名士風流的時代。他們崇尚老莊，大談玄理，不務實際，思想虛無，寄情山水，笑傲山野。他們思想消極，行動無爲，就像浮萍之於海水，隨波盪漾，飄到哪裏就是哪裏。當然，死了就死了，無所謂，因爲死就是生，生就是死，「一死生」「齊彭殤」。對此，作者作了委婉的批評。

生和死是兩碼事，不能等同起來。生有各種各樣的生，有的人活得窩窩囊囊，有的人活得志得意足；死也有各種各樣的死，有的人死得默默無聞，有的人死得轟轟烈烈。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臧克家說：「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毛澤東說：「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生與死怎麼可以等同呢?正如作者所說的：「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作者這樣寫，表明了他對生死問題的看重，他是想以此來啓發那些思想糊塗的所謂名士，不要讓生命輕易地從自己的身邊悄悄逝去。

綜上所述，文章記敘了蘭亭集會的盛況，闡述了「死生亦大矣」的觀點，批評了士大夫之虛無的思想觀念，顯然是有感而作，緣情而發。但是，作爲一篇文集的「序」，除了批評士大夫之虛無的思想觀念之外，還要對結集的目的說一說。參加蘭亭集會的是當時社會上的名流，如謝安、孫綽等人。正如上文所說，他們引觴曲水，飲酒賦詩，暢敘幽情，何其痛哉！快哉！樂哉！然而，「向其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跡」。對此，作者認爲「豈不痛哉」！所以，把他們賦的詩收錄下來，不至於使其泯滅，而讓其流芳百世，使「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如作者一般，生髮出「死生亦大矣」的感慨。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因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不能不令人慨嘆作者有一副多麼好的心腸！

捕蛇者說　柳宗元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柳宗元（773 年－819 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運城）人，傑出詩人、哲學家、儒學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記》等六百多篇文章，經後人輯爲三十卷，名爲《柳河東集》。因爲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於柳州刺史任上，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同爲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並稱「韓柳」。在中國文化史上，其詩、文成就均極爲傑出，可謂一時難分軒輊。

二、寫作背景

宗元所處的時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轉折時期。西元 755 年安祿山之亂後，中央政權與藩鎮不斷鞏固自己的勢力，對人民加重賦稅。史書記載：中唐賦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兩稅外，加征種種苛稅。繁重的苛捐雜稅，使勞動人民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災，無疑雪上加霜，他們紛紛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

柳宗元在唐順宗時期，參與了以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運動。因反對派的強烈反抗，革新運動一百四十多天后失敗，順宗退位，王叔文被殺，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在永州的十年期間，柳宗元大量地接觸下層，目睹當地人民「非死則徙爾」的悲慘景象，感到有責任用自己的筆來反映橫徵暴斂導致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借此體察民情，推行善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產異蛇」，聽到有蔣氏者「專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進步的思想和身邊的素材構思了這篇《捕蛇者說》，以「貶時弊與抒孤憤」。

永州[969]之野產異蛇，黑質[970]而白章[971]，觸草木，盡死；以齧[972]人，無禦[973]之者。然[974]得而腊[975]之以為餌[976]，可以已[977]大風[978]、攣踠[979]、瘻[980]、癘[981]，去死肌[982]，殺三蟲[983]。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984]，歲賦其二[985]；募有能捕之者，當[986]其租入。

永州的野外出產一種奇特的蛇，（它有着）黑色的底子白色的花紋；如果這種蛇碰到草木，草木全都乾枯而死；如果蛇用牙齒咬人，沒有能夠抵擋（蛇毒）的方法。然而捉到後晾乾把它用來作成藥餌，可以用來治癒大風、攣踠、瘻、癘，去除死肉，殺死人體內的寄生蟲。起初，太醫用皇帝的命令徵集這種蛇，每年徵收這種蛇兩次，招募能夠捕捉這種

969 永州：即今湖南零陵。

970 黑質：質，體也。《易・繫辭》：「原始要終，以為質也。」注曰：「質，體也。」黑質，黑色身體。

971 白章：章，花紋。白章，白色花紋。

972 齧：咬也。㗎[嚙]，[jit6]；漢[niè]。

973 禦：抵擋也。

974 然：但是。

975 腊：乾肉也。㗎[昔]，[sik1]；漢[xī]。作動詞用，曬製成乾肉。

976 餌：藥餌。

977 已：止也。治癒之意。

978 大風：痲瘋。

979 攣踠：攣：手足曲病也。㗎[聯]，[lyun4]；漢[luán]。踠：曲腳也，足疾也。攣踠：手腳捲曲，不能伸直。

980 瘻：頸膧也。

981 癘：惡瘡疾也。

982 去死肌：去：除也。治癒之意。死肌：壞死腐爛之肌肉。

983 殺三蟲：三蟲，即三尸蟲。

984 以王命聚之：聚：蒐集。意指朝廷下令蒐集。

985 歲賦其二：每年徵收兩次。

986 當：抵也。㗎[檔]，[dang3]；漢[dàng]。

永之人爭奔走焉。

蛇的人，充抵他的賦稅繳納。永州的人都爭着去做（捕蛇）這件事。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987]，今吾嗣[988]為之十二年，**幾**死者[989]**數**[990]矣。」言之，貌若甚**慼**[991]者。

有個姓蔣的人家，享有這種（捕蛇而不納稅的）好處已經三代了。我問他，他卻說：「我的祖父死在捕蛇這件差事上，我父親也死在這件事情上。現在我繼承祖業幹這差事也已十二年了，險些喪命也有好幾次了。」他說這番話時，臉上好像很憂傷的樣子。

余悲之，且曰：「若[992]**毒**[993]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994]，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

我很同情他，並且說：「你怨恨這差事嗎？我打算告訴管理政事的地方官，讓他更換你的差事，恢復你的賦稅，那怎麼樣？」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995]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

蔣氏(聽了),更加悲傷，滿眼含淚地說：「你要哀憐我，使我活下去嗎？然而我幹這差事的不幸，還比不上恢復我繳納賦稅的不幸那麼厲害呀。(假使）從前我不當這個差，那我就早已困苦

[987] 是：此也。指捕蛇之事。

[988] 嗣：繼承。

[989] 幾死者：幾：近也。㗎[基]，[gei1]；漢[jī]。意謂幾乎死去也。

[990] 數：多次。㗎[朔]，[sok3]；漢[shuò]。

[991] 慼：憂愁、悲傷。

[992] 若：你也。

[993] 毒：痛恨。

[994] 蒞事者：管事者。指主管徵收毒蛇的官吏。

[995] 汪然出涕：汪然：眼淚盈眶貌。涕：淚也。

[996]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997]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998]。殫[999]其地之出，竭其廬[1000]之入，呼號而轉徙[1001]，饑渴而頓踣[1002]，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1003]，往往而死者相藉[1004]也。曩[1005]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1006]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1007]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	不堪了。自從我家三代住到這個地方，累計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可鄉鄰們的生活一天天地窘迫，把他們土地上生產出來的都拿去，把他們家裏的收入也盡數拿去(交租稅仍不夠)，只得號啕痛哭輾轉逃亡，又飢又渴倒在地上，(一路上)頂着狂風暴雨，冒着嚴寒酷暑，呼吸着帶毒的疫氣，一個接一個死去,處處死人互相壓着。從前和我祖父同住在這裏的，現在十戶當中剩不下一戶了；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只有不到兩三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只有不到四五戶了。那些人家不是死了就是遷走了。可是我卻由於捕蛇這個差事才活了下來。兇暴的官吏來到我鄉，到處吵嚷叫囂，到處騷擾，那種喧鬧叫嚷着驚擾鄉民的氣勢，(不要說人)即使雞狗也

[996] 嚮：以前。粵[向]，[hoeng3]；漢[xiàng]。

[997] 病：困苦。

[998] 蹙：窘迫。粵[速]，[cuk3]；漢[cù]。

[999] 殫：竭盡。粵[丹]，[daan1]；漢[dān]。

[1000] 廬：房舍。此處指家庭。

[1001] 呼號而轉徙：號：呼號，哭喊。粵[豪]，[hou4]；漢[háo]。轉徙：輾轉遷徙。

[1002] 頓踣：頓：勞累。踣：仆倒。粵[白]，[baak6]；漢[bó]。頓踣：因不堪勞累而跌倒也。

[1003] 呼噓毒癘：呼噓：呼吸。毒癘：瘴氣。

[1004] 相藉：交相枕藉。

[1005] 曩：從前。粵[攘]，[nong5]；漢[nǎng]。

[1006] 悍吏：凶暴之差吏。

[1007] 隳突：隳：衝撞。粵[揮]，[fai1]；漢[huī]。突：破壞。隳突：衝撞、破壞。

焉。吾**恂恂**[1008]而起，視其缶[1009]，而吾蛇尚存，則弛然[1010]而臥。謹食[1011]之，時[1012]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1013]。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1014]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1015]若是[1016]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1017]敢**毒**耶？」

不能夠安寧啊！我就小心翼翼地起來，看看我的瓦罐，我的蛇還在，就放心地躺下了。我小心地餵養蛇，到規定的日子把它獻上去。回家後有滋有味地吃着田地裏出產的東西，來度過我的餘年。估計一年當中冒死的情況只是兩次，其餘時間我都可以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哪像我的鄉鄰們那樣天天都有死亡的威脅呢！現在我即使死在這差事上，與我的鄉鄰相比，我已經死在（他們）後面了，又怎麼敢怨恨（捕蛇這件事）呢？」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1018]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1019]信[1020]。嗚呼！

我聽了(蔣氏的訴說)越聽越悲傷。孔子說：「苛酷的統治比老虎還要兇暴啊！」我曾經懷疑過這句話，現在根據蔣氏的遭遇來看這句話，還真是可信的。唉！

1008 恂恂：小心戒懼。

1009 缶：瓦器。㗎[剖]，[fau2]；潁[fǒu]。

1010 弛然：輕鬆也。

1011 食：通「飼」，作動詞用。餵食也。

1012 時：按時。

1013 盡吾齒：齒：指年齡。意謂盡吾天年。

1014 熙熙：快樂貌。

1015 旦旦：天天。

1016 是：指田賦之疾苦，差吏之騷擾。

1017 安：怎麼

1018 嘗：曾經。

1019 猶：仍然。

1020 信：可信、可靠。

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故為之說[1021]，以俟[1022]夫觀人風者[1023]得焉。	誰知道苛捐雜稅的毒害比這種毒蛇的毒害更厲害呢！所以（我）寫了這篇「說」，以期待那些朝廷派出的用來考察民情的人得到它。

三、賞析重點

蔣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這裏說的「六十歲」，指的是唐玄宗天寶中期（746—750）到唐憲宗元和初期（805—810）這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戰亂頻繁，先後發生過安史之亂、對吐蕃的戰爭、朱泚叛亂等等，全國戶口銳減，朝廷隨意增設稅收官，多立名目，舊稅加新稅，無有限制，使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儘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頒佈了兩稅法（分夏、秋兩次交稅，即課文中說的「歲賦其二」），並明文規定「敢在兩稅外加斂一文錢，以枉法論」，但這不過是欺騙百姓的手段，事實正如陸贄所說：「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又說加稅時「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人民在重賦逼迫下逃往他鄉，但悍吏仍不放過，「有流亡則攤出（由存留戶共同負擔），已重者愈重」。從這些情況來看，柳宗元「賦斂之毒有甚是蛇」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第一段（1）這是作者設置的一個懸念，爲下文埋下伏線，暗示了當時的世上還有比毒蛇更毒的東西，使讀者產生了急切讀下去的願望。（2）

[1021] 為之說：指寫此文。

[1022] 俟：此處作「期待」解，此字亦時解作「等待」。

[1023] 觀人風者：視察民情者。人：應作民；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諱而改。

這一段重在寫毒蛇之「異」，從三個方面加以描繪：一是顏色之異，二是毒性之異，三是用途之異，可以用來治癒麻風、手腳、脖腫、惡瘡，消除壞死的肌肉，殺死人體內的寄生蟲。因而皇帝發佈命令，一年徵兩次，可以抵消應交的租稅，因此從那以後「永之人爭奔走焉。」作者只用「爭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爭先恐後，不辭勞苦，冒死捕蛇的情景顯示出來了。

第二段從「有蔣氏者」到「又安敢毒耶」。包括 2、3、4 三個小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異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蔣氏。先寫蔣氏三代捕蛇之「利」，繼而寫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於是」，有的「幾死者數矣」一個「且曰」，將寫「利」轉爲寫「害」，再用蔣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極其生動地寫出了「捕蛇」並非好事，「爭奔走焉」實屬無奈，字裏行間，深含悲苦。只「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於色的情態勾勒了出來。明明是備受毒蛇之苦，卻說獨享捕蛇之利，在這極爲矛盾的境況中，更見其內心的酸楚。

於是作者接下來說，「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餘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如何？」在爲蔣氏的不幸遭遇悲痛的同時，好心地提出了一個解脫危險的辦法。這幾句話句子簡短，語氣急促。而且連用了三個「若」，表明「余」是面對面地與蔣氏交談，態度是誠懇的，幫助對方的心情是急切的，辦法也似切實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蔣氏並沒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蔣氏

的這番話態度同樣懇切，語氣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可怕，但賦斂之毒更可怕。

這話怎麼講呢？蔣氏說了這幾層意思：

一層意思是蔣氏祖孫三代在這個地方住了六十幾年了，親眼見到同村人的遭遇鄰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們把田裏的出產全部拿出，把家裏的收入全部用盡，也交不夠租賦，只得哭號着輾轉遷徙，飢渴交迫而倒斃在地，頂着狂風暴雨的襲擊，受着嚴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帶毒的疫氣，常常是死去的人一個壓一個。從前和我爺爺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一戶了；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兩三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四五戶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絕了就是遷走了。而我卻由於捕蛇而獨自存活下來。《柳文指要》引錄了林西衝一文，算一筆唐代的賦稅賬：「按唐史，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薄》上至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斂難堪可知，而子厚之謫永州，正當其時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實錄。

第二層意思是：那些兇暴的官吏到鄉下催租逼稅的時候，到處狂呼亂叫，到處喧鬧騷擾，那種嚇人的氣勢，就連雞犬也不得安寧．而這時他小心翼翼地起來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見捕來的蛇還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細心地餵養蛇，到規定的時間把它當租稅繳上去。回來後；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裏的出產，安度歲月。

第三層意思是：這樣看來，一年當中他冒生命危險有兩次，而其餘的時間就可以坦然快樂地過日子，。哪像鄉鄰們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威脅呢？即使現在因捕蛇而喪生；比起鄉鄰們來，也是後死了。哪還敢怨恨捕蛇這個差使犯？

蔣氏的這一番話，以他「以捕蛇獨存」和鄉鄰們「非死則徙」相對比，以他「弛然而臥」和鄉鄰們將受悍吏襲擾相對比，以他一歲之犯死者二」和鄉鄰們「旦旦有是」相對比，說明捕蛇之不幸，確實「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可見他在講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時「貌若甚戚」，而當聽了要恢復他的賦稅時卻「大戚，汪然出涕」地懇求。完全是出於真情。蔣氏的話，發自肺腑，帶着血淚，聽來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結尾一段說：「餘聞而愈悲」，比聽蔣氏講一家人的苦難時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過去對孔子所說說「苛政猛於虎」這句話還有所懷疑，現在從蔣氏所談的情況看來，這話是可信的。誰知道賦稅對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還要嚴重呢！於是寫了《捕蛇者說》這篇文章，爲的是讓那些觀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賦稅給老百姓造成的災難。

在全文這敘述邊議論間或抒情的寫法中，最後這一番議論．確實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如果說「苛政猛於虎」強調的是一個「猛」字，那麼本文就緊扣一個「毒」字，既寫了蛇毒，又寫了賦毒。並且以前者襯托後者。得出「賦斂之毒」甚於蛇毒的結論。

本文在寫作手法方面，除了對比、襯托的大量運用及卒章點明主題外，對蔣氏這一個人物的描繪也是極富特色的。特別是他不願意丟掉犯死

捕蛇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講得是既有具體事實，又有確切數字；既有所聞所見，又有個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輩輩的經歷，又有此時此刻的想法；既講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訴說了鄉鄰們的苦難：不僅使人看到了一幅統治者橫徵暴斂下的社會生活圖景，也讓人感到此人的音容體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動傳神。

全文處處運用對比：捕蛇者與納稅的對比， 捕蛇者的危險與納稅之沉重的對比，捕蛇者與不捕蛇者（蔣氏與鄉鄰）的對比——六十年來存亡的對比，悍吏來吾鄉是我和鄉鄰受擾的情況，一年受死亡威脅的次數和即使死於捕蛇也已死於鄉鄰之後等情況。鮮明的對比深刻地揭示了「賦斂毒於蛇」這一中心。

文章通過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橫徵暴斂下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有力得控訴了社會吏治的腐敗，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堅持改革的願望。

秋聲賦　歐陽修

難度：＊＊＊＊

一、作者簡介

歐陽修（公元 1007 – 1072），字永叔，號醉翁，死後謚「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吉州廬陵（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文學家、史學家，文章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四歲喪父，由母親鄭氏教養。為人勤學聰穎，家貧買不起文具，其母便「以荻畫地」，即以荻桿畫地教他寫字認讀。歐陽修於宋仁宗天聖八年（公元 1030）中進士，當時才廿四歲，任館閣校勘。仁宗景佑三年（公元 1036），因直言論事被貶夷州。仁宗慶曆中任諫官，因支持范仲淹改革，被誣貶知滁州。後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晚年曾主持進士考試，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對文壇影響甚鉅。晚年隱居穎州，自號「六一居士」。

二、寫作背景

本文寫於作者五十三歲時，即宋仁宗嘉佑四年。作者晚年雖身居高位，但回首往事，屢次遭貶內心隱痛難消，面對朝廷內外的污濁、黑暗，眼見國家日益衰弱，改革又無望，不免產生鬱悶心情。對政治和社會時局心情鬱結，對人生短暫、大化無情感傷於懷，讓作者此時處於不知如何作爲的苦悶時期。所以他對秋天的季節感受特別敏感，《秋聲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歐陽子[1024]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1025]，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1026]，忽奔騰而砰湃[4]，如波濤夜驚，風雨驟[1027]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1028]，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1029]，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1030]，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1031]，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1032]。

歐陽先生（歐陽修自稱）夜裏正在讀書，（忽然）聽到有聲音從西南方向傳來，心裏不禁悚然。他一聽，驚道：「奇怪啊！」這聲音初聽時像淅淅瀝瀝的雨聲，其中還夾雜着蕭蕭颯颯的風吹樹木聲，然後忽然變得洶涌澎湃起來，像是江河夜間波濤突起、風雨驟然而至。碰到物體上發出鏗鏘之聲，又好像金屬撞擊的聲音，再（仔細）聽，又像銜枚奔走去襲擊敵人的軍隊，聽不到任何號令聲，只聽見有人馬行進的聲音。（於是）我對童子說：「這是什麼聲音？你出去看看。」童子回答說：「月色皎皎、星光燦爛、浩瀚銀河、高懸中天，四下裏沒有人的聲音，那聲音是從樹林間傳來的。」我嘆道：「唉，可悲啊！這就是秋聲呀，它爲何而來呢（它怎麼突然就來了呢）？

1024 歐陽修自稱。

1025 悚然而聽之：不禁吃驚地傾聽。悚然：吃驚的樣子。悚：害怕，恐懼。㗎 [聳]，[sung2]；㘝 [sǒng]。

1026 初淅瀝以蕭颯：初聽起來，這聲音淅淅瀝瀝、蕭蕭颯颯。淅瀝：雨聲。蕭颯：風聲。

1027 驟：忽然。

1028 鏦鏦錚錚：象聲詞，形容金、玉等物相撞擊聲。鏦：金屬撞擊聲。㗎[充]，[cung1]；㘝[cōng]。

1029 銜枚疾走：橫銜枚於口中，急步前進。銜枚：橫銜枚於口中，以防喧嘩或叫喊。枚：形如筷子，兩端有帶，可繫於頸上。

1030 明河在天：銀河高懸天上。明河：銀河。

1031 噫嘻：古漢語嘆詞，表示悲哀或歎息。

1032 胡為乎來哉：它為甚麼來了呢？胡為：何為，為甚麼。

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1033]；其容清明，天高日晶[1034]；其氣慄冽[1035]，砭人肌骨[1036]；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1037]。豐草綠縟而爭茂[1038]，佳木蔥蘢而可悅[1039]；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1040]。

大概是那秋天的樣子，它的色調暗淡、煙飛雲收；它的形貌清新明淨、天空高遠、日色明亮；它的氣候寒冷、刺人肌骨；它的意境寂寞冷落，沒有生氣、川流寂靜、山林空曠。所以它發出的聲音時而悽悽切切，呼號發生迅猛，不可遏止。綠草濃密豐美，爭相繁茂，樹木青翠茂盛而使人快樂。然而，一旦秋風吹起，拂過草地，草就要變色；掠過森林，樹就要落葉。它能折斷枝葉、凋落花草，使樹木凋零的原因，便是一種構成天地萬物的混然之氣（秋氣）的餘威。

夫秋，刑官也[1041]，於時為陰[1042]；又兵象[1043]也，於行為金[1044]。

秋天是刑官執法的季節，它在季節上說屬於陰；秋天又是兵器和用兵的象徵，在五行上屬於金。

1033 煙霏雲斂：煙雲紛飛密集。霏：紛飛。斂：聚集。

1034 天高日晶：天空高遠，陽光燦爛。

1035 慄冽：慄：發抖，顫慄。㗎[栗]，[leot6]；漢[lì]。冽：寒冷。

1036 砭人肌骨：刺人肌骨。砭：針刺。㗎[邊]，[bin1]；漢[biān]。

1037 呼號憤發：呼嘯激烈。

1038 豐草綠縟而爭茂：（秋風未起時）綠草如茵，豐美而繁茂競發。縟：古同「褥」，毯子一類的東西。㗎[玉]，[juk6]；漢[rù]。

1039 佳木蔥蘢而可悅：樹木翠茂，令人神怡。蔥蘢：形容草木青翠而茂盛。

1040 乃其一氣之餘烈：便是一種肅殺之氣的餘威。餘烈：餘威。

1041 夫秋，刑官也：秋天是刑官行刑的季節。上古設官，以四時為名，掌管刑法的司寇名秋官。

1042 於時為陰：秋天在時令上屬陰。

1043 兵象：戰爭的徵象。

1044 於行為金：秋天在五行中屬金。古人認為四季的變化是五行相生的結果，並把五行分配於

是謂天地之義氣[1045]，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1046]，春生秋實[1047]。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1048]，夷則為七月之律[1049]。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1050]，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1051]。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1052]，黝然黑者為星星[1053]。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

這就是常說的天地之嚴凝之氣，它常常以肅殺爲意志。自然對於萬物，是要它們在春天生長，在秋天結實。所以，秋天在音樂的五聲中又屬商聲。商聲是西方之聲，夷則是七月的曲律之名。商，也就是‘傷’的意思，萬物衰老了，都會悲傷。夷，是殺戮的意思，草木過了繁盛期就應該衰亡。」

「唉！草木是無情之物，尚有衰敗零落之時。人爲動物，在萬物中又最有靈性，無窮無盡的憂慮煎熬他的心緒，無數瑣碎煩惱的事來勞累他的身體。只要內心被外物觸動，就一定會動搖他的精神。更何況常常思考自己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憂慮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自然會使他紅潤的面色變得蒼老枯槁，烏

四季，秋屬金。行：五行，即金、木、水、火、土。

[1045] 是謂天地之義氣：這就是天地間剛正之氣。

[1046] 天之於物：自然對於萬物而言。

[1047] 春生秋實：是春天生長，在秋天結實。

[1048] 春生秋實：是春天生長，在秋天結實。

[1049] 夷則為七月之律：「夷則」是七月的音律。夷則：十二律之一。律本是正音的器具，古人把十二律配於十二月，以占氣候。夷則配七月。

[1050] 人為動物：人是活動或能夠活動之物。

[1051] 必搖其精：必然會損耗精力。精：精神氣力。

[1052] 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自然會使他鮮紅滋潤的膚色變得蒼老枯槁。
渥然：滋潤。渥：沾濕，沾潤。㗎[握]，[ngak1]；㩳[wò]。槁木：朽木，枯木，喻衰老。槁：㗎[稿]，[gou2]；㩳[gǎo]。

[1053] 黝然黑者為星星：烏黑光亮的鬚髮變得花白斑駁。黝然：黑貌。黝：一作「黟」。星星：

與草木而爭榮[1054]？念誰為之戕賊[1055]，亦何恨乎秋聲[1056]！」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1057]，如助余之歎息。	黑的頭髮（壯年）變得鬢髮花白（年老）。（既然這樣，）爲什麼卻要以並非金石的肌體，去像草木那樣爭一時的榮盛呢？（人）應當仔細考慮究竟是誰給自己帶來了這麼多殘害，又何必去怨恨這秋聲呢？」 書童沒有應答，低頭沉沉睡去。只聽得四壁蟲鳴唧唧，像在附和我的嘆息。

二、賞析重點

本文是作者晚年所作。雖仕途已入順境，但長期的政治鬥爭也使他看到了世事的複雜，逐漸淡於名利。秋在古代也是肅殺的象徵，一切生命都在秋天終止。作者的心情也因爲屢次遭貶而鬱悶，但他也借秋聲告誡世人：不必悲秋、恨秋，怨天尤地，而應自我反省。這一立意，抒發了作者難有所爲的鬱悶心情，以及自我超脫的願望。

這篇賦以「有聲之秋」與「無聲之秋」的對比作爲基本結構框架，精心佈局，文勢一氣貫串而又曲折變化，作者從悽切悲涼的秋聲起筆，爲下文鋪寫「有聲之秋」蓄勢；然後由草木經秋而摧敗零

頭髮斑白。

[1054] 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為何要以不是金石的肌體去像草木那樣爭一時的榮盛呢？

[1055] 念誰為之戕賊：想想是誰傷害自己。戕賊：傷害。戕：㗎[祥]，[coeng4]；漢[qiāng]。

[1056] 亦何恨乎秋聲：又怎麼可以怨恨這秋聲呢？

[1057] 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卻聽得四壁蟲聲唧唧作響。唧唧：雜亂細碎的聲音，秋蟲鳴聲。唧：㗎[即]，[zik1]；漢[jī]。

落，寫到因人事憂勞而使身心受到戕殘，由自然界轉到社會人生，這是「無聲之秋」；最後歸結出全篇主旨：「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文章用第一人稱的筆法來寫。一開始作者就爲我們描繪了一個從靜到動，令人悚驚的秋夜奇聲，營造了一種悲涼氣氛。「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作者正在秋夜專心致志地讀書，忽聽一種奇特的聲音從西南方傳來。作者驚訝於這樣的聲音，細聽，起初似雨聲淅淅瀝瀝，又似風聲瀟瀟颯颯，忽然又如波濤奔騰翻涌，又似狂風暴雨驟然而至。它接觸到物體上，又發出如金鐵相撞的鏦鏦錚錚的聲音，又好像奔赴敵陣的軍隊，銜枚迅跑，聽不到號令，只聽到人馬行進之聲。

作者用風聲，波濤，金鐵，行軍四個比喻，從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遠及近地形象地描繪了秋聲狀態。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動鮮明地寫出了作者聽覺中的秋聲的個性特點，融入了作者主觀情感。

接着作者引出與童子對話，從浮想聯翩，又回到現實，增強了藝術真實感。作者對童子說：「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童子的回答，質樸簡明，意境優美、含蓄。這裏，作者的「悚然」與童子的若無其事，作者的悲涼之感與童子的樸拙稚幼形成鮮明對比，對秋聲的兩種不同的感受相映成趣，富於意味。作者在第一段通過懸念式的對聲音的生動描繪，點明瞭文章主題即秋聲。文章起始，就寫得脈絡清晰，波瀾起伏，搖曳多姿，讀者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

作者接着尋根溯源，探究秋聲所以形成的緣由？「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自答曰：「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秋聲，是秋天的聲音，作者從秋之色，容，氣，意四個方面把秋天的到來之後萬物所呈現的風貌和秋之內在「氣質」描繪得具體可感，其色顏容貌似乎呈現眼前，其慄冽之氣似乎穿透衣服直刺肌膚，其蕭條之意似已圍裹全身。這種秋氣，是一種肅殺之氣，是讓人速生冷顫之氣。它只要施展它的一點餘威，就會使繁茂蓊鬱的綠色變色，蔥蘢的佳木凋零。這樣，通過秋聲的描繪和感受把「秋」之威力作了形象化的描繪。「秋」何以有這樣的威力和會使人產生如此的感受呢？

接着，作者又從社會和自然兩個方面，對秋聲進行了剖析和議論。「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即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古代用天地、四時之名命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這是六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節。在四季中又屬陰冷的季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五行來分，秋屬金，由古代多以秋天治兵，「沙場秋點兵」，所以秋又有戰爭的象徵；這樣，秋天對人來說，意味着有悲涼肅殺死亡之氣。從自然界來看，天地萬物，春天生長，秋天結實，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轉衰的過程，人與此同，故有對生命將息的悲嘆與傷感。又以音樂爲喻，古人將五聲（宮、商、角、徵、羽）和四時相配，秋屬商，又將五行和

東、南、中、西、北五個方位相配，秋主西方，秋屬於商聲，商，傷也，悲傷之意。夷則，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二律，夷則爲十二律之一。將樂律和曆法聯繫起來，十二律與十二月相配，夷則配七月。《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夷，是刪刈，殺戮之意。萬物由繁榮到衰敗，則爲自然之規律。作者從自然與社會兩方面進行了論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會的產物，人與自然、社會形成一個相互聯繫的有機整體。人從個人出發體驗感悟自然和社會。這體現了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

接着作者仍然抓住秋聲的主題，通過無情的草木與萬物中最有感情，最有靈性的人的對比，抒發議論。作者認爲，百般的憂慮和萬事的操勞必然損傷着人的身心，內心受到刺激和痛苦，必然損耗精力，更何況是「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呢！這樣就容易朱顏易老，烏髮變白，「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這是你自己無窮無盡的憂勞傷害了自己，又何必去怨恨秋聲的悲涼呢？這就說明了作者之所以感到秋聲之悲涼，其根源不在秋聲，主要是當時作者面對國家和自己的處境而產生的憂思所致。當時作者被朝廷重用，但想起曾經在政治上屢不得志，懷才不遇，報國無門，心情鬱悶。這樣的情緒和秋季氣息正相統一，觸物傷情，有感而發。

作者蓄積已久的深沉苦悶和悲涼沒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對，垂頭而睡。」唯有四壁的蟲鳴，與「我」一同嘆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涼：秋風呼號，秋聲悽切，長夜漫漫，蟲聲唧唧，悲憤鬱結，無可奈何，只能徒然嘆息。

此文，把寫景、抒情、記事、議論熔爲一爐，渾然天成。作者敘事簡括有法，而議論迂徐有致；章法曲折變化；而語句圓融輕快；情感節制內斂；語氣輕重和諧；節奏有張有弛；語言清麗而富於韻律。在這個秋氣正濃的季節，不妨打開《秋聲賦》，一方面欣賞作者優美的文字所帶給你的藝術美感，另一方面細細品味秋之色、之容、之氣、之意，體驗自然和人生。

作者把無形的秋聲寫得可見可聞。文章開頭便用形象的比喻描寫秋夜西風漸起，觸物有聲，再用星月皎潔、四無人聲加以烘托，一蕭瑟幽森的畫面便呈現在讀者面前；最後以「四壁蟲聲唧唧」收尾，也緊扣住季節的特色。中間兩大段用賦體的傳統鋪陳手法，渲染秋天的肅殺和萬物的凋零，抒寫對人事憂勞的悲感，最後「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又轉喻禍根在人，發揮了清心寡慾的老莊哲學，反映了作者對人生的感悟。寫景、抒情、議論有機地融爲一體，顯示出文賦自由揮灑的韻致。

《秋聲賦》作於嘉祐四年（1059），歐陽修時年 53 歲，這是他繼《醉翁亭記》後的又一名篇。它駢散結合，鋪陳渲染，詞采講究，是宋代文賦的典範。

文章第一段寫作者夜讀時聽到秋聲，從而展開了對秋聲的描繪。文章開頭，作者簡捷直人地描畫了一幅生動的圖景：歐陽修晚上正在讀書，被一種奇特的聲音所攪動。這簡捷的開頭，實際上並不簡單，燈下夜讀，是一幅靜態的圖畫，也可以說，作者正處於一處凝神的狀態中。聲音的出現是以動破靜，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不

禁去傾聽它，同時，也就惹動了文思。這樣由伏到起，在動靜的對比中，文勢便蓄成了，有了這種文勢，下面的文章便彷彿是泉水涌出，自然流瀉。接下來，是作者對秋聲一連串的比喻，把難以捉摸的東西變得具體可感。作者通過由「初」到「忽」，再到「觸於物」，寫出了由遠而近、由小到大、憑虛而來的撞擊物體的秋聲夜至的動態過程，突出了秋聲變化的急劇和來勢的猛烈。這也就回答了作者聞聲驚懼和感嘆的原因。

第二段是對秋聲的描繪和對秋氣的議論。首先，作者概括了平日觀察所得，運用駢偶句式和鋪張渲染的賦的傳統手法，抓住煙雲、天日、寒氣、山川等景物，分別就秋的色、容、氣、意，描繪出了秋狀的四幅具有不同特徵的鮮明圖畫。而對秋狀的描繪，正是爲了烘托秋聲的「悽悽切切，呼號憤發」。然後，是對秋氣的議論。「豐草」四句，作者把草木在夏天和秋季作對比，通過對比，指出草木之所以摧敗零落，是秋氣施加強大威力的結果。在此基礎上，議論又進一步展開。「夫秋，刑官也」到這一段結束，作者吸收前人種種說法，又運用駢偶句把秋與官制、陰陽、五行、音律等配屬起來，甚至用「傷」解釋「商」，用「戮」解釋「夷」，極力鋪張，突出秋對萬物的強大摧殘力量，說明萬物盛衰的自然之理。這是宇宙生成的哲學思考，寫出了秋聲中永恆的悲傷，爲下文進入本文主題起了鋪墊作用。

第三段是全文的題旨所在，作者由感慨自然而嘆人生，百感交集，黯然神傷。這一段，作者在極力渲染秋氣對自然界植物摧殘的基礎上，着力指出，對於人來說，人事憂勞的傷害，比秋氣對植物

的摧殘更爲嚴重。

第四段是全篇的結束，作者從這些沉思冥想中清醒過來，重新面對靜夜，只有秋蟲和鳴，襯托着作者悲涼的心境。結尾處秋蟲的和鳴，更襯出作者的感慨與孤獨。戛然而止的結尾，給文章增添了不少的感染力，在秋蟲唧唧中，讀者似乎也要同聲一嘆。

歐陽修在宋仁宗嘉佑佔四年(1059)春天辭去開封府尹的職務，專心著述。這時的歐陽修，在政治上早已經歷了多次貶官，對政治和社會時局心情鬱結，對人生短暫、大化無情感傷於懷，正處於不知如何作爲的苦悶時期。在《秋聲賦》中，作者以「無形」的秋聲作爲描寫和議論的對象，採用賦的形式抒寫秋感，極盡渲染鋪陳之能事，實際上融入了作者對宦海沉浮、人生苦短深沉的感慨。

《秋聲賦》寫秋以立意新穎著稱，從題材上講，悲秋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永恆題材，但歐陽修選擇了新的角度人手，雖然承襲了寫秋天肅殺蕭條的傳統，但卻烘托出人事憂勞更甚於秋的肅殺這一主題，這就使文章在立意上有所創新。

更應該提到的，應是《秋聲賦》在文體上的貢獻。注重駢偶鋪排以及聲律的賦到了宋代以後，由於內容的空乏和形式上的矯揉造作，已經走向沒落。歐陽修深明其中之弊，當他的散文革新取得了成功之後，回過頭來又爲「賦’’ 體打開了一條新的出路，即賦的散文化，使賦的形式活潑起來，既部分保留了駢賦、律賦的鋪陳排比、駢詞儷句及設爲問答的形式特徵，又呈現出活潑流動的散體傾

向，且增加了賦體的抒情意味。這些特點也使《秋聲賦》在散文發展史上佔有了一席很重要的地位。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在賞析該文時，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應該受古人消極情緒的影響。 「悲秋」是歷代文人騷客寫作的主題，他們借對秋的悲，抒發對時政不滿而產生的鬱悶心情；感嘆自己懷才不遇，宦海沉浮，人生艱難的不幸遭遇。 歐陽先生的《秋聲賦》在立意方面，雖然通過感傷秋之肅殺而烘托出感傷世事之肅殺，但仍然難免有很濃的悲傷情調。

文章第三段開頭「嗟乎」二字多麼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悲傷的情感；而此段的最後「奈何」、「念誰」兩句更體現了作者悽苦愁悶的心情。

古代的封建文人墨客，因爲受時代的侷限和傳統人生觀、世界觀的束縛，因秋而生悲的傷感情緒是必然的。我們不能苛求古人而指責他們的消極情緒。